

# 普列汉诺夫的 哲学观点

福米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 526  
765

# 普列汉诺夫的 哲学观点

福米娜著  
汝信译

2K571/53



北工冶金研究所

第 13 号

1957年11月 18日

В. А. Фомина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13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

[苏] 福米娜 著  
汝 信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期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6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1  $\frac{3}{4}$  · 字数 200,000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195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定价 (7) 1.00 元

统一书号 2002·77

封面设计者：牟紫东 校对者：茹文治等

## 目 次

导 言	1
第一章 普列汉諾夫的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6
第二章 普列汉諾夫在哲学和社会学問題上对民粹派所作的斗争	47
第三章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普列汉諾夫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	105
第四章 1883--1903 年間普列汉諾夫对辯証唯物主义的保护、宣傳和論証	147
第五章 1883--1903 年間普列汉諾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保护、宣傳和論証	190
第六章 列宁对普列汉諾夫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孟什維克立場的批判	236
第七章 列宁对普列汉諾夫在哲学問題上所犯的孟什維克錯誤的批判	288
第八章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和艺术观点	337

## 导 言

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伟大的列宁在五十多年以前所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经历了斗争和胜利底英雄的途程，它是正在建设着共产主义的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1883年由普列汉诺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俄国进步文化和工人运动的杰出的活动家。他的名字不仅在苏联、而且远在国外也广泛地为人所周知。

普列汉诺夫为了发展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做了许多工作。他完成了在他之前许多年来为寻求革命理论所经历的路程，他曾经是俄国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在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后和民粹主义断绝了关系，在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那个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开路先锋，成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杰出的宣传家和光辉的捍卫者。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巨大功绩。普列汉诺夫在捍卫、论证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业中，在社会政治学说史上，在俄国社会和哲学思想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的多方面的渊博的学识，不仅在哲学的领域内，而且也在文学、艺术史和艺术理论、革命政论等领域内得到了运用。在为发展俄国进步文化而斗争时，他继承了和捍卫了俄

國進步文化的偉大傳統。列寧用普列漢諾夫的名字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來表征俄國的民主文化。斯大林將普列漢諾夫列為體現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杰出的俄國歷史活動家之一。

但同時，普列漢諾夫在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剛開始進行他的社會政治活動和理論活動時，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乃是他以後的孟什維克觀點的萌芽。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的重担把他拖向孟什維克派，在1903年以後普列漢諾夫就成為孟什維克的理論家和領袖之一。他對布爾什維克黨、對列寧主義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對孟什維克派所進行的尖銳的鬥爭是已經過去了。但在今天，孟什維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思想體系也並沒有死去，而仍表現在右派社會黨領袖們的活動中。右派社會黨領袖們所鼓吹的改良主義思想體系，是不可調和地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的。它是反動的思想體系。但右派社會黨領袖們卻將這種反動的思想體系宣稱為“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他們在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鬥爭中，利用了早就由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所提出的各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教條，其中也包括了孟什維克的“理論”和教條。研究布爾什維克黨和它的領袖列寧、列寧的忠誠的學生斯大林和他們的戰友以及蘇聯共產黨和各兄弟共產黨的領導活動家們對孟什維主義和西歐機會主義所進行的鬥爭，對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去教育自己的黨員和全體勞動者有着重大的意義。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列寧曾屢次起來反對在闡明普列漢諾夫在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的作用時對他所作的不正確的評價。黨既反

对完全否定和不分皂白地批判普列汉諾夫的極為丰富的哲学遗产，也反对把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的活动加以不可容許地理想化和抹煞他的錯誤。大家知道，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是为普列汉諾夫和他的哲学著作辯护的。他們否認馬克思主义哲学發展上的最高阶段——列宁主义阶段，而提出了“普列汉諾夫正統思想”的口号。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所宣傳的这个口号，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不了解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哲学發展上所起的作用，而是意味着直接地否認列宁主义。

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和机械論者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傾机会主义的走狗，他們有系統地利用了普列汉諾夫的錯誤和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弃，利用了他的錯誤的原理和不正确的方針来进行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曾經遭到列宁批判过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普列汉諾夫的許多缺点和缺陷，都被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所吸收并加以广泛地宣傳。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者企圖从普列汉諾夫对俄国历史过程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观点的錯誤的、孟什維克的观念中，为自己的恶劣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寻找“辯护理由”。普列汉諾夫在美学方面所犯的錯誤养成了拉普派分子，他們反对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

由于这个緣故，党屡次地指出，决不容許抹煞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和他所犯的錯誤。

馬克思主义要求在研究科学上的偉大人物的活动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求在研究他們的活动时把他們的观点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列宁写道，判断哲学家們應該“依据他們事实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論問題，他們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們現在和过去教給他們的弟子和信奉者們的是什么东西”<sup>①</sup>。

关于必須进行严格科学的和客观的研究的这些指示，应

当完全适用于对待普列汉諾夫。在研究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观点时，应当以共产党和列宁在普列汉諾夫的政治活动和理論活动的各个不同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作为指导，这些评价总合起来就揭示了普列汉諾夫在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無情地批判了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同时又很高地评价了普列汉諾夫在俄国革命思想的發展上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傳上所起的作用。他要求“哲学教授們要通曉普列汉諾夫对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闡述，并善于将这种知識傳授給學員們”<sup>①</sup>。

1918年8月，在普列汉諾夫逝世后三个月，列宁建議为广大的讀者群众出版普列汉諾夫的通俗的哲学著作。在这以后不久，列宁又建議出版普列汉諾夫的全集。他还主張要收集留在国外的（在日内瓦和其他城市）普列汉諾夫的丰富的档案材料。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普列汉諾夫逝世十周年时宣告結束。1928年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列宁格勒建立“普列汉諾夫紀念館”的決定。1918年列宁簽署了关于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設立紀念碑紀念最偉大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詩人、哲学家、学者、艺术家和作曲家的法令，在这些人也包括了普列汉諾夫。在克里姆林宮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办公室里，在他經常放在手头的那些著作中，就有普列汉諾夫全集。

普列汉諾夫，这个具有杰出的才干的人的文学遗产是巨大的。在这遗产中包括普列汉諾夫的著名的發表过的著作、評論、講話記錄、演講、学术論文、書評和大量的通信等等。但并不是普列汉諾夫的所有的著作都是同样有价值的。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7頁。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73頁。



有价值的主要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活动中的革命时期内所写的那些著作，在那时他确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归入了哲学思想的宝库的。

在这本论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将阐明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思想进化和政治进化的各个阶段上的理论观点。和这有关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上对民粹派所作的斗争；19世纪九十年代和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1883年至1903年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所作的捍卫、宣传和论证；在这之后将阐明普列汉诺夫之转上孟什维克立场，研究列宁在哲学问题 and 政治问题上对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立场所作的斗争，指出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思想在孟什维克时期内的衰退。在阐明这些问题时，著者力求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对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路线的斗争、列宁和团结在列宁主义领导核心周围的布尔什维克们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党而进行的不倦的斗争，这以完全的胜利宣告结束的斗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论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观点。

## 第一章

### 普列汉諾夫的馬克思主义世界觀的形成

普列汉諾夫的革命活动是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早在过去数十年內，俄国就已走上了資本主义的道路。改革后的經濟發展愈益迅速地将地主經濟和农民經濟引上了商品交換的軌道，越来越厉害地震撼了旧的經濟基础，从而也改变了人民和国内各階級的生活条件。农奴制的俄国迅速地轉变为資本主义的俄国。旧的城市得到了發展，出現了新的城市，建筑了鉄路，工厂的数量增加了，建造了內河碼頭和海港。貿易趋于繁荣。国内資本主义的發展在以高速度进行。

列宁在“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一書中，对国内新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發展作了經典的分析。列宁指出，在当时，俄国資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的現象：重工業、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开始蓬勃地發展。仅在1866年至1879年这一时期內，大工厂的数量就增加了32%，机械化的作坊数則增加了78%。出現了新的社会階級，雇佣工人階級——現代無产階級。

列宁指出，資本主义不仅在城市中發展，并且也在农村中發展，使农民世界的旧基础——村社——陷于解体。在八十年代中期，43个省的农业經濟形态的分配情形如下：在19个省內資本主义制度占优势，在7个省內与农奴制度的殘余混

杂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在 17 个省內則农业工役制度占优势。在农村中，上層富农阶级得到了迅速的生长，貧农和雇农的数量增加了。被迫离开农村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列宁写道：“……自从农民解放以来，人民大众的生活条件经历了一个完全的转变：大工厂起而代替了小工匠的作坊，而且这些工厂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它們排挤了小生产主……”

人口中不断增多的一部分成为完全脱离了乡村和农业，聚集在城市工厂和工业的乡村和市鎮里，在那兒形成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一个只有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無产者的阶级。”<sup>①</sup>

虽然無产阶级的人数还不多，但它是在不断增加着。大企业 and 铁路所雇佣的工人数在 1865 年为七十万六千人，而到 1890 年則达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在九十年代末这数字达到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人。工人的状况非常艰苦。工作日长达 12½—15 小时。由于缺乏工人的組織和保护劳动法，资本主义的剝削是没有止境的。

漫长的工作日、經常被罰款和各种苛稅所削減了的極端微薄的工資、恣意专横、無权地位和横行不法——这一切引起了工人的不滿和發动。早在六十年代里，工人就开始对企业主进行斗争，采用了像罢工那样的無产阶级所特有的斗争手段。在七十年代里，罢工頻繁發生，罢工的次数大大增加了。在这十年內發生了 224 次罢工和許多次沒有具有罢工形式的工人風潮。

下面這張表表明了 1870 年至 1879 年的罢工和風潮的总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 卷，第 83, 84 頁。

次数<sup>①</sup>：

年 份	罢工次数	風潮次数	罢工和風潮总次数
1870	17	3	20
1871	14	7	21
1872	21	8	29
1873	17	12	29
1874	23	11	34
1875	13	13	26
1876	19	13	32
1877	12	10	22
1878	37	16	53
1879	51	9	60
合 計	224	102	326

彼得堡的涅夫斯基紡紗厂(于1870年)和克林哥尔姆工厂(于1872年)中發生的罢工特別長久而頑強。“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指出：“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發生的那些罢工，通常是由厂主勒收非常苛刻的罰款，給工人支付工資时实行愚弄欺騙以及減低工資定額等事实引起的。”<sup>②</sup>

农民的状况也不見得好些。1861年的改革是由廢除农奴制度的經濟必要性和农民的斗爭所引起的，但是这是地主政府为了地主——农奴主們的利益而实施的不徹底的资产階級性改革。这仅仅是在使俄国轉变为资产階級君主制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驟。改革并没有消灭农奴制經濟的主要基础——在俄国农業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在脫离了

① 參看“十九世紀的俄国工人运动”，第2卷，第一部分，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45頁。

②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第17頁。

农奴制的奴役以后，人身得到了自由，但仍处于以前的那些地主的束縛之下，仍然是下層的納稅階層。在工役地租的形式下，实际上他們是用勞力來償付以前的徭役，而用實物來償付地租則保持了以前的代役租。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和為市場而進行的生產，把農民經濟引入了商品關係，促進了農民的資本主義分化。這樣，基本的農民群眾就遭到了雙重壓迫——農奴制的壓迫和資本的壓迫。農奴制殘余、巨額的賦稅、經常高出農民經濟收入的贖金、缺少耕地和資本主義剝削——所有這一切破壞了農民經濟，剝奪了農民的大批土地，使他們陷於破產和貧困。

農民改革由於它的農奴制性質，並沒有觸及專制的國家制度。以沙皇為首的地主們仍照舊統治着俄國。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沙皇政府窒息了自由思想的表現，禁止工人和農民結社，逮捕有參與革命工作的最些微的嫌疑的人，使監獄有人滿之患。

在八十年代里，專制貴族政權開始更粗暴地逞凶肆虐，開始更殘酷地迫害人民。但是解放運動還是愈益廣泛地擴展起來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改革後時期內的俄國的形勢時指出，革命危機正在俄國增長着。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想到關於俄國的革命。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序言中着重指出：“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

在1861年到1895年這一時期內，革命民主主義者，主要是青年學生和其他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成了社會鬥爭的先鋒隊。列寧指出，在農奴制度廢除以後，在杜勃羅留波夫逝世和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後，“民粹主義就成為適合平民知識

分子观点的主要派别”<sup>①</sup>。

号召农民拿起斧头来的偉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車尔尼雪夫斯基用宣傳鼓舞了革命知識分子，使他們确立了自己的特殊的民粹主义理想。在沙皇和地主的逞凶肆虐下，备受痛苦的人民的貧困状况，深深地激动了具有革命情緒的青年。在民粹派小組和团体中屡次提出的、并进行了爭論的問題是：在何种形式下人民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俄国社会革命是否可能，社会变革的道路应当是怎样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家認為人民革命是解决这些已經成熟的問題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但是民粹派所指的那个“人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主要是农民。他們認為农村是俄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活动場所，因此把全部注意力不是放在当时人数还很少的工人階級身上，而是放在农民群众身上。民粹派認為农民是負有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并按社会主义原則去革新和改造俄国社会关系的历史使命的階層；他們認為农民“在天性上、傳統上是共产主义者”。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表达了农民、即那个时代的直接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当时俄国資本主义还發展得極为薄弱，当时农民經濟的小資產階級性質还没有暴露出来。

革命民粹派坚决地和自由主义划清了界綫，他們为了农民的解放，为了消灭专制制度和貴族特权而进行了忘我的斗争。他們为了發动农民举行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而直接到农村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民粹派号召青年“到民間去”，以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224頁。

便准备起义，他們認為人民“总是能够”和“总是願意”进行革命的。正如列宁写道：“大批最有能力和最有才华的工作人员着手”实现到民間去的綱領。展开了到民間去的鼓动工作，并为了“民粹派集团”的这个目的而組織了訓練“学校”。成百的革命家被派到农村去。

对农民革命的可能性的信心，鼓舞了和發动了革命民粹派对政府展开英雄的斗争。民粹派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一切农奴制压迫的現象所进行的斗争，引起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的注意。

包括民粹主义者在内的許多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和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通信。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的几近半个世紀內，拉甫罗夫、洛派金、米海洛夫斯基、迦特曼、查苏里奇、丹尼尔逊，以及烏金、弗萊洛夫斯基、薩佐諾夫和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等人一直和馬克思、恩格斯进行通信，或閱讀他們的著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改革后的俄国时，努力帮助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弄清楚俄国社会發展的性質，帮助他們制訂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策略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了“批判地思維着的个人”和国家的“超阶级性”这个反科学的理論。他們看到了民粹主义的空想的綱領会給俄国的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危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民粹派活动家的私人来往和通信中揭穿了他們的謬誤，向他們說明了自己关于社会和社会發展动力的学說的實質，自己的政治、經濟和哲学观点，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以及自己对俄国历史前途的观点。但是俄国革命民粹派知識分子由于俄国的經濟落后性和工人运动的不够發展，并没有理解、也沒有接受馬克思的学說。

民粹派沒有注意到在 1861 年改革以后，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立刻以充分的力量在国内經濟中确立起来了。他們錯誤地把 1861 年的改革看作是俄国的非資本主义进化和俄国轉变为一个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他們沒有看到在 1861 年的改革后，农民在掙脫农奴制鎖链后所进入的那种社会关系的資產階級性質。他們認為，年輕的、还軟弱的俄国資本主义沒有力量来分裂看来似乎是同一性質的农民，認為改革后的农村發展是循着加强所謂人民机构——土地村社、劳动組合等——的路綫进行的。他們沒有把工人階級与一般的劳动群众区别开来，他們不理解他們所得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闡明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喚醒了工人階級，使它團結起来，并为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創造了客觀条件。他們認為爭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不是工人，而是村社农民。

处于無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影响下的一个民粹主义派別——“暴动派”民粹主义者，对农民革命在最近到来的可能性抱着乐观的希望，他們号召到农村去，以鼓动人民举行暴动。另一个派別——“宣傳派”民粹主义者（拉甫罗夫的追随者）則并不抱这种乐观的希望，而首先把在农民中进行和平的宣傳活动和在青年中进行深入的組織自学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对特卡乔夫的拥护者來說，則他們的特征就是关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异常容易这个荒誕的观念。他們認為，必須立即用狹小的陰謀組織的力量、用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来实现夺取政权。

工人組織远离着这些民粹主义的派別。第一批在俄国出現的工人协会——1875 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薩斯拉夫斯基所建立）和 1878 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奥布諾尔斯基和哈尔士林所創立）——开始参加工人罢工，并且領導



了这些罢工,发表了宣言,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具有了组织性。

“南俄工人协会”不仅联合了该协会的成立地放德萨的先进工人。它的活动还扩展到其他城市(塔干罗格·顿河岸罗斯托夫等城)。“南俄工人协会”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为争取工人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协会从西欧获得了社会主义书籍,并熟悉第一国际的活动情况。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像“南俄工人协会”一样,使工人运动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北方协会”宣布,“就自己的任务来说,它是和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党相接近的”。在“北方协会”的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俄国工人和外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的思想。向工人们报导了关于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活动的消息。协会认为自己最近的任务就是争取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的权利)。并且宣布社会主义革命是协会的最终目的。

这样,工人协会就第一次在俄国提出了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的要求和政治自由的要求。它们懂得了工人运动对俄国前途的重大意义,企图提出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特殊任务。

列宁在论及民粹派时写道:“当1875年成立‘南俄工人协会’和在1878年成立‘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时,这些工人组织是远离着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派别的,这些工人组织要求给予人民以政治权利,要为这些权利而进行斗争,而俄国社会主义者当时却错误地认为政治斗争是背弃社会主义的。”<sup>①</sup>但是这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237页。

些最初的工人組織都很快地被沙皇政府破壞了。

在 1877 年對 50 名革命活動家進行的審判清楚地反映了俄國工人的階級覺悟的增長。莫斯科工人的組織者紡織工人彼得·阿列克賽也夫在法庭上具有先見之明地預言道：“一旦千百萬工人的強健的手齊舉，用兵士的刺刀所護衛的專制桎梏就將化為灰燼！”

開始集聚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力量紡織工人彼得·阿列克賽也夫、木匠斯杰潘·哈尔士林、鉗工維克多·奧布諾爾斯基等人，是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領導者，直到現在他們的革命活動還得到全世界工人階級很高的評價。

約·維·斯大林這樣敘述了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俄國社會政治運動：“……也有過社會主義者，也有過工人運動，可是兩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會主義者走向無法實現的空想（‘土地與自由黨’、‘民意黨’），而工人運動則走向自發的騷動。兩者在同一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動，可是互不相識。社會主義者在勞動人民中間沒有基礎，因而他們的活動是脫離實際的，沒有根基的。工人則沒有領導者，沒有組織者，因而他們的運動流為混亂的騷動。這就是社會主義者爭取社會主義的英勇鬥爭仍然沒有結果和他們非凡的勇敢精神在專制制度的堅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在這個時候，在七十年代中期，社會活動舞臺上出現了格·瓦·普列漢諾夫。

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於 1856 年 11 月 29 日（舊曆）生於唐波夫省李配茨縣哥達洛夫卡村的一個退職的上尉、小地主瓦倫丁·彼得洛維奇·普列漢諾夫和瑪麗亞·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10—11 頁。

費道洛夫娜·普列汉諾娃(別林斯基的侄女)的家里。这时候克里米战争的炮声甫告停息，这次战争如此清楚地指明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偉大和力量以及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指明了这个制度已不能保証俄国的进步的發展。

普列汉諾夫在 1866 年从自己的故乡前去伏龙涅什，进了陸軍中学的二年級，他光輝地在陸軍中学畢了業；他的名字被列入在光榮榜上。1873 年，普列汉諾夫前去彼得堡，进入了康斯坦丁諾夫軍官学校，而在一年后获准进入普通的高等学校，并被录取为矿业学院的学生。

普列汉諾夫很早就富有敏銳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智慧和革命的感情。他把全部課余時間用于閱讀各个科学部門的書籍。他立刻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化学發生了兴趣，他閱讀了达尔文的著作，这对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諾夫在中学的高年級时已成为一个無神論者。他和宗教教員进行辯論，談論人的起源，發展了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的观点。

普列汉諾夫爱好并且徹底通曉俄国和世界文学的古典作家，醉心于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海涅和拜伦的热爱自由的詩篇。年輕的普列汉諾夫的博学多才使他在同学中获得了“活的百科全書”的声誉。

陸軍中学的学生不顧长官的严厉和各种禁令，还是經常結成小組，在小組里閱讀和研究罗蒙諾索夫、捷尔沙文、儒可夫斯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雷列也夫的著作，閱覽禁書，閱覽赫尔岑、皮薩列夫和別林斯基的著作。偉大作家們的热爱自由的著作在少年人的心中产生了革命情緒，喚醒了他們的进步的志向。

普列汉諾夫回忆道：“我当时还在陸軍中学的最高的一年

級。在飯后我們几个人一群坐着閱讀涅克拉索夫的著作。我們剛讀完‘鐵路’，就响起了叫我們去上野外課的号声。我們藏起了書，跑到武器庫去拿步槍，全都处于我們剛才讀过的那本書的最强烈的影响之下。當我們开始整理队伍时，我的一个朋友C. 走向我身边，手中紧握着槍柄，低声地說：‘喂，我要拿起这支步槍，为俄国人民而战！’在仅离严厉的軍事长官几步远的地方偷偷地說的这几句話，使我深刻地銘記不忘……”<sup>①</sup>

在矿业学院中，在具有进步情緒的学生中間和在革命書籍和生活观察的影响下，普列汉諾夫的热愛自由的思想成熟了和加强了。革命事件和关于革命事件的談論和爭辯，促使年輕的普列汉諾夫去面向那些“可恶的問題”，使普列汉諾夫产生了对周圍事物的批判态度。对他來說，正像对那时的一切先进人物一样，俄国的状况——沙皇的专制政治、警察的無限权力和書报檢查等等——是不能忍受的。

1876年初，当普列汉諾夫还不滿20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革命民粹派的一个小組、即“暴动派”的小組，这个小組后来加入了“土地与自由”党。

这是一个民主高漲的时期。由于使俄国人民蒙受了許多艰苦的考驗的俄土战争(1877—1878年)，在俄国又开始了—一个解放运动發展上的新时期。在六十年代末被沙皇政权破坏后略形沉寂的农民反对地主的运动，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又形加剧。在工人階級內部日益强烈地增长着不滿情緒，罢工的次数增加了。相当广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也感染到了革命情緒。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89頁。

巴枯宁派学生普列汉諾夫坚毅地征集了“土地与自由”党的拥护者。他是秘密的学生集会的积极参加者，在那些集会上讨论了关于“知识和革命”、“受过教育的阶级对人民的责任”、“到民间去”和“人民性格”、“人民理想”等问题。为了“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普列汉諾夫在1877年和1878年两度有目的地深入民间，作为一个民粹派的鼓动员“到民间去”。他到过薩拉托夫城和頓河地区，到过卡敏斯基哥薩克村。

到七十年代末，普列汉諾夫已成为民粹主义的最刚毅的和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他曾经是不合法的“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编辑之一。<sup>①</sup>由于他的发起并在他的直接参加之下，在1878年第一次拟訂了“土地与自由”党的纲领。

“土地与自由”党的活动使沙皇政府严重地感到不安。警察暗探們勤劳地追逐普列汉諾夫，他在1877年和1878年两次被捕。处于不合法地位的地下工作者的紧张到极点的危险和生活的贫困，迫使普列汉諾夫在1877年离开了矿业学院。学校当局“办理”了普列汉諾夫离校的手续，似乎是为了“成绩不良”而把他从学院中开除出去的。

就其观点而论，普列汉諾夫在这个时期内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接受了并且宣传了革命民粹主义的理論、纲领和策略。他赞同那时在俄国颇为流行的折衷主义者巴枯宁的哲学观点以及主观社会学的代表們的哲学观点。普列汉諾夫写道：“在我的民粹主义发展时期内，我如同一切我国的民

<sup>①</sup> 作为一个民粹派政論家，他获得了特别广泛的声名，发表的論文有：“爭論些什么？”（“周刊”，1878年第52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土地与自由”，1879年第3期），“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俄国财富”，1880年），以及在“黑分”党时期（1880—1881年）内所写的一些論文。

粹主义者一样，是处于巴枯宁的著作的强烈的影响之下的……”<sup>①</sup>而且，在他看来，特卡乔夫和巴枯宁是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派的人物。在那时，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都有这种錯誤的看法。

普列汉諾夫曾从唯心主义的立場来研究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拉甫罗夫的“历史書簡”对他發生了巨大的影响。普列汉諾夫追隨着拉甫罗夫，認為历史是由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来指导方向的，認為抽象的“正义的共同生活原則”乃是社会进步的标准。他还企圖跟隨孔德，确定人类历史發展上的三个时代：神学的时代、形而上学的时代和实証的时代。他追隨巴枯宁，对国家抱着否定态度，認為由于俄国的特殊的历史發展条件，革命者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現代国家的“堕落的”影响，致力于消灭国家和給予农民“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机会。同时，普列汉諾夫捍衛了农民革命的思想。和特卡乔夫相反，他坚持“当政变由下而上地进行的时候，它将更加巩固可靠得多”的思想。普列汉諾夫認為在革命完成以后，社会結構应当采取自由的非国家性質的村社联盟的形式。

普列汉諾夫将村社頌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途徑，他坚持俄国的独特的發展道路。在“爭論些什么？”这篇論文中，他批評了作家格列勃·烏斯宾斯基，烏斯宾斯基在他發表在“祖国記事”杂志上的随笔中，清楚地描述了宗法制的俄国农村的解体过程。普列汉諾夫力圖証明烏斯宾斯基是不对的，証明俄国农民仍从头到脚貫徹着村社精神，似乎俄国农民在关于自己的經濟結構型式的問題上表現了惊人的堅定。普列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9頁。

汉諾夫要求不要歪曲农民生活的村社原則，这些原則似乎“保證着人民有光輝的未来”。

普列汉諾夫在奥鲍列雪夫和那泰恩逊的民粹派小組中，第一次听到了馬克思主义理論和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在沙皇制度和敌視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特别是民粹主义广为流行的条件下，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里傳入俄国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的。但是先进的俄国人在更早的时候，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就已讀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別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繼承者——安东諾維奇、謝尔古諾夫和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兄弟等人都讀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著作。1869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俄譯本。1872年出版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俄文版。由于“資本論”譯成俄文，馬克思在致庫格曼的信中写道：“……俄譯本是①‘資本論’的第一个外文譯本”。但是直到更晚得多的时候，在俄国，馬克思主义思想才在展开了的無产階級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被广泛地接受。馬克思主义的傳播是在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殘酷的战斗中进行的。

在七十年代里，普列汉諾夫認識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1876年普列汉諾夫开始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这以前，他已經通曉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学（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譯本，并附有他对該書的批評意見），閱讀了著名的俄国經濟學家、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宣傳者齐勃尔的著作。他也讀过謝尔古諾夫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在这篇論文中节譯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他也讀过波克罗夫斯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5卷，第534頁。

解釋“資本論”中关于劳动日的那一章的論文和考夫曼对“資本論”的評論。

普列汉諾夫对在俄国出版的一切关于馬克思主义的書刊都感到兴趣。在1883年以前的他的著作中，經常能看到引証馬克思和提到馬克思的地方，甚至还能看到援引和叙述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的地方。但是普列汉諾夫在那时之所以求助于馬克思，主要是为了裝飾民粹派的理論立場。

这一点是必須着重指出的，因为在論述普列汉諾夫的民粹主义活动时期的書籍中，曾散布过这样的一种断言，就是說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这种不正确的断言是根据普列汉諾夫自己的陈述的。已經成为孟什維克的普列汉諾夫，在1905年为自己的全集第一卷的出版而作的序言中写道：“……我現在的世界观只不过是当我还在革命民粹主义的机构中工作时就已吸引了我的那个基本思想的合乎邏輯的發展。”<sup>①</sup>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用这种态度抹煞了馬克思主义观点和民粹主义观点之間的原則区别，忘記了只有馬克思主义才是在劳动群众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作的斗争中武装了他們的真正的革命学說。

后来，普列汉諾夫的这些话就被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所广泛傳布，他們竭力想把普列汉諾夫說成从他的革命活动刚开始就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他們过高地評價了1883年以前的普列汉諾夫的思想立場的理論水平，并且对普列汉諾夫甚至在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沒有徹底摆脱民粹主义殘余这一点默而不言。

在对普列汉諾夫在1879年所写的第一部巨著“社会經濟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9頁。



發展規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的評價上，就表明了关于普列汉諾夫在他的民粹主义活动时期內的馬克思主义观点的虛伪概念。在这部著作中可以窺破“对問題的馬克思主义的提法”<sup>①</sup>。

对这部著作的分析使我們有可能来駁倒普列汉諾夫的辯护人。虽然普列汉諾夫的确在这著作中屢次引証了馬克思的話，甚至还企圖把自己的个別的原理和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但是他利用馬克思的名字，只不过是為了要証明民粹主义观点的正确性。

例如，馬克思关于“‘当社会落入了自己發展的必然規律的轍痕’，它就不能超越它的發展上的必經阶段”的原理，被普列汉諾夫宣告为似乎是与民粹主义的观点、特别是与关于俄国的独特發展的教条并不矛盾的。普列汉諾夫的思想进程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俄国似乎还没有落入这規律的轍痕，因此这規律所制約着的經濟發展阶段的变换“对俄国來說不是必須的”；既然对西方規定的社会發展規律对俄国是不适用的，那末俄国就可能有一条特殊的發展道路——村社的發展。他重复了民粹主义的教条，說大多数农民支持村社，說資本主义对俄国來說比村社更为反动的現象等等。普列汉諾夫就是这样利用馬克思的話来証明俄国的特殊發展道路的存在着的。

普列汉諾夫在說到必須在工人中間进行宣傳工作时，把無产階級看作是“农民本身的一部分”，而且他認為城市中的

---

① 在德依奇和其他普列汉諾夫派分子的作品中斷言，这篇論文是普列汉諾夫的第一篇馬克思主义論文。波克羅夫斯基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認為，普列汉諾夫早在这个时候就已表明了对馬克思的方法的理解，普列汉諾夫在这篇論文中已站在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論立場上，而且普列汉諾夫的民粹主义早在 1879 年 1 月就已陷于千鈞一髮的地步等等。

革命發動乃是“去吸引政府的力量、使农民起义贏得時間來巩固和發展到不可戰勝的程度”<sup>①</sup>的手段。

在普列漢諾夫的這篇論文中有着他從車爾尼雪夫斯基那里接受過來的唯物主義因素，這些因素後來使普列漢諾夫易子和民粹主義決裂。例如，他不以為然地批評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西歐社會主義作家，這些作家沒有給予社會發展規律以應有的意義，並認為宣傳工作“能夠恣意改變歷史的進程”。普列漢諾夫特別着重指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本身是從西歐社會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生出來的”。

但是整個地來說，“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俄國社會主義的任務”這篇論文是從唯心主義立場寫成的。從這篇論文中可以看出，普列漢諾夫還沒有領會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質。他認為“社會習慣”、“社會感情”等等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此外，他順從折衷主義，而折衷主義則是民粹主義思想家們的特征。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恩格斯和羅勃妥斯、杜林混為一談。他寫道：“羅勃妥斯、恩格斯、卡爾·馬克思和杜林組成了社會主義發展上的實證主義時期的一群光輝的代表。”<sup>②</sup>普列漢諾夫的這句話明顯地表明他在那時的思想水平，證明他離開馬克思主義、離開科學的社會主義還很遠。

柯瓦列夫斯基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它的瓦解的原因、進程和後果”一書對普列漢諾夫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這書中引用了指明村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過程的豐富的事實材料。普列漢諾夫關於柯瓦列夫斯基的書寫道，這本書第一次很強烈地動搖了他的民粹派觀點，雖然他還對它的結論進行了爭論。普列漢諾夫在一篇專門的論文“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70頁。

② 同上書，第57頁。

中，企圖反駁這本書。

关于俄国村社的特殊存在条件问题是普列汉诺夫这篇论文的主要题目。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论点只对西欧是正确的，在那里村社早已消失了，但这论点对俄国是不正确的，他提出了要弄清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的任务。

普列汉诺夫从机械论的立场出发劝告柯瓦列夫斯基说，没有村社的任何内部的、“自发的”发展是走向崩溃的。崩溃似乎只是由外部原因的不利的凑合所引起的。普列汉诺夫写道：“村社几乎到处遭到崩溃的原因不在村社内部，而在村社之外。”<sup>①</sup>普列汉诺夫首先把掠夺列为村社遭到崩溃的外部原因，他认为掠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首要作用，尔后，他又把工业发展、技术发展、立法政权的活动和阶级斗争列为村社遭到崩溃的外部原因。照普列汉诺夫说来，这一切都是在村社之外的局外原因。

他认为俄国村社遭到崩溃只是由于不良的外来影响，但如能够有另一种条件的配合，反之，会使村社成长和發展起来。普列汉诺夫以为俄国社会活动家的任务在于限制不利条件的影响，他认为，农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对村社的“有意识的肯定态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掉“敌视村社的势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承认俄国村社的瓦解的事实，是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某种违背。认为外来影响以及俄国农村中的阶级分化能够把俄国土地村社的原则歪曲到这种程度，以致为了保持它而采取的措施将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对民粹主义的

---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07页。

違背。

但普列汉諾夫还不知道也不懂得社会發展的規律，他并不理解馬克思的辯証法，仍然形而上学地考察社会的發展，在解釋历史时运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这种庸俗的理論。七十年代末的普列汉諾夫著作中的个别言論所用的馬克思主义的詞句，在實質上反映了他是以巴枯宁的“經濟唯物主义”精神去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这个时期內，普列汉諾夫在理論問題上的观点是和民粹派观点沒有区别的：这是唯心主义和“經濟唯物主义”的杂拌。

按照普列汉諾夫的观点來說，他曾經是一个民粹派分子，但是可以看到他对馬克思学說的兴趣，他力图精通和研究社会生活的物質条件，他对于無产階級及其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問題頗感兴趣。

俄国無产階級的成长及其在城市中的集中，促使革命学生和工人相接近。西欧工人运动的經驗也推动了青年和工人相接近。学生革命家在工人中間展开了非常积极的宣傳工作，矿业学院的学生普列汉諾夫积极地参加了这种宣傳工作。

1876年，对業已出現的“工人事業”，也就是对俄国工人階級的革命运动極感兴趣的普列汉諾夫，被委任去领导工人小組。普列汉諾夫写道：“从那个时候起，‘与工人在一起的職業’就成为我的革命职責。”<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以極大的精力在彼得堡的“工厂和工場”無产者中間，展开了宣傳和鼓动工作。他与各工厂和工場的、加列尔港的、华西列夫斯基島的、彼得堡方面和維堡方面的、奥布沃德运河等地的工人小組取得了广泛的联系。他并不仅限于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33頁。

在各小組中进行宣傳。他还訪問了彼得堡無产者的住所，在工人集会上發言，帮助举行罢工，写傳单，向工人解釋积极發动的全部重要性，并且号召他們参加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

普列汉諾夫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学生，但他已經是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廣場上举行的俄国第一次政治示威游行的組織者和直接参加者之一。这次示威游行在进步的俄国社会階層的政治發展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彼得堡工人第一次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后来，关于这次示威游行人們歌頌道：

在教堂廣場上  
在俄国沙皇的首都  
人民的旗帜“土地与自由”  
在十二月六日高高飄揚

普列汉諾夫發表的热烈的揭露性的演說，是他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公开的政治演說，警察企圖逮捕演說者，但工人們——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帮助普列汉諾夫逃避了逮捕。警察加紧搜索普列汉諾夫，于是他被迫亡命国外，但他在柏林、巴黎和日内瓦居住了七个月以后又回到了俄国，轉入了不合法状态。

和彼得堡工人們的来往，对普列汉諾夫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在年輕的普列汉諾夫心中越来越强烈地發展了对俄国人民、对俄国人民的才能和力量的信心。普列汉諾夫結識了当时杰出的革命家之一——工人斯杰潘·哈尔士林，“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創建者——，并且和他很接近。普列汉諾夫以热情的言語描述了这个卓越的革命家、他的迥非寻常的智慧和對七十年代革命家們的巨大影响。他关于哈尔士林說道：“……这是多么勇敢和卓越的一个人！革命

的热情、深思熟慮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一切都和諧地在他身上結合在一起。”

哈爾士林的政治觀點和志向與暴動派民粹主義者的觀點是大不相同的，普列漢諾夫看出了這一點。普列漢諾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到了哈爾士林對民粹派關於村社的爭論抱着冷淡的態度。他也着重指出，哈爾士林和民粹派不同，對恐怖手段是抱着否定態度的：“哈爾士林大聲叫道，真倒霉，我們的事情剛剛安排妥當，砰的一聲！知識分子吓了誰一跳，又重新遭到了失敗。”大家知道，民粹派終究迫使哈爾士林拋棄了建立工人協會的革命工作，而完全去從事恐怖活動。

在工人中間進行的活動對普列漢諾夫發生了特別重大的影響，這是使他轉到馬克思主義去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某些評論普列漢諾夫的思想演進的人斷定說，在工人中間的活動，對他來說乃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的開始。這是不正確的。不能忘記，普列漢諾夫是曾經作為一個始終不渝的暴動派民粹主義者而在工人中間發言的，他離開馬克思主義還非常遠，普列漢諾夫自己所說的話便能証實這一點。

照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對工人的態度，正如其他“暴動派”民粹主義者對工人的態度一樣，是具有兩重性的和不徹底的。

“一方面，在我們的綱領中，我們並不賦予無產階級以任何獨立的政治作用，而把我們的指望完全放在農民暴動上；而另一方面，我們畢竟認為‘和工人打交道’是必要的……听了我們的話，工人能充滿對政府的仇恨和‘暴亂的’精神，能學會同情‘粗野的’農民并希望農民一切順利，但工人永遠也不能了解他自己的任務、無產者的社會政治任務到底是什麼。”<sup>①</sup>

---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40, 141頁。

“如果民粹派也向工人們談論关于第一国际的事，那末他們在这时就千方百計地把巴枯宁的活动吹得天花乱墜，而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說成为‘反动分子’。”

因此，民粹派向工人宣傳的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巴枯宁主义，他們教导工人們鄙弃爭取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斗争，并且把陈旧的农民制度当作理想而向工人提出。

后来，在已經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后，普列汉諾夫这样地评价了民粹派在工人中間的活动：“……在無产階級中进行活动，但又不赋予它以社会發展中的任何独立作用，这意味着不是發展、而是模糊它的階級覺悟。”<sup>①</sup>

在这几年中，普列汉諾夫是作为一个始終不渝的民粹派去考察工人运动和它的任务的。他充滿着民粹派的成見，把俄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和無产階級的增长看作是最大的禍害。他还没有理解到無产階級的历史作用，并且認為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諾夫証明，工人也同样是农民，暂时脱离了土地的工人仍然保有和农民同样的利益。他認為，工人作为最容易“革命化”的这一部分居民，乃是“在社会变革的时刻中，农民的宝贵的同盟者”。<sup>②</sup>

虽然普列汉諾夫赋予工人階級以革命运动中的从屬作用，但他并不否認必需用鼓动工作去掌握全体工人，發动他們举行暴动。他認為，工人的發动、罢工和工人風潮是極端必要的，它們应当把沙皇軍隊从农民起义中心吸引开。此外，他認為城市工人应当組成一支鼓动員的队伍去号召农民举行起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41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70頁。我們应当指出，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跟在德依奇之后，把这个原理不正当地解釋为普列汉諾夫預示了列宁关于無产階級与农民联盟的思想。

义。在这个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对無产阶级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中間所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活动的成果，就是他在1877—1879年内所写的关于彼得堡工人的大规模風潮和罢工的通訊和論文：“从新紡紗厂来信”、“从凱尼格紡紗厂来信”、題詞为：“讓这些人在心中带着無名的、無穷的哀愁”的“工厂居民中的風潮”一文、傳單“致彈藥工厂的工人書”及其他等等。在这些論文中，普列汉诺夫指出了工厂制度和彼得堡工人們的状况和斗争，他強調指出，俄国工人正处于經濟奴役和政治奴役的双重压迫之下。他关于工人罢工所写的論文和傳單，是研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史料。

在工人中間的三年活动，促使普列汉诺夫理解了工人阶级所起的那种革命作用。当时普列汉诺夫就已要求估計到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貝克尔工厂和夏普夏尔工厂中的罢工所作的精密的分析，使他有可能作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結論，就是生活本身把工人問題向前推进了，这是違反民粹派的教条的。他強調工人問題的首要意义，号召俄国革命家要特別注意工人問題，他肯定地說，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做像罢工那样的工人生活中的如此重要的事件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普列汉诺夫关于必須在工人阶级中展开政治工作的思想，后来使他終于意識到，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保証着革命的成功。普列汉诺夫和許多民粹派分子不同，他对“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創建表示祝賀。他写道：“甚至从我們当时的民粹派的观点看来，也不能不为了协会的产生而感到欢欣鼓舞”<sup>①</sup>。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增長的條件下，普列漢諾夫和彼得堡工人羣眾的交往對他的革命的世觀的形成，發生了直接的和決定性的影響，把他推向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普列漢諾夫是在俄國工人運動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革命家的。民粹派對無產階級所抱的否定態度，引起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懷疑到民粹主義理論和策略的正確性。

在這個時候已具輪廓的民粹主義的危機，也使普列漢諾夫去重新審查民粹派的思想體系，這民粹主義的危機，乃是俄國社會經濟制度中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的表現。

七十年代中民粹派的實際活動使他感到失望。當時的革命家在“到民間去”時，並沒有關於“社會革命”的實質的足夠明確的觀念，他們真誠地相信，要完成這革命是很容易的和很簡單的。但是，生活卻粉碎了他們的打算。許多人對革命的“信仰”，在同生活第一次相碰的時候就被粉碎了。

例如，1878年夏，由於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在頓河地區的哥薩克中間發生了風潮。土地與自由黨人急忙前往頓河地區，並和不满分子建立聯繫。但是，普列漢諾夫和其他土地與自由黨人雖熱烈地希望“使靜靜的頓河騷動起來”、使哥薩克起來和沙皇制度作鬥爭，却毫無成就。哥薩克對他們的鼓動仍表示漠不關心。

農民暴動和民粹派的“社會主義”的宣傳在農民中沒有得到成功。農民羣眾沒有跟民粹派走。“這就是運動的軟弱之點，儘管單獨的人表現了英雄主義。”<sup>②</sup> 在民粹派看來，“到民間去”已不是改變現存制度的最迅速和最可靠的手段了。於是他們就拋棄了在人民中的鼓動羣眾的革命工作。他們認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86頁。

②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9卷，第295頁。

定，“問題不在于农民，而在于政府”，因此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个人恐怖上。他們認為恐怖活动和暗杀沙皇将“挑起”革命，为夺取政权創造有利的环境。

恐怖主义思想在土地与自由党人中間开始愈益广泛地傳播着。以安德列·热路鮑夫和莎菲亚·貝洛夫斯卡雅为首的大多数“土地与自由”党人，对“到民間去”感到失望，轉而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sup>①</sup>，决定单靠自己的力量，而不靠人民去繼續对沙皇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对号召农民举行革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綱領的离弃。

普列汉諾夫深深地理解到，这种“对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对群众中的鼓动工作和組織群众为了改变社会制度而进行斗争的工作带来了怎样的危害。在这时，民粹派正准备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普列汉諾夫發言反对民粹派分子索洛維也夫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計劃，并在彼得堡的“土地与自由”党党员大会上要求禁止索洛維也夫实施自己的計劃。他指出，这个行动会引起沙皇恐怖的猖獗，結果就会使革命活动由于逮捕而告中断，而主要的是对彼得堡工人所进行的工作将告中断。大会关于把这計劃付諸实施的決議，更加加强了在普列汉諾夫心中業已發生的对民粹派观点和策略的正确性的怀疑。

伏龙涅什代表大会是对“到民間去”运动的失败的反动，

<sup>①</sup> 1866年，卡拉柯卓夫謀刺亚历山大二世未成，1878年1月，維拉·查苏利奇槍杀了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1878年8月，克拉夫欽斯基暗杀了宪兵长官梅仁切夫；1879年4月2日，索洛維也夫謀刺亚历山大二世未成。1879年11月，民意党人曾准备爆炸沙皇的火車，但未成功。1880年2月5日，哈尔士林在冬宮謀刺沙皇未成，炸毀了沙皇的飯厅。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終于得以用炸彈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2年，哈尔士林謀刺了沙皇的軍事監察长斯特列里尼柯夫。

1879年夏，在伏龙涅什代表大会后不久，民粹派組織“土地与自由”党就分裂为“黑分党”和陰謀家、恐怖分子的組織“民意党”。普列汉諾夫写道：“我从伏龙涅什到基輔去，带着一个惨淡的信念，就是当时我曾以为是俄国的惟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正在灭亡着……。”<sup>①</sup>

由热略鮑夫和貝洛夫斯卡雅所組織的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并没有帶給人民任何的利益。“刺杀个别人物，是不能把沙皇专制制度推倒，不能把地主阶级消灭的。”<sup>②</sup>代替被刺死的沙皇又出现了另一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这个沙皇被薩尔蒂可夫—謝德林描写成一头决心要吞食太陽的揚揚得意的猪。脱离人民的民粹派秘密組織“民意党”终于瓦解了。普列汉諾夫說，民意党人的炸药不仅杀死了亚历山大二世，而且也杀死了民粹主义理論。

七十年代的革命家是一些从事直接行动，富有战斗的革命气概、壮烈牺牲而建立丰功偉績的人。他們向前迈进了一步，和专制制度进行了政治斗争，但他們未能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們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斗争，并且英雄地牺牲了。但民意党人沒有达到也不能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喚起人民革命。

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予以崇高的評价的，正是“民意党”革命家們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

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也尖銳地批評了民粹派从事革命活动的方法，最坚决地批判了他們所采取的个人恐怖、“单独决斗”的策略，这种策略排斥了群众的革命运动，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4頁。

<sup>②</sup>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3年中文版，第22頁。

用单个英雄的斗争去偷换了群众斗争。

列宁在估计民粹派的功绩和指出他们的错误时指出：“民意党人底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极力想把一切心怀不满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引导这个组织去与专制制度作坚决斗争，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之所在。他们的错误却在于他们依靠着实质上并非革命的理论，不善于或不能够把自己的运动与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起来。”<sup>①</sup>

从八十年代起，自由主义思潮、对沙皇政府妥协和放弃革命斗争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民粹主义中获得了优势。革命的民粹主义开始转变为反动的、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转变为庸俗的急进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指出，“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带有确定的形式，则这种玄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玄想式否定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就失去其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如果说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那末他们的信徒却就始终组成为一些反动的宗派。”<sup>②</sup>

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演化的规律，使我们懂得革命的民粹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的转化决不是偶然的和不能解释的，而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关系的生长、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台和农村中的农民分化——这一切剥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并且是使民粹主义堕落为代表富农利益的反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4页。

<sup>②</sup>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页。

动宗派的原因。

普列汉诺夫领导了“黑分党”后，坚持在人民中进行宣传和鼓动的立场，反对民意党人的恐怖主义策略，同他们对革命任务的极端狭隘的理解进行了斗争。他指出，为了进行以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斗争，个别人的英雄主义是不够的。他把“民意党”的活动叫作“拚命的毅力”。但普列汉诺夫还远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他甚至还不是恐怖活动的坚决的反对者。他认为，恐怖活动和到民间去、住在民间的运动应该并行不悖。

“黑分党”保卫了旧时的土地与自由党的立场。它在致农民的“秘密兄弟的宣言”中，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提出了把地主土地和官地转交给农民并予以平均分配的要求。

在给左尔格的信中，马克思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集团是巴枯宁主义的集团。列宁在谈及马克思的这封信时写道，黑分党人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因素“被马克思正确地抓住了”。

“黑分党”存在了没有多久。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而遭到迫害的普列汉诺夫，和一批黑分党人——维拉·查苏利奇，德依奇和斯杰潘诺维奇——在一起，被迫于1880年出亡国外。他远离祖国度过了三十七年之久。

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工作。他仔细地、以特殊的科学的诚恳态度精密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并继续钻研哲学、文学和艺术。他对自然科学诸问题很感兴趣，听关于化学、地质学、解剖学、动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演讲。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他的工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他出色地懂得法语并精道德语，因此他研读了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原文著作，了解了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用自己在俄国的革命活动的經驗来和新的材料相对照。普列汉諾夫写道：“在国外，只是对我們在俄国所做的事和所知道的东西作一总结。”<sup>①</sup>

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当时俄国的整个經濟發展进程推向消灭专制制度，推向为资本主义發展扫清地盘，推向工人階級和工人运动的增长，因而也就推向为在俄国接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創造了条件。

普列汉諾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識到民粹主义已临末日，并且在实践的檢驗下显得毫無根据，他在数年内所取得的在工人中間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的經驗，和“暴动派”的理論是完全矛盾的。此外，关于俄国进步思想家們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的透徹的学識，也促使了普列汉諾夫和民粹主义相决裂。俄国哲学的經典作家們、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驅們，对普列汉諾夫成为俄国革命运动和俄国文化的一个杰出的活动家，給予了深刻的、良好的影响。

普列汉諾夫对这些杰出的革命思想家的评价很高，并且非常喜爱他們。年輕的普列汉諾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热情的崇拜者——，在自己作为一个民粹派民主主义啓蒙运动者的活动中，繼承了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傳統。他屡次指出，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曾真正是他的导师和教师。別林斯基的論文以其思想內容的丰富性引起了普列汉諾夫的欢欣的激动，对他來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和个人的范例，是使他加入为人民事業而奋鬥的战士陣营的

---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92頁。

有力的刺激。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办？”对他發生了特別良好的影响。这部著名的小說帮助了年輕的普列汉諾夫去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普列汉諾夫把自己第一篇反对专制制度的公开的政治演說献給了車尔尼雪夫斯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教导了普列汉諾夫对沙皇制度和反动派的仇恨与对祖国的热爱。他从他們那里接受了优秀的革命傳統——对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信心、对奴役和压迫的無限仇恨和想促进自己祖国繁荣的崇高意向。对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研究，促使普列汉諾夫掌握了唯物主义思想，使他易于轉到馬克思主义去。

同时，普列汉諾夫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啓蒙运动者和革命民粹主义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重复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学說的另一一些方面，例如对村社的信心，他贊同、并且作为一个民粹主义者还加深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的空想的方面。

閱讀馬克思主义著作帮助了普列汉諾夫理解他所积累的革命經驗，意識到民粹主义“理論”的不能令人滿意，并坚决的与之决裂。

普列汉諾夫說很难想像他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社員們曾以怎样的热情去閱讀进步的書籍，在这些書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則占第一位。他写道：“关于我个人可以这样說，就是閱讀‘共产党宣言’組成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个时代。我曾經得到‘宣言’的鼓舞……。”<sup>①</sup>

認真的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普列汉諾夫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对檢驗他的革命信念的正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越多地閱讀了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178—179頁。

社会民主主义的書籍，我們过去的观点的弱点对我們也就越加明显，我們本身的革命經驗的面貌在我們的眼睛里也就改变得越加正确……

馬克思的理論，正如阿里亚德的綫一样，把我們从我們的思想所陷入的矛盾的迷宮中引导出来了……”<sup>①</sup>

但这条道路是艰巨的。对作为革命民粹派的有威望的領導者之一的普列汉諾夫來說，八十年代初期曾經是一个使他受到自己的怀疑所折磨的艰苦时期——轉到馬克思主义立場上去的时期。

在1880--1881年間，普列汉諾夫为“黑分”报写了一些論文。这些論文仍然是以民粹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它們已提供了若干材料足以說明他向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問題，它們指明了他对民粹派的理論立場的正确性的怀疑的增长。

在这些論文中，仍照旧說道，“土地与自由”党的口号最充分地 and 广泛地表达了人民的需求、意向和理想。普列汉諾夫仍繼續認為，村社土地所有制是在俄国唯一实际可行的社会主义綱領的一部分。他按照巴枯宁主义的精神，支持人民政治組織中的联邦制原則，要求完全廢除“現代国家用以作为基础的强制性原則”，并且用巴枯宁主义的精神来解釋关于国家及其与村社的对立的問題，把国家看作是“农奴制剝削和資本主义剝削”的原因。在这些論文中，第一次說出了关于国家是使俄国的一些階層成为农奴的原因的思想，这是他对俄罗斯国家的錯誤估价的开始<sup>②</sup>。

这些論文表明普列汉諾夫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俘虏，并且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178, 179頁。

<sup>②</sup> 这种思想在往后發展成为关于俄罗斯国家的超階級性的反馬克思主义理論。



向主觀社會學表示尊敬，他認為，改革家、革命知識分子乃是歷史過程的決定因素。但是，在這些論文中已能看到對民粹主義觀點的離棄。在這些論文中已不再直率地斷定只有農民才是俄國的社會變革的動力了。作為一個民粹主義者，普列漢諾夫仍舊認為在農民中的社會主義活動應占首位，但也指出了他的觀點的基礎決不是任何特殊的農民社會主義。他強調指出，“我們完全不否認在我們產業中心進行的革命工作的意義”<sup>①</sup>，同時也提到俄國的工業發展，提到貧困使農民脫離土地并把他們趕入工廠和工場，而大的產業中心的生活則在破壞着他們的生稼漢的特征。

在“黑分”報上刊載的第三篇論文中，普列漢諾夫談到工人問題的迫切性；談到西方工人比農民更易于接受社會主義，談到必須更多地注意到在工人中進行的活動并一般地擴大在人民中的活動。可見，刊載在“黑分”報上的論文，表明普列漢諾夫在自己在俄國工人運動中的活動和研究西方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已開始改變自己對無產階級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問題的態度。

在他對政治鬥爭的態度中也能看到對民粹主義的一定的離棄。雖然普列漢諾夫仍然認為政治問題對人民只有次要的意義，但他却擁護爭取人权的政治鬥爭。他開始批判地對待巴枯寧，并且批評他對政治鬥爭的觀點。

普列漢諾夫的這一思想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認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會代替專制制度。雖然他仍繼續保持俄國的“經濟特殊性”的觀點，但他已經提出了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步性的思想，并因而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對新的階級——資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31頁。

产阶级——的鑒定上。他写道，资产阶级“已經开始展开自己的双翼。它感到自己的力量，理解到自己的意义，而昨天的奴隶，他在今天已在暗示‘和平發展’的綱領，而在明天則准备把整个国家的管理抓到自己的手里。”<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的論文：“政治經濟学領域內的新方向”（1881年）、“卡尔·罗勃妥斯—雅格卓夫的經濟理論”（1882—1883年）、“夏波夫”（1883年）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可以作为他向馬克思主义进化的征象。

普列汉諾夫錯誤地認為，他在“祖国紀事”杂志上發表的“政治經濟学領域內的新方向”一文是徹底的馬克思主义論文<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的这篇論文，是对庸俗經濟学家們、即所謂“新”历史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們——拉維列、梅耶尔的观点的分析，他們主張必須从講壇社会主义的观点去重新审查“旧”学派——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原理。在这篇論文中保衛了斯密和李嘉圖的观点。在駁斥拉維列和梅耶尔关于“人的民族本性”决定某一民族的經濟生活的性質本身的唯心主义原理时，普列汉諾夫企圖根据經濟發展去解釋人类历史。他認為人的“本性”是依賴于經濟关系的，是依賴于人在社会中的階級地位的。“自由和完全平权的公民的、羅馬貴族的、中世紀貴族的、最后还有現代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和奴隶的、羅馬平民的、农奴的或無家可归的無产者的‘本性’毫不相似的。”<sup>③</sup>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35頁。

② 德依奇也跟着普列汉諾夫而断定說，这篇論文在本質上是普列汉諾夫徹底地貫徹了馬克思主义观点的第一篇作品。

③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85頁。

他以下这个意見也是重要的，就是他認為政治观点和思想观点的發展是由經濟基础決定的，認為把社会發展的原因归之于經濟基础对其他的社会生活領域——对法权史、政治和道德学說——射入了一道新的光綫。但这个思想还貫徹得不够徹底。他虽带有保留条件，但却贊同“新”学派的代表人物們的許多唯心主义原理，例如，他并不批判拉維列的这一唯心主义的結論，說什麼这样的一些“动力”如：利己主义、社会感情、服从义务等具有决定性作用，似乎它們調整着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这也說明在这时期內普列汉諾夫的观点是不穩固的和不坚定的。

普列汉諾夫在这时期內的最卓越的論文是“卡尔·罗勃妥斯——雅格卓夫的经济理論”<sup>①</sup>。論述罗勃妥斯——反动的普魯士国家制度的思想家——的这篇論文，証明了普列汉諾夫从民粹主义陣营轉到馬克思主义立場上去的时期还絕對沒有結束<sup>②</sup>。在这論文中有着不少互相矛盾的說法，它們說明了他还没有掌握馬克思的辯証唯物主义方法。

在这篇論文中，为罗勃妥斯辯护的估价占着优势<sup>③</sup>。照普列汉諾夫說来，罗勃妥斯占有“十九世紀經濟学作家中的最显著的地位之一”。虽然普列汉諾夫預先說明他并不認為罗勃妥斯高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但貫徹在全書中的普列汉諾夫对罗勃妥斯的整个态度和对他的同情，表明普列汉諾夫尚未充分理解到馬克思和罗勃妥斯之間的全部区别<sup>④</sup>。

① 于1882--1883年間發表在“祖國紀事”杂志上。

② 基尔波金断定說，普列汉諾夫在1882年已成为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正确的。

③ 在巴上林斯基的“卡尔·罗勃妥斯——反动的普魯士国家制度的思想家之一”一文（“布尔什維克”杂志，1944年13--14期）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这篇論文中，十分精密地和詳細地闡述了罗勃妥斯的观点，但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却并不是这种闡述，而是普列汉諾夫关于罗勃妥斯的陈述的批判性質，是他想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去評价罗勃妥斯的观点的意圖。

在批判罗勃妥斯的观点时，普列汉諾夫比在批判拉維列的观点时提高了一步。这种批判表明他已更加充分地掌握了馬克思的經濟学說。

在“資本”的概念这一例子上，普列汉諾夫批判了罗勃妥斯所慣用的以邏輯的东西來比拟历史的东西的方法，深刻地揭露了罗勃妥斯把資本理解作与人的社会关系沒有任何联系的生产資料的总和、即把資本理解作永久的范畴的缺陷。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批判罗勃妥斯的邏輯上的“資本”概念的形而上学性，他指出，用同一的术语“資本”去标明絕然不同的历史現象是錯誤的。普列汉諾夫說道，这一类概念的全部意义是在于人們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是永远也不会相同的。把羅馬的土地占有者和美国的种植場主相提并論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美国种植場主的經濟是在另一种条件下發展起來的。

此外，普列汉諾夫还指出，罗勃妥斯沒有理解到产生資本主义的經濟必然性和內在原因。他批判罗勃妥斯，因为罗勃妥斯把土地私有制和資本的产生归之于暴力。普列汉諾夫过去也曾借助于暴力在历史上起着决定作用的观点去解釋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换，而現在則抛弃了这种观点。他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結論，就是暴力論是絕对不能闡明特定的社会制度

② 在孟什維克时期內，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主义也表現在对罗勃妥斯的評价上。1913年普列汉諾夫在他关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論文中，把普魯士容克地主制度的代表罗勃妥斯也包括在內了。

的發展进程的。

普列汉诺夫出色地批判了罗勃妥斯关于社会的未来的唯心主义主张，这种主张认为社会的未来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包含着的内部矛盾的辩证发展而到来的，而是作为“社会正义的行动”而到来的。但普列汉诺夫未能彻底地批判罗勃妥斯的著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性。普列汉诺夫把罗勃妥斯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称之为“有成果的”和“历史的”方法。他没有指出罗勃妥斯要求加强君主制国家政权和关于和平改革和各社会阶级的调和等等说教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企图把罗勃妥斯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分开，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似乎从自己的学说中作出了极端性的结论的作为理论家的罗勃妥斯，来和作为保守的政治家的罗勃妥斯相对立。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说来，“他的‘实际的建议’远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那样急进。但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却和极端派政党的学说非常接近”<sup>①</sup>。

把罗勃妥斯的实际政治观点和他的理论观点分开，就使普列汉诺夫把罗勃妥斯不正确地评为“不偏不倚的”、“超阶级的”学者，似乎他能够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阶级偏见。普列汉诺夫在评价罗勃妥斯时的客观主义倾向上表明，早在这些年代里，普列汉诺夫就已承受了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特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他肯定地写道：“当然，个别的人能够摆脱特殊的阶级的观点，并且只用自己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概念来指导自己的活动。他们能够对社会现象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sup>②</sup>，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218页。

② 同上书，第337页。

对罗勃妥斯的批判的估价以及这种估价的不彻底性和自相矛盾，证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阶段还没有结束。

1882年，普列汉诺夫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并为它写了序言。这篇序言表明普列汉诺夫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从过去否认政治斗争的态度转而承认政治斗争对俄国革命运动的首要意义。

他写道：“我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出版不仅是有益的，而且在现时也是必要的，现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最后地踏上了与专制制度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而关于我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任务的问题已成为迫切的实践问题……‘宣言’能够预先警告俄国社会主义者免于陷入两个同样可悲的极端：一方面是对政治活动采取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是把党的未来利益置之脑后。”<sup>①</sup>

在这篇序言中，普列汉诺夫把团结工人到一个统一的组织中来的任务和建立秘密小组提到首位。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斗争的成功取决于它的组织性和它对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明确意识。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的运动的未来是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不断地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敌对性，当然，我们的运动的未来决不可能为了当前一时的利益而牺牲。”<sup>②</sup>

这个原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同时，在序言中仍显露出不相信在西方起作用的社会发展规律扩大到俄国的可能性，仍显露出有俄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理论”的残余。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150，151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过了不久，普列汉諾夫在“夏波夫”一文(1883年)中說到了全面批判和重新审查民粹派学說的必要性。他談到民粹派对村社的观点时是采取否定的态度的，他指出，对表現和保衛劳动群众的利益来說，村社的框子是太狹窄了。他認為，对人民的下層階級来說，“大的中心城市的生活”是最好的学校，他号召俄国革命家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

但是，在普列汉諾夫的这篇論文中，仍然有着民粹主义的残余。应当把普列汉諾夫关于专制国家逐步过渡为“人民国家”所說的話看作是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

这样，普列汉諾夫在1881年和1882年間的著作表明他怎样克服了民粹主义的幻想，克服了对俄国的特殊的非資本主义的道路的信仰，克服了对村社农民的“天生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抛弃了認為政治变革和夺取政权是輕而易举的希望。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怎样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而精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政治經济学、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馬克思主义向普列汉諾夫指明了革命斗爭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普列汉諾夫說道：“精通了馬克思的觀點后，我們就能知道我們应当做什么……馬克思的学生們也是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的。”<sup>①</sup>

但是，普列汉諾夫不是一下子就同民粹主义决裂的。从1880年起，他曾經是民意党人所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書”的参与者，并希望說服民意党人，使他們轉到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來。他認為，民意党人能够进化到馬克思主义，認為民粹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是誤人迷途的社会主义者，普列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俄文版，第4集，第20頁。

汉諾夫参加了“民意党公报”杂志的編輯部，参加这編輯部的还有拉甫罗夫和吉荷米洛夫。但在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很快地导致了普列汉諾夫和民意党人的决裂。普列汉諾夫向“民意党公报”杂志提出了自己的論文“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他希望向民粹主义者証明他們的观点的陈腐和錯誤，以及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編輯部否決了这篇著作并拒絕将它發表。普列汉諾夫退出了編輯部，于是就最終地和民粹主义决裂了。

在这时，民粹派中間的涣散状态愈益加甚了。自由主义的傾向越来越加强了。民粹派和自由派結成联盟的思想，在民粹派內部越来越流行了。旧的革命的民粹派已堕落成为反动的、自由主义的民粹派。有一批民粹派政論家——米海洛夫斯基、克里文科、尤沙可夫、伏隆卓夫放弃了对沙皇制度的任何斗争，并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开始了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进军。有一部分民粹主义者則走上了公开叛变的道路。曾經以“到民間去”来开始自己的民粹主义的生涯，而后来又当过“民意党公报”的編輯的吉荷米洛夫，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表示了懺悔，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做一个革命者？”，而后来又当上了反动派的机关报“莫斯科通报”的編輯。

在民粹派中間，只有一个不大的集团站稳立場反对整个的精神堕落。这就是彼得堡大学学生的集团：亚历山大·烏里揚諾夫、金納拉洛夫、安得留希金等人。在这个集团的綱領中初步提出了民意党人和馬克思主义者联合的問題，它力圖把党的主要的力量用于教育和組織工人階級，但在反动的环境下，这个集团沒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仍然做了民意党人的俘虏。这个集团所策划的对“劊子手”亚历山大三世的謀刺，由于背叛和变节而遭到了失敗。五个人被处死刑，其中包括亞



房山大·烏里揚諾夫。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遭到破坏，已临末日的民粹派的分崩离析的气氛和已广为展开的工人运动，推动了普列汉诺夫去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包括拉甫罗夫在内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立抱着激烈的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个团体没有“独立行动的道德权利”。但这个团体还是成立起来了。在1883年9月25日“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中说道：“目前在对专制制度作斗争和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具有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特殊的政党方面，修改了我们的纲领，从前的‘黑分’党党员现已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最终地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断绝关系。”<sup>①</sup>

在“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一期中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这著作表明了普列汉诺夫——“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进行活动了。

1889年，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巴黎国际工人社会主义大会的普列汉诺夫，动身前往伦敦，以便亲身结识恩格斯。在这以前，他们只是通过书信而相识。和恩格斯的私人往来、和恩格斯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政策等问题的谈话，对普列汉诺夫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这样，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家中第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并起来宣传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894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乃是我毕生的任务。”<sup>②</sup>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集”，俄文1951年版，第335页。

在結論中，我們來總結一下普列漢諾夫從民粹主義進化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認為，這個或那個社會活動家的革命思想的發展的原因，不僅應當從他們所研究的這種或那種理論中去尋找，而首先應當從時代的社會需要、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去尋找。普列漢諾夫的观点是在俄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決定性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民粹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工人中間（在那里，他看到了工人群眾覺醒起來從事自覺的生活和自覺的鬥爭）的政治活動和他對西歐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理解，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形成的最重要來源。同時，民粹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的危機、由整個俄國經濟發展進程所引起的危機、而隨後是民粹派的分崩瓦解，也迫使普列漢諾夫去尋找另一種在理論上解決放在俄國革命家而前的問題的方法。普列漢諾夫不能不放棄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已臨末日並且在歷史現實的實踐的檢驗下顯得毫無根據。於是普列漢諾夫就開始認真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思想體系，而隨後就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因為只有在馬克思主義中，他才能找到對俄國經濟發展進程和俄國革命運動的需要所提出的最刻不容緩的迫切問題的回答。

## 第二章

### 普列汉諾夫在哲学和社会学問題上 对民粹派所作的斗争

列宁在考察馬克思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历史条件时写道，馬克思学說“在其生命途中必須用战斗来爭取每一步的进展”<sup>①</sup>。

首先，馬克思主义必須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民粹主义忽視社会發展的客观进程并力圖扭轉历史車輪。全部十九世紀末期的俄国革命思想史，充滿了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第一章中，說明了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斗争的一般意义，这个斗争是以馬克思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告結束的。在“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中說道：“俄国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工人政党，首先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那些錯誤而有害于革命事業的觀點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只有在思想上击破民粹派观点以后，才能打清創立俄国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基地。”<sup>②</sup>

在八十年代中，普列汉諾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給了民粹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列宁在九十年代完成了在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对自由主义民粹派所作的無情斗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9頁。

②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局出版局1953年中文版，第39頁。

爭中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當時在進步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中間占着優勢的民粹主義觀點，是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為了替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開辟道路，必須首先在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從科學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對民粹主義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之間的區別，指出了革命思想和理論思想在民粹派中間的衰退，他們對民粹派的一般政治觀點和理論觀點的評價是否定的。

在俄國，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解放社”，在歷史上首先進行了反對民粹派的鬥爭。

這個聯合了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批代表人物的團體，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奠定了俄國的革命的工人運動的理論基礎。

“勞動解放社”在俄國的國外刊物上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但同時在俄國則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因此就為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利用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譯成俄文並且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去批判在俄國占有統治地位的民粹主義學說的方法，使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俄國得到傳播。

普列漢諾夫在國外——在法國、隨後又在瑞士和意大利——居住的時候，用自己的文學活動、講課和學術演講宣傳了和保衛了作為唯一革命的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上面已經說過，普列漢諾夫在1882年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俄文，後來他又翻譯了和出版了恩格斯的小冊子“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

哲學的終結”，並且打算寫作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說明。

“勞動解放社”有自己的印刷所，除了上述的著作外，它還把“僱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拿破侖第三政變記”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著作譯成了俄文，出版了這些書，並且在俄國秘密地傳播它們。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和該社中的其他參加者，寫了許多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的著作<sup>①</sup>。

“勞動解放社”社員們在俄國革命家中間展開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有系統的宣傳。列寧在著名的“論俄國過去的工人報刊”一文中指出：“該社在國外未經書報檢查而出版的文學著作，第一次系統地和用一切實際結論去敘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sup>②</sup>

當“勞動解放社”所出版的書籍開始在進步的俄國社會階層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候，恩格斯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寫道：“……我為這感到驕傲，就是在俄國青年中間有着一個政黨，它誠懇地並且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而且堅決地和自己的前輩的一切無政府主義傳統和某些斯拉夫主義傳統斷絕了關係。如果馬克思能多活一些時候的話，他也會為這而感到驕傲的。這個進步對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將有重大的意義。”<sup>③</sup>

① 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有：“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社會民主主義‘勞動解放社’綱領”、“專制制度的新衛士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痛苦”，以及其他等等，查蘇利奇的小冊子“國際工人協會簡史”以及其他等等。在1889—1892年的時期內，該社還出版了四部“社會民主黨人”文集，從已出版的書中編輯成運往俄國的不合法的叢書。

②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225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的通信集”，俄文版，第309頁。

恩格斯在“劳动解放社”反对民粹主义的理論斗争中支持了它，并且指出了它的功績。

“劳动解放社”大大地促进了俄国的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准备。在該社活动的影响下，組成了第一批馬克思主义小組：勃罗斯涅夫小組、費多塞也夫小組及其他小組。勃拉高也夫小組也通过自己的代表与“劳动解放社”發生了联系。在1894年，由于“劳动解放社”的發起，成立了俄国革命家的联合会——“俄国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协会”。1900年，由于經濟派在該会中的猖獗，“劳动解放社”退出了这个协会，并且組成了另一个組織“社会民主党人”。

“劳动解放社”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第一个是在1884年，第二个是在1887年。这些草案是由普列汉諾夫写成的，它們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的最初的嘗試。在“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中指出，这对于准备在俄国建立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驟。

第一个綱領草案包含了很多的民粹主义残余——毫無保留地承認个人恐怖，認為知識分子是引起人民中的革命运动的独立的力量，把国家看作是自身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机关，断定說似乎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在俄国占有統治地位等等——，这个綱領草案在俄国遭到了批評。勃拉高也夫集团在收到了这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后，就發現了它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于是就在1885年1月写信給“劳动解放社”和普列汉諾夫，主張共同来拟定使两个集团都感到滿意的綱領。

普列汉諾夫大大地修改了这个綱領草案，并且在1887年提出了新的第二个草案。

在第二个草案中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如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力圖用使一切生产資料和生产品变为

公有财产的方式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而这只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在草案中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改造的先决条件。在这草案中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义，着重指出了“早由国际工人协会所承认的和宣布的全世界生产者的利益一致”，而且还着重指出了有必要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加进专门适合于其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条件的“多样性的因素”。在草案中有一点是关于“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的，并且指出，“推翻专制制度”应当是这政党的“首要的政治任务”。

1899年，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纲领草案时说道，这个草案在基本上正确地规定了工人阶级的任务，在这个草案中已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所绝对必需的“纲领的成份”。同时，列宁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草案中的严重缺点，例如：容许恐怖主义的策略，提出“直接的人民立法”的拉萨尔式的要求，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求提得不够，而这是由于对农民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而引起的。在纲领中说道：“俄国革命运动的胜利首先是对农民有利，但它在农民中几乎既得不到支持和同情，也不被他们所理解。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的支柱，正在于农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智力上的落后性。”<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的严重错误是他日后的孟什维克观点的萌芽，但尽管有着这些错误，“劳动解放社”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准备上，仍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很高地评价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他写道：“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侨民集团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401-402页。

(‘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誕生的。”<sup>①</sup>但是,“劳动解放社”仅仅在理論上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它只是完成了連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無产階級的團結和它的先鋒隊之組織成为一个政党,只有在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能。在九十年代里,社会主义者接近了工人群众。在俄国馬克思主义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和列宁的名字相連的,列宁保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說,使之免受資产階級伪科学和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并且进一步地發展了他們的学說。

1895年,迄至当时为止,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彼得堡的馬克思主义工人小組(当时它們已将近有二十个),联合成为一个組織,这个組織名为“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彼得堡的“斗争协会”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其他城市中的工人小組也联合成为这样的协会。列宁所創建的这第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組織,是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列宁在他往后建立俄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工作中,曾依据了彼得堡的“斗争协会”的革命經驗。

为了把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革命工作統一起来,并且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列宁于1895年4月出国,他在国外逗留到1895年9月。列宁到达国外具有重大的意义,“劳动解放社”第一次和俄国建立了定期的聯絡。

在国外时,列宁在日内瓦第一次結識了普列汉諾夫。列宁向普列汉諾夫和社員們介紹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狀況,并且同他們討論了协同活动問題、許多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特别是为了帮助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不合法的書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363頁。



籍決定出版“勞動者”文集，這文集共出版了三年（1896—1899年）。

“勞動解放社”不久就出版了列寧的綱領性的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和他的論文“新工廠法”。

在會談時，暴露了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之間在若干原則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例如，在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意義的評價上可以看到兩種對立的傾向。普列漢諾夫反對列寧對付自由派的策略，他指出：“您……對自由派轉過背來，而我們則面朝着他們”。這兩個傾向後來就成為工人運動中的不同的方向：革命的方向——布爾什維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方向——孟什維主義。

由於列寧和列寧主義者在革命鬥爭舞台上的出現和他們在群眾中所進行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就開始成為俄國無產階級的旗幟和綱領。偉大的列寧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使之適用於新的歷史環境，他粉碎了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創建了、撫育了和鍛煉了戰鬥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並因之使它成為強大的物質力量。

\* \* \*

普列漢諾夫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而進行了鬥爭，他在對民粹主義的思想鬥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合法的報刊上流行的反科學的民粹派理論，是完全脫離現實的，並且是與社會物質生活的真正的要求相矛盾的。它們把勞動群眾的注意力從革命鬥爭任務吸引開，阻礙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積極性的發展。但是，儘管民粹派有意識地曲解了和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以便虛偽地和使之不利地介紹這種學說，並拒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俄國

的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还是愈益广泛地在俄国得到了傳播。

对民粹派的斗争是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的革命活动的繁荣时期。他从唯物主义立場有根据地批判了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論，揭露了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米海洛夫斯基和無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非科学的观点，并指出了民粹主义空想帶給工人运动的危害。普列汉諾夫在对民粹派进行斗争时，写了許多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些著作教育和培养了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的这些著作，如：“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們的意見分歧”（1885年）、“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1895年），为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扫清了基地<sup>①</sup>。

在这些著作中，普列汉諾夫是作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的宣傳家而出現的，他不仅力圖揭穿民粹派的所謂“社会主义”观点的反动本質并保衛馬克思主义，而且力圖对俄国的經濟發展問題、俄国革命运动問題和工人階級的政治任务問題作出馬克思主义的說明。

普列汉諾夫針對着自由主义民粹派——这些虚伪的“人民之友”——而写的馬克思主义著作，在今天仍大有教益并具有现实意义。在我們今天，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仍有不少各种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所發表的其他反对民粹派的論文还有：“不可避免的轉变”（1888年）、“評列夫·古荷米洛夫著‘为什么我不再做一个革命者？’”（1888年）、“专制制度的新卫士或古荷米洛夫先生的痛苦”（1889年）、“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1889年）、“政治的、社会革命的評論”（1889年）、“再論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則和策略”（1890年）、“全俄国的破产”（1892年）、“論社会主义者在与俄国的飢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的信（1892年）、“俄国面临清制度的更替”（1894—1895年）、“伏龙佐夫先生的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論証”（1896年）等等。

各样的伪社会主义理論。那里还有和民粹派相似的虛伪的“人民之友”，他們阻碍無产階級去意識到自己的根本的階級利益，阻碍無产階級去發現为爭取从資本主义奴役下求得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普列汉諾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得到了列宁很高的评价，并且被列宁称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信条录”<sup>①</sup>，这著作是評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并且闡明了工人階級政治斗争的任务。普列汉諾夫引用了馬克思的著名原理：“任何階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作为这著作的題詞，并且力圖根据俄国的实际材料指出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正确性。

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書中，深刻地揭露了民粹主义对俄国革命运动的發展的全部危害。在这本書中極其坚决地揭穿了民意党人的实际綱領的主要信条——否認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他們用狹隘的陰謀主义的精神对政治斗争的錯誤的理解——，指出了民意党人的这一論断的反动性，就是說似乎在人民中进行的革命工作是毫無成就的；“在人民中进行工作，意味着拚命掙扎”。

由于民粹派否認資本主义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在俄国的存在，以致輕視無产階級的政治斗争，并且因而导致了放弃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普列汉諾夫正看破了这一点。

普列汉諾夫用馬克思关于工人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革命斗争的学說，来和陰謀組織以一小群革命家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勃朗基主义思想相对立。他証明，反对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斗争，是唯一能够解决俄国工人階級的解放任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264頁。

务的道路。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理论，照它说来，某个阶级的事业能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由一小组人来完成”，“这个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它自己的事情，并且……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它必需获得政治教育，必需理解和精通社会主义的思想”<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指出，包括以一小批阴谋家来“夺取政权”的理论在内的“自成一家”的梦想，阻碍了民粹派去理解到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者，去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且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利用政权，就决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着的。因此，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治革命看作是社会经济改造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普列汉诺夫写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部长剧的最后的一幕”，而阶级斗争之所以成为自觉的斗争，仅仅因为它是政治的斗争。

普列汉诺夫反对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反对使政治脱离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他批判了对政治和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的否认态度，也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家的这样的臆造，就是说似乎“资本论”的著者只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最微不足道的意义。他在保卫马克思主义时强调指出，政治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任何地方，这些阶级的利益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它引向争取政治统治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写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权总是一根杠杆，获得统治的阶级靠了它的帮助才完成了对自己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sup>②</sup> 无产阶级也应当为了政权而进行斗争，而随后则应当利用它去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6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1页。

这样，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书中，就不仅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写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说道：“阶级的专政和一小群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专政真有天渊之别。关于工人阶级的专政特别能够这样说，在目前，工人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仅是摧毁社会中的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消灭现今存在着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有意識地去組織社会經濟生活的一切机能。”<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在这时期内的其他著作中也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自由”杂志和“自治”杂志上發表的評論（1888年）中、在“过去的资产者”（1893年）一文中說道，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是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組織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实际政治活动却表明了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它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詞句，对他來說仍只不过是空話而已。而且在理論方面，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方式夺取政权，并且是改造社会的强大武器的問題提法，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是和對工人阶级通过議会斗争获得胜利的希望相結合的。在这里能够看出拉薩尔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拉薩尔断定說，社会主义将通过普选权、通过觉悟的發展等等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像拉薩尔一样，普列汉诺夫認為，能够局限于提出直接人民立法的要求。甚至在1891年，普列汉诺夫也还没有放弃这个拉薩尔主义的要求，当时恩格斯已公布了馬克思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在这著作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綱領，因为它以拉薩尔主义的“自由人民国家”的口号去偷換了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77頁。

無产階級專政的思想。普列漢諾夫在以後的著作中也沒有聲明他不贊同拉薩爾。

此外，在“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一書、“全俄國的破產”一文和其他著作中，還包含了对資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的作用問題的錯誤觀點的萌芽以及对憲政的幻想。

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的發表，引起了民粹派、特別是吉荷米洛夫和拉甫羅夫对普列漢諾夫的惡毒的攻擊。

普列漢諾夫發表了一本詳盡的著作“我們的意見分歧”，回答了民粹派的這些攻擊，這本書在1885年出版于日內瓦。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把它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社會民主主義著作。

爾後，在1889年，普列漢諾夫又發表了一篇反對吉荷米洛夫的論文“專制制度的新衛士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痛苦”。在這篇論文中，普列漢諾夫明確地指出了吉荷米洛夫的蜕化和他對七十年代的民粹主義的革命遺訓的背叛，揭露了他想用“現象形態的逐漸變化”的“觀念”去掩飾自己对革命事業的背叛的企圖。普列漢諾夫揭露了這個叛徒的改良主義，嘲笑了他所發出的只從事文化工作、放棄一切关于和專制制度作鬥爭的想法底號召。

在“我們的意見分歧”這一著作中，普列漢諾夫巧妙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馬克思主義運用于分析改革後的俄國的極其複雜的經濟關係，并且对民粹主義觀點作了詳盡的批判。

民粹派所提出的中心問題，就是关于俄國的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前途和性質的問題：俄國“应当不应当”

經過資本主義的“學校”？圍繞着這個問題，展開了最最熱烈的辯論，綱領性的原理是依賴于這個問題的解決而確定的。

民粹派的絕大多數人是在否定的意義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拉甫羅夫、特卡喬夫、吉荷米洛夫和其他民粹派思想家當時是從關於俄國的特殊發展道路的反科學的、空想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出發的。他們認為在走着自己獨特的道路的俄國，並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認為對俄國的經濟制度來說，資本主義是衰落和倒退。他們把農民村社和手工業組合看作是符合“俄國國民精神”的“生活方式”。他們力圖依靠着村社去“扼阻”和“中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停止”資本主義對古老的俄國生活基礎的“破壞”。民粹派的這些意圖是反動的，因為在實質上它是想保持封建農奴制關係的殘余。

民粹派在關於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俄國發展的議論中，歪曲了馬克思的觀點。米海洛夫斯基歪曲了馬克思，捏造說似乎馬克思企圖毫無批判地把自己的歷史公式套用於俄國，並且想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性，只因為資本主義曾在西方存在。沃龍佐夫也這樣寫，他以為在俄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既淹沒在農民群眾中，那末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會使大部分居民“遭受不幸”。

普列漢諾夫在擊退民粹派的這些攻擊時指出，馬克思只是在仔細地和具體地研究了俄國的經濟現實和社會關係後，才回答了這個問題：俄國將怎樣走和向何處去？

“普列漢諾夫在他反對民粹派的著作中證明說，像民粹派那樣提出問題，即問資本主義應否在俄國發展，是很荒謬的。因為，——普列漢諾夫用事實證明說，——俄國已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離開這條道路。”<sup>①</sup>

為了要揭穿民粹主義經濟理論的全部錯誤和反動性，普

列汉諾夫詳細地論述了資本主义的产生条件和历史作用，他認為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是錯誤的。普列汉諾夫力圖粉碎民粹派关于俄国經濟發展的“特殊”性的神話，他写了許多著作去分析改革后的俄国的經濟关系，去指出城市和农村的資本主义發展。在研究事实材料时，他引用了統計材料，这些統計材料說明了俄国經濟生活的各个不同的部門——国内市場的發展、工厂的增加、工人人数的增加，他研究了手工業、村社的解体和其他俄国經濟生活中的事实。他明确地指出了，資本主义怎样滲入国民生活的所有的角落并且瓦解着“农民世界的基础”——村社，而生活本身又怎样使民粹派关于某种誰也不知道的“人民生产”的幻想烟消霧散。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書中，引証普列汉諾夫的著作說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已指出了我国的小生产的瓦解。

普列汉諾夫对农業村社的瓦解过程的評述引起我們很大的兴趣。普列汉諾夫嘲笑了民粹派确信村社本身并不具有使自己瓦解的因素，他指出，村社并不是在外部的、与它無关的环境的影响下瓦解的，如民粹派所認為的那樣，而是由于內部原因，由于在农村經濟結構本身中、在农民的小商品生产中奠定了資本主义的基础而瓦解的。他証明俄国农業中的資本主义的發展，純粹是“国民經濟关系”的內在的邏輯，什么东西也不能使它停止。

在貨幣經濟和商品生产的發展中，他看到了村社土地所有制正在逐漸垮台。随着商品貨幣关系之滲入村社，在財產地位上向来是平等的村社社員們就分成两个集团：一方面是

①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局出版局 1953 年中文版，第 24 頁。



“有經濟才干的”农民，他們耕种着从貧农手里租来的四、五份地；另一方面是出租了土地而出外掙工錢的穷人。結果則村社中的富农部分就越来越富有，而村社中的貧农部分則遭到破产和失去土地。这样，資本主义农村就代替了旧的、前資本主义的农村，农村資產階級和农村無產階級則代替了过去的村社农民。因此，普列汉諾夫指出，在农村中并不是简单地發生着农民的破产，而是發生着分化过程，农民分化为富农和貧农的过程。他引用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在每四家农户中就有一家是没有馬的。普列汉諾夫說道：“但是，沒有馬的农民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耕农民。这意思就是說四分之一的俄国农业人口，已必須从进行独立經營的农民人数中除掉。”<sup>①</sup>

民粹派断定說，村社是“我們的救命符”，为了使它保存下去必須进行改革，普列汉諾夫和民粹派相反，他解釋道，任何改革都不能把村社从瓦解和灭亡中拯救出来，因为村社之所以要灭亡，是因为它的存在已沒有任何的經濟意义。它是富农手中的剝削劳动者的工具。改革并不能改善农民的状况，并不能消灭农村中階級分化的基础。甚至为了拯救村社而采取的措施，也会通过事物的邏輯而变为使它灭亡的新的原因。普列汉諾夫說道，民粹派对农民銀行表示欢迎，把农民銀行看作是农民經濟的救世主，但实际上則它似乎是为了瓦解村社的“基础”而特意想出来的。普列汉諾夫正确地指出：自然經濟的巩固，如果它是可能的話，“在实际上也只是意味着，对生产者的最原始的、最粗暴的和最殘酷的剝削形式的巩固”<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还仔細地研究了俄国手工業生产的状况。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241頁。

② 同上書，第10卷，第123頁。

民粹派把手工業生产看作是“独特的人民生产”，并且把它和大規模資本主义工業对立起来。他們把手工業理想化，頌揚那似乎在手工業中占着統治地位的劳动組合的原則，頌揚它的穩固性和它同大工業竞争的能力，頌揚它和农業的联系。普列汉諾夫徹底地粉碎了民粹派的这一切論断。

首先，他指出了手工業决不是某种独特的、和資本主义發展的总过程背道而馳的东西。手工業和大規模資本主义工業的區別仅在于它是小規模的工業，并且在實質上仅仅是大工業的家內劳动制。

普列汉諾夫在粉碎民粹派关于手工業生产中的劳动組合原則的論断时确定說，手工業中的劳动組合，要不是正在瓦解的宗法式的家庭劳动組合的殘余，那就是按資本主义方式組織起来的小型企業。

最后，普列汉諾夫揭穿了民粹派关于手工業似乎有着很大的穩固性和竞争能力的神話，他說明了这种“穩固性”是以对农民手工業者的劳动的極端低微的报酬作为基础的。使农民手工業者感到滿足的令人难于置信的低微的工資，并不能防止手工業被大工業所排挤。低微的工資是手工業和农業相結合的結果，而民粹派却把这种結合看成手工業的重要的优越性。而实际上这种联系只是促进了包买主对手工業者的剝削，如像促进了它的散漫性和手工業者的無組織性一样。由于这，在手工業者中間就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手工業者变成小老板，而其余的人則失去了独立性，淪于依賴包买主和包工头的地位。

这样，普列汉諾夫就作出結論說，手工業的發展会导致这样的結果，即从民粹派观点看来，是“人为地”培植大工業；导致雇佣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和导致旧“基础”的崩潰。

普列汉諾夫把民粹派想利用銷售組織去幫助手工業者的要求評为庸俗的空想，这种庸俗的空想是以不理解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的銷售之間的密切联系作为基础的。普列汉諾夫在指出民粹派所建議的幫助农民的計劃的毫無結果时宣称，任何一种出售手工業制品的市場和成立生产协会的企圖，都不能保护手工業者免受資本主义的打击。

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对組織手工業劳动組合的企圖的批評是正确的。列宁在自己的“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一書中写道，普列汉諾夫在他反对伏龙佐夫的著作中，“表明了我国‘家庭手工’工業中‘組合原理’之完全可怜的情形”①。

普列汉諾夫的功績在于：他幫助了俄国的进步人士抛弃民粹派关于俄国發展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关于农業村社是俄国“社会改造”的基础这种有害的空想。他証明了农業村社在它的組織的內在性質上，首先是“力圖讓位給資產階級的公共生活方式，而不是讓位給共产主义的公共生活方式”。普列汉諾夫写道，摆在村社面前的，“不是積極的作用，而是消極的作用；它不能把俄国推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只有我們工業中心的工人階級才能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階級……的解放，只有通过它自己的自覺的努力才能达到”②。普列汉諾夫的这些綱領性的原理，对那个时候來說是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

关于对村社問題的研究，我們应当指出，普列汉諾夫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的著作中③，是将村社的起源和国家的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底發展”，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19 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 2 卷，第 332 頁。

③ 特別是在“伏龙佐夫先生的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論証”一書和“全俄国的破产”、“論社会主义者在与俄国的飢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等論文中。

積極活動联系在一起的。他認為，由于土地占有者成为农奴的結果，国家就創立了村社，同时，不是地主奴役了农民并且使农民成为农奴，而是自古以来国家为了剝削农民才使农民成为农奴。根据普列汉諾夫的意見，国家在实行和加强农民对地主的农奴从屬关系时，只是把自己对农民的領主权轉交給“官职人員”罢了。

这显然是对国家在創立村社中的經濟作用估計过高，这种过高的估計在以后的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克时期內，成为他所創造的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非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者在对俄国的飢荒作斗争中的任务”一文中，普列汉諾夫仅仅用专制的国家机器所造成的空前的物价騰貴，去解釋农民的艰苦状况和对农民的特別高的剝削程度，完全沒有揭露农民的直接剝削者——地主，也一点沒有說到資產階級从剝削农民所获得的那一份。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里，普列汉諾夫的这些个别的錯誤意見，并沒有妨碍他作出必須消灭专制制度的革命的結論。但它們抹煞了农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导致了否認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是他以后的孟什維克观点的萌芽。

普列汉諾夫就是这样地駁斥了民粹派的基本錯誤观点，駁斥了他們对俄国的特殊的、非資本主义的發展道路的信仰。

他也粉碎了民粹派的另一个基本的錯誤观点，就是民粹派否認無产階級在革命斗争中的先进作用。民粹派断定說，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而工人階級則是“我們社会發展的不幸进程的可悲結果”，普列汉諾夫則用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階級在解放斗争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的学說，来和民粹派的这个論断相对立。

他依据馬克思主义理論而証明說，工人階級是能够領導

俄国的革命改造的力量。普列汉诺夫写道：“……当我们抛弃了前个时期内的革命家们所如此特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习惯，而用辩证的方法武装起来时；当我们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引起争论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时，那末旧的原理：‘一切为了人民’……就充实了完全崭新的内容……如果过去这原理说：‘从农民的观点去决定一切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吧’，那末现在这原理却说：‘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决定一切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吧’。”<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不怕反对俄国“革命家们”的保守主义，这些“革命家们”鄙视那些指出工人阶级是新的社会力量的人，认为那些人是“怪物”。普列汉诺夫在回忆到这一点时写道：“我们让人家随便对我们怎样说……但我们仍向我们的俄国同志们重复地说，俄国无产阶级是现代俄国的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我们应当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去在这个阶级中间进行工作。”<sup>②</sup>

民粹派采用了公开的欺瞒伎俩，企图证明俄国的资本主义乃是人为的现象，企图证明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把“无产阶级的溃疮”在俄国培植起来，要想去让群众“供资本吞食”。普列汉诺夫驳斥了这种卑鄙的诽谤，他指出，承认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决不是意味着去充当小店主和富农的帮凶。他说道，对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斗争不在于关于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中，而在于组织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在于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一著作中，揭露了民粹派的这一论断，就是说似乎俄国的工业几乎没有得到发展，在一亿人口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24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4卷，第332页。

中只有八十万工人，而且这个数字似乎不在增加，而一直停留在同一的水平上。普列汉诺夫在研究了关于工厂数量和工厂所雇佣的工人数字的统计材料后确定，这个数字只是指不包括波兰和芬兰在内的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一亿的数字却是整个俄国的人口数。并且这个工人数字只是加工制造业的工人数，而且民粹派在引用这个数字时还没有把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工人计算在内。他们也没有计算酿酒工厂的工人。普列汉诺夫在痛斥了这种研究统计的方法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民粹派为了迎合自己的虚伪概念而歪曲了现实。普列汉诺夫掌握了数字而证明说，工人阶级——旧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创造者——也随着资本主义而在增长着。但是，应当指出，他所引用的统计材料和事实材料尚带有某种不连贯性。普列汉诺夫首先是一个政论家，他没有从事过独立的经济研究工作，并且没有把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和提出足以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增长的完整材料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有在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中才提出了这个任务，并且解决了这个任务。

民粹派断定说，俄国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似乎是太微不足道，所以不能把任何的革命希望放在这个劳动居民阶层上，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的这个论断，他解释道，虽然在俄国，农民在数量上占着优势，而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则比较少，但革命家却正应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增长着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寄托于农民。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是在发展着，而相反地却一年年地在分解着。无产阶级和与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小生产相联系着的农民不同，它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即与大生产相联系着的，因而也就具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俄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因此革命家的任

务并不是人为地阻碍这种發展，而是要依靠它所产生的那个强大的革命力量，即要依靠工業無产階級。

大家知道，把無产階級看成为“資產階級文明”的消極成果的民粹派，是不同意普列汉諾夫的这个結論的。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历史沒有預先通知他們并且違反他們的理想，就已創造了新的革命力量——無产階級，而它的历史使命則就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民粹派把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赋予农民，認為农民村社是社会的社会主义組織的原型。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俄国革命知識分子中間的这个爭論，清楚地表明了普列汉諾夫所領導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斗争的全部意义，表明了把生活現象看作是不变的、凝滯的、一劳永逸的东西的民粹派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毫無根据的。普列汉諾夫对民粹派的空想的革命观念給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間，他第一个証明了工人階級应当在行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起主要的作用，而对专制制度进行积极斗争的道路是要通过工人运动的。他写道：“無产階級是这样的一种炸药，靠了它的帮助，历史将炸毁俄国专制制度。”<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指出，俄国革命家正是在無产階級中間为自己找到了人民的支持，在这以前他們是一向沒有这种支持的，所以他們应当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这个新的俄国工人身上，它是革命家的欢乐、驕傲和希望，所以他們应当站到工人階級的旗帜下来。

民粹派認為人民在革命中只有純粹的消極作用、即支持知識分子的积极行动的作用，他們不把革命看作是群众运动，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207頁。

而把它看作是一小批陰謀家的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組織的起点”。

民粹派主观主义者以为只要啓發自己的头脑就足以把“群众”引向他們認為是好的地方去，普列汉諾夫尖銳地批判了民粹派主观主义者，他热情地說道，不应把理性的烛台留在知識分子的狭小的書房里，必須使無产阶级的階級覺悟發展起来。他号召革命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把科学帶給他們，向他們宣傳馬克思主义。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要給予革命知識分子以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当他們垂头丧气的时候，我們要支持他們的力量，指出在他們背后站有偉大的、不可战胜的人民大軍”<sup>①</sup>。

在工人中間进行社会主义工作的关键，应当是傳播关于现代社会經濟制度，它的基础和它的發展，关于俄国社会各个階級和它們的相互关系，关于階級斗争，并且主要地是关于工人階級在这斗争中的作用的正确的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給予了这一切。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向我国的社会青年指出了馬克思主义这門革命的代数学……这一个教会了自己的信徒們为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教育的利益而利用社会發展的每一步驟的‘綱領’。”<sup>②</sup>

这样，普列汉諾夫在这个时期內，在本質上是站在認為必須把社会主义意識从外面灌輸給工人階級的正确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的。但在后来，当他成为一个孟什維克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正确的观点。他自相矛盾地把这个被列宁所深刻地發展了和探討了的观点，称为“唯心主义的”观点，并且不可救药地在关于自發性和覺悟性的問題上迷失了道路。

① “普列汉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4集，第94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04頁。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里，普列汉諾夫关于馬克思主义的最偉大的革命意义写了許多东西，馬克思主义是工人階級的战斗綱領。他着重指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向工人階級指明了历史本身把它推进的那条道路，向它說明了資產階級社会的必不可免的發展在它面前所提出的那些任务。在这些年代里，他把自己的知識和力量都用于在俄国傳播馬克思主义。当社会民主党还处于胚胎中的發展过程的时候，他在这时期內的馬克思主义著作曾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影响下，第一批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希望轉向工人階級，将自己的活动用来帮助工人階級，使他們起来为了反对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制度而斗争。

为了要实现無产階級对沙皇制度和資本主义的胜利的进攻，必須先把無产階級团結和組織成为一个政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有組織的斗争（群众性罢工等等）的道路的条件下成立的，这是革命运动进一步發展的必要条件。正是普列汉諾夫在1883年和1884年向俄国革命家們指出了他們的任务：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

普列汉諾夫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中写道：“尽可能迅速地組成工人政党，是解决現代俄国所有經濟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們的，是成功和胜利；其他的道路只有导向失敗和軟弱無力。”<sup>①</sup>

列宁在“做什么？”一書中指出：“普列汉諾夫作得万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革命階級，不仅証明了它自發覺醒的必然性，并且还向‘工人小組’提出了崇高偉大的政治任务。”<sup>②</sup>

但是，普列汉諾夫認為第二国际的政党是工人政党組織

① 普列汉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0頁。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9頁。

的模範，他想按照它們的式樣在俄國建立政黨。這種對西歐的無產階級組織形式的崇拜，是普列漢諾夫的全部社會政治活動的特徵。他從來也沒有理解列寧關於新型的黨的思想，而共產黨就是這個思想的體現。這表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這種教條主義態度大大地降低了他的著作的價值。

普列漢諾夫對民粹派的第三個基本的錯誤觀點也進行了鬥爭，這就是民粹派關於“英雄”、杰出人物和他們的思想在社會發展中具有頭等作用，而群眾、人民和階級的作用却很微小的論斷。

早在“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這一著作中，就貫徹了這樣的思想，即認為俄國革命家們應當和暴動派的理論斷絕關係，應當擺脫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影響，並且學會理解歷史發展的進程。這個原理是針對着民粹派所固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普列漢諾夫強調說，科學社會主義是“唯心主義的最致命的和堅決的敵人”，因為它是以唯物主義歷史觀作為前提的，是用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去解釋社會的精神史的。

普列漢諾夫的卓越的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1895年）和光輝的論文“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898年），也是針對着民粹派對社會歷史的觀點的。

普列漢諾夫在法國的薩伏依被驅逐出境，於1894年前往倫敦，他在倫敦寫成的第一部著作，用別爾托夫的筆名在俄國公開出版，並且立刻獲得了廣泛的聲譽。恩格斯很高地評價了普列漢諾夫的這本書，並且堅決地站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這方面，他立刻對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之間的爭論感到興趣。列寧寫道，靠了普列漢諾夫的這本書，養成了整整一輩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普列漢諾夫對拉甫羅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俄國主觀社會

学学派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揭露了和嘲笑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荒谬的著作，使米海洛夫斯基在以后的几年内还一直抱怨别尔托夫的“不成体统”。而普列汉诺夫关于自己这本书则写道：“……我并不可惜我的产兒被曲解成这样的挑衅式的东西。”

“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一書天才地捍衛了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使馬克思主义思想通俗化的一个光輝的嘗試。它有系統地闡述了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哲学理論，并且揭示了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哲学發展和科学發展的历史上的和理論上的繼承性和联系。在这本书中，揭露了民粹派观点的反动性和唯心主义性質，証明了真理不是在唯心主义这一边，而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那一边。

普列汉诺夫斥責了民粹派的主观主义，民粹派認為，他們的理想是能够把俄国从資本主义道路上扭轉回来的力量。他說道，民粹派习惯于用自己的意志和专橫去代替客觀的历史規律。民粹派沒有看到他們所专橫地選擇的“理想”將只有“理想的”意义。他們的幻想——“我們把俄国放在我們理想的小舟上，它便会离开这一道路，而駛向遙远的天边”——是有害的、反动的幻想。

“主观主义者先生們是很好的故事家，可是……‘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要知道这是非常之少啊，故事从来也沒有改变过人民的历史运动，原因是最平凡不过的，正如从来沒有一只夜鶯曾經靠寓言养活过一样。”<sup>①</sup>

在該書中指出，民粹派社会学家不能闡明社会生活的規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265頁。

律，当必需牢固地联系实际的时候，他們却耽于遐思的生活和从事幻想。普列汉諾夫說道，他們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拯救村社、而同时也一般地是拯救农民的計劃，他們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进步的公式”，而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的經濟状况之間的因果联系的概念，則仍是極端模糊不清和沒有弄清楚的。普列汉諾夫着重指出，相反地，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社会發展規律而制定自己的綱領的。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并且一般地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他們用关于社会發展的学說去代替空想。普列汉諾夫說道，对我們來說，願望是从現實中得出的，并且在任何的情況下，在我們的議論中也不能用願望去代替現實。

普列汉諾夫在对民粹派进行斗争时，揭穿了关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反科学理論的全部反动性。他詳細地叙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發展規律的学說、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的学說和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說。

民粹派断定說，历史是由“英雄”、积极的“批判地思維的个人”所造成的，而“群氓”、群众則似乎是迟钝的、消极的，是不能从事自觉的和有組織的活动的，“群氓”只能听任“英雄”的节制，并且盲目地跟从着“英雄”。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主义者忽視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們对人民群众采取老爷式的輕視态度，从露骨的个人主义的立場去对待历史。他們不是把社会主义的前途与人民群众的創造相联結起来，而是把它同个别人物、“英雄”的丰功偉績相联結起来。他們把知識分子看作是独立的社会力量，似乎知識分子在社会發展中起着头等的的作用——为俄国人民作施恩的預言的作用，似乎知識分子的預言和意志能够使历史轉向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这种个人崇拜把民粹派引向了最有害的个

人恐怖的策略，这策略取消了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工作，取消了組織群众性政党、群众性革命运动和群众政治斗争的工作。

为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党，必須粉碎这些否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使个人与社会相对立的有害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理論。这是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

普列汉諾夫准确地揭露了民粹派在这个問題上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毫無根据。他諷刺地嘲笑了他們的目空一切的自命不凡，他指出尽管他們具有充当历史創造者的野心，但他們却仍然只是空談家。他說，盲目地崇拜个人不仅是民粹派的特征，而且也是許多其他资产階級社会学家的特征。他們蓄意把偉大人物的活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动力，把只能由千百万人民所实现的那些事業归功于个人。他們是“从个别的人、如罗摩尔、奥古斯特或勃魯特之流的丰功偉績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的。“而人民群众、奥古斯特和勃魯特之流所压迫的和解放的那些人，則从历史家們的視野中被忽略过去了。”<sup>①</sup>但历史却并不是按照着个别的人的专横而实现的，而是合乎規律地实现的。

社会的發展不是由杰出的个人的願望和思想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存在的物質条件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物質財富的生产領域內各階級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引起各階級为了物質財富的生产和分配領域內的作用和地位而斗争。劳动群众是生产力的因素，他們就是推动社会發展的人。同时，沒有关于社会發展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4卷，第263頁。

的客觀規律的知識，就決不能理解勞動群眾的作用。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一個國家的真正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是公民的歷史。普列漢諾夫作出了這樣的結論：“人民、整個民族應當是歷史的主人公。”<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說道，主觀主義者和唯意志論者的特點是：不能從認識個別的人的作用提高到認識群眾的作用、提高到認識整個社會階級的作用。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學有它所特有的主觀主義，把一切歸結到“個人的有意識的活動”，過分地注意“帝王的系譜”。而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的態度，則把歷史看作是人民的運動，而把大群人們的鬥爭看作是階級鬥爭。

人民是物質生產發展的主要力量，它在偉大的社會政治事件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普列漢諾夫用西歐國家歷史上的例子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關於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誰摧毀了巴士底獄？誰在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從事了街壘戰？誰的武器在柏林擊敗了專制制度？誰在維也納推翻了梅特涅？是人民，人民，還是人民，即貧窮的勞動階級，即主要地是工人……任何的詭辯論都不能夠從歷史中勾銷掉這個事實，就是在西歐國家爭取自己的政治解放的鬥爭中，決定作用是屬於人民、並且是只屬於人民的。”<sup>②</sup>普列漢諾夫說道，就是在俄國，也只有當人民群眾、首先是無產階級起來鬥爭的時候，社會改造才有可能實現。

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最好的著作之一“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觀點。承認歷史的必然性，決不是意味着歷史是沒有人們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1頁。

② 同上書，第3卷，第405、406頁。

的積極參加而實現的某種自動的過程。他說，某些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正陷入了這個極端，他們“把歷史看作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是另一個樣子的一連串現象”，斷定說“個人的因素在歷史上根本沒有任何的意義”。根據他們的意見，人只不過是鐵面無情的歷史規律手中的盲目的玩物；他不能表現出獨立性，不能干預社會的發展，不能干預歷史事件。

普列漢諾夫駁斥了對歷史的宿命論觀點，這種觀點把歷史過程歸結到某種為人力所不及的預先決定的作用，普列漢諾夫證明，承認歷史事件的規律性，決不是引向否認偶然性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並且也決不是意味着人們的消極性和毫無作為。貫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觀的歷史必然性思想，並不降低人們的積極性，並不否認杰出人物的創造性作用，並不取消他們的首創精神和他們對事件進程的影響。這就是說，承認這一條或那一條發展道路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決不是使人們陷於毫無作為的境地。全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正是在於行動。

民粹派斷定說，似乎“馬克思的理論沒有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留下位置”，普列漢諾夫駁斥了這種斷言，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誹謗。在這部著作中解釋道，馬克思主義教導說，既然歷史是由人們、人民群眾的行動所組成的，所以群眾、階級的行動也就決定着杰出人物的活動。馬克思主義是堅決反對忽視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反科學觀點的。

個人由於自己性格的特點，也能改變事件的個別的面貌，但不能改變它們的總的方向和發展趨勢，總的方向和發展趨勢是由其他力量決定的。普列漢諾夫說道，例如，“經濟條件”的或快或慢的變化，定期地必須使社會去或快或慢地改造自己的制度。這種改造從來也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它總

是要求着人們的干預，因此，在人們面前就出現了偉大的社會任務。那些比別人更好地促進這些任務的解決的人，就被稱為偉大的活動家。

普列漢諾夫着重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於要弄清楚：在怎樣的條件下，杰出人物的社會活動才有成功的保證。普列漢諾夫指出了兩個條件，在這兩個條件下，杰出人物能獲得對事件進程的巨大影響：第一，杰出人物在自己的能力上應當比別人更能適應這個時代的社會需要；第二，社會制度必須不去阻礙那些要把自己的才幹獻給自己國家的人的道路。杰出人物的活動的成功，首先是取決於這個人關於在現存環境下形成的社會關係的概念的正確程度，取決於個人的活動與群眾、階級和政黨的鬥爭的聯繫。他正確地寫道：“我們把拿破侖的力量極度地誇大了，因為我們把創造了和支持了這力量的全部社會力量，都通統歸到他一人份下去了。”<sup>①</sup>

可見，杰出人物的社會活動的意義，取決於杰出人物在何種程度上正確地理解社會發展的根本需要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條件。和群眾密切聯繫着的杰出人物，能夠用自己的進步活動加速社會的運動。但是，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也不能強迫社會接受那種已不再適應生產力狀況的關係。“甚至俾斯麥在他威勢最高的時候，也不能把德國推轉到自然經濟時代去。”<sup>②</sup>

在“別林斯基的文學觀點”這一著作中，深刻地論證了人民和個人歷史上的作用。“新的社會關係不是一下子、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在新的生產力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適應應該是人的事情，應該是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間的鬥爭的結果。這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98頁。

② 同上書，第305頁。



就为个人的首創精神开辟了寬广的場所。天才的社会活动家比別人更早地和更好地預見到社会关系中所应当實現的变动。”<sup>①</sup>

在这些鮮明的言語中，普列汉諾夫發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地反映自己时代客觀任务的杰出人物的作用、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創造者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普列汉諾夫在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上，写了許多有价值的东西。在“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中确切地評價了普列汉諾夫在对民粹派的个人崇拜理論斗争中的作用，指出他發展了和論証了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这个問題的观点。

但必須指出，在这里普列汉諾夫是理論脫离实践的。他身居国外，和俄国的群众革命运动的联系很差。此外，后来普列汉諾夫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实践中，又表明了他对俄国工人阶级、俄国人民的革命能力的不信任，表現了第二国际領袖們所固有的对革命群众的惧怕，因而忘却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最偉大的作用的学說。

在理論密切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在概括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經驗和领导这些运动的經驗的基础上，在共产党的決議中，在列宁和他的战友們的著作中，深刻地探討了关于革命群众和領袖的相互关系問題、关于馬克思主义政党的組織者的作用的問題、关于集体領導的問題。在这些決議和著作中指出，無产阶级的領袖的作用是与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密切地联系着的，他們的力量是在于那把領袖和阶级、群众联结在一起的党的力量。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299頁。

苏联共产党經常指出劳动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头等意义和决定性作用。党过去反对、現在也反对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的不正确的說明，这种說明表現在对敌視馬克思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的個人崇拜理論的宣傳中。个人崇拜导致对党和党的领导中心的作用的輕視，导致党员群众和人民的創造積極性的降低，个人崇拜和認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指导活动有着高度意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沒有絲毫共同之处。

\* \* \*

普列汉諾夫是早在八十年代就与民粹派和資产階級政論家在关于过去的思想遺產、关于对待六十年代思想的态度問題上进行爭論的寥寥無几的人中之一。

普列汉諾夫多年来研究了俄国社会思想史和哲学思想史。

他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里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問題所写的著作，是用馬克思主义去解釋俄国哲学思想發展史的最初的嘗試，它們在拥护进步的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唯心主义的斗爭中，曾經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这些年代中所写的著作，虽然也包含着严重的缺点，但同普列汉諾夫在成为一个孟什維克后的时期內的著作，还是显著地不同的，在他成为孟什維克后的时期內，他修改了自己过去在俄国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問題上的观点。

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是俄国进步思想家所固有的进步的革命傳統和唯物主义傳統的繼承者和追隨者。普列汉諾夫說道：“我們目前的观点和意向是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有机产物。”<sup>①</sup>他响应了俄国哲学的經典作家：別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解放思想，繼

續了他們反對專制農奴制度的鬥爭。他抱着熱愛和尊敬去對待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跟隨着他們，宣傳了社會主義思想，但已不是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而是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了。

在他關於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初期著作<sup>①</sup>中，普列漢諾夫闡明了俄國思想的傑出的兩位代表的世界觀的最重要方面。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在頹廢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體系廣泛流行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做了許多工作去保衛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社會政治和美學思想；指出他們在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俄國的傳播準備基地中的作用。俄國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著作就從來沒有提供過這樣的東西。列寧反對把“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德文書的著者”普列漢諾夫和某些合法的作家混為一談的企圖。列寧在1899年寫道：“普列漢諾夫在他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用德文出版單行本的‘社會民主黨人’論文集集中的論文）中，充分地評價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意義，並且說明了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的關係。”<sup>②</sup>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9卷，第5頁。

② 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夏波夫”一文中第一次分析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在1883年和1885年，普列漢諾夫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和“我們的意見分歧”這兩部著作中，又重新研究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赫爾岑的觀點。在1890—1892年內，在車爾尼雪夫斯基逝世以後，普列漢諾夫就立即在“社會民主黨人”文集上發表了四篇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文，這些論文在1894年用德文出版了單行本，向西歐介紹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隨後，在九十年代末，普列漢諾夫又寫了一些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文和書評以及三篇關於別林斯基的論文：“別林斯基和理性的現實”（1897年）、“別林斯基的文學觀點”（1897年）、“別林斯基”（1899年）。

③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249頁。

普列汉诺夫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出现的特殊意义，它是革命解放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杂志“俄国财富”、颓废派的杂志“天平”、“金羊毛”等等，进行了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它们保卫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多产的“批评家”和“政论家”，用尽全力去诽谤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去歪曲他们的遗产<sup>①</sup>。他们力图割割和抹煞十九世纪中叶的偉大思想家们的解放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无数敌人的斗争中保卫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进步思想，从而为了他们的思想的更广泛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普列汉诺夫是起来反对抹煞和歪曲俄国解放运动的杰出思想家的创作、保卫俄国革命的社会思想传统的第一个人。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和其他许多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提出了关于“遗产”的历史命运问题、关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各种派别对待遗产的态度问题。他写道：“在目前，我们对革命思想史很感兴趣……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对过去数十年来作为遗产而给予我们的所有的那些社会政治观点作一总结。”<sup>②</sup>

大家知道，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斯卡皮切夫斯基等人企图排斥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偉大思想家的进步理论和

---

① 明斯基：“旧的争论”（基辅的“曙光报”，1884年）；罗查诺夫：“为什么我们要拒绝遗产？”（“莫斯科时报”，1891年）；伏林斯基：“俄国批评家”（1897年）；B.B.：“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周刊”，1894年）；米海洛夫斯基：“1894—1897年论文集”，等等。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33页。

思想，并傳播他們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空想。

普列汉諾夫的功績是在于坚决地揭露了进步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的民粹派伪造者，这些伪造者歪曲了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并且企圖把六十年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观点和民粹派的学說混为一談。

他的批判是針對着资产阶级的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作品的，在这些研究作品中，企圖歪曲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特别是在1897年，他在“新言論”杂志上反对自由主义頹廢派政論家伏林斯基，伏林斯基力圖在自己的“俄国批評家”一書中侮辱革命民主派的观点。

在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是自己时代中的杰出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普列汉諾夫关于別林斯基写道，他是一个“热情的战士”，他如此深刻地看到了当时的难解决的問題，而别人是没有做到这点的。普列汉諾夫在他的著作的篇頁上引用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关于別林斯基的言論，对于他們給予別林斯基的崇高评价抱有同感。

普列汉諾夫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在六十年代的整批革命思想家中，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他們最偉大的代表，这个卓越的人的影响表现在一切方面，他在俄国进步人士心中是完美的和崇高的。

普列汉諾夫保衛了偉大的俄国思想家的“遗产”，他在对民粹派思想家的斗争中，在民粹派观点和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世界觀之間划下了鮮明的界綫。他正确地指出了前者和后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区别。当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生活着和进行創作的时候，俄国正經歷着农奴制經濟的

危机时代。因此，他們是在俄国改革前的条件下、在改革的前夜和在实行农民改革的时期内进行活动的。而民粹主义則是在俄国改革后的發展时期内产生的，当时俄国已經走上了新的道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發展的道路。自然，在俄国社会思想面前就發生了新的問題。这些新問題便是关于俄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發展的問題、关于农民村社的瓦解的問題等等。

普列汉諾夫写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写到了农奴制度廢除前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如果在他的思想中沒有發生这样的問題……那末这一切問題或几乎一切問題却应当在我們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面前出現，七十年代的革命家已經認識到了标榜一时的2月19日的改革\*的性質。”<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着重指出，虽然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某些时候認為，当时还没有完全瓦解的俄国村社，是未来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他决不有意地把俄国的村社生活理想化，这是和民粹派不同的。民粹派則在1861年的改革以后仍叫囂說有必要用全力去“巩固”村社。他們仍照旧以这样的信念为指导，即农民村社能够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民粹派在宣傳通过半封建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时，自己冒充为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忠实信徒，普列汉諾夫在对民粹派的斗争中証明了民粹派是背对着社会發展的；他們不願意看到资本主义發展和村社瓦解的事实，因而比俄国革命民主派倒退了一步。

普列汉諾夫指出，在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加速社会發展和保衛进步思想的同时，民粹派却是停滯和倒退的拥护者。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批判地对待資

\* 即廢除农奴制的改革。——譯者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29頁。

本主义剝削，但并不否認資本主义的进步性。民粹派則从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接受了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批判态度，却認為在俄国沒有資本主义發展的基础，認為資本主义对独特的俄国經濟制度來說是偶然的現象，認為資本主义是“人为地移植到”俄国來的，并且似乎是一种衰落和倒退。

他們不理解、并且也不願意去注意尽管資本主义有着它的一切陰暗面和压迫劳动者的灾禍，但它在当时的俄国却是历史上的进步現象，資本主义發展創造了雇傭工人階級，即創造了能够解决、并且真正地解决了俄国历史發展的一切矛盾的那种力量。

普列汉諾夫指出了民粹派的独特論的反动性，指出了民粹派忽視俄国資本主义發展的意圖的反动性。他說，認為俄国似乎可不經過資本主义發展时期的思想是一种危險的空想，因此必須对这种空想进行斗争。

因此，普列汉諾夫正确地看出了民粹派不能多少令人滿意地观察俄国改革后的經濟發展在俄国社会思想面前提出的新問題，他作出結論說，七十年代初的俄国革命知識分子沒有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时代向前推进一步，他們並沒有对早由赫尔岑所提出的关于俄国是否应当經過欧洲發展上的一切时期的問題所做的否定答复增加一个有力的論据。但是，由于普列汉諾夫認為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派和民粹派都是俄国知識分子的代表，所以他就沒有看到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同志們的观点，乃是人民中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抗議的反映，他沒有看出作为民粹派思想体系的特征的那种小資产階級的色彩，正是那种色彩才使民粹派思想体系和十九世紀中叶的革命思想家的深刻的民主主义有所区别。

列宁深刻地揭穿了关于民粹派对六十年代的遺產的态度

問題。列寧指出，“遺產”的代表們沒有提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因為他們當時的俄國現實還沒有給予這種材料。民粹派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民粹主義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如此地不能令人滿意，由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觀點，以致他們在許多最重要的社會生活問題上遠遠地落在六十年代思想家之後。列寧指出，革命民主派是一貫保衛人民的利益的，這使他們和民粹派的典型小資產階級的意圖迥然不同。

為了說明普列漢諾夫對俄國革命民主派的思想遺產的態度，他用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社會生活發展的觀點去同民粹派社會學家的觀點和他們的抽象的“進步公式”相對立，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普列漢諾夫說道，俄國社會思想以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代表，第一次以天才的膽量去着手解決社會問題，普列漢諾夫同時也着重指出了革命民主派的社會學觀點和他們的政治綱領的聯繫。

普列漢諾夫奇起反對那些力圖抹煞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義代表們的世界觀的革命性的人。他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反對農奴制度的鬥爭是“遺產”的代表們的活動的主要內容，他們號召人們進行反對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一切產物的鬥爭，他們的全部思想意圖都是放在反對陳舊的生活方式的鬥爭上的。

普列漢諾夫看出了革命熱情乃是別林斯基的性格的主要特點。普列漢諾夫指出別林斯基是一個革命家，但“俄國財富”雜誌不願意贊同這一點，因此用盡全力去“從我們的偉大作家的風格中抹去鮮明的色彩”<sup>①</sup>。普列漢諾夫說道，別林斯基能重視革命變革的偉大的全世界意義。甚至當他談論純粹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26頁。



的文学問題时，保守派也会不無理由地在他身上嗅到“震撼基础的人”的味道。別林斯基力圖用自己的全部偉大的天才去探求新的、进步的社会發展道路，这条道路要能导向建立一个消灭貧困和力不胜任的劳动的社会，結束人民的痛苦。普列汉諾夫正确地将別林斯基称为一个具有天才社会学家的敏感的最偉大的思想家。

普列汉諾夫指出，对別林斯基來說，社会主义是“思想的精华”，是信仰、知識和社会發展觀的开始和終結，是最完美和美好的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形式。空想社会主义理論的缺陷，它的抽象性、直观性和無根据性，引起了別林斯基的注意。但是，正如普列汉諾夫所正确地指出的，別林斯基在解釋社会現象时沒有能克服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特点。他仍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場上，虽然發展到了辯証唯物主义这方面，但他並沒有达到科学的、無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普列汉諾夫在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第一篇論文中，很高地評價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普列汉諾夫写道：“在研究西欧的社会关系时，車尔尼雪夫斯基可以說是無意地达到了后来作为第一国际的綱領的基础的那个結論，它宣称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業。”<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把車尔尼雪夫斯基描述为一个不調和的政治斗争的拥护者，几乎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每一篇論文中都表现出斗争的渴望。普列汉諾夫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觀評为革命的世界觀，他說，車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按他的同情和反感、按他对人民的政治压迫者的仇恨說来是一个革命家，而且按他对現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激烈的否定态度說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62頁。

来也是一个革命家。

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农民革命可能性的信心，指出了他对自由派的冷酷无情，普列汉诺夫引証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声明，就是說他本人以及整个極端派都和自由派毫無共同之处。“胆小、鼠目寸光、观点狹窄、毫無作为、信口乱吹的自夸自贊——这就是他在当时的自由派身上所看到的特殊的品質。”<sup>①</sup>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对俄国自由主义的恶毒的、同时也是准确的鑒定。

在理解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問題上，他也把革命民主派和民粹派对立起来。他指出，主观主义者断定說他們对个人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观点是革命民主派的观点的發展，这是不正确的。普列汉诺夫說道，与“完全和人民格格不入的”、并且与鼓吹“英雄”和“群众”的有害的理論的民粹派相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国哲学的代表們，却达到了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理解，号召人民对沙皇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引証了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人民、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卓越言論，他強調指出，对俄国人民生活的深刻的知識是革命民主派的特点。在他們的思想中反映了广大居民群众的最奥秘的思想和利益。他們大大地促进了俄国革命运动的扩展，加强了俄国人民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他們为了人民的教育、为了在俄国創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进步文化而进行了斗争。

普列汉诺夫充分地說明了：由于俄国哲学的經典著作家把社会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賦予精神原則，所以他們在历史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84頁。

領域內仍然是唯心主義者。

由於這一點，偉大的俄國思想家們就沒有關於社會發展的真正原因的概念，並且不得不站在空想主義的觀點上。例如，他們承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意義，但卻並沒有把無產階級看作是按其社會地位來說能夠、並且應當起來為反對資本主義、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階級。

普列漢諾夫為了闡明偉大的俄國革命活動家的政治面貌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在思想繼承關係的精神下，把偉大的俄國思想家的觀點的發展看作是從費希特的觀點過渡到黑格爾的觀點、而又過渡到費爾巴哈的觀點的錯誤的公式，卻阻礙他去徹底地揭示作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熱烈的愛國者的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作用。

普列漢諾夫並不總是清楚地揭示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的愛國理想的真正內容的。在他看來，這些理想是某種次要的東西。他主要地指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歷史的觀點的不同，追溯了俄國革命民主派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在邏輯上的毫無根據。

普列漢諾夫正確地批評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唯心主義和空想主義，但卻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中的歷史唯心主義和空想主義上，損害了對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考察，雖然他也指出車爾尼雪夫斯基比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走得更遠一些。

後來，在孟什維克時期內，普列漢諾夫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的這一方面，就完全遮掩了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義綱領的問題。普列漢諾夫使車爾尼雪夫斯基——偉大的俄國革命作家——變成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單純的繼承者，而沒有指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社會政治觀點

的獨創性，他特別強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的“啓蒙”性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形象是一個“農民”民主主義者，列寧唯一正確地這樣評論他，而普列漢諾夫則用西歐型的啓蒙者的形象去代替這個形象。這證明了他並不理解代表着俄國被壓迫的農民的利益的俄國革命民主派觀點的社會政治本質。

普列漢諾夫關於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觀點與民粹派觀點的對立，寫了特別多的東西。

當無數反動分子從哲學上來誹謗唯物主義，叫囂說似乎在俄國哲學思想中存在着停滯現象，滔滔不絕地談論唯物主義在科學和哲學中的“銷沉的影響”的時候，這就顯得更為重要了。尤爾凱維奇、索洛維也夫、而以後是梅列日柯夫斯基，被宣布為真正的俄國“哲學家”。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被奪去了作為思想家和哲學家的聲望，他們在探討哲學問題中的作用也被隱瞞了。普列漢諾夫起來保衛了進步的俄國唯物主義思想家，正如他所寫的那樣，反對了“所有的那些在各種雜色的唯心主義旗幟下對唯物主義進行攻擊的無數……哲學上的淺學之徒”。

在他的一些早期著作中，解釋了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正確的革命理論的許多年的艱苦探求。普列漢諾夫指出，熱情的探求真理，是別林斯基從他生活的早期一直到晚年的特徵。他把別林斯基許多年來探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和社會的歷史革新道路的痛苦過程，稱為別林斯基的精神戲劇。

民粹派是與對世界的辯證觀點格格不入的，與民粹派不同，辯證法是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見解的特別有力的方面，是俄國革命民主派的最主要的哲學成就，俄國革命民主派曾遺贈“給我們某些（不是已發現的摹仿者的）運用辯證

方法去解决最重要的俄国社会生活问题的尝试”<sup>①</sup>。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引证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的观点、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观点，不屈不挠地宣传这些观点，以反对不善于从辩证法观点去观察自然界和历史的民粹派的形而上学观点。

例如，他特别指出，别林斯基力图形成和发展关于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契机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别林斯基对俄国的现实的尖锐批判中得到了反映。

普列汉诺夫指出，按照别林斯基的深刻的信念说来，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不能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只具有一时的和暂时的意义，在本身的组织上更为高级的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必定要将它扫除。照别林斯基看来，社会发展的绝对界限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正确地看到了别林斯基的哲学观点的有力的一面。但是，他指出，别林斯基不能在理论上论证自己的否定，也就是不能在社会生活本身中找到应当在它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消灭在俄国存在的制度的那些力量，因为在当时的太不发达的俄国生活中尚不具备那些力量。

但是，按照“哲学思想在逻辑上的继承关系”的方案去研究别林斯基的否定思想，就使普列汉诺夫在一定程度上对别林斯基的活动的反农奴制的内容估计不足。

普列汉诺夫曾不止一次地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辩证法方面的著作的意义。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很通俗地揭示了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在“果戈里时代的俄国文学概论”和“对反公社所有权的哲学偏见的批判”这两本著作中。按照他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52页。

的評價，後面這篇論文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俄國文學中運用辯證法去分析社會現象的最光輝的嘗試。

在闡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時，普列漢諾夫使讀者注意到“果戈里時代的俄國文學概論”的著者對關於真理的具體性的辯證法原理所下的卓越的定義，並且強調指出，車爾尼雪夫斯基很好地闡明瞭對被研究的對象的辯證態度的特性。他說明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一原理，就是關於現象和事物的任何一種抽象的判斷都是毫無根據的，每一個對象、每一個現象都有着它自己的意義，並且應當聯繫着它所處的那個環境去判斷它。他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其他辯證法原理——關於發展的原理、關於形式的永遠的更換的原理、關於在新內容的發展的影響下拋棄舊形式的原理等等也都通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觀點所作的這種通俗化工作，幫助了俄國的進步社會階層去認識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但同時，他又把黑格爾的辯證法觀點硬加在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身上。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辯證法與革命民主主義鬥爭的有機聯繫，正如他們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一樣，是處於普列漢諾夫的視野之外的，雖然他也在許多地方指出了俄國哲學的經典作家們關於黑格爾辯證法的深刻的思想。

他充分地宣傳了和捍衛了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義。他在追溯別林斯基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過渡時指出，在所謂與現實“妥協”的年代里，別林斯基曾站在客觀唯心主義的立場上，發展了啓蒙思想和個人在主觀精神上的完善的思想。同時，普列漢諾夫強調指出，別林斯基並沒有在自己的哲學發展中停留在唯心主義的階段上。

“批評家”伏林斯基說，別林斯基似乎沒有足夠的力量去

思考黑格尔学說的一切方面，在他的思想演进中招致了与现实妥协的时期，普列汉諾夫在对伏林斯基进行斗争时指出，別林斯基的革命思想是得到了發展和加强的，空前的思想探求将他引导到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他不能停留在黑格尔的保守的結論上。

普列汉諾夫說道，从別林斯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我們文学中所謂的他和黑格尔的决裂，是由于黑格尔的‘绝对’哲学不能回答折磨着他的社会問題和历史問題所引起的”<sup>①</sup>。別林斯基早就怀疑黑格尔哲学的結果的绝对性是毫無用处的，要容忍它倒不如死去还要好些。同时，普列汉諾夫指出：“早在三十年代末就已怀疑到这些事物的俄国人，实际上必須拥有高度的‘哲学体質’才行”<sup>②</sup>。但在他的著作中却总是夸大了这个“妥协时期”的作用和黑格尔在別林斯基的哲学發展中的作用，而对別林斯基的唯物主义的主張則估計不足。

作为恢复了別林斯基的真正的观点和指出了別林斯基的世界觀的發展中存在着唯物主义阶段的第一批研究者之一的普列汉諾夫駁斥了裴宾的錯誤的論断，裴宾認為，似乎孔德和李德列的实証論乃是別林斯基的最后的哲学兴趣所在。他引用了別林斯基本人关于孔德所說的話作为証明：“……要是他是新哲学的創始人的話，那在彼得大帝前就沒有酒徒了！”

在比較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哲学观点时，普列汉諾夫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称为“坚决的唯物主义者”。他把車尔尼雪夫斯基評为深刻的哲学专家和争取唯物主义的战士，并且指出，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散布着不少重要的原理，这些原理对各种科学問題投入了新的光綫。普列汉諾夫把車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235頁。

② 同上書，第236頁。

尔尼雪夫斯基对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揭露、他对实用主义的揭露、他对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反动分子的斗争，看作是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严整性的光辉证明。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中，貫徹着世界的統一性的思想和唯物主义一元論的思想。

反动派的思想家、反动分子尤尔凯维奇把这样的思想硬加在尔尼雪夫斯基的头上，就是說仿佛在物質的現象和心理的現象之間沒有任何的区别。普列汉诺夫說道，尔尼雪夫斯基沒有把物質和意識混为一談。尔尼雪夫斯基無条件地承認这个区别的存在，但他坚决反对把心理列为特殊的、非物質的实体。普列汉诺夫把尔尼雪夫斯基对尤尔凯维奇的論战，看作是拥护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坚决的斗争。

尔尼雪夫斯基在反对康德派的斗争中对不可知論所作的批判，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肯定的评价。例如，他特別指出，尔尼雪夫斯基用他的論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反对了不可知論和实証論，在这篇論文中，光辉地捍衛了唯物主义，使它免受拉甫罗夫的攻計。他也使讀者們注意尔尼雪夫斯基把拉甫罗夫和其他民粹主义者的世界观当作是折衷主义的世界观的评价。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的主觀社会学接受了孔德和斯宾塞的影响，而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尔尼雪夫斯基則曾尖銳而否定地批評了孔德和斯宾塞的哲学观点。

其次，他指出了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和民粹派的膚淺的唯心主义之間的深淵，也指出了，民粹派是与別林斯基和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的傳統和影响格格不入的。革命的民粹派輕視哲学，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学”，并且宣称要排挤哲学，而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則充当了时髦的欧洲唯心主义



思潮的尾巴，只有唯物主义世界观才使人正确地理解现实。

但是，正如普列汉诺夫不能指出俄国革命民主派的辩证法的独创性一样，他也同样没有完全地和正确地评述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他错误地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归结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普列汉诺夫在“评斯卡皮切夫斯基著‘现代俄国文学史(1848—1892年)’”一文(1897年)中，谈到了思想继承关系的观点，他说，总的说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哲学观点“是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得来的，它是借助于极有教益的辩证的过程而从黑格尔哲学中合乎逻辑地成长起来的，正由于这个辩证的过程，唯心主义才产生了唯物主义”<sup>①</sup>。普列汉诺夫没有看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曾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一些，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他们的世界观是比费尔巴哈哲学更高的一个阶段。

普列汉诺夫把注意力集中于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指出他是一个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但没有指出在许多唯物主义哲学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可知论的一切形式的批判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完全站在恩格斯的水平上的。

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唯物主义传统的发展问题的提法是特别有价值的。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俄国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最重要的成果。“因为这思想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成果，正如它以拉甫罗夫和他的信徒们为代表所作的那样，所以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是向后倒退了。”<sup>②</sup>

作为唯心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的民粹派，并不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路线的后继者和继承者，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1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卷，第337页。

雖然他們是緊接在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後而出現在社會活動舞台上的。無論在哲學方面、在社會學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民粹派都倒退了一步。在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後到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出現之前，俄國的哲學思想在自己的發展上沒有比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走得更遠。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峰。

在俄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中，向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是合乎規律的。但這個過渡也是複雜而艱巨的。普列漢諾夫在他的一些關於革命民主派的早期論文中，曾企圖追溯俄國社會主義的發源，並建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他們在解放鬥爭中的先驅者之間的聯繫。

民粹派斷定說，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是一個“蔗生的”現象，說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似乎是無批判地摹仿馬克思的學說，重復着那些是從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制出的模型的原理。他們說，在馬克思主義和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派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繼承關係。普列漢諾夫在駁斥民粹派時證明說，正是馬克思主義才唯一正確地在理論上解決了不僅是由西方的傑出思想家、而且也是由俄國的傑出思想家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列寧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光榮傳統作了詳盡無遺的評價。他對民粹派的這一虛偽的臆造進行了鬥爭，就是說似乎馬克思主義者是拒絕“六十年代的遺產”的。在駁斥社會革命黨和民粹派關於馬克思主義者敵視十九世紀的革命啓蒙運動者的論斷時，他解釋道，和六十年代的傳統斷絕關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民粹派。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傳統的繼承者，是十九世紀進步思想家們的合法的承繼人。

在列宁的著作中揭示了战斗的民主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联系、过去的解放运动和工人階級的革命斗争的深刻的联系。列宁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去充当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是去实现整个俄国社会发展在它面前提出的那个目的，是去实现俄国革命运动的光荣的活动家們所囑咐給它的那个目的。”<sup>①</sup>

列宁指出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傳統的偉大意义。他們的革命的理想和願望、他們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意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列宁把革命民主派的活动看作是真正地热爱祖国的榜样。列宁着重指出，使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相接近的是：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人民的命运的关心，把人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的生活”的热烈的意願，对农奴制度及其产物的仇視，为争取正确的革命理論、争取唯物主义、争取科学接近人民、争取人民艺术而作的斗争。列宁主义本身就体现了十九世紀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最优秀的傳統。

\* \* \*

普列汉諾夫徹底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理論。在揭露民粹主义思想的毫無根据和反动性时，他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但是，这基本上是对民粹主义观点的一般理論上的分析和理論上的批判。普列汉諾夫对理論問題的注意大大地超过了对政治問題和策略問題的注意。

普列汉諾夫在揭露民粹主义“理論”的反科学性、指出它們对俄国革命运动的發展的巨大危害时，犯了一系列的錯誤，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卷，第303頁。

在这些錯誤中，既包含了民粹主义的殘余，也包含了 he 日后的孟什維克观点的萌芽。对普列汉諾夫來說，早在这些年代里，就有了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因素的特点。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話看作是解决俄国社会生活的任务的某种公式。这是由于他和第二国际領袖們的密切关系，由于他們的理論教条的影响，由于拉薩尔主义和实証主义的影响。

为普列汉諾夫辯护的人宣傳了一种極其錯誤的說法，就是說九十年代中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重复了和發展了普列汉諾夫关于民粹主义所表述的观点的概念。普列汉諾夫派分子抹煞了他在评价民粹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錯誤和缺点。虽然这种錯誤的概念已經遭到了批判，特别是遭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批判，但直到現在它还未被消灭<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所写的反对民粹主义的著作中的缺点，是和研究俄国时所采取的态度的一些抽象的性質、是和一定的公式主义有联系的。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俄国經濟关系的列宁，認為分析具体的形势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普列汉諾夫則对俄国經濟及其特点缺乏深刻而全面的研究。例如，普列汉諾夫过分夸大了资产階級关系在俄国的經濟中和政治制度中的增长。他認為，1861年的农民改革完全破坏了农民經濟的自然經濟性質。由于对改革后的經濟中的农奴制殘余的意义估計不足，他就犯了严重的錯誤，認為君主制的社会本質也發生了根本的变化。普列汉諾夫写道：“亚历山大二世是资产階級的沙皇，正如尼古拉是軍人和貴族的沙皇一样”<sup>②</sup>。

① 例如，在伏尔弗遜为普列汉諾夫辯护的著作中，在“布尔什維克”杂志（1945年，第15期）上刊载的巴蒂雪夫的論文中，就有这种錯誤概念。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50頁。

实际上，1861年的改革只是在封建君主制轉变为資產階級君主制的道路上完成了第一步。直到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农奴制关系的殘余的势力还是十分巨大的。

由于普列汉諾夫証明了俄国資本主义發展的确定不移的事实，他就批判了民粹派的这一空想，就是認为俄国仿佛是在期待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为俄国沒有資產階級，而俄国农民的“共产主义習慣”的存在又为人民革命的實現創造有利的前提。他力圖指出，农民不能自己在村社中“創立社会主义組織”。这就是說，农民也不能在国家範圍內建立社会主义組織。

普列汉諾夫說，俄国不能跳过資產階級革命的阶段。但是，他錯誤地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資產階級的“政治教育”上，寄托在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陣营”上，他竟把俄国資產階級說成是一个革命的階級。

普列汉諾夫認为，資產階級在对沙皇制度的斗爭中应当起領導作用，他关于宪法的益处等等、关于必須事先保証支持資產階級反对派，写了許多东西。他沒有重視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俄国的工業發展把資產階級推向与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建立联盟，他沒有注意到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

普列汉諾夫的这个宪政的幻想，在俄国引起了革命家們的激烈的抗議。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普列汉諾夫的这种言論看作是傾心于和自由派結成政治同盟、傾心于放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綫。因此，普列汉諾夫相信俄国的最近的将来是属于資產階級的，因为当前的俄国革命将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这就明显地証明了普列汉諾夫是把西欧的刻板公式和第二国际的教条运用于俄国生活的。

他在揭露民粹主义的本質时，也表現了教条主义的态度。

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什么原因产生了民粹主义的问题，但他在说明这个问题时，却经常撇开俄国的条件。他首先把民粹主义看作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产物，看作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内在欧洲形成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学说的杂拌。按照他的意见，在民粹主义中，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不可思议地互相错综在一起。他说，民粹主义是走着用斯拉夫主义去改造西欧社会主义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没有解决关于民粹主义的产生、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本质的问题。他说出了这样的思想，就是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和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想法相接近的，但这个思想却没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本质上，普列汉诺夫认为民粹主义是在俄国社会政治发展中没有根源的纯粹的知識分子的运动。因此，他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民粹主义在俄国社会运动中的历史意义。

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本质问题的提法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应当到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去寻找民粹主义的根源。列宁写道：“在所有的国家里，在工人运动产生之前，这样的一些‘社会主义’学说总是曾经占有着优势，这些学说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摆脱阶级斗争、要想回避阶级斗争的幻想。在所有的国家里，正像在俄国一样，自觉的工人运动都曾不得不对这种适应着小业主的地位和观点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顽强的斗争。”<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没有指出民粹主义与一定的俄国社会阶层的联系，甚至在九十年代里，仍对制约着民粹主义中的反动面和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89页。

民主面的存在底小生产者本性的两重性和矛盾性理解不足。他对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中的民主面估计不足，这是他对农民民主运动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的力量和意义估计不足的结果。

很有意味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七十年代末曾对农民及其革命能力感到失望，而他对九十年代和往后年代里的农民却仍抱这种看法。他不理解，获得了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以后的农民，是能够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起重大的作用的。

普列汉诺夫不愿考虑到，帝国主义时代中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經濟基础乃是争取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因此土地问题就具有头等的意义，农民应当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重大的作用，而无产阶级则应当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此外，普列汉诺夫还认为，消灭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似乎对农民毫无所补，因此，在经济上农民似乎是对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不感兴趣的。

从这个观点只能得到一种结论，就是对农民的革命能力估计不足，普列汉诺夫也正是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尽管他在这个时期内也说过不仅必须在城市中进行宣传，而且也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宣传。例如，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在“社会主义者在对农村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全俄国的破产”二文中，以及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系列论文中，都强调了农民问题和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工作的意义。普列汉诺夫说，我们所指出的产业工人能够帮助社会民主党和“人民”汇合的这一事实，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忽视农民。“我们是在寻找影响农民的更有效的方法”<sup>①</sup>。但是，在普列汉诺

---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351页。

夫的這些論文中，這種問題的提法並不是徹底貫徹的觀點。在這些論文中，也能看到關於農民的“保守性”、關於農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等等的論斷。隨著普列漢諾夫向孟什維主義的蛻化，他關於農民問題和社會民主黨對農民的態度問題的闡明，就越來越具有錯誤的性質。他以為，自由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在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中的主要同盟者，因此蓄意建立工人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聯盟。

大家知道，列寧對當前的俄國革命的性質問題給予了完全相反的回答。他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證明說，當前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農民爭取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鬥爭則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礎，農民在積極地參加這個革命時乃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則是推翻專制制度的主要手段。

由於普列漢諾夫在批判民粹主義時有著錯誤和缺點，所以他未能完成在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的事業。但他在對民粹主義的鬥爭中的功績是極大的。他的活動大大地促使俄國革命運動擺脫有害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列寧完成了在思想上徹底粉碎民粹主義的事業。他不像普列漢諾夫那樣局限於和民粹派進行理論上的論戰。列寧寫道：“如果我在批評‘人民之友’的觀點時只限於把他們的思想 and 馬克思主義思想加以對照，那就會是離開了唯物主義的方法。還必須說明‘民粹主義’思想，指明這種思想在我國現代社會經濟關係中的物質基礎。”<sup>①</sup>列寧指出了民粹主義的社會根源——小生產者階級在改革後的資本主義俄國內的優勢。

---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2頁。



他同时也揭露了民粹主义的两重性，把它的两重性看作是农民的两重性的反映。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两重性是在于：一方面，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的民主要求；但同时它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斗争；因此应当在小资产阶级的纲领中严格地区分开这两个方面：既看到这个纲领的反动的方面，也不要忘记它的民主的部分。

列宁在1909年给斯克沃尔措夫—斯切津诺夫的信中指出，盖什维克没有在民粹主义中看出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基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斗争的反映。民粹主义的全部历史内容是在于，这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对自由派的地主的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sup>①</sup> 理论。

列宁用把民粹主义本质看作是俄国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思想的代表底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去反对那种认为民粹主义本质是在于独特性和斯拉夫主义的错误观点。司徒卢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争论发源于西欧主义派和斯拉夫主义派的争论，列宁在反对司徒卢威对这个问题的采取的唯心主义态度时着重指出：“用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两个范畴是根本不能说明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在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形成时代俄国实际生活中几乎还不存在的一件事实，即劳动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它反映这个事实是通过小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和利益的三棱镜，因此反映得不真实，不大胆；它所创造的理论没有提出社会利益的矛盾，而是枉然地指望另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纠正民粹主义的这个错误，表明哪一个社会集团能够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6卷，第102页。

成为直接生产者的利益的真正代表。”<sup>①</sup>

列宁就是这样深刻而具体地揭示了民粹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

列宁揭露了在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民粹派的改良主义的、庸俗的机会主义之间所存在的重大区别。列宁在指出旧的民粹派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时，无情地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民粹派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他指出，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旧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就分裂了，一方面让位给工人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则堕落成为鄙俗的、市僧式的急进主义。

普列汉诺夫有时也指出，旧的、革命的民粹主义是已经堕落了，而新的自由主义趋向、和沙皇政府妥协的趋向则在民粹主义中占了优势。他也说过，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不把自己的希望和指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而寄托在沙皇政府的立法活动上了。“在那里，有一些人曾经梦想过新的普加乔夫或新的拉辛，而另一些人则正在梦想着用自己的强有力的手来巩固基石的庸拜都尔之流的人。”<sup>②</sup>

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有着一个原理，说开出了这许多支持和巩固“俄国人民生活的历来的基础”的各式各样的药方的民粹派合法主义者，没有注意到“事实上他们是越来越变成代表个人主义原则和富农发横财的那一部分农民的利益的代表者”<sup>③</sup>。但是，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里关于民粹派的蜕化所发表的这些思想，却没有在他的著作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确认了民粹主义堕落的开始，但却用观点的混乱

① “列宁全集”，第1卷，参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2—383页。

②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俄文版，第4集，第6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255页。

来解释这种堕落。列宁则在分析俄国农民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解释了民粹主义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蜕化过程。列宁把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斥为富农利益的表达者。他揭露了伪装为“人民之友”而实则反对人民群众的民粹派的真面目。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列宁对民粹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并且创造性地运用它去分析俄国的历史发展，这部著作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性的战斗的文献。在这本书中，列宁指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在工人中间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把零散的工人小组组织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列宁把革命理论的意义和作用提到很高的高度，他组织了和领导了使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任务的实现。

列宁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了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第一个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最主要手段的伟大思想。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的无情斗争，在九十年代里终于在思想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在列宁的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最伟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粉碎民粹主义的这个任务宣告完成了。作为一个反无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民粹主义，已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击破，并且被工人阶级从自己的道路上所抛开了。因而就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思想领导权，向工人阶级指明了它的解放的正确道路。

列宁写道：“我们已解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

的幻想，解脫了蔑視政治的觀點，解脫了相信俄國之自在發展的觀點，解脫了那種認為人民已準備妥當來舉行革命的見解，解脫了英雄的知識分子奪取政權和與專制制度作單獨決鬥的那種理論。”<sup>①</sup>

---

①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5卷，第65頁。

### 第三章

##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 普列汉諾夫在反对修正主义的 斗争中的作用

普列汉諾夫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的代表之一，并且还是一个声名远揚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sup>①</sup>。

早在1883年，他就代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致賀詞。在这賀詞中表达了一个希望，就是請大会为了建造馬克思紀念碑而發起国际性的筹募經費运动。

1889年，普列汉諾夫是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之一。在这个大会上，他發表了一篇卓越的演說，在演說中指出了关于俄国的極端落后性的判断的錯誤，并且声称俄国革命将作为無产阶級革命而取得胜利。

在1891年第二国际布魯塞尔大会上，普列汉諾夫和查苏利奇提出了一份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允諾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發展并使它轉变为群众性的运动。

在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上，普列汉諾夫已成为国

---

<sup>①</sup> 在許多年的時間內，普列汉諾夫曾与第二国际的各个党，特别是与瑞士、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党保持联系，他認識了倍倍尔、梅林、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盖得、考茨基、伯恩施坦、王德威尔得、饒勒斯、米勒兰、路易莎·米雪里、屠拉蒂和其他許多政治活动家。

際工人運動的一個有威望的活動家。他是議事日程上的中心問題——戰爭問題——的報告人。普列漢諾夫在談到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態度時強調指出，如果沙皇政府對鄰國人民開戰，俄國社會主義者就將向它宣布決死的戰爭。他所捍衛的那個決議，號召人們起來反對統治階級的沙文主義的貪欲，並且用團結的紐帶把全世界工人更緊密地聯合起來。

普列漢諾夫也參加了第二國際的其他幾次大會的工作。在好幾年的時期內，他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國際局秘書處的正式代表。他發表了關於俄國解放運動的演說和出版的著作，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里向西歐和美洲的進步階層介紹了俄國的狀況<sup>①</sup>。

第二國際的活動是在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進行的。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和平的”資本主義為人民所創造的生活條件，同在戰爭意義下和一般階級意義下的真正的“和平”相差得很遠很遠。對先進國家的絕大多數居民來說，對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千百萬居民來說，這個時代決不是“和平”，而是壓迫，而是剝削和奴役的災禍。

在這個時期內，在大多數國家里都形成了基本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馬克思的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傳布。社會主義政黨學會了利用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議會鬥爭形式等等。

<sup>①</sup> 參看普列漢諾夫的論文和演說“再論俄國社會主義者的原則和策略”，“Der Sozialdemokrat”（“社會民主黨人”）1890年第19期。在“新時代”雜誌上在九十年代里刊載了普列漢諾夫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文（第一篇論文）；過了幾年以後，又用德文發表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書，以及發表了“烏斯賓斯基”、“革命運動中的俄國工人”和“黑格爾逝世六十年”等文。考茨基和其他人都屢次請求普列漢諾夫為“新時代”雜誌和其他國際社會主義報刊的機關報寫關於俄國革命運動的報告和論文。

但是，广泛展开的工人运动沒有能避免革命水平的暫时的下降，沒有能避免机会主义的暫时的加强。

在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内迅速地增长起来了。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从主張社会革命的政党蜕化为主張社会改良的政党。認為合法活动就能“杀死”資本主义的观点，在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内得到了傳布。这些政党的領袖們对像革命、無产階級专政、对群众的革命教育这样的問題隱諱不談。他們頌揚合法的斗争方式，而忘記了革命的斗争方式。

机会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的合乎規律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用一部份超額利潤所特別豢养的“工人貴族”。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着一个特权的、“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層，这个階層从資本家的利潤中分得一些殘湯剩飯。这个工人階層脫離了自己的階級，它同遭到破产、顛連無告的群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意圖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机会主义更获得了国际的性質。列宁在“做什么？”一書中指出，在过去，拉薩尔派和爱森拿赫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費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爭論，只局限于国内的範圍內，只是純粹民族範圍內的爭論，只反映着純粹的民族性的特点。但到二十世紀初就已能清楚地看到，“英国的費边派，法国的閣員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評派，都是一家弟兄，彼此称揚，彼此學習，共同攻打‘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sup>①</sup>。

列宁用对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分析补充了对机会主义

<sup>①</sup>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0頁。

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列宁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与任务”一文中，卓越地评述了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列宁写道：“保卫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忘掉民族或者祖国在历史上的暂时的界限、使资产阶级的合法活动转变为偶像、害怕‘广大居民群众’（应读作：小资产阶级）离开自己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毫无疑问，这一些就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sup>①</sup>

轻视理论是第二国际的各政党的特点之一。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表现了庸人式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和“怀疑”。

列宁和斯大林光辉地评述了第二国际的理论面貌和它在理论方面的教条主义和折衷主义。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用脱离群众的生动的革命斗争、脱离实践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原理和理论断片，去偷换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他们为了装饰门面也提到马克思的理论，但只是在阉割了它的生动的革命的灵魂之后才提到它。第二国际的官方理论家们在理论方面是充当资产阶级的教授科学的尾巴的。这时期内的大部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就是：用陈旧的教条代替生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滚到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其他反动流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立场上去。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而且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都得到了传播。

只有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才对西方和俄国的机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在工人运动中的一切表现进行了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19页。



不調和的斗争，不仅彻底地揭露了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而且也揭露了与机会主义者妥协、并且掩护他們的中派分子。列宁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了一个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领导争取無产階級专政的斗争的政党。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期，尽管普列汉諾夫犯了一些錯誤并且在个别的地方違背了馬克思主义，但他还是坚决反对輕視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普列汉諾夫在1896年写信給考茨基，在信中普列汉諾夫对阿德勒認為新康德主义者郎格是“‘我們的人’之一”一事表示惊异，这封信表明，他已看出了第二国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論水平的降低。普列汉諾夫在結束这封信时写道：“我开始这样想，在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馬克思主义者已是非常稀見的了。真的，这是非常可惜的。”

他認為自己的任务是去引起社会民主党对馬克思主义理論問題的注意。考茨基写道：“我羨慕俄国人有他們的厚本杂志和他們的讀者界”，普列汉諾夫在答复考茨基时強調指出，应当向德国讀者証明研究哲学的必要。他写道：“您說，您的讀者对哲学不感兴趣。我想，应当迫使他們对哲学感到兴趣……。”<sup>①</sup>

在这些年代里，普列汉諾夫是国际舞台上最优秀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之一，他比西欧和美洲的許多社会主义者高出了一头。他是一些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著作的著者，这些著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sup>②</sup>。他在瑞士、法国和其他国家，作了关

①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俄文版，第4集，第283頁。

② 他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曾被譯成許多种文字并且得到巨大的成功。他在1891年为“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写的“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1906年，这篇論文用俄文刊載于“对我国批判家們的批判”文集中），

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演講<sup>③</sup>。

恩格斯很高地評價了普列汉諾夫和俄国馬克思主義者在八十年代里的活動<sup>④</sup>。恩格斯讀過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並且對這些著作感到興趣。他閱讀了這些著作的譯本，也閱讀了它們的俄文原本。恩格斯在給普列汉諾夫的一封信中寫道：“預先為了您的一本車爾尼雪夫斯基而謝謝您，我迫不及待地等着這本書。”<sup>⑤</sup>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他特意詢問了伯恩施坦，為什麼不把普列汉諾夫的小冊子寄給他。在給查蘇利奇的信中，他強調說，他預覺到由於閱讀普列汉諾夫的論文而感到的滿足<sup>⑥</sup>。在逝世前不久，恩格斯對普列汉諾夫的著作被譯成外國文表示祝賀。

普列汉諾夫為了馬克思主義而反對哲學修正主義的鬥爭，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了廣大的聲譽。普列汉諾夫寫了若干篇論文和“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1894年）一書，對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批判，他的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米蘭主義、反對意大利和法國的工團主義者的言論都享有盛名。

在恩格斯逝世以後，國際修正主義的創始者伯恩施坦和

---

也獲得了同樣大的聲名，他用德文出版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唯物論史論叢”兩書亦然。在俄國，由於書報檢查的阻礙，最後這本書未能出版，直到1922年才出版了這本書的全譯本。

③ 在巴黎，普列汉諾夫在擠滿了人的講堂中用法文作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演講。

④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的通信集”，俄文1951年版，第309頁。

⑤ 同上書，第327頁。

⑥ 同上書，第314頁。

其他机会主义者，就开始公开地要求“修正”馬克思主义，要求重新审查馬克思学說。他們宣布說，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經陈旧了”，他們要求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放弃無产階級专政。他們竭力想在理論上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装，用各种和現存制度妥协的“理論”，用階級合作等等的說教，来毒害工人階級的意識。

在“重新审查”和“糾正”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修正主义者不仅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和經濟观点，并且也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修正主义者頑固地想使馬克思的經濟学說脱离哲学唯物主义，使工人階級养成反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企圖用这一种或那一种資产階級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新康德主义、馬赫主义——来“补充”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担負起了对第二国际的肮脏馬厩的总清洗。早在1894年，列宁就对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等人——展开了不調和的斗争。在1895年，列宁发表了反对司徒卢威的著作“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評”。司徒卢威主义在許多問題的解釋上，乃是伯恩施坦主义的預兆。列宁在反对司徒卢威和“合法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就反对了国际机会主义，揭露了国际修正主义。列宁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立場反对司徒卢威的斗争，是恩格斯对机会主义所作的斗争的直接的繼續。

列宁反对司徒卢威、反对“合法馬克思主义”、反对經濟主义的斗争，列宁对新康德派的批評，列宁之屡次要求普列汉諾夫起来反对作为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伯恩施坦主义，終于促使普列汉諾夫在1898年出来反对伯恩施坦。普列汉諾夫在决定这个行动时不是沒有犹豫的。他在

1898年給阿克雪里罗得的信就証明了这一点。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諾夫写道：“当然，我并不鄙視伯恩施坦，像我鄙視伏彪佐夫那样；他是一个有功績的 Genosse\*……而且，我反对他的进军，也远不是已經充分地下了决心的事情……在这事情上，我应当極其謹慎和机智。”

在他給考茨基的信中也能看到他的这种謹慎态度。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决不想要干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事务，也不想决定您是否应当在‘Neue Zeit’\*\*上采用伯恩施坦的論文”<sup>①</sup>。

但是，当伯恩施坦發表了一系列新的論文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时候，普列汉諾夫就在1898年夏写了不少保衛馬克思主义的論文来答复伯恩施坦。普列汉諾夫的論文“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是西欧社会主义刊物上的第一篇反对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論文。不久，又接連地發表了普列汉諾夫反对伯恩施坦的几篇論文和反对伯恩施坦派分子斯密特的三篇論文<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向第二国际的領導提出了共同反对修正主义

\* 德語：同志。——譯者

\*\* Neue Zeit(“新时代”)，德國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譯者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8頁。

② “我們为什么應該感謝他？”(1898年)、“論經濟因素”(1897年—1898年)、“康拉德·斯密特反对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8年)、“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年)、“雷声非白云降”(1901年)、“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遺囑”(1901年)、“再論唯物主义”(1899年)；旨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还有：“‘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900年)、“恩格斯著‘科学社会主义的發展’譯本序言”(1902年)。此外，在这些年代里，普列汉諾夫所作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学术演講有：“論臆造出来的馬克思主义危机”、“論辯証法”、“論唯物主义”、“論現代社会主义”、“論‘共产党宣言’及馬克思的批判者”。

者的建議，但卻沒有得到支持。對理論，特別是對哲學的漠不關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導對伯恩施坦主義的危險性估計不足。無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或是在其他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義都沒有得到堅決的回擊。中派分子公開地掩護伯恩施坦主義，他們不願意看到伯恩施坦的機會主義引向了放棄馬克思主義，引向了轉到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立場上去。西歐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抹煞了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原則性意見分歧的全部深度。例如，英國工黨領袖海德曼在答復普列漢諾夫主張反對修正主義的建議時寫道：“……在目前，我過份地忙於我自己的事，以便能為社會主義做比我曾經做過的更多的工作”<sup>①</sup>。

“新時代”雜誌的編輯考茨基起初是反對和伯恩施坦進行論戰的，並且竭力阻撓刊載普列漢諾夫反對修正主義的論文。考茨基毫無保留地在“新時代”上刊登了伯恩施坦的論文，並且甚至說道，似乎伯恩施坦“迫使我們思考”，為了這還“應當感謝他”。

甚至連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拉法格那樣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老戰士，也沒有馬上理解到伯恩施坦主義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帶來了什麼，也沒有一開始就看出伯恩施坦和其他機會主義者的哲學修正主義和對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歪曲的全部危險。

保爾·拉法格在給普列漢諾夫的信中寫道，他為了伯恩施坦的“精神上的退却”而感到悲傷，他把伯恩施坦的行動看作是“他多年來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疲勞過度”的結果，在結束這封信時寫道：“我……過份贊揚他過去的活動，以致總有一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5集，第275頁。

天要以对你来说是太平常的尖锐性去批评他”<sup>①</sup>。李卜克内西则认为伯恩斯坦主义是“儿童的愚蠢”和无害的“哲学邪说”，他断定说，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来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只有卢森堡、梅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某些其他左派分子才起来反对了伯恩斯坦。但他们这种行动是在普列汉诺夫批判修正主义的影响下才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拒绝了考茨基的调和主义路线，向修正主义者宣布了坚决的战争，他在1898年5月20日这样写道：“总之，战争！战争！Vive le materialisme！（唯物主义万岁！——福米娜）”<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斯坦和斯密特所作的批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中间引起了不满。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的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斯坦的论文，在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考茨基不得不写信给普列汉诺夫说对他的论文感到很大的兴趣。“……我和读者群众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您继续写作反对伯恩斯坦和斯密特的论文。每天都有人来询问这些论文将在什么时候发表。”

列宁完全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斯坦和斯密特的言论和论战。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向伯恩斯坦、斯密特所作的斗争极感兴趣。列宁在给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我读了那个作家在‘新时代’杂志上反对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斯密特的论文（载98—99年‘新时代’杂志第5期，以后的几期还没有看到），也读了我们的康德派（司徒卢威和布尔加可夫）所颂扬的许坦姆勒（‘Wirtschaft und Recht’\*），我坚决地站在一元

①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俄文版，第5卷，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33页。

\* “经济与法律”。——译者

論者这方面。”①

普列汉諾夫給予了修正主义重大的打击，揭露了伯恩施坦派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保衛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严整的学說的馬克思主义。

在他的論文中說道，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別的，只是企圖縮小馬克思主义理論，企圖使革命的工人政党轉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修正主义者想“修改”馬克思的理論，以便把它的全部革命內容从这理論中排除出去。他們接二連三地从馬克思理論中抛弃掉所有的那些能够作为無产階級在它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斗争中的精神武器的原理。“辯証法，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是社会进步的刺激物的学說，一般的价值理論、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論，社会革命，無产階級专政——这一切都是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組成部份，沒有这一些，它就失去自己全部的本質內容，但它們却被宣布为不再适应目前的科学状况的次要部份，却被宣布为偏頗的和空想的东西，因而应当为了这个思想家的基本原理的無阻碍的發展而割掉它們。”②

伯恩施坦企圖把馬克思主义說成仅仅是社会主义理論，企圖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失去它的哲学基础，这种企圖遭到了普列汉諾夫的严厉的回击。普列汉諾夫反对修正主义者想取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觀的意圖，他着重指出，現代社会主义的創始人是唯物主义的坚决的拥护者，唯物主义乃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說的基础。

普列汉諾夫在批判伯恩施坦和斯密特的哲学观点时証明，回到康德去的修正主义要求，其目的是在于抹煞唯物主义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20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74頁。

和唯心主义的原則区别。

伯恩施坦和新康德派断定說，“純粹的或絕對的唯物主义”和“純粹的或絕對的唯心主义”归根到底只是在說法上有所不同，断定說“思惟和存在是同一的”，普列汉諾夫駁斥了他們的論證。他明显地指出，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認存在和思惟的同一性，而唯物主义者是駁斥这种說法的。他从辯証唯物主义立場，揭穿了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的不可調和性。只有那些既不懂得唯物主义、也不懂得唯心主义的人，或是想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区别的人，才能断定說唯物主义归根結底是归結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学說，它想用自然界本身的力量去解釋自然界，它把自然界看作是比较精神更初始的某种东西。和伯恩施坦一样，斯密特“証明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克服康德的唯心主义，似乎他們沒有駁斥認識論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諾夫在揭露这种誹謗性的論断时，保衛了和論証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物質第一性、关于物質对人的感官的作用、关于我們除了物質的东西对我們的感官和我們的意識所产生的作用以外沒有別的手段去認識“自在之物”的基本原理。

普列汉諾夫依据恩格斯的名著“費尔巴哈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英文版序言和馬克思的“費尔巴哈論提綱”，指出了伯恩施坦和斯密特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徒勞無益和毫無根据，指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指出了他們反对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学說在科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他解釋了恩格斯的这一原理，即实践比其他一切都更好地粉碎了不可知論者关于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臆造。他



說，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實踐乃是真理的標準。人的活動排除了人耍弄智慧所臆想出來的困難。借助於科學和技術，能夠預見到和預料到“自在之物”所產生的作用。普列漢諾夫作出結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立場是百攻不破的。”<sup>①</sup>

在普列漢諾夫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中，保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占着很大的地位。普列漢諾夫捍衛了辯證法，首先把它作為能使人作出革命的社會政治結論的方法。考茨基拒絕把普列漢諾夫關於辯證法的論文“Cant 反對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遺囑”刊載在“新時代”雜誌上，理由是說似乎哲學的論戰已經使讀者厭煩了。因此，這篇論文就沒有在西歐社會主義報刊上發表。列寧在1901年把它刊載在“曙光”雜誌上。

社會改良主義者伯恩施坦用一大堆卑鄙的誹謗來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他斷定說，在似乎是从黑格爾繼承得來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有着一切的錯誤和迷謬的根源。伯恩施坦不懂辯證法，他認為，似乎辯證法“會引起意義的含糊”，而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和其他辯證法原則則會阻礙對發展的明晰的理解，會導致忽視根據經驗而確立起來的事實等等。

普列漢諾夫揭露了伯恩施坦的這種形而上學議論的毫無根據。他反對伯恩施坦說：“為了要設想辯證法會導致忽視事實，必須要一點也不懂得辯證法才行……”<sup>②</sup>。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不僅不阻礙對現實採取清醒的態度，而且只有它才是唯一科學的認識方法。普列漢諾夫引証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話，就是从辯證的觀點來觀察現象，意味着把對現象的研究放在具體的基礎之上。辯證的觀點是和抽象的判斷不相容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01—102頁。

②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5集，第161頁。

的。普列汉诺夫声明道：“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他以空想社会主义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为例，指出了辯証法的重大意义。正是形而上学方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正确地提出社会生活問題的障碍。在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中，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原則占着統治地位。空想社会主义的創始人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观察当时的最重要的实践問題的，而这就妨碍了他們去科学地解决社会学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空想轉变为科学，而他們正是把这归功于辯証法，或照普列汉诺夫的另一種說法，归功于“矛盾的邏輯”。

普列汉诺夫在修正主义的“批判”下保衛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的論文中，揭露了伯恩施坦想用庸俗的經濟主义去偷換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圖，这种企圖包含在伯恩施坦給德国党代表大会的信和小册子“历史唯物主义”中。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論文中，揭露了伯恩施坦主义对馬克思的“批判”的危險，并且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說明了这一点，他強調指出，决不能調和主义地对待伯恩施坦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他給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了伯恩施坦观点的巨大的危害性，贊同伯恩施坦的观点的人就决不能保持对無产阶級胜利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只有站在馬克思的观点上的人才能具有的。

普列汉诺夫也沒有放过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攻訐和他的这一錯誤論断，即社会主义只是道德的、倫理的理想，似乎只能渴望它，但却永远也不能实现它。伯恩施坦断定說，既然社会主义是关于将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說，那末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不能科学地加以規定的，因此，空想的气味似乎是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伯恩施坦从康德的立場出發，宣称要

預見社会主义的到来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

普列汉諾夫坚决地駁斥了伯恩施坦想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这一切企圖。他反駁伯恩施坦說，科学是在經驗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概括，而这种概括就成为預見現象的基础；任何的預見都是关于将来的，但这决不是意味着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对現在的研究使我們有可能根据科学所积累起来的知識去判断将来。在社会学中，科学的預見是可能的。它是以在目前实现着的那个社会过程、即资产階級社会的發展过程的总的結果，来作为自己的对象的。根据对资产階級社会的發展規律所作的研究，能作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和条件的結論，即能科学地表述出無产階級的社会主义任务。

使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把自己理想的实现看作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事情，而空想主义者則把自己的主要的指望寄托在偶然性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万能，相信能够保証人类“幸福”的万能的“立法者”。相反地，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却并不企望一切社会階級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他們看出在現代社会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产階級才处于这样的經濟地位，这种經濟地位直接地推动它去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革命斗争。因此，馬克思主义者有着严整的和徹底的綱領，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則就是这綱領的最深刻的基础。

普列汉諾夫就是这样地捍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应当指出，伯恩施坦的思想繼承者——現代右翼社会党領袖們，也同样把社会主义仅仅宣布为倫理的、道德的問題，力圖使进步工人不去注意到研究革

命理論的必要性，而革命理論揭示客觀的歷史規律，正由於這種規律，社會主義才起而代替資本主義。

普列漢諾夫詳盡地考察了和批判了伯恩施坦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的論據，揭露了他的反動的經濟觀點。伯恩施坦努力想駁倒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於社會不平等的增長、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集中和經濟危機的不可避免性、關於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關於無產階級的日益增長的貧困所作的精采的結論。

普列漢諾夫依據事實材料粉碎了伯恩施坦想辯駁“資本論”的不朽結論的這些掙扎，這些事實材料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社會財富的增長是伴隨着社會不平等的增長和私有者數量的減少的。普列漢諾夫以德國、英國、比利時和北美洲的地產的分配情形為例，指出了土地所有者的數量的減少和土地在大地主手裏的集中。

伯恩施坦的這一些斷言也是毫無根據的，他說工業中的生產集中似乎是實現得很緩慢的，而危機則“在今後將不具有尖銳的和普遍的性質”。在1901年，正當普列漢諾夫寫他反對伯恩施坦的論文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正經歷着工業危機，普列漢諾夫在揭露這個修正主義者時，引証了實際情形和現實情況，他說，生活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否認資本主義制度下危機的不可避免性時，伯恩施坦這個資本的奴僕宣稱道，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不是引向它的矛盾的尖銳化，而是引向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緩和，“引向社會和平”。現代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也同樣這麼說，他們重唱伯恩施坦的老調，剽竊他的論據來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來論証階級利益的“協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精神上的”平等。因此，普列漢諾夫對伯恩施坦的批判在我們今

天也仍沒有失去它的意义。普列汉諾夫正确地看出了伯恩施坦对馬克思主义的攻訐的反动意义是在于他放弃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是在于他用資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去代替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这种偷天換日的行为也正是右翼社会党領袖們所宣揚的所謂“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質。

因此，伯恩施坦在“改进”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企圖，並沒有溜出普列汉諾夫的視野。他証明：伯恩施坦决不是从某种新的事实出發的，在他那里沒有資產階級陣营中的馬克思主义之敌所未會說过的任何东西，伯恩施坦在許多問題上和馬克思主义断絕了关系，并轉到了資產階級的观点上去，重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批評家”所說的話。普列汉諾夫說，伯恩施坦是从自由資產者的立場去反对革命的，他重唱着資本主义的公开的辯護士們的老調。伯恩施坦正是从他們那里剽窃了反对革命理論的論据，力圖“証明”資產階級社会在它的当前的阶段上的發展正在为社会冲突的和平解决开辟道路。

普列汉諾夫指出了修正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政治意义。他強調指出，伯恩施坦之所以起来反对辯証法，是为了不使“暴力革命的灾禍”去“威胁”資產階級，而伯恩施坦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則是他的社会政治傾向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明显的表現。

普列汉諾夫写道：“伯恩施坦放弃唯物主义，是为了不致‘威胁到’資產階級的‘思想上的利益’之一，而它就叫做宗教……。”<sup>①</sup>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58—59頁。

整个說来，普列汉諾夫作出了这样的結論，即伯恩施坦是带有使資產階級安心的特別目的去从事“重新审查”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也懂得，傳播被伯恩施坦用損害馬克思革命学說而“重新审查过的”“馬克思主义”，是对它有利的。資產階級“向伯恩施坦先生致敬，把他当作一个救世主。但对社会主义說来，他却已死去”<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說去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他要求使工人階級的头脑尽可能地更清楚地意識到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敌对性。在目前，階級覺悟的教育任务对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來說还是具有迫切意义的。

机会主义者力圖粉飾和頌揚資產階級“民主”，以便使無产階級思想体系服从于資產階級思想体系，普列汉諾夫对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准确的揭露在今天击中了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直接繼承者——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右翼領袖們，这些人是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在工人階級中的積極的傳导者。

普列汉諾夫在国际活动舞台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帮助了第二国际各党的普通黨員、而首先是帮助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通黨員去了解伯恩施坦的背叛作用，去了解机会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为社会主义事業带来的危險。

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沒有从对修正主义所作的思想斗争中作出任何組織上的結論，与他們的“爱好和平的”、調和的傾向相反，普列汉諾夫則要求将伯恩施坦开除出党。他写道：“現在的問題是在于誰把誰埋葬掉：是伯·恩·施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61頁。

是把社会民主党埋葬掉，还是社会民主党把伯恩施坦埋葬掉呢？”<sup>①</sup>。他強調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带着鄙視把伯恩施坦逐出自己的队伍，那末这后果对它就将是很有益的。

列宁对普列汉諾夫的这个要求表示欢迎，他过了許多年以后写道：“……普列汉諾夫还在 1900 到 1903 年間就已要求开除伯恩施坦的党籍……。”<sup>②</sup>

列宁很高地評價了普列汉諾夫反对修正主义的言論。在 1899 年，他在“我們的綱領”一文中指出，普列汉諾夫在無情地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时是完全正确的，伯恩施坦的观点已被德国工人的代表們所否弃（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是在 1899 年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諾威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表示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列宁在“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写道：“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义者从一貫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上批評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胡吹噱說的鄙陋論調，——这位馬克思主义者就是普列汉諾夫。”<sup>③</sup>

但普列汉諾夫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有許多重大的缺点。

普列汉諾夫沒有分析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政治条件，沒有指出在第二国际內占着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性。他的批判大部分是在于揭露伯恩施坦在哲学領域內的不学無术，而正由于伯恩施坦的不学無术，普列汉諾夫就認為沒有必要去詳尽地和深刻地考察这一些或那一些哲学問題。在普列汉諾夫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表現了客觀主义和他对哲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 11 卷，第 39 頁。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01 頁。

③ 同上書，第 1 卷，第 81 頁。

学和科学的党性的膚淺的理解。

同时，普列汉諾夫也犯了一些錯誤<sup>①</sup>。例如，他把不可知論硬加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身上。普列汉諾夫在反对斯密特的論文中說道，爱尔維修認為在哲学中所謂的外間世界的实在性仅仅是可能的。我們在演講提綱“論馬克思學派中的所謂危机”和論文“再論唯物主义”中，也能从普列汉諾夫那里看到同样的思想。

此外，普列汉諾夫甚至还認為伯恩施坦在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他在1898年寫給阿克雪里羅得的信中寫道：“我几乎为了这些論文而操心不安；最令人苦恼的是，伯恩施坦在某些地方是正确的，例如，当然不能指望社会主义理想在最近实现。”<sup>②</sup>这是在反对伯恩施坦否認無产階級革命的斗争中的明显的不徹底性。

普列汉諾夫还完全沒有触及伯恩施坦对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主义的批判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他沒有揭露伯恩施坦对馬克思的国家學說的歪曲。列宁关于这一点寫道：“許多人都曾駁斥伯恩施坦，——特別是在俄国著作界中有普列汉諾夫，在西欧著作界中有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沒有說到伯恩施坦这一对馬克思的曲解。”<sup>③</sup>

除了修正主义以外，普列汉諾夫也追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批判了無政府主义。大家知道，与無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荣誉是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們多年来在第一国际

① 巴蒂雪夫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3年第6期上發表的“格奧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中，完全迴避了普列汉諾夫在他反对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中所犯的錯誤和对馬克思主义的背弃。这是一种对待普列汉諾夫的客觀主义的、非科学的態度。

② 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檔案，書信集。

③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5頁。



中对無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無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他們指出，無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独立發展的威胁，因为它企圖瓦解工人运动。他們用对小资产阶级無政府主义理論的毁灭性批判徹底粉碎了無政府主义，捍衛了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現的無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論。

普列汉諾夫在1894年用德文写成和出版的著作“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中間很受欢迎的一本关于無政府主义的著作。

这本小册子闡叙了無政府主义学說的历史發展（簡短地評述了斯蒂納、蒲魯东和巴枯宁的观点体系），并且考察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區別。列宁把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这一部分評为历史文献性的部分，他指出，在这一部分中包含着关于斯蒂納、蒲魯东和其他無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史方面的宝贵的材料。而对無政府主义作了政治評价的第二部分，則被列宁評为庸俗的部分，其中包含着“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义者与强盜沒有区别”<sup>①</sup>。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的这一部分在份量上大大地少于第一部分，他在这一部分中主要地批判了無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对議會斗争、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在资本主义范圍內改善無产阶级状况的其他改革的斗争所抱的否定态度。

他在漫画式的、簡單化的形式下介紹了無政府主义的策略。例如，他說，無政府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装填着炸藥的瓦罐武装起来，并且把它擲向不論在那一家飯店或戏院中的公众”。普列汉諾夫用这种議論迴避了对馬克思主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3頁。

义和無政府主义在策略問題上的对立的深刻分析。

普列汉諾夫在論及無政府主义在国家問題上的立場时，批判了無政府主义者关于消灭一切国家的要求，但他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关于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亡这个遙遠的問題上。普列汉諾夫只是在为将来国家的消失准备条件的計劃中，考察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作为一个階級对其他階級的暴力机关的国家的历史起源的原理，他指出，国家是与階級一起消亡的。

普列汉諾夫完全迴避了关于無产階級革命对国家的关系这一根本問題。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想抹煞和歪曲這個問題的意圖，並沒有遭到他的回击。他沒有指出無产階級国家与資产階級国家的根本区别，沒有指出馬克思要求消灭資产階級国家和建立新型的国家，这新型的国家不是像平常的議會制資产階級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像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迴避了关于巴黎公社型的国家的問題。尽管这本关于無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是在馬克思的卓越著作“法兰西階級斗争(1848—50年)”、“路易·波拿巴政变記”出版以后許多年才写成的，而在这两本著作中，已說明無产階級有必要去打碎和摧毁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并且建立自己的国家机构，即無产階級专政的国家。

在普列汉諾夫对無政府主义的国家观点所作的批判中，还没有闡明这一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就是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亡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建立無产階級专政，即建立無产階級为了镇压剝削階級的反抗、保衛無产階級的胜利、建設社会主义并为国家在将来完全消亡創造内部的先决条件而必需的新的国家机器。

像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他不仅沒有

广泛地說明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經典式的原理，而且还迴避了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最本質的區別——承認無产階級專政。

正如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在“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論述关于無政府主义的題目时使用了計謀，完全迴避了在反对無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迫切、最紧急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对国家的关系和一般关于国家的問題。列寧写道：“但是，談到‘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把整个关于国家的問題迴避不談，毫不理会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公社以后的全部發展过程，这就必然要滾到机会主义方面去。”<sup>①</sup>

但是，普列漢諾夫反对無政府主义的著作虽然有着極大的缺点，但在那些年代中仍有助于粉碎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

在往后的年代里，列寧和斯大林对無政府主义学說、它的理論、政策和策略作了深刻的科学的批判，徹底地摧毀了無政府主义的反动的空想結構。

斯大林在“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年）一書中，对無政府主义的理論和实践作了詳尽的、批判的分析，指出了馬克思主义与無政府主义的全部对立和原則区别，粉碎了無政府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階級專政的学說的攻訐，他強調指出，建立無产階級專政“是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偉的开端”。斯大林的这本著作充滿了無产階級的階級革命斗争的生动的例子，闡明了馬克思主义哲学与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無产階級專政的学說、与政治的密切的統一

<sup>①</sup> “列寧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3頁。



普列汉諾夫直到1901年才批判了“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屠干——巴拉諾夫斯基和別尔杰也夫等人，当时司徒卢威作为資產階級自由派、工人运动和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面目，已經完全确定無疑地显露出来了。

普列汉諾夫对司徒卢威的反馬克思主义著作的长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列宁感到極大的惊异。大家知道，1899年列宁从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写信給波特列索夫說，他不明白普列汉諾夫怎能对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在“新言論”杂志上反对恩格斯的論文不予答复。

普列汉諾夫本人曾企圖这样地为自己的緘默作辯护，就是他不願意去应答知識分子的一切癖嗜。在給波格丹諾夫的信——“Materialismus militans”（“战斗唯物主义”）中，他写道：“尚在司徒卢威先生發表他的著名的‘評述’\*时，我的某些同志就公正地把这些短評認為是一个还没有徹底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人的著作，并且劝我起来反对这个人。当这个司徒卢威先生在‘哲学与心理学問題’上刊載了他的論文‘論自由与必然’的时候，这种劝告就愈来愈坚持了。我还記得列宁在1900年夏见到我时，曾經問我为什么我对这篇論文不予注意。我給列宁的回答是很简单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論自由与必然’一文中所發揮的思想，早已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一書中遭到了我的駁斥……如果我‘应答了’过去和現在要求我給予‘答复’的一切，那我在理論上就会前进得远多了。”<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之迴避司徒卢威的批評以及認為这种批評的必要性是在于知識分子的“癖嗜”，就說明他显然对司徒卢威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329頁。

\* 即指司徒卢威的“俄国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一書。——譯者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7頁。

主义在政治上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普列汉诺夫还企图这样地为他迟迟不反对司徒卢威的言论作辩护，就是说似乎在1895年曾经指令他“不要射击”。列宁在“‘火星’怎么差一点熄灭了？”<sup>①</sup>一文中指出，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只是不愿意射击罢了。

普列汉诺夫迟迟不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与这一点有联系的，就是他沒有看透这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本质，并且也没有把他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sup>②</sup>。

列宁认为，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的协议是可以允许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暂时的协议的结果，就是共同出版了“关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征的材料”这一文集，其中刊载了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司徒卢威等人的论文。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由于这个协议，才令人惊奇地迅速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列宁只允许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的协议，以便利用他们去进行反对民粹派的斗争，而普列汉诺夫则与列宁不同，他错误地认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的同盟者。他认为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是“不很重要的”，他不正确地评价了司徒卢

① 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310页。

② 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跟在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之后，广泛地宣传了这种观点，就是说普列汉诺夫正是在对自由派阵营中的批评派作斗争时最为徹底的人。但普列汉诺夫对司徒卢威的错误所采取的温和态度，似乎是与消息不灵通和以下这一点有关的，就是居住在国外的普列汉诺夫没有可能在事实上去看到司徒卢威的理论错误怎样影响到他的实际行动、怎样的实践使他脱离了正统思想。

威的“向资本主义領教”的口号，而把这口号称为“西欧主义者的高尚的迷恋”。他甚至还庇护了司徒卢威的“評述”一書，認為一般地說和整个地說，這本書終究还是扎实的，他在司徒卢威的言論中只看到理論上的錯誤，而這些錯誤仿佛是年輕和思想不够成熟的結果。

普列汉諾夫無視司徒卢威的修正主义态度，有时甚至还庇护他，認為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和“批評派”之間的差別仅在于認識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

大家也都知道，普列汉諾夫在1901年关于司徒卢威的“評述”說，在这本書中，对两种理論，即馬克思的理論和布倫坦諾的理論說道：“就像两个姊妹那样地互相拥抱吧”。普列汉諾夫指出了司徒卢威的書中的折衷主义的內容，他說，这就証明了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指的是列宁）对该書作者的責难是正确的，这些馬克思主义者对司徒卢威的布倫坦諾主义进行了斗争。普列汉諾夫則自己承認他不曾进行这种斗争。他是屬於“期待者”之列的，他們希望司徒卢威的这个資產階級的理論“将逐漸地在他的觀點中被原已存在着的馬克思主义的因素所战胜”<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对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不正确的估計，决定了他对司徒卢威所采取的錯誤态度。他反对列宁与司徒卢威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义代表进行不調和的論战。普列汉諾夫在給馬尔托夫的信中写道：“有着对待自由派的两种态度——‘士林’的态度和‘別尔托夫’的\*态度。”普列汉諾夫的态度就是說：“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吓住了資產階級。”

列宁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追究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巴”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58頁。

• 当时列宁用士林作笔名，普列汉諾夫用別尔托夫作笔名。——譯者

(1901年刊载于“曙光”杂志)一文中,尖锐地揭穿了自由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勾结起来反对革命的意图。列宁写道:“在1895年,我们警告了他(司徒卢威——福米娜),并且小心地同他划清了界线,如与同盟者划清界线一样。而在1901年,则向他宣战,把他当作是一个甚至不能彻底地保卫一点点纯粹民主要求的自由主义者。”<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立刻表示反对列宁的论文“地方自治运动的追究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巴”。普列汉诺夫曾坚决反对在“曙光”杂志上刊载这篇论文。他宣称道,他并不认为可以鄙视自由派,自由主义本身能够值得巨大的尊敬。这一切都缩小了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的作用,证明他曾倒退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

在改变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上,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那种坚决的、不调和的革命斗争以及列宁对于普列汉诺夫对待司徒卢威的态度的批评,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他在“火星”报的合作时期内就曾反对了司徒卢威。他承认了自己迟不批评司徒卢威的错误,并且写了一些旨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的论文——“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评者的司徒卢威先生”(1901年)。在这些论文中,用通俗的形式说明了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生活、特别是运用于社会革命问题,并且揭露了在俄国的土壤上以“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成长起来的修正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他反对司徒卢威的论文中利用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尖锐地反对了司徒卢威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3卷,第83页。



义的基本原理和他的經濟学說所作的修正。同时也揭穿了司徒卢威想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理論去偷換馬克思的社会發展理論和革命理論的企圖。

普列汉諾夫确定，司徒卢威歪曲了馬克思主义，有意識地抹煞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否認社会發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司徒卢威用經濟与法权之間的次要矛盾去偷換了这个社会發展的基本矛盾。普列汉諾夫引証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經濟現象甚至与法权相矛盾时，也决不与此种法权的經濟基础，即财产关系相矛盾。在历史上，每一种特定的法权都是在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且与之一起消失。

司徒卢威努力証明，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的話，馬克思主义似乎沒有为社会革命留下位置，因为馬克思主义假定法权和政治制度对于經濟的經常的适应是它們的正常的存在形式。他認為社会矛盾的本質是在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經濟的不相适应，而不是在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質的不相适应。当然，普列汉諾夫指出說，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仅仅在于法权与资产阶级制度的不相适应，那么談論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就将是多余的了。只要改变法律，这种不适应就会很容易地調整好的。普列汉諾夫挖苦地說：“要是处于这样愉快的情況下，那末法学理論家和资产阶级实業界的聰明的实践家就都能毫不費力地發現——按照德国人的說法——鞋子在那里挤了脚，而资产阶级老爷們也只要生气地轉过身去和带威胁地皺起眉头，要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們赶紧把鞋子換个新式样就够了。”<sup>①</sup>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66頁。

司徒卢威保衛流行的資產階級的矛盾鈍化“論”，目的在於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他“證明”說，社會中的發展是按照着矛盾“鈍化”和各階級相互接近的公式而實現的。

普列漢諾夫反對說，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研究現實的唯一正確的原則。他寫道：“讀者們，採用馬克思的辯證法的觀點吧，那時你們自己就將看到，那些竭力想把某種他們所愛好的‘鈍化’因素帶進馬克思的嚴整理論中去的‘批評派’先生們的掙扎是怎樣絕望地軟弱和怎樣可笑地笨拙！”<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從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立場去考察法國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制度之間的矛盾時證明說，社會生活不是按照虛構的矛盾“鈍化”規律而進行的，而是按照階級矛盾尖銳化的規律進行的，在發展過程中，這些矛盾並不像司徒盧威所斷定的那樣會趨于鈍化，而是會趨于尖銳化。

司徒盧威斷定有無產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之間的矛盾鈍化的事實，他力圖使讀者們相信，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狀況會得到改善，因此無產階級就會比以前更接近于資產階級。

對於司徒盧威關於資本家的“貧困化”、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狀況的改善和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的減輕這些反馬克思主義論斷的批判，是普列漢諾夫反對司徒盧威的論文中的最光輝的篇頁。普列漢諾夫根據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生活的大量事實，指出了這種論斷的荒謬。這些事實不容置辯地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收入的增加並沒有增進工人階級的物質福利。相反地，在英國、德國、比利時和其

---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85-186頁。

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內，大財主們分得的社会財富都得到了增加。在大不列顛，全部財富的約80%是集中在百分之一·五的居民手中的。

因此，普列汉諾夫說道，一切現有的事实都坚决地作了有利于馬克思和“正統派”的証明。在經濟方面，無产階級与資产階級之間的距离越来越增大了。“工人階級相对地更貧困了，因为它所得到的份額在全国生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地縮小了”<sup>①</sup>。普列汉諾夫強調指出，资本主义的發展不仅会引起無产階級状况的相对的恶化，并且在有些地方还引起無产階級状况的絕对的恶化、引起剝削的增加，使用妇女劳动和兒童劳动的增加和貧困的增长就証明这一点。他写道，资本主义發展的無情现实和它的矛盾的尖銳化証實了馬克思所發現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証實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階級日益貧困化的原理，关于財富在一端的积累同时也在另一端造成了貧困、劳动重累、奴役、愚昧、粗野和精神屈辱的积累的原理。后来普列汉諾夫却几乎絕口不談絕对貧困化了。他在事实上是同意了仿佛在资本主义下沒有工人階級的絕对貧困化的看法。

司徒卢威認為無产階級的墮落和貧困化乃是無产階級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的障碍，普列汉諾夫則回答司徒卢威的这个論据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也沒有指望無产階級中的墮落份子成为革命力量……馬克思在指明貧困的增长等等时，还指出了‘在不断壮大着的工人階級的激憤，并且工人階級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机构本身而不断地得到訓練、联合起来和組織起来’。”<sup>②</sup>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24頁。

这样就彻底批判了主張社会矛盾“鈍化”的辯护論的概念，而“批評派”先生們則正是企圖依据这个概念的。

司徒卢威宣布說漸進性和不間断性是普遍的發展規律，于是他就成为社会改良、进化和各敌对階級可能調和論的拥护者。

普列汉諾夫尖銳地批判了这种畸形的發展观念。他指出，当司徒卢威和其他形而上学者談到發展时，实际上所談的并不是意味着新东西的产生的真正的发展，而只是已經产生的事物的量的增长，这些事物曾經是“不明显”的，而現在則發展了起来并且成为明显的了。革命是飞躍，是漸進性的中斷，因此在本質上是与进化有别的。但革命也是合乎規律的，革命是由进化过程所准备起来的。

司徒卢威否認社会革命的概念，普列汉諾夫在反駁司徒卢威时問道：“……那么在历史上已經實現了的那些社会革命又是怎样發生的呢？認為它們是沒有實現过的呢，还是不把它們算作革命呢……。”<sup>②</sup>

未必能够断定說法国大革命就根本沒有發生过。这是誰也不会相信的。这个革命是确确实实地實現了的，并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如果說，因为自然界不作飞躍，而理性又不容許飞躍，所以社会革命这一概念就毫無根据，那末，显而易见，这些断然的論据就应当在同等的程度上既适用于資产階級革命，又适用于無产階級革命。而如果尽管飞躍是‘不可能的’，而且变化是‘不間断的’，但資产階級革命却早已實現了的話，那末我們也就完全有根据去設想，無产階級革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 11 卷，第 242 頁（着重点是普列汉諾夫加的）。

③ 同上書，第 245—246 頁。

命也定将按时实现……”<sup>①</sup>

在反对司徒卢威的論文中，也闡明了司徒卢威和其他改良主义者反对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言論的政治傾向。在这些論文中說道，修正主义者准备引用任何的“論据”去反对馬克思主义，只要“使得他們所仇視的概念、即社会革命遭到不利的說明”，从而去“战胜甚或只要能削弱……进步的無产阶级的革命傾向”。無論是司徒卢威、或其他改良主义者，都是革命的坚决的敌人和社会改良的拥护者，因为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別尔杰也夫的说法是同司徒卢威的改良主义观点相近的，他認為在社会組織还没有完全地更新以前，似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范围内所实行的修正和个别的改良就将縫补它的破孔，并似乎这样就会發生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轉变，普列汉諾夫在引証別尔杰也夫的说法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由于縫补封建制度的破孔的結果，而是由于使用暴力消灭封建制度的結果。对縫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破孔來說也同样如此。“如果我縫补袜子，那么甚至连万一当袜子的‘組織’都完全換新时，袜子也終归仍然是袜子，而不会变成手套”<sup>②</sup>。他在嘲笑司徒卢威和別尔杰也夫的改良主义时指出：“‘不断地’縫补旧衣服，同时又同样‘不断地’想像經過縫补的旧衣服会‘不断地’变成某种全新的衣服，这意思就是說，去‘不断地’相信那种公开地和‘不断地’嘲弄一切人类思惟規律的聃咄怪事。”<sup>③</sup>

普列汉諾夫指出，“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并没有比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46頁。

② 同上書，第261頁。

③ 同上。

“不断地”縫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破孔走得更远，他把“合法馬克思主义”称为资产阶级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

伯恩施坦型和司徒卢威型的机会主义者是否認無产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就是：“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司徒卢威追随着伯恩施坦說道，社会主义正是“一点不多也不少”现实到它在目前、即在资本主义統治下所能实现的程度。

普列汉諾夫对于司徒卢威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終目的的非现实性的这些敌視社会主义的議論所作的駁斥，有着重大的意义。普列汉諾夫不止一次地說，馬克思主义在确定無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最終目的时，不是从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特具的那种抽象的体系出發的，而是从經濟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發展規律出發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争取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但他們也同样捍衛着运动的将来。“捍衛运动的将来，这意思就是說，为了它的‘最終目的’而斗争，并且正是在現在——在今天、明天和后天，在每一个时刻——进行斗争。如果运动的将来得到了正确的理解，而且那些善于闡明現代經濟發展进程的人也正确地理解了运动的将来的話，那末捍衛最終目的就絕對沒有一个空想的原子……在这里，‘最終目的’是‘现实的’，正像現代經濟發展是现实的一样。”<sup>①</sup>

虽然普列汉諾夫反对司徒卢威的論文有着重大的積極意义，但也同时包含着对自己的敌人、即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讓步。这些論文的作者絲毫也沒有談到司徒卢威把国家看作是“秩序組織”的自由主义見解，絲毫也沒有談到司徒卢威的資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269頁。

产阶级客观主义。这些论文像普列汉诺夫反对修正主义的其他著作一样，也都特具着学究习气的成份。这些论文在评价上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充分，在这些论文中没有指出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政治条件，没有揭露它与西欧修正主义的联系，也没有阐明修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关于“笨拙的挣扎”、关于“幼稚性”、关于伯恩斯坦以及司徒卢威的“惊人的失策”、关于他们的“谬误”或简单的“思想不够成熟”的俏皮的议论，往往代替了对西欧和俄国修正主义者的活动的阶级的、具有党性的分析。

列宁在他反对司徒卢威和一般地反对俄国和西欧的修正主义的著作中，对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科学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关于国家的学说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列宁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绝对不能调和的。

\* \* \*

在争取在俄国创立共产党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曾必须对“经济派”——九十年代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不对“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就不可能把分散在全俄各地的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因为在那个时期内，经济派是建立统一的政治性的工人政党的主要反对者。经济派集团维护工人运动中的组织散漫性和思想涣散状态，并且甚至还加以宣扬，他们认为，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似乎是沒有必要的和杜撰出来的。俄国的“经济派”也像西方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执行了同样的放弃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经济派”断定工人们应当主要地进行经济斗争，而把争取民主纲领的斗争授予自由资产阶级去做，他们否认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的作用，否認有建立独立的工人階級政党的必要性，这一切都是企圖使工人階級变成資產階級的政治附屬物。

列宁在“經濟主义”剛剛出現时就对它展开了斗争。当时列宁正处于流放之中，他在1899年夏組織了著名的十七人反对修正主义思想、即“經濟主义”思想滲入党內的抗議書。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底抗議書”在揭露“經濟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sup>①</sup>。

列宁在詳細地批判枯斯科娃的“信条”时指出，“經濟主义”的特征在原則方面是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在現代的“批評”这个机会主义的最新的变种面前束手無策；在政治方面是力圖縮小政治斗争；在策略方面是完全的动摇不定；在組織方面則是不理解运动的群众性質要求建立一个集中的政党、社会革命的政党，而不是建立一个“社会改良”的政党。

普列汉諾夫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中与“經濟派”——普罗科波維奇、克里切夫斯基、馬尔丁諾夫等人——發生了冲突，当时参加这个协会的除了“劳动解放社”的社員外，还有所謂“青年”社会民主主义者、即“經濟派”。普列汉諾夫和他的“劳动解放社”，曾經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内部，对倾向于“經濟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协会”中的大多数人展开了斗争<sup>②</sup>。

列宁在1907年写道，那时还是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

---

① “抗議書”于1900年在普列汉諾夫所編的文件彙集“供‘工人事業’杂志編輯部参考的袖珍指南”上翻印了出来。

② 早在1898年和1899年，意見分歧就曾导致“劳动解放社”拒絕編輯“协会”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主要是“經濟派”的材料。1900年，由于“經濟派”的懸念加剧的意見分歧，“劳动解放社”就退出了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协会”，而“协会”就变成了“經濟派”的派別組織。普列汉諾夫和他的同志們就創立了旅外組織“社会民主党人”。



者、并且领导着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組織的普列汉諾夫，曾經对枯斯科娃和普罗科坡維奇宣布了“你死我活”的战争<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他反对“經濟派”的著作<sup>②</sup>中指出，“經濟派”公开地对馬克思的观点进行“修正”。普列汉諾夫在評述“經濟派”观点的反革命的本質时，把他們称为“純种的”机会主义者和伯恩施坦的忠实信徒。他追溯了俄国“經濟主义”与伯恩施坦主义的联系，他說，“我們运动中的狹隘的和粗魯的經濟主义的代表們，在西方、在那些馬克思主义的‘批評派’的观点中为自己找到了理論上的支持，而伯恩施坦則是那些‘批評派’的旗手和喉舌……”<sup>③</sup>。

在收集了一些揭露“經濟派”的文件的彙集“袖珍指南”的序言中，以及在普列汉諾夫的“再論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論策略”等論文中說道，“經濟派”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經濟派”之拒絕建立一个独立的無产階級政党乃是对于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背弃，这意味着使工人階級屈从于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普列汉諾夫指出了“經濟派”的尾巴主义，他說这些人只是观察俄国無产階級的“后背”，并且要求無条件地同他們断絕关系。

“經濟派”、特别是枯斯科娃和普罗科坡維奇，反对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条文列入党的綱領，他們断定說，社会主义是“連上帝本人也不知道的巔峰”。普列汉諾夫在回答这种說法时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409頁。

② 其中有：“供工人事業杂志編輯部参考的袖珍指南”序言（1900年2月）、“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筆記摘录”（1900年）、“再論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901年）、“論一般的策略、論尼古拉的將軍李亞德的策略、特别是專論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策略”（1901年）、“下一步是什么？”（1901年），以及其他論文。

③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519頁。

写道，社会民主主义的綱領必需“指出消灭（而不仅是緩和）资本主义剝削和使一切生产資料和生产产品流通变为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在这个意义上，‘将来的制度’乃是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目的，而說什么它不应列入社会主义的綱領，就是意味着絲毫不理解这綱領的意义或徹底地放弃了社会主义”<sup>①</sup>。

“經濟派”宣稱道，似乎工人們是不能够理解推翻沙皇制度的必要性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因此更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普列汉諾夫反对他們的这种說法，他說，决不能把群众的意識看作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和固定的东西。群众的意識是在發展着，因为工人階級运动是在不断地增长着并且向前大踏步地迈进着；在罢工形式下的無产階級斗争席卷着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人階層，并且普及到整个俄国，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居民階層的一般的民主精神的活躍。罢工給予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去影响工人群众的机会，因为几乎每一次工人和企業主之間的冲突都导致工人和警察的冲突，并且清楚地向工人們表明，“警察的专横是怎样支持老板进行压迫的”，因此，“进行政治鼓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他尖銳地批判了經濟派，这些人認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仅仅是在于，在工人中間根据工人的需要和要求进行鼓动工作。

普列汉諾夫并不否認在經濟基础上进行鼓动的必要性，他反对了那些不善于利用工人与企業主的經濟冲突去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的鼓动家。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13頁。

普列汉諾夫还着重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对工人运动的意义，他認為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的任务是去認清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任务并且向工人階級解釋清楚。

他嘲笑了“經濟派”所提出的所謂“过程策略”論，这些人在“工人思想”报周圍結成了小集团并且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运动的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領導。从他們的观点看来，起初是工人运动發展中的純經濟阶段——工人們爭取純粹的經濟要求的斗争，而随后才是政治阶段——即所謂“现实的”政治、爭取改良的斗争、适应于自發运动的斗争。普列汉諾夫指出，“經濟派”所强迫工人階級接受的策略，阻碍着工人們的階級意識和政治意識的增长，这种策略反映着“經濟派”对無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資產階級見解。同时，他还指出，“經濟派”降低了群众的自觉的活动的意义，誘使俄国工人階級离开它的根本的政治任务、即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普列汉諾夫也起来保衛了党。他坚持必須把工人團結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普列汉諾夫說道，断定說工人沒有團結成为一个特殊的政党的要求，只是意味着資產階級希望在政治上利用工人。他着重指出，企圖使工人階級的活动主要地局限于自由主义政党範圍內的經濟斗争，就会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告終結，而它在融解在資產階級民主党内之后将会停止存在。

普列汉諾夫說道，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階級的先进的——在起初也是人数很少的部队。工人政党应当促进那在实际的影响上極為重要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群众的觉悟会适应着他們的地位而發展起来。“即使沒有我們的議論，群众的最近的經濟利益也仍是群众自己所能理解的和容易了解的：没有一个工人会不懂得高工資要比低工資好些”<sup>①</sup>。但是，革命家

不应当充当工人运动的尾巴，而应该促进群众中间的政治革命意识的增长，应该成为群众的革命思想的助产士。

普列汉诺夫把“经济派”的观点称为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他响应了列宁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出的将一切力量集中于组织政党的号召。

根据列宁的思想，将分散的小组和团体联合成为一个政党的唯一可能的和正确的途径，是组织一家与一切地方团体有着密切联系的全俄报纸。列宁所组织的“火星”报就是这样的报纸，普列汉诺夫也参加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列宁的“火星”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张全俄政治报纸，将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作了准备。“火星”报编辑部在斯阔加特出版的科学政治性的“曙光”杂志，也朝着这个同样的方向发展了自己的活动。“火星”报是对“经济派”的斗争中的最锐利的武器。列宁的“火星”报为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而胜利地进行了这个斗争。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团结一致，他在这时期内写道，必须把“经济派”作为政治上的敌人而加以申斥。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要求，最著名的“经济派”之一——普罗科波维奇——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党组织。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反对“经济主义”的言论表示同感。列宁在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关于彙集“袖珍指南”一书写道：“袖珍指南——这是号叫，真是反对鄙俗的经济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羞愧和耻辱’的号叫。”<sup>②</sup>普列汉诺夫对“信条主义”和“枯斯科娃主义”的可耻的原则宣布了战争。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2卷，第76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26页。

但是，普列汉諾夫对“經濟主义”的斗争的积极意义却由于这一点而降低了，就是他在自己的論文中沒有充分地指出理論与实践的联系，沒有充分地完全揭示出俄国工人运动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上面已經指出过，普列汉諾夫在分析西方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源与俄国的司徒卢威主义和經濟主义的根源时，有着严重的缺点。他用帶有资产阶級观点的资产阶級活动家参加無产阶級运动这一点来解释机会主义的出現。

照普列汉諾夫說来，机会主义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资产阶級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傳統的影响、资产阶級思想体系对于無产阶級的影响。普列汉諾夫只看到了这一方面，使它脱离了經濟原因，他沒有看到机会主义的增长同資本主义發展中的新时代的到來之間的联系。

普列汉諾夫沒有揭露“經濟主义”的阶級根源。他認為这种思潮的产生乃是“經濟派”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和他們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深刻的結果。“經濟主义”是机会主义在俄国土壤上的表現，并且在后来發展为孟什維主义，而普列汉諾夫却把它描述成一段插曲，只是在理論方面的一种誤解。

在以特別的深刻性、原則性和內容丰富著称的列宁的著作中，提供了对“經濟主义”的本質进行分析和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个光輝的范例。列宁的著作“做什么？”徹底摧毀了“經濟主义”的机会主义哲学。这本书的理論原理成了共产党思想体系的基础。

列宁对“經濟派”的批判的尖銳性引起了“劳动解放社”的社員們的不滿。普列汉諾夫發生了动摇，并且傾向于同“經濟派”妥协的思想。雅古波娃給列宁的信就証实了这一点，在这封信中通知說，在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上，“普列汉諾夫在俄

團組中屢次發表意見說，希望同我們在俄國所有的派別謀求妥協”<sup>①</sup>。在1904年，當普列漢諾夫已成為一個孟什維克以後，就直率地號召大家同過去的“經濟派”相接近，把他們說成是具有一種“某種思想色彩”特征的“同志”。

普列漢諾夫對伯恩斯坦主義和“經濟主義”的批判的缺點，在批判伯恩斯坦和司徒盧威的哲學修正主義時的隱諱，對伯恩斯坦主義、司徒盧威主義和“經濟主義”的政治危險性的估計不足，普列漢諾夫在“火星”報編輯部圍繞着列寧的論文“地方自治運動的追尋者和自由主義的漢尼巴”所進行的討論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的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不正確態度，——這一切都為普列漢諾夫在後來轉向孟什維主義作了準備。

在“火星”報編輯部內部起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綱領的時期內，這些趨勢越來越加強了。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在這個時期內的嚴重的意見分歧，足以說明布爾什維主義者和孟什維主義者在後來的分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的原因和“火星”派分子普列漢諾夫之蛻化為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

---

① “列寧文存”，俄文版，第13卷，第109頁。

## 第四章

### 1883—1903年間普列汉諾夫对 辯証唯物主义的捍衛、宣傳和論証

杰出的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諾夫在捍衛、論証和普及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業中，有着巨大的功績。列宁曾經指出，如果沒有別尔托夫(普列汉諾夫)对唯物主义哲学所作的闡述，俄国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形成的，以后在1921年列宁写道：“……順便对年輕的党员指出：不研究——真正研究——普列汉諾夫所写的关于哲学的一切，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因为这乃是整个国际的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最好的东西。”<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他的活动中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时期中認為，为争取最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争取辯証唯物主义的胜利和向群众宣傳辯証唯物主义而进行斗争，乃是自己的义务。他写了大量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力求指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研究所加进的新的东西。

普列汉諾夫用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的哲学的宣傳，来和唯心主义的混亂、折衷主义，以及把辯証唯物主义变为“經濟”唯物主义的企圖相对立。他准确地击退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资产階級哲学史家們对馬克思主义的进攻，明确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73頁。

而有力地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的創始人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中考察了一些最重要的哲學問題：關於意識和存在、關於發展和變化、關於自由和必然、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關於形式和內容、關於本質和現象以及其他等問題。

在他的著作中明確地指出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對工人階級的特殊的意義，並且作出了決不可以對這種哲學表示漠不關心和冷淡態度的結論。在唯心主義廣泛流行的情況下，普列漢諾夫奮起捍衛了唯物主義這個在歷史上不止一次地起了進步作用和解放作用的學說。他還企圖揭示出唯心主義對唯物主義的反動的社会根源，揭示出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對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所進行的無數次“批判”進軍的社会原因。

在九十年代中期特別是末期的歐洲和俄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反動和修正不斷加厲的背景下，普列漢諾夫奮起捍衛和論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理論、並闡明了它的準備條件和它的特点，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普列漢諾夫極其關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準備問題。他有許多著作用來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如：“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1895年）、“唯物論史論叢”（1896年）、“黑格爾逝世六十周年”（1891年）、“奧古斯丁·迭利與唯物主義歷史觀”（1895年）。除了“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外，“唯物論史論叢”也是一本關於唯物主義史的卓越著作，這著作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和社会科學的全部最新發展的合乎規律的和必然的產物，作了有價值的闡述。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是批判地接受了和改造了十九世紀的最主要的思想成果——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天才思想家。



他認為，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向我們指出：“馬克思的理論為什麼會產生和為什麼必然要出現，它答復了哪些以前一直沒有解決和無法解決的問題，因而它的真正意義又是怎樣的。”<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揭示了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條件，探溯了馬克思主義和過去的全部哲學發展的聯繫。他化費了很多功夫去研究過去的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們的世界觀——古希臘的思想家，文藝復興時代的哲學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偉大的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羅蒙諾索夫、拉吉舍夫、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世界觀。他揭露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對他們的觀點的唯心主義歪曲。普列漢諾夫寫了許多關於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關於新康德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其他形式的著作。他還研究了從摩萊里和馬布利起到十九世紀前半世紀的西歐空想主義者為止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的學說。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家，普列漢諾夫在研究關於哲學史的著作時，揭露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們，特別是朗格、蘇里、費歇爾、維金斯基、路易斯和宇伯爾威格等人在他們關於哲學史的專門著作中對唯物主義學說所作的膚淺的、歪曲的、虛偽的敘述。他還反對了柏格森和詹姆斯對唯物主義史的偽造。普列漢諾夫指出，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們對待唯物主義是極不公正的和抱有偏見的，他們幾乎專門把注意力放在唯心主義和二元論的體系上。

普列漢諾夫清楚地看出了資產階級“哲學家”對唯物主義的“批判”的不公平，看出了他們對唯物主義的仇視。他捍衛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27頁。

了被資產階級哲學史家所歪曲了的過去的唯物主義者的觀點，捍衛了對哲學史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在說到科學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史的必要性時，他反對了資產階級學者們所特有的以思想的繼承關係的精神來闡述哲學史的做法。例如，他關於宇伯爾威格寫道：

“他留給我們的，只不過是哲學史家們所通常給與我們的那種哲學體系的簡單序列；某一個體系引起了另一個體系，而後者又引起了第三種體系以及其他等等。”<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在批判這種哲學史的敘述方法時說道，必須把思想史和社會史聯繫起來，用經濟發展的影響來解釋精神的進化。

同時，普列漢諾夫也反對庸俗地理解經濟對思想體系的發展、對哲學思想的發展的一定影響。他強調指出，雖然思想在內容上是有階級性的，但在形式上則“密切依賴着前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作為一個哲學史家，普列漢諾夫把闡明馬克思主義是在過去的進步社會思想的發展所積累起來的材料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一原理，看作是自己的任務。他正確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依據着包括哲學在內的最優秀的科學成就的。同時他詳盡地研究了過去的唯物主義體系，闡明了它們的進步作用。他對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史給予很大的注意。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中有專門的一章是關於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在“唯物論史論叢”中，分別論述了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卓越的代表霍爾巴哈和愛爾維修。在其他著作中，關於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也談得很多。

首先引起普列漢諾夫的注意的，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

---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73頁。

义者的历史观点。他詳尽地考察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怎样企圖从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出發去解釋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在社会中的統治，以及他們如何又陷入了無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普列汉諾夫分析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倫理学，指出它在当时的进步性，并保衛了法国唯物主义者使之免受庸俗的資產階級哲学史家所發出的說他們“不道德”的責难。普列汉諾夫很高地評價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無神論和他們对教会和宗教所作的斗争。

同时，普列汉諾夫也指出了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的局限性和資產階級性。他說霍尔巴哈是一个徹头徹尾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他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反对了封建剝削，但却也保衛了資產階級所有制和剝削。普列汉諾夫在具体分析十八世紀法国哲学家的著作时揭露了这一点。他說他們“都曾贊頌資產階級所有制”。

在論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时，普列汉諾夫說明，他們是把意識看作“自然”現象的，他們認為为了解决認識論問題無需超出研究自然的范围。他們把思惟看作物質的屬性，坚决地摒棄一切用超自然的力量來解釋意識的企圖。法国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是感覺論，即承認感性知覺是一切知識的基础。例如，爱尔維修断定說，我們只有借助于物体對我們造成的感覺來認識物体。普列汉諾夫还引用了霍尔巴哈的類似的說法，霍尔巴哈写道：“我們只能根据物質給予我們的知覺、感覺和觀念去認識物質。”

但是，普列汉諾夫对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作了不正確的評價。他把在他們那里遇到的关于不可能認識世界的全部財富的个别言論評为不可知論。

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这著作中說，法国唯物主义

者的观点在许多场合下和康德的观点相接近，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例如，在这书中说，“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本质上是站在同一的观点上，不过不同地运用了它……”。在另一本主要的哲学史著作——“唯物论史论丛”中，也重复了这种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的不正确的评价。

列宁指出了这个錯誤。1909年，列宁閱讀了德波林的論文“辯証唯物主义”。在这篇論文中，德波林在普列汉諾夫的影响下跟着他認為霍尔巴哈的認識論是和康德的不可知論相接近的。列宁把这称之为“謊話”和“一团糟”。列宁对德波林的批評，也間接地針對着普列汉諾夫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

費尔巴哈在历史上是比馬克思以前的其他唯物主义者更接近于馬克思的，但普列汉諾夫在八十一——九十年代中关于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写的，却比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复辟时代的历史家所写的要少得多。

但是，他很高地评价了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资产階級哲学史家断定，費尔巴哈似乎从来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在和他們进行論战时指出了費尔巴哈的自然觀中的徹底的唯物主义。他在揭示費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特别是和霍尔巴哈的哲学观点的相同点时強調指出：費尔巴哈是唯心主义的死敌，因此，尽管他有时拒絕承認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他还是站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的。同时，普列汉諾夫也指出了費尔巴哈的观点的局限性，例如，他指出由于对辯証法因素的不加研究，而成費尔巴哈的“体系的軟弱方面”。普列汉諾夫指出在費尔巴哈的世界觀中，那个构成“現代唯物主义的力量和光荣”的历史方面，仍沒有得到發展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在論及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对費尔巴哈的关系时，普列

汉諾夫強調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費尔巴哈哲学进行了根本的改造”，“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和費尔巴哈的体系相比，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虽然这些論点是正确的，普列汉諾夫还是未免把費尔巴哈的观点看作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太接近了。由于对費尔巴哈一般評价过高，普列汉諾夫就沒有批判費尔巴哈在社会历史方面的許多缺点，特別沒有批判費尔巴哈的世界觀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倫理的雜質。他甚至認為，費尔巴哈在他的历史觀中提供了某些唯物主义性質的前提。这是明显的錯誤，这錯誤是遵行着使馬克思学說和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接近的路綫所造成的，要是按照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情形来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就仿佛是斯宾諾莎主义的变种了。

这样地強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之間的亲屬关系，就引向了片面性。在普列汉諾夫反对伯恩施坦和斯密特的論文中，也能看到这种片面性；他在这些論文中用来和新康德主义相对立的，与其說是辯証唯物主义，倒不如說是斯宾諾莎、費尔巴哈和其他过去的唯物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同时，斯宾諾莎、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費尔巴哈的观点的局限性、他們的缺点和應該加以否定的特征，也在許多情況下毫無批判地被保留下来。例如，普列汉諾夫沒有对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所特有的他們哲学观点的直觀性——他們的唯物主义的軟弱方面，进行考察和批判。但是，尽管这样，整个地說来，揭示了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偉大性的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仍是对科学的哲学史的重大貢獻。

普列汉诺夫在进而考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理论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的作用时，对十九世纪唯心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黑格尔给予了不少的注意。他写了一篇专门的著作“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来论述黑格尔。普列汉诺夫曾把恩格斯的名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译成了俄文并予以出版，在这著作之后，普列汉诺夫这篇关于黑格尔的论文，在那些年代里是国际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有一章、在普列汉诺夫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几十页是论及黑格尔的。

普列汉诺夫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准备工作中的必要环节。在他的著作中贯彻了一个正确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自己的方法时，是从黑格尔的辩证的方法出发的；对现实的辩证的态度乃是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唯心主义那里作为遗产”而获得的科学思想的巨大成就。普列汉诺夫说，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意义，“首先取决于他是从 das Werden（生成）过程的观点，即是从现象的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观察它（现实——福米娜）的一切现象的”<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对辩证法、发展的思想和矛盾的逻辑的研究是黑格尔的最重大的功绩，这些东西既吸引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也吸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去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学说。

虽然普列汉诺夫借用譬喻说，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正如丘比德继承了萨茨尔奴斯<sup>\*</sup>，也即是免除了他的王位，但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阐述和评价，有时是显然夸大的。普列汉诺夫正确地强调了和详尽地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30页。

\* 萨茨尔奴斯(Saturnus)，神话中的丘比德之父。——译者

法比起形而上学来是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却没有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足够的批判。他使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接近，将马克思称为“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真正的继承者”。他在评论马沙里克的书时，没有批评马沙里克的这一断言，即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辩证法、而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了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指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唯心主义者，像旧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不能答复社会发展中业已成熟的问题。黑格尔曾企图将辩证法运用于历史，并且将社会的发展解释为一个有联系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但是，黑格尔由于自己的唯心主义，没有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他把全部人类历史说成是意识、绝对理念的历史。由于唯心主义观点无力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就必然迫使、并且真的迫使了有思想的人们转向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新的唯物主义已不能再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简单的重复了。

普列汉诺夫在演说词“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中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sup>①</sup>。他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评为哲学发展上的最高阶段。

普列汉诺夫写道：“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的时代中的最伟大的——而更好地说，是唯一无愧于这个名字的哲学体系。它的出现标志着一般的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问道：唯物主义在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在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著作中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回

① “马克思主义编年史”，俄文1927年版，第4卷，第1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98页。

答。例如，宇伯尔威格虽然博学多聞，但他一点也沒有关于辯証唯物主义的概念。朗格在他关于唯物主义史的著作中“什么都談到了，甚至連海因利希·左里勃一类微不足道的人也都談到了，但他却对辯証唯物主义只字不提”。普列汉諾夫关于朗格諷刺地写道：“博学的唯物主义史家甚至沒有怀疑过，就是在他的时代里居然还有絕然不同于福格特、摩萊蕭特之流的先生們的卓越的唯物主义者。”<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指出，为什么資产階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要隱諱不提或歪曲馬克思的观点，其解答就在于他們作为資产階級思想奴僕的階級立場。既然資产階級是一个反动的階級，并力圖扭轉历史的车輪，那末它的思想家也就当然不能了解馬克思的發現的重大的科学意义。

普列汉諾夫指出，唯心主义在社会的階級性質中有它的根源，他机智地嘲笑了西欧国家中所有的对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庸人式的恐惧。他写道：“在我們的时代里的任何一个善良的庸人，宁願承認他是‘月球上的一塊融岩’，也不接受認为他的一切思想、观点和習慣是起源于当代的經濟关系的那个理論”<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写道，如果馬克思学說得不到“这个强有力的世界”的善意接待，那末“無产階級却在自己爭取解放的斗争中，利用了他的历史理論作为可靠的指南”<sup>③</sup>。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觀反映着無产階級的利益。辯証唯物主义是無产階級的哲学，而無产階級則是在現代社会中起着偉大的历史作用的階級。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138頁。

② 同上書，第160頁。

③ 同上書，第192頁。



普列汉诺夫問道，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义和他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說的區別何在呢？他回答道：首先是辯證方法，而辯證方法乃是現代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成果和最为突出的特征。

普列汉诺夫說道，馬克思的辯證法，这就是我們从黑格尔那里知道的那种辯證法。对馬克思來說，一切有限物也会揚弃自身并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特定的內容的逐漸的量的变化，也归根到底会轉變成質的差异。但这畢竟不是完全一样的。在馬克思的哲学中，辯證法已經轉变为黑格尔辯證法的根本对立面了。

普列汉诺夫由于研討和普及馬克思主义辯證法，提出了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證法和馬克思主义辯證方法的对立的問題，提出了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證法和唯物主义的互不相容的問題。

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这一著作中曾強調指出，“卡尔·馬克思完全有权对自己說，他的方法是和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sup>①</sup>，因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馬克思对辯證法的看法是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它的看法的。馬克思主义辯證法的唯物主义性質，这就是它和黑格尔辯證法的基本区别。普列汉诺夫写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我們的辯證法的基础。辯證法是依靠着它的；如果唯物主义注定要倒台，那辯證法也一定要垮台。”<sup>②</sup>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證法确立了純粹思惟的自發的运动，而否認自然的發展和物質的發展。馬克思主义使辯證法“直立起来”，对它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并且剝去黑格尔包在它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49頁。

② 同上書，第18卷，第268頁。

身上的神秘的外衣。

在論及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辯証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的对立时，普列汉諾夫揭露了貫徹着黑格尔辯証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前进运动是由于概念中所具有的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相反地，在唯物主义辯証法中，則概念中所具有的矛盾只不过是现实中所有的那些矛盾的反映和翻譯成思惟語言的譯本。普列汉諾夫宣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之間存在着矛盾，关于在黑格尔的辯証法中包含着“合理的內核”的原理，这“合理的內核”就是黑格尔的敌人們沒有从他的哲学的反动外壳的后面看到的关于發展的学說。

普列汉諾夫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保守性以及与此体系相矛盾的發展思想写道：

“但黑格尔哲学不仅是一个辯証的体系，它还同时宣布自己是絕對真理的体系。但是，如果絕對真理已被發現，那末世界精神的目的——自我認識——也就已經达到，而它的前进运动也就丧失任何的意义。因此，妄想把握絕對真理的野心，必然将黑格尔引向与他自己的辯証法相矛盾的处境，并使他哲学的进一步的成就抱着敌視态度。”<sup>①</sup>

虽然普列汉諾夫确信黑格尔的方法和他的体系处于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他並沒有能够看出黑格尔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他的辯証法之間的真正的相互关系。普列汉諾夫沒有注意到恩格斯的这一重要原理，就是在过分增长的保守的体系的重压之下，黑格尔的辯証法被窒息了。

普列汉諾夫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方面写了些什么呢？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211頁。

恩格斯曾卓越而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竭力为当时的德国反动国家制度辩护，力图证明当时德国社会制度的“完美”和“永恒”。普列汉诺夫随着恩格斯指出了黑格尔对当时的普鲁士的现实的庸人态度，特别是在“法律哲学”这一著作中，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流露出黑格尔想同现存制度和平共处的企图，并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理性的观点就是和现实妥协”。普列汉诺夫认为，黑格尔的许多信徒把他的哲学体系理解作停滞的算术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黑格尔违反辩证法，宣布了社会发展的终结、哲学思想发展的终结。

黑格尔断定说，理论不可能预料将来，也不可能提出关于将来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与面向着过去的黑格尔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面向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解释过去，而且也解释现在，并且预见到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它的性质。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一本早期著作中，曾试图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个特征。

普列汉诺夫从“历史哲学”中引述了黑格尔的话：“哲学总是姗姗来迟”，它只意识到已经完成的东西；然后普列汉诺夫写道：“完全同意，‘哲学’不能使衰老的、陈旧的社会制度复活，但请问黑格尔，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哲学向我们指出——当然只是指出一般的特征——将会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那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呢？‘哲学’是在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观察现象的。而在生成过程中有着两个方面：发生和消灭。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看成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但是，无论是在自然界、或特别是在历史上，生成过程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总是一个双重的过程：旧的东西在消灭，同时在它的废墟上新的东西又在产生。难道这种新的东西的产生过程应当永远对

‘哲学’关着大門嗎？‘哲学’只認識存在的東西，而并不認識根据这种或那种意見应当存在的東西。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時間存在着什么呢？正是存在着旧的東西的衰亡和新的東西的誕生。如果哲学只認識衰老的旧東西，那末这种認識是片面的，它就無法完成自己去認識存在的東西的任务……

最新的唯物主义絕不陷于这种極端性。它根据：什么存在着和什么在衰亡着，就能判断出什么正在生成着。”<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捍衛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时，曾不止一次地引証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們的辯証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的區別所說的話。但是，他沒有能揭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造的新的唯物主义辯証方法的全部最深刻的內容。

普列汉諾夫批判了黑格尔的庸人作風、保守主义和他对普魯士君主制度的专愛。但整个地來說，普列汉諾夫并未能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那樣，指出产生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它的階級傾向。

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加深了普列汉諾夫把馬克思的辯証法与黑格尔的辯証法混为一談的錯誤。他們宣傳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为他大吹特吹，甚至說似乎在黑格尔之后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們在哲学方面一点也沒有作出什么自己的東西。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叫囂說，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的辯証法和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綜合，而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馬克思主义对过去哲学思想的关系的肯定而明确的原理。

普列汉諾夫的馬克思主义著作的价值，在于它們指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觀是現代唯物主义、即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

---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46—47頁。

特征。普列汉诺夫写道，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十九世紀的理論思想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在馬克思以前，沒有一個人能够对历史作出正确的、严格科学的解釋。唯心主义历史观甚至也統治了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他們認為，社会發展是由人的思惟規律所决定的，而人的思惟規律則又根源于人的天性之中。馬克思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現象的領域，于是就徹底建成了唯物主义。这就是馬克思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績。

普列汉诺夫說道，要指出一个多少能够和馬克思的概念相比的历史概念的例子是不可能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資本論’的著名作者的历史思想相比，只是一个幼稚的假設。打开迷宫的鑰匙第一次被找到了；人类的历史第一次、但也是最終地成为精密科学的对象。”<sup>①</sup>关于社会的学說是和唯物主义世界觀相符合的，并且适应着这个世界觀而得到了改造。唯心主义从它的这个最后的隱蔽所中永远地被驅逐出来了。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觀的發現，人类已不再需要請求那神秘的“人的精神意向”了。普列汉诺夫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觀使馬克思有可能引导我們走出迷宫，向我們指明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結束社会主义学說中的空想主义，并科学地去論証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資产階級哲学和历史編纂学想避开关于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义历史觀的問題的企圖。关于这，他声称道：“至于說到馬克思，那末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就是沒有一个一般的哲学史家、特别是沒有一个唯物主义历史家，曾提到过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sup>②</sup>他和“沒有注意到”馬克思

①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遺產”，俄文版，第5集，第13頁。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0頁。

的历史理論的米海洛夫斯基进行論战时，正注意到了这一点。資產階級社会学的特征就是隱諱不談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相反，普列汉諾夫却談到了这个成果对科学的重大意义，并且天才地宣傳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除了以上指出的这些辯証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以外，在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唯物論史論丛”一書中曾注意到了馬克思主义和宿命論的敌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们看見了必然性如何将人奴役……辯証唯物主义則指出必然性如何将人解放。”<sup>①</sup>在这些話中指出了：“辯証唯物主义不是宿命論的和消極的哲学，而是行动的哲学。”此外，普列汉諾夫也指出，馬克思主义者和“在人民、‘無知群众’面前表現出一种不可克制的惊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們面向着無产階級，面向着被压迫者。馬克思主义依靠着創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群众。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階級在反对剝削和奴役的斗争中的强大武器。馬克思主义是無产階級的革命理論。它“灌輸給無产階級無比的精力”。

普列汉諾夫在这些年代里对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历史所作的研究中，包含着基于对事实材料的深刻分析而得出的許多有价值的意見。

在这个时期內，在第二国际文献中占优势的是把辯証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等量齐观，而关于辯証唯物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体系的區別，則沒有多少明确的概念。一方面，把馬克思的觀點和霍尔巴哈、爱尔維修的觀點混为一談，并且把法国唯物主义的弱点硬加在辯証唯物主义身上；另一方面，則又提出了同样錯誤的原理，說辯証唯物主

---

① 普列汉諾夫：“唯物論史論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4頁。

义乃是左派黑格尔哲学的产物。

不仅是中派分子考茨基，而且連包括梅林、潘萊枯克等人在內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理論家們，也認為馬克思主义仅限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經濟学說。他們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科学的哲学后，就在整个哲学領域內完成了革命。他們之中大多数人認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接近于馬克思主义的、并为馬克思主义所能接受的哲学。例如，梅林曾写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贊同費尔巴哈的哲学观点，所以他們沒有扩充和加深他的观点，而把唯物主义带进了历史的領域；簡短地說，他們在自然科学的領域內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正如他們在社会科学的領域內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

普列汉諾夫力圖确定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之間的真正的相互关系。但是，他并未能徹底克服关于馬克思哲学的产生历史的这种錯誤概念。抹煞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前輩們的学說之間的界綫，是第二国际理論家們所具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列汉諾夫所固有的特点。他过分夸大了过去的思想家們的思想材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哲学学說的事業中的意义。他注意馬克思对过去的科学知識和哲学思想的成果的承受，更甚于注意这种承受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質，虽然他也不止一次地写到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質。尽管他直率地断定，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整个哲学發展的最高的总结和本質上的新阶段，但他仍对馬克思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所完成的革命的意义估計不足。普列汉諾夫未能看透資產階級世界觀和無产階級世界觀之間的區別的全部深度，因而縮小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与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之間的原則區別。

列宁和他的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科学地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历史意义，揭示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的、革命的精神。作为生动的革命事業的領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哲学科学，这哲学科学乃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行动指南。他們制定了完全新的唯物主义形式，这种唯物主义形式摆脱了过去的唯物主义体系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徹底性。

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日丹諾夫在哲学討論会上的發言中特別強調指出，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質上具有战斗的、进攻的性質，它是在“对一切唯心主义派別的代表”、对一切唯物主义的敌人“进行無情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获得胜利的。

日丹諾夫說道，自从作为無产階級的科学世界觀的馬克思主义出現以后，哲学史的旧时期即告結束，在那个旧时期內，哲学只是个别人和少数哲学家的财产，这些哲学家是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日丹諾夫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現，是“哲学史上完全新时代的開始，从此以后，哲学成了無产階級群众为摆脱資本主义压迫而斗争的科学武器。”<sup>①</sup>

馬克思主义并不像那些把馬克思主义理論庸俗化的人所認為的那樣，产生在荒漠之地上。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决不是过去思想的簡單的繼續。馬克思主义不是作为过去的进步学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英国政治經濟学和德国哲学——的發展的簡單的繼承者而出現的。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真正的發現，是哲学中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是本質上不同

<sup>①</sup> 日丹諾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書討論会上的發言”，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0 頁。



于过去一切哲学体系(即使是进步的哲学体系)的新哲学。

\* \* \*

普列汉诺夫把唯物主义思想带给了俄国的进步社会阶层,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俄国的胜利扫清了地盘,他热烈地捍卫了和宣传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坚决地对资产阶级“学者们”妄想把唯物主义从进步的哲学发展中排除出去的企图进行了斗争。他用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所作的鲜明的阐述,粉碎了说什么似乎唯物主义学说使整个哲学世界和文学世界变成“灰色”、“黯淡”和“销沉”的断言。

作为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没有和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妥协。他对一切唯心主义形式进行了斗争,既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贝克莱、休谟、费希特、康德、新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柏格森等等),也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柏拉图、谢林、黑格尔等等)。他反对伯恩施坦和斯密特的哲学论文与反对司徒卢威和“经济派”的哲学论文,乃是反对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折衷主义者,捍卫唯物主义的辉煌言论。他尖锐地批判了俄国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在对自己的同时代人的哲学著作所作的评论和批评中,他揭露了唯心主义者的反动文章和他们对于唯物主义的仇恨,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的思想根源和阶级制约性。

普列汉诺夫仔细地探讨了在全部历史上、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上,唯物主义怎样是与当代的自然科学相符合并与迷信完全不同的进步哲学,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怎样总是归结为对于黑暗势力的保卫或支持。

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由

于無产階級所进行的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資产階級思想不能不变成保守的思想，它越来越趋向于唯心主义和离开唯物主义。他屡次着重指出了資产階級倒向保守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种趋向。从此資产階級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并企圖使人民群众养成唯心主义世界觀。

在他的論文中說明了唯心主义理論在資产階級社会中日益广泛流行的原因。对資产階級來說，唯物主义是可怕的。由于特权階級惧怕和仇恨唯物主义这个和他們的社会利益絕不相容的哲学真理，才誕生了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流。普列汉諾夫把唯心主义評为“上層階級的思想体系”，他屡次强調指出，唯心主义哲学是作为階級压迫和奴役的精神武器之一来为資产階級服务的。

普列汉諾夫揭穿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联系，揭穿了它們的基础的同一性。他写过宗教的起源，写过在原始人民中产生灵魂观念和宗教观念的原因。在他論述法国唯物主义、費尔巴哈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的篇頁中，宣傳了这些进步思想家的無神論。在斯托雷平的反动的年代里，对寻神說和造神說所进行的斗争是普列汉諾夫的功績，他指出对宗教的迷恋是反动的，是違反科学的世界觀和無产階級的利益的。資产階級思想家之求助于宗教决不是偶然的。在宗教的神秘的臆造的光綫下对现实的歪曲的觀察，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普列汉諾夫說，資产者之所以重視宗教，是因为靠了宗教他才获得似是而非的权利向無产者說道：“把自己的急进主义轉向天上去吧，在地面上滿足于細小的改良吧。”相反地，作为革命学說的唯物主义，却很适用于从無产階級的眼睛上摘去“神学的幕布”，資产階級思想家本想借这“神学的幕布”之助使無产階級的精神發展停止。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

斗争，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只不过是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斗争在思想領域內的反映。

普列汉諾夫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作了一般正确的估价，并直接指出了唯心主义的階級根源和階級性，但他在具体分析哲学体系时，却經常离开了哲学的党性的原則。他通常只对哲学学說的社会根源作一般性的表述，沒有对它們进行具体的社会—階級的分析，脱离地点和时间的条件来作抽象的論述，因而忽視了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即要求在分析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說的时候，必須着重指出它們的历史根源和階級性。他把对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說的邏輯上的研究放在首位，集中注意力于說明某一时代的思想是密切地依賴于过去时代中的統治思想的。

在对唯心主义所作的斗争中，普列汉諾夫非常注意闡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哲学的根本問題——关于思维对存在、意識对自然的关系問題——的見解的对立。普列汉諾夫在提出这个問題时，是联系着对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的批判的，也是联系着对斯宾諾莎、費尔巴哈、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貝克萊、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說的考察的。

普列汉諾夫从他的最好的哲学著作“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的第一頁起和在“唯物論史論丛”一書中，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划下了明确的界綫，他指出，对哲学根本問題的解决方法是它們之間的分水岭。

普列汉諾夫問道：“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呢？”他回答道：“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唯心主义企圖以这种或那种精神的屬性来解釋自然的一切現象、物質的一切屬性。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它企圖以物質的这种或那种屬性，人体或者一般地动物肢体的这种或那种組織来解

釋心理現象。所有那些在他們目光中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學家屬於唯物主義者的營壘；而所有那些認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則屬於唯心主義者。這就是關於一般的唯物主義，關於‘一般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所能說的一切……”<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追隨于恩格斯之後說明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統括了哲學思想的最重要的派別。雖然除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外，幾乎總是存在着承認精神和物質是各自獨立的本體的這種或那種二元論體系，但二元論却永遠不能滿意地回答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就是這兩個毫無共同之處的獨立的本體是怎樣能相互影響的。普列漢諾夫揭露了二元論的概念的毫無根據與它們的折衷性和不徹底性、它們的“虛偽的全面性”。普列漢諾夫關於民粹主義者卡列也夫寫道：“在他看來，這邊是經濟，那邊是心理；在一個口袋里是靈魂，在另一個口袋里是肉體。在這兩個本體之間有着相互作用，但它們之中的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獨立的存在，無知的黑暗遮掩着它們的起源。”<sup>②</sup>

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闡明了：任何一種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雜拌”，只會製出可憐的折衷主義的羹湯。他特別強調指出，從二元論的觀點出發是不可能理解歷史現象的。普列漢諾夫說，任何一個徹底的思想家，都必須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抉擇，抱定一個根本原則、即做一個一元論者。

在說明對哲學根本問題的唯物主義的解決方法時，普列漢諾夫在“唯物論史論叢”一書中寫道，要當一個唯物主義

① 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參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頁。

②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97頁。

者，就是說要把自然看作是始源的因素。物質、自然——這就是基原。在“斯密特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論文中写道：“实际上唯物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學說，它想用自然本身的力量来解釋自然，并且把自然看作某种比‘精神’更为始源的东西。”<sup>①</sup>

在反对新康德主义者的著作中，我們能看到以下关于物質的定义：“和‘精神’相反，作用于我們的感官并引起我們这种或那种感觉的东西，就称为物質。究竟是什么东西作用于我們的感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康德一样：自在之物。可見，物質不是別的东西，而只是自在之物的总和，因为这些物乃是我們感觉的来源。”<sup>②</sup>

虽然上述的物質定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物質的客觀性这个因素是強調得不够的。此外，引用康德的“自在之物”也給人以某种批評的借口，波格丹諾夫和其他馬赫主义者就立刻抓住了这个借口。列宁糾正了普列汉諾夫的定义的这个缺点。他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对物質下了一个經典的定义：“物質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的实在是在人的感觉中被給予人的，它不依賴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着，為我們的感覺所复写、摄影、映写。”<sup>③</sup>

普列汉諾夫在表述另一个最重要的唯物主义原理时指出，物質是永恒的。它在人产生以前就存在着。为了要运动，物質并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推动者；为了要制造出那些被称为感觉和思惟的东西，它也同样不需要这样的超自然的推动者。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15頁。

② 同上書，第141頁。

③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頁。

普列汉諾夫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灵論者的斗争中，保衛了关于物質第一性、意識和感觉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普列汉諾夫在駁斥貝克萊时說道，把思想和客体看成一个是荒謬的。貝克萊說，“如果沒有認識的主体，那末被認識的客体是不可能想像的”，普列汉諾夫对他的話評論說：“誰曾在中生代的时候認識过客体呢？”<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对否認空間和時間的客观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指出，必須把不依賴我們而存在的客观的空間和時間與我們关于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和觀念區別开。例如，人和蝸牛关于空間和時間的觀念是不同的，但不論对人或是对蝸牛，两点之間总是直綫最短。于是普列汉諾夫作出結論說，这意味着空間的特性是具有客观意义的。

他写道：“……空間不仅仅是主观的直觀形式……它还符合着某种客观的‘an sich’（自体）。如果在我之前有人生活过，并且在我之后仍将有人活下去，那末，很明显，与这个‘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相适应的，仍然是某种不依赖于我的意識而只是在時間的形式下反映在这意識中的‘an sich’。可見時間也不仅仅是主观的。”<sup>②</sup>

他用机智的論据反对了康德把空間和時間与关于空間和時間的主观觀念混为一談。

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且在思想上把自己轉到地球上只存在着人类的辽远祖先的时代，例如，轉到第二紀。于是有人要問：那时候的空間、時間和因果性是怎样的情况呢？在那时候它們是誰的主觀形态呢？是魚龙的主觀形态嗎？在那时候誰的悟性以自己的規律加之于自然界呢？是始祖鳥的悟性

① “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档案。評論和杂評录”。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92頁。

嗎？康德哲學不能解答這些問題。因為它與現代科學完全不能並存，它應該被排斥掉。

唯心主義說：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地球的歷史表明着：客體在主體出現以前老早就存在了，即是，在具有覺察得到的意識的有機體出現以前，老早就存在了。”<sup>①</sup>

但是，普列漢諾夫對空間和時間的唯物主義的描述是不徹底的。“至於空間和時間是意識形態，因此它們的首要的特別的特性就是主觀性……這在今天是不有一個唯物主義者想否認的。全部問題在於：事物的某些形態或關係是否和這些意識形態相適應。自然，唯物主義者除了肯定的答復以外，對這問題不能有其他的回答”。他又按照象形文字論的精神進一步繼續說：“不，自在之物的形態和關係不可能是它們對我們所顯現的那樣，也就是說，它們向我們所顯現的樣子是在我們的頭腦中‘翻譯過’的。”<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用唯物主義的原理——認為心理現象只是人腦活動的產物——去反對唯心主義者的觀點，即說什麼“被給予”人的只是他的感覺和觀念。普列漢諾夫斷定，思惟不是在人之外存在的，思惟只是大腦的機能，只是神經心理過程的結果，他駁斥了把心理的東西和物理的東西混為一談的唯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感覺乃是“世界的要素”。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了庸俗唯物主義，充分地指出，決不能把感覺和有機體的一部分的運動看作是完全相同的東西，“把心理的東西歸結為物理的東西是極端的荒謬；簡直不值得加以駁斥”。

但普列漢諾夫對意識和思惟是物質的產物這一唯物主義原理的理解，仍有某些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的看法。普列漢諾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92—393頁。

② 同上書，第9卷，第142頁。

夫沒有反对在过去的唯物主义者中間曾广为流行的認為低級的物質形态也有思惟能力的看法，而有意地支持和保衛了物活論的錯誤观点、即認為物質普遍具有灵性的观点，这是和他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一性理論时所提出的原理相矛盾的。在“唯物論史論丛”一書和“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中，后来又 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一書中，他在詳細地分析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爱尔維修和狄德罗的哲学著作时，也提到这个观点。当时他說道，在斯宾諾莎关于思惟是自然的普遍屬性的原理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看法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法国唯物主义者認為，植物和無机体也具有“灵魂”，虽然比起动物来要处于較低的程度上，因为植物和矿物的“灵魂”只是某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証明，不仅是狄德罗，而且連費尔巴哈也并不反对关于物質普遍具有灵性的假設。他不把物活論看作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的缺点，而反而把它看作肯定的因素，并且完全不正确地 把物活論的特征硬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sup>①</sup> 身上，而这一点正是被俄国馬赫主义者所抓住不放的。

在揭露馬赫主义者时，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对这問題作了深刻的辯証的解决，他指出，在“物質建築物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类似的能力的存在。列宁写道：“事实上还应当研究和再研究：所謂完全沒有感觉的物質，与由同一原子（或电子）构成的而同时具有鮮明表露的感觉能力的物質，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唯物主义鮮明地提出尚未解决的問題，这便推动着它的解决，推动着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毫無根据地引証了自己同恩格斯在 1889 年的一次談話，他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中报导了这次談話。这个說法后来在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流傳。



作进一步的实验的研究”<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关于感觉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是科学所永久不能解决的。在1901年关于马沙里克的著作的一篇评论里，普列汉诺夫对马沙里克的问题：“一切东西、物质的东西和人的头脑是从那里产生的？”回答道：“这个天真到令人感动的问题再一次指明，教授先生对唯物主义缺乏最起码的理解。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断定说，他们的学说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总是说，这些问题是在知识范围以外的。”<sup>②</sup>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斯坦时，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作了让步。他写道：“公正地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的意识是怎样产生的。”<sup>③</sup>他把意识硬加在一切物质身上，在实质上就是避不探讨关于从无感觉的物质向有感觉的物质的飞越过渡的问题。

在考察哲学根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关于世界的可知性问题时，普列汉诺夫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然也在个别的地方违反了反映论。

整个说来，普列汉诺夫是从我们对外间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观念和概念的客观内容出发，去唯物主义地解释认识过程的。他在自己的“唯物论史论丛”一书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说：“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普列汉诺夫考察认识论问题时的出发点。

普列汉诺夫热情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在原则上的可知性的原理。在他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论史论丛”和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家们的批判”、“马克思

①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85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主义的基本問題”等書中，批判了否認或懷疑外間世界的可知性的唯心主义者。

普列汉諾夫写道，当我宣称外間世界的存在是無疑的時候，我因之也就承認我的印象是外間对象作用于我的結果，而因此我的印象就符合着、而且不能不符合着在我們之外的物的相互关系。

对关于知識能否合乎真理、即关于物的屬性的观念能否符合它們的真正屬性的問題，普列汉諾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我們关于物的观念，是在我們和物接触时所感受到的那些感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主体关于他周圍的外間世界的观念不符合、即使只是部份地不符合这个世界的現實的活动，那他就簡直不能生存下去。

除了通过对象對我們所造成的那些印象而获得的关于对象的知識而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关于对象的知識。普列汉諾夫說道，但这全然不是說因此物質就是某种“不可知”和不可認識的东西。相反地，这意思是說，第一，物質是可以認識的；而第二，人类对物質的認識的程度，取决于人类在它的长期历史發展过程中对物質的屬性所达到的熟識的程度。

普列汉諾夫在宣傳恩格斯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原理时，引証說科学正在証明有可能去預見到和去引起整系列現象的發生，而这意思就是說，可能預見到自在之物將對我們产生的作用。如果我們預見到自在之物的作用，那这意思就是說，我們知道它們的屬性。因此，我們沒有权利把这些物称为不可認識之物。

普列汉諾夫把承認外間世界的可知性和承認人类認識的能力可以提供客觀真理联系在一起。在“論一元論历史觀之

發展”一書中，普列漢諾夫對民粹派主觀主義進行了鬥爭，保衛了客觀真理。

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和其他主觀主義者絕對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他們所理解的真理是主觀的，能滿足我們的認識需求的一切都算是合乎真理的。普列漢諾夫在反對主觀主義者時說道，在主觀的範圍內是找不到真理的，只有對客觀的現實關係進行全面的考察才能找到真理。

生活中矛盾的存在，並不否定客觀真理，而只會導致客觀真理，迫使我們更全面地去觀察現實。由於我們關於世界的知識的變化和深化的結果，最後就出現對現實的全面的觀察，因之也就出現客觀真理，這客觀真理是認識的任何進一步發展所不能消滅的。“任何鬼神都無力在現今從我們手里奪去哥白尼的發現、能的轉化的發現、物種的可變性的發現或馬克思的天才的發現”。<sup>①</sup>

在強調人類認識的無限性時，普列漢諾夫滿懷信心地指出，人類思想決不會在它認識世界的願望中停止不前，新的發現定將補充和證實馬克思的理論，正像天文學中的新發現補充了和證實了哥白尼的發現一樣。

但同時，普列漢諾夫在認識論問題上也犯了一些錯誤，向不可知論者作了讓步。我們指的是普列漢諾夫同意休謨所說的人應當相信外間世界的存在這一句話。普列漢諾夫寫道：“對於我們唯物主義者，應當補充說，在這個字的最好的意義上，這種‘信仰’乃是批判的思維的必要的先決條件，它是哲學的不可避免的 salto vitale（生命的跳躍——福米娜）。”<sup>②</sup>列寧說，這句話是笨拙的。他寫道：“‘信仰’這個字眼，雖然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222頁。

② 同上書，第8卷，第395頁。

加上了括弧，借用自休謨，却显示着普列汉諾夫的术语的混乱，——这是毫無問題的。”<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还有其他的錯誤。他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反映論，否認有完全符合事物的認識。例如，普列汉諾夫無批判地重复了斯宾塞所举的关于立方体和圆柱体的例子，来解釋主体的感觉和表象与被他感覺到的客体相适应的观点。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假定有一个圆柱体和一个立方体。圆柱体是主体，立方体是客体。从立方体落到圆柱体上的影子就是表象。这个影子和立方体絕不相似：立方体的直綫在影子里是曲折的；它的平面則成弯形。但尽管如此，立方体的影子的变化仍将与立方体的每一个变化相适应。我們可以推測，在表象的形成过程中也發生某种类似这样的情形。客体作用于主体而引起的感觉，与客体絕不相似，正如它們和主体也不相似一样，但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的变化还是与客体中的每一个变化相适应的。”<sup>②</sup>

这样，他就按照斯宾塞的精神歪曲了唯物主义对反映过程的理解。認為我們的感覺不是外間世界的形象，而是象形文字，这也是同样的对唯物主义的違背。1892年，普列汉諾夫在对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一書俄譯本第一版所作的注釋中，就把人的感觉和表象比作象形文字。

他断定說，运动着的物質的各种形态作用于我們而引起的感覺，沒有給予产生它們的客观过程的准确映象。照普列汉諾夫說来，我們的感覺和表象不是真正的事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而只是象形文字，它們有条件地把客观世界現象的联系轉达給我們。普列汉諾夫对感覺的本質所作的不正确解

①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33頁。

釋，是严重的認識論上的錯誤。

普列汉諾夫在引証謝切諾夫時寫道：“我們的感覺，這是某種象形文字，這種象形文字把在現實中發生的東西通知我們。象形文字和用它們表達的那些事件是不相似的。”<sup>①</sup>

但是，他想依據謝切諾夫的企圖是沒有根據的。謝切諾夫對這問題的理解在本質上是正確的，儘管也有個別不確切的說法，如果我們考慮到他首先是一個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一個哲學專家，那末這些不確切的說法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普列汉諾夫的這些不可知論的動搖的來源，不是謝切諾夫，而是黑爾姆霍茲。普列汉諾夫跟着黑爾姆霍茲走，而黑爾姆霍茲是否認“約束的記號”或“象形文字”和它們所表達的客體之間的相同之點的。普列汉諾夫在1897年所作的一個迄今未被人知道的論斷，更証實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着严重的錯誤。在審讀路易斯的“哲學史”一書時，他對路易斯的語“感覺不是客體的復寫，並且完全和客體不相似”評論道：“是的，問題正在這裡，不能提出關於相同之處的問題。”<sup>②</sup>

1899年，在“再論唯物主義”這篇論文中，又重複了這種保衛象形文字論的論據。在這裡說道：“……如果感覺和在感覺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表象，與引起感覺而本身又當然既不是感覺、又不是表象的那個物相似，那倒是非常奇怪的……我們關於物的形態和關係的表象無非是象形文字；但這些象形文字確切地標明着這些形態和關係，而這已足以使我們能夠去研究自在之物對我們的作用並且去影響它們了。”<sup>③</sup>

後來，普列汉諾夫把這事說成是他保衛唯心主義的象形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408頁。

② “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檔案。評論和雜評錄”。

③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41—142頁。

文字論仅仅是術語上的、即用詞上的錯誤或讓步，說他使用了有双重含义的術語并且了解到“这种不确切所引起的一切不便”。在为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一書第二版所作的注釋中，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不应当向自己的哲学論故作这种術語上的讓步，这种讓步妨碍我們完全确切地表达我們的原意。”①

但这并不仅仅是術語上的讓步，而且也是在事实上对不可知論的讓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連普列汉諾夫自己都說这个術語不正确以后，列宁还認為有必要去指出普列汉諾夫对恩格斯所提出的那个唯物主义公式的違背。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指出，普列汉諾夫“在闡述唯物主义时犯了明显的錯誤”，因为“約束的記号”、“符号”、“象形文字”等概念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論的因素。列宁說道，無可爭論地，模写决不能和原型完全等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和約束的記号是另一回事。模写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以它所“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而符号則也能标示那并不实在地存在着的東西。列宁指出，象形文字論在原則上并不信任我們的感覺，它不可避免地会引向不可知論，会引向否認認識符合客观世界的可能性。

实际上，普列汉諾夫在事情的本質上仍停留在旧的立場上。他写道：“……‘状态’無非是独立自在之物作用于我們的結果，除了这种作用之外它們沒有任何‘状态’。”②关于事物的“状态”只存在于受到它們的作用的那些主体的意識中的原理，抹煞了这个事实，就是对象的状态与其說是依賴于主体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388頁。

② 同上。

的机构，倒毋宁說是依赖于客体的本性。

他認為，物在人的意識中有一种状态，它“对蝸牛米說”則又有另一种状态。由此可見，物的状态只是某种主觀的、依赖于主体的意識的东西。这样，象形文字論就在自身的邏輯發展中使普列汉諾夫承認事物本質的主觀性。

列宁在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中指出，不仅本質是客觀的，而且外觀也是客觀的。列宁的这个意見打击了任何滾向主觀主义的傾向。

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特点，就是联系着实践、联系着人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活动和生产活动去考察認識过程。普列汉諾夫几乎沒有注意到事情的这一方面。上面已經說过，普列汉諾夫認為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是和費尔巴哈的認識論相接近的，因此就不能指出作为認識論的基础的社会实践的全部意义。

列宁指出，馬克思把对社会的人的革命实践批判活动的辯証看法，即社会历史实践带进了認識論，作为認識論的一个組成部分。

列宁在确定实践的一般定义是人的感性經驗时，着重指出了社会历史实践在認識中的意义，把它看作認識的基础、真理的标准和决定認識的方向和目标的因素。列宁在“再論职工会……”一文中說道：“……必須把全部的人的实践——既作为真理的标准，又作为对象与人所需要的东西之联系的实际規定者——包括在对象的完全的‘定义’里面去。”<sup>①</sup>

辯証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是把辯証法运用于認識过程，肯定認識过程、反映现实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平滑僵死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72頁。

的行動，而是一個複雜的、分歧的、迂迴曲折的過程。

儘管普列漢諾夫也說過沒有辯證法就不可能有認識論，但他並不經常善于辯證地對待知識的產生過程及其發展過程，並且屢次形而上學地提出了認識論問題。他把認識論和邏輯從辯證法中分離出來，沒有注意到它們的統一和有機的相互聯繫。

儘管普列漢諾夫卓越地推廣了辯證方法，但對他來說，辯證法僅僅是研究發展領域的矛盾邏輯，它只能作為對研究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的認識論的一種補充。

他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並沒有、而且也決不能有任何的區別。“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正是問題的這一‘方面’（這不是問題的一‘方面’，而是問題的本質）普列漢諾夫不曾加以注意……”<sup>①</sup>

列寧指出，辯證法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並不是什麼單獨的和孤立的方面。企圖使它們分離開，就會在認識論中陷於唯心主義地違反唯物主義的危險。辯證法既然與思維和思維形式有關，所以它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                     \*                     \*

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早期活動中所寫的許多哲學著作中，展開了保衛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反對形而上學的鬥爭。“專制制度的新衛士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痛苦”這篇論文，是普列漢諾夫捍衛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第一次詳細的發言。

普列漢諾夫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唯物論史論叢”等著作中，在論文集“對我們的批判家們的批判”中和在論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論文中，仔細地考

---

<sup>①</sup>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4頁。



察了辯証法問題。

普列漢諾夫在“唯物論史論叢”中寫道：“馬克思的方法……是人們使用過的一切方法中最革命的方法”。他對創造了唯物主義辯証方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普列漢諾夫強調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僅是唯物主義哲學，它是辯証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和辯証法是相互補充的。現代的發展學說只有在唯物主義中才能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據。

普列漢諾夫曾不止一次地使讀者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革命性。他喜歡重復赫爾岑的話：辯証法，這就是“革命的代數學”。

在他的論文中，屢次用已被確証的事例來注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關於辯証法所說的有名的話：“……在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滅的理解……”<sup>①</sup>普列漢諾夫說道，庸人們之所以不喜歡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是因為它證明“巨大變革”和革命的正当，是因為它說明社會生活形態的變換。它的政治意義是巨大的。它為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思想基礎服務。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有助於作出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結論。因此，通曉和掌握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對一切想對資本主義進行自覺的鬥爭的人，都是萬分必要的。

普列漢諾夫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方法時說道，馬克思的辯証法在現象的矛盾發展中、在現象的直接聯系中去研究現象，指出運動的不間斷性和永恆性。任何運動都是一個辯証的過程，都是生動的矛盾。沒有一個自然現象，我們在解

---

<sup>①</sup>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18頁。

釋它的时候不訴諸运动。普列汉諾夫写道：“……生命本身就帶有死亡的萌芽，……一般地說，任何現象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矛盾的，就是它在它自身中發展着迟早会結束它的存在，并使它轉化为自身的对立物的那种因素。一切在流轉着，一切在变化着，沒有一种力量能够使这經常的流轉停止，使这永恒的运动停頓；沒有一种力量能够抵抗現象的辯証法。”<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銳地批判了那些抱着否認矛盾、飞躍和突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批判了那些在历史上只看到渐进性發展的人，批判了那些用“因素論”去偷換关于社会現象的相互联系的辯証学說的人。他強調指出，在我們今天，形而上学是不科学的和反动的。

普列汉諾夫揭露了各种时髦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發展理論的形而上学基础。所謂“因素論”就是这些理論之一。在揭露“因素論”的形而上学性質时，普列汉諾夫指出，辯証法在理解現象的相互联系上，比“因素論”更要远为深刻得多。“因素論”折衷地将社会現象的相互联系看作是同等地影响着社会生活进程的各个“方面”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辯証法則不限于承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辯証法責成我們去研究整个过程，并且去指出相互發生作用的現象的內在基础。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这种基础就是社会物質生活条件、社会生产。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哲学中广为流行的庸俗的进化論，在口头上虽承認發展，但在实际上則使發展思想極度庸俗化，因此普列汉諾夫对它作了尖銳的批判。他証明了辯証法的观点和进化論观点并不相同，虽然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17頁。

这两种方法有着相互接近之点。只有辯証法才是真正科学的發展理論，而进化論則仅仅是对發展理論的一幅可怜的諷刺画。形而上学者——庸俗进化論的代表——也歪曲了关于發展的学說本身。形而上学者只承認事物和現象的量的变化。他們把發展看作是被研究的現象的規模的逐漸增加，而把这种或那种現象的灭亡看成它逐漸減少直到它完全觉察不到的地步。但是，逐漸的增加和減少既不能解釋对象的产生，也不能解釋对象的消失。因此，当形而上学者談到“發展”的时候，事实上他們所說的并不是意味着新东西产生的真正的發展，而是已經产生的事物的存在，这事物曾經是觉察不到的，而以后才成长起来和被觉察到了。

普列汉諾夫奋起反对了这种畸形的發展观念。为了証明辯証的發展观点的正确，他引証了許多自然科学中的例子，这些例子指明，自然界在每一步上都在駁斥进化論者，而显露出本身現象的渐进性的中断、飞躍和矛盾性。

發展的飞躍性和矛盾性，不仅是自然界的規律，而且也是社会的規律。轉入反动派陣营的民粹主义者吉荷米洛夫，用关于“現象型式的逐渐变化”的观念来掩飾自己对革命事業的背叛，普列汉諾夫在批判他时写道，革命乃是社会生活的不可避免的規律。

普列汉諾夫用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量过渡到質、通过飞躍和革命变革的發展学說，去反对“現象型式的逐渐变化”的进化論观念。

普列汉諾夫在通俗地闡述馬克思主义关于飞躍的学說时指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飞躍是不可避免的，它像逐漸的量变一样，构成發展和变化的必需的契机。普列汉諾夫說，量变不可避免地要引向質变，引向飞躍，引向爆發，引

向革命。

在以辯証的發展觀去反對進化論的發展觀時，普列漢諾夫對進化和革命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予以很大的注意。他說，進化論者不了解進化和革命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因為他們斷定，只有進化的概念符合事物的真正的進程。辯証唯物主義的發展論，是唯一科學的發展論，它對發展的理解中既包括量變、也包括質變，既包括飛躍和革命、也包括不間斷性和漸進性。

馬克思首先闡明了進化的發展原則和革命的發展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的相互關係，他指出，經濟的進化會導致政治革命。普列漢諾夫在宣傳馬克思關於進化和革命的學說時指出，階級利益的不同是由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的進程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不可避免地會引向“無可幸免的結局”，那時工人們必將完成政治革命。

普列漢諾夫說道，因此用辯証方法武裝起來的現代社會主義者認為，革命如同進化一樣，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需的契機。

普列漢諾夫極其巧妙地從歷史上採用了許多事實，去揭示了在進化和革命之間存在着的密切聯繫，這種聯繫是在於：飛躍是以不間斷的變化作為先決條件的，而不間斷的變化則會引向飛躍，它們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必需的契機；“如果排除了它們之中的一個，那末整個過程就將是不可能的和無法想像的”。

普列漢諾夫正確地堅持了進化和革命在發展過程中的統一，但卻並未說明在這裡什麼是基本的和主導的東西。對他來說，進化和革命都是同樣必需的，因此它們有着同樣的意義。

在他的著作中，对量变过渡到质变的规律给予了重大的地位。这规律像否定的否定规律一样，被普列汉诺夫称为到处起作用——既在自然界，也在社会中——的伟大的规律，并且举出了说明它的作用的无数例子。普列汉诺夫指出，当内容在量上或质上变化到一定的形式已不能容纳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或已不再与这内容相适应的时候，这个形式就将发生变更，这个形式将被摒弃。一个对象的逐渐的量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化为新的质，而产生一个新的对象，一个新的、进步的、能够全面发展的内容。

普列汉诺夫认为，否认自然界和历史上的飞跃是“进化论”和辩证法的主要区别。否认飞跃的确是机械论的进化观念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它并不能概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进化论”的全部区别。辩证方法把自然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的和变化着的东西，而把自然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写道，发展是矛盾地进行的，矛盾性是发展的基础，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自己运动的刺激物。他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话：“矛盾引导前进”。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内部力量的相互对抗是一切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我们无论在自然界、在逻辑中或是在历史上，到处都能看到它。在反对司徒卢威的论文中，他用一些例子明确地指出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而不是通过矛盾的钝化而进行的。

普列汉诺夫举例说明了发展是辩证的矛盾的过程，但他并没有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看作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发展的飞跃性是辩证法的特点，是辩证法的轴心。

列宁很高地评价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所作的宣传，但同时也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最重要的辩证的规律——注意得不够。普列汉诺夫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规定为“任何现象之过渡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但并没有赋予这规律以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意义，他实际上将这条规律归结为实例的总和，归结为它的局部的事例和表现。“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的著者对于发展的辩证观念中的主要之点、对于辩证法的最重要的特征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未能提供一个完整的观念。

普列汉诺夫也考察了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辩证法的攻击，是在歪曲“否定的否定”规律在辩证法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就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断定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毫无区别。

米海洛夫斯基断言，马克思在三段式上建立了一切，似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天才的预见是依靠着“三段式”的，普列汉诺夫在驳斥米海洛夫斯基时注意到了这种断言的毫无根据。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的发展观点和臭名昭彰的黑格尔的“三段式”只有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相同点。三段式从来就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它也从来没有起过像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主义者所强加于它的那种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说，三段式完全统括不了马克思主义对现象的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原理中作出的抽象的结论，他们是具体地研究现实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黑格尔辩证法的那些年代里，普列汉诺夫反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言论是有

着不少意义的。

必須指出，普列汉諾夫不仅捍衛了馬克思的辯証法，而且也捍衛了黑格尔的辯証法和他的發展思想，使之免遭米海洛夫斯基的攻击。但他却錯誤地認為，“三段式”在黑格尔哲学中並沒有起重大的作用。

認為馬克思的辯証法和黑格尔的辯証法相接近，使普列汉諾夫对用黑格尔辯証法的缺陷来責难馬克思主义的那些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时感到了困难。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書中，对这种虛偽的責难給予了徹底的答复。

普列汉諾夫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責难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偏爱抽象公式是毫無根据的，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辯証法要求对現象作具体的考察。

普列汉諾夫写道，每一个对象、每一个現象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在判断它們时，必須联系到它們所处的那个环境。对現象的任何一种抽象的判断都是沒有根据的。仔細地研究现实，对任何对象都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發展中、在对象所特有的环境中、在制約着或伴随着对象所存在的時間和地点的那一切情况下来研究对象——正是在对事物的这种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識。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闡叙了关于真理的具体性的辯証法原理，但他在把具体性原則运用于实践和政治活动时是不徹底的。特别是在孟什維克时期內，他只是重复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关于对待現象的具体的、历史的态度的一般性的正确原理，但却不能在实际中运用这些原理，去分析社会生活現象。脱离实践、脱离無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去抽象地考察个别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問題，乃是他的特点。

列宁在这一点上严厉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进行斗争时，列宁强调了马克思的方法底实践的、革命的性质。列宁指出，具体性是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我们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畸形和毫无生气的东西，就会剝去马克思主义的生动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理论基础的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打破它与那些随历史每一次新转变而发生变更的一定实践时代任务之间的联系”。<sup>①</sup>

虽然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通俗化是巧妙的、使人易懂的，但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诸问题的提法暴露着严重的缺点和肤浅性，并且没有充分阐明它的全部财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制订了作为科学的辩证法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列宁指出，如果马克思没有遗留给我们大写字母的逻辑，那末他遗留了“资本论”的逻辑，而普列汉诺夫则和列宁不同，他认为，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只有关于辩证法的一些个别的意见。普列汉诺夫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哲学科学，是完整的科学认识方法。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写了将近一千页，但没有一页写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规律的科学。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解释，包括许多光辉的、鲜明的篇章，这些篇章揭示了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原理。同

<sup>①</sup>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7页。



时,对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著作所作的研究表明,他离开了唯物主义認識論,对康德主义和一般地对不可知論作了許多讓步。他的标榜一时的象形文字論引起了对我们的感官的供述的不信任,引向了不可知論和主观主义。但是,尽管有着缺点,用形象化的和丰富的語言所写成的、充滿着論战的热情的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仍是对馬克思主义文献的一个巨大貢獻。

## 第五章

### 1883—1903 年間普列漢諾夫對 歷史唯物主義的宣傳、捍衛和論證

普列漢諾夫關於唯物主義歷史觀除了“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唯物論史論叢”等著作之外，還寫了許多專門的著作<sup>①</sup>。

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為“格拉納特”百科全書而作）中，在考察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參考書目時，指出了普列漢諾夫的最優秀的著作：“普列漢諾夫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和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的最優秀的敘述是：‘二十年文集’，1909年第三版；‘從防禦到進攻’，1910年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年版；‘對我們的批評家們的批判’，1906年版；‘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1908年版等書……”<sup>②</sup>

① “論唯物主義歷史觀”（1897年）、“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1898年）、“關於歷史的某些問題”（1897年）、“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8年）。普列漢諾夫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給予歷史唯物主義諸問題以許多篇幅，例如在：“論梅契尼柯夫的書”（1889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900年）、“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論’一書序言”（1892年）、“再論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901年）、“卡爾·馬克思”（1903年）、“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俄譯本序言”（1902年）。普列漢諾夫關於文學、藝術、宗教等問題所寫的著作也和它們相接近，他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觀點去考察了這些問題。

②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69頁。

列宁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著作的目的在于反对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形成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巧妙地击退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民粹派、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猛烈的攻击，揭露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和庸俗的社会理论，其中包括因素论、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进步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露骨敌人米海洛夫斯基，力图降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意义，他声称，他“简直不知道”在马克思的哪一部著作中曾经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米海洛夫斯基企图用强词夺理和颠倒是非的办法去抹煞马克思的天才的思想，去诋毁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最坚决地扫除了民粹派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经过检查”和“不连贯”的诽谤性的声明，他指出，这些原理是借助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而首先就是在马克思的那样的著作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和“资本论”中得到了检查的。普列汉诺夫在引证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著名的序言时，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密切的相互联系。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完整的、严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他批判了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统一的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主义者。

米海洛夫斯基声明说，似乎他是承认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但却否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普列汉诺夫把米海洛夫斯基的声明看作是自由主义民粹派想使马克思的经济观点脱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意图，于是他就揭穿了这种意图。

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割裂开和孤立起来

的，不仅有民粹派，而且还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缩减为它的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他们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时髦的资产阶级哲学“联结”起来，特别是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联结”起来。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尽全力去“驳斥”和污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把宿命论强加在历史唯物主义头上，故意濫造各种谎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仿佛有着教条主义的“片面性”等等。

普列汉诺夫严厉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想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哲学、或同马赫哲学、或同某些别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联结起来的挣扎。他指出，单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成份”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但它畢竟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份”。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要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作为前提。

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体系的完成。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任何的脱离，都会引向对它的基本原理的损毁和歪曲。普列汉诺夫写道：“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一切方面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因为这一点，所以决不能恣意地从它们之中取出一个方面，并且用同样恣意地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观中所抽出的观点的总和去代替它”<sup>①</sup>。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保卫这个原理时有时候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和经济观点同新康德主义联结起来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妨碍实际工作。

---

<sup>①</sup> “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1933年，第2—3期，第177页。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问题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照普列汉诺夫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研究“一般的东西”的社会学。它同研究“特殊的东西”的历史不同，而有着自己的研究范围。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是社会发展的“代数学”和“算术”。普列汉诺夫着重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意义，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举出个别现象的原因，而是指出应当怎样去发现这些原因。

普列汉诺夫在分析社会发展的原因时，貫徹了关于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的相互作用、关于必须把一般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思想。在“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原理，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有一般的、特殊的和个别的原因在起着作用。“……应该把生产力发展情形看作人类历史运动的終極和最一般的原因，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是由这种生产力决定的。除这种一般原因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sup>①</sup>。除了一般的社会学上的原因和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特殊原因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因为有这些个别原因的作用，于是事变就具有其个别的外貌”<sup>②</sup>。

馬克思主义的要求并不局限于闡明一般的原因，而是要去找到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个别特点的原因，他在这一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要求，但他却没有进一步把它具体化和加以

① 普列汉诺夫：“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苏联外国文書局出版局 中文版，第 43 頁。

② 同上。

發展。

普列汉諾夫在評論李盖尔特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書(1911年)时,再一次回到了关于社会学和历史的相互关系的問題。普列汉諾夫写道:“……在自己的科学的範圍內,历史学家認为那帮助他去确定那些事变的因果联系的东西是極重要的,而那些事变的总和則构成他所研究的个別的發展过程……但是,除了历史(广义上的历史)以外,还有着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一般的東西’的社会学。只因为历史能从社会学的观点去解釋它所描述的过程,所以它才成为一种科学。因此,它对社会学的关系完全像地質学对‘綜合的’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样。”<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反对李盖尔特的言論,是由必需批判新康德派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划分而引进的,新康德派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划分意味着自然界与社会之間、自然規律与社会規律之間的完全分裂。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不同,它被新康德派描述成借助于一般的社会学規律所不能被認識的某种东西。他們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的主观主义态度的体现。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批判了这种拒絕對社会生活作客观的、因果性的研究,拒絕對社会發展規律的露骨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在这篇評論中,他过份地夸大了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的一般的、抽象的性質,过份地夸大了社会学从历史和政治的具体問題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普列汉諾夫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說明馬克思对人类社会和它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在每一个个別的場合下,他都力圖指出社会生活現象中的主要的东西和它們的唯物主义

---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193頁。

的基础。

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光輝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然界和社會有着客觀規律的學說。他還在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們的學說中考察了關於歷史規律性問題的提法，並且指出，歷史規律性的思想是怎樣逐漸地為自己沖開道路的。

普列漢諾夫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來源時，追溯了在法國唯物主義者、法國復辟時代歷史學家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所有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萌芽。

普列漢諾夫根據大量的歷史材料指出，在馬克思以前，唯心主義在歷史觀中占有統治地位，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主義者“上半截”都是唯心主義者，即在理解社會現象時都是唯心主義者。

普列漢諾夫說道，當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從研究自然界轉而研究社會關係時，他們就陷入了唯心主義。他們開始時似乎是正確的：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他的思想和意見是由這個社會環境、是由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所決定的。但是，當提出了什麼東西決定着社會環境的發展這一問題時，法國唯物主義者却說道，社會環境的發展是由意見所決定的，即同樣是由思想所決定的。他們不能夠解決，什麼是社會發展的最終原因，而向“萬能的人的天性”申訴。他們認為，知識的增進和教育的普及就是歷史運動的基礎，就是這些東西決定着社會發展過程。帝制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基佐·米涅和梯葉里——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比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看出了人們的公民生活是與土地財產關係有着密切聯繫的。但是，“把‘人的天性’看做是一切法權、道德、政治、經濟領域內‘棘手事件’的最高裁判者的觀點，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完全是從上世紀的啓蒙

學者那里繼承來的”<sup>①</sup>。

正如普列漢諾夫指出，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聖西門認為，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解答應該到人的天性中去找尋，而如果社會是由個別的人所組成的，事實上也正是這那樣，那麼人的天性就應當給予解釋歷史的鎖鑰。空想社會主義者力圖發明這樣的社會制度，它要能符合人的天性，並因此而成為理想的社會制度。這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而以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理想則總是不能實現的夢想、“空想”和關於人類未來的黃金時代的幻想。

因此，過去的一切唯物主義哲學家都是固有着唯心主義的社會發展觀的。他們不能發現社會生活的規律，因為他們是形而上學者。他們沒有能力去解釋複雜的一連串具體社會現象。

普列漢諾夫光輝地指出了，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們所特具的是不會走上科學地概括個別的社会現象的道路，不會抓住社會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和必然性，並從而指明人的活動的思想動機的根源。同時，他強調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功績正在於他們對社會歷史過程作了科學的解釋，找到了社會生活的客觀基礎、即社會經濟結構，發現了社會發展規律並且指明了它們的作用。與否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存在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理論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強調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他們証明了在社會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樣存在着客觀的發展規律。

在普列漢諾夫的許多著作中指出，馬克思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天才發現糾正了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家們的根本錯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頁。



誤，這些社會學家們在分析社會時是從“人的天性”的概念出發的。“馬克思的偉大的科學功績是在於，他從兩個正相反的方面去對待問題，他把人的天性本身看做是永遠在變化着的歷史運動的結果，而歷史運動的原因則是在人之外的”<sup>①</sup>。

民粹派社會學家和新康德派斷定說，似乎社會發展是不服從於任何規律的，因為在這裡起作用的是有着天賦的意識、並且按照“自由意志”而行動的人。普列漢諾夫說，馬克思主義則斷定，歷史發展規律不是精神活動的規律，也不是“自由意志”的後果，歷史發展規律並不是由立法者所創造的。歷史發展規律的根源不在於“人的天性”中，而在於人們在生產力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所形成的那些生產關係的本質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總是保衛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保衛以自然規律的力量、以鐵的必然性起着作用的历史規律的客觀性。

同時，普列漢諾夫也提出了研究人類過去生活事實的要求，以便在其中發現人類現代發展的規律。只有理解了過去的人，只有看到歷史事變的繼承性和聯繫以及它們的制約性的人，才能預見到將來。人們的活動、他們的思想 and 情緒並不依賴於偶然事件。它們的產生、正像它們的發展一樣，是服從於一些規律的，我們能夠並且應當去發現和研究這些規律。

但去認清這個或那個自然規律或社會發展規律是意味着什麼呢？——普列漢諾夫這樣問道。於是他又回答說，這意味着，“第一，能避免同它發生衝突，而因之徒勞無益地浪費力量；第二，能夠調整它的運用，以便從它取得益處”<sup>②</sup>。普列漢諾夫號召大家研究現實的客觀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生活規律。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60頁。

② 同上書，第2卷，第271頁。

普列汉諾夫認為原則上重要的是：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过程，同时也把它看作是人們活动的产物。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按照一定的客观規律而实现的，但是这些变化又必須是人們的行動的結果。

普列汉諾夫在考察必然与自由的問題时，既对唯意志論进行了斗争，又对馬克思的“批評家”的宿命論进行了斗争。無論是民粹派、或者是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都誣蔑地断定說，在馬克思看来历史必然性是自己起着作用的，是沒有任何人参加的，因为既然承認了客观必然性的作用，那末就沒有人們自由活动的余地。

普列汉諾夫把批判的鋒芒針对着民粹派和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虛偽的謊言，他解釋道，在馬克思主义中决不存在这种自由与必然的臭名昭彰的形而上学的对立。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人們物質存在的客观条件时，从而也就研究在人們之間所形成的关系，也就研究他們的思想、理想和意圖。历史必然性并不排除人們行動的自由。主观主义者們关于人的意志和人們的行動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論断，乃是非決定論和唯意志論。进步和意志自由的观念不是自己存在的，它們是历史必然性的后果。要在人們的實踐活动之外去寻找历史發展的动力，也同样是錯誤的。这意味着将历史过程归結为某种彼岸的力量自动的、預先決定的作用。

普列汉諾夫追随在恩格斯之后証明說，历史必然性的某种自动的作用是不存在的，历史都是由于人們的活动而实现的。他写道，从馬克思主义的觀點看来，社会关系乃是“人們的关系的實質，不仅沒有人們的参加，而且沒有大量的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历史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偉大的步驟都是不

可能實現的”<sup>①</sup>。

他在反對那些使人們陷于“鐵面無情的歷史規律”的消極直觀的人時所發表的言論，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群眾在社會歷史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的原理的保衛。他駁斥了許坦姆勒、李蓋爾特和其他唯心主義者，這些人聲稱，仿佛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一切都是由規律完成的”，說馬克思主義者陷入了不可解決的矛盾，因為一方面談論自然的、必然的社會發展進程，而另一方面則要求促進這種社會的發展，要求為了社會主義的到來而鬥爭。根據許坦姆勒的意見，誰相信確定的後果將以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必然性而到來，那他就“不能去促進這個結果”，因為這似乎無異於去建立一個月蝕黨或想去幫助地球圍繞太陽而轉動。普列漢諾夫寫道，這是可憐的和可笑的詭辯主義，因為唯心主義者挑選了不依賴於人的現象，而歷史則是由人創造的。“社會民主黨從必然性的觀點去考察歷史發展時，把自己的活動看作是那些必要條件的鏈條上的必要的環節，而那些必要條件的總和就造成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勝利”<sup>②</sup>。

在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自由與必然的相互關係問題後，普列漢諾夫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這一著作中採用了許多錯誤的說法，用主觀主義精神去解釋這種相互關係。照普列漢諾夫說來，如果原始社會是生理必然性的黑暗統治，而資本主義是經濟必然性的統治，那末社會主義則就是自由的統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性的統治宣告終結，而自由則宣告來臨，並且自由本身也成為必然性了”<sup>③</sup>。大家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10頁。

② 同上書，第11卷，第93頁。

③ 同上書，第7卷，第243頁。

知道，馬克思在解釋這個問題時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性並不消失，相反地，隨着生產的擴大，自然必然性的範圍也在擴大着，因為人的需求也在擴大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不過能夠在這一點上面形成：社會化的人、共同結合的生產者，會合理調整着他們和自然間的物質變換，把它放在他們的共同管理下，不讓它當作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他們……但這個領域，總歸是一個必然的領域”<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強調指出了社會生活規律和自然規律的質的區別。他說，我們周圍的社會生活的規律的根源是在於它自身，而且也僅僅在於它自身，到自然界去尋找這些規律是不正確的。他嘲笑了那些夢想靠自然科學的幫助來改革社會科學的人、那些打算探求“社會生理學規律”並且為社會開了許多“衛生藥方”的人，並且把他們稱為空想主義者。普列漢諾夫說道，從這種觀點去看社會的人會陷入無出路的處境，因為生理學、醫學和生物學都不能解釋社會發展。普列漢諾夫很通俗地說明了社會生活規律和自然規律的區別。“只要供給肚子以一定數量的食物，它便按照腸胃消化的規律動作起來。可是能否以這些規律來解釋，為什麼你們的肚子每天能得到美味和滋養的食品，而對於我的肚子，這類東西是稀客呢？這些規律能否解釋，為什麼有些人吃得過多，而另一些人飢餓而死呢？顯然，解釋應該到某個另一個領域中去找尋，在另一類規律的作用中去找”<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說道，這個領域就是社會生活，而這些規律則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1074頁。

② 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就是社会規律、物質生产規律和階級斗争規律，这些規律表现了社会过程的内在邏輯、社会关系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

無論在普列汉諾夫的时代里，或是在我們的时代里，在資產階級科学中都广泛地傳布着一些伪科学的社会学“理論”，这些“理論”把生物学的范疇运用于社会，将社会进步归结为生物学的进化。普列汉諾夫对这种“理論”所作的斗争在現在也仍沒有过时。普列汉諾夫准确地和机智地痛斥了資產階級的社会学家、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些人企圖用把社会現象生物学化的方法使有利于資產階級的階級和平思想、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的协调的思想、資本主义經營方式的永恒性的思想等等具有“科学的”形式。

普列汉諾夫批判了这种理論，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認為，最重要的历史事变的决定性原因是在于社会的經濟發展，在于經濟規律的作用，在于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变化，在于不調和的階級斗争。他的批判，既机智而又深刻，它也打击了現代的反动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家，这些人重复着那些目的在于使資產階級制度永恒化的思想。

資產階級社会学中的最卑鄙的派別之一就是所謂“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达尔文关于通过生物物种为爭取生存而进行的自然选择学說运用于社会的“理論”。在反动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对于这种观点的保衛乃是为資本主义剝削、資產階級的統治作辯护的手段，仿佛資產階級是比劳动者更“适合的”。

因此，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早在九十年代中就已提出了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的关系問題、馬克思的偉大学說对达尔文的学說的关系問題。

在他的許多著作<sup>①</sup>中都說到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界限。在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和“沒有地址的信”这两部著作中，这样地提出了达尔文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区别。“达尔文的領域是完全不同的。他把人的起源看作是动物学上的一个物种的起源。而唯物主义观点的拥护者則要解釋这个物种的历史命运。他們的研究領域所开始的地方，也正是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領域所終止的地方。”<sup>②</sup> 达尔文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是如何起源的問題；而馬克思則解决了关于各种社会組織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問題；“达尔文不以动物机体先天固有的發展趋势（如拉馬克所做的那样）來解釋物种的起源，而以机体之适应其外間条件來解釋；即不是以机体的天性，而是以外間自然的影響來解釋。馬克思解釋人类历史發展不是以人的天性，而是以那些在社会人作用于外間自然时产生的人們之間的社会关系。”<sup>③</sup>

普列汉諾夫指出，如果达尔文曾經打算把自己的生物学理論运用于解釋社会現象，那末这就是他的錯誤。

但是，普列汉諾夫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是不徹底的。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了讓步，使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相接近起来。

他在“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一書中写道：“能够說，馬克思主义是运用于社会知識的达尔文主义。”后来，在1903年以后所写的著作中，普列汉諾夫又加深了这个錯誤，他認為达尔文的进化論不仅能够給予一幅自然的辯証發展的圖景，而

---

①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唯物論史論丛”、“沒有地址的信”、“論唯物主义历史觀”。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0頁。

③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頁。

且甚至还似乎是理解社会生活的鎖鑰，这就使社会过程的質的特殊性模糊起来了。

在九十年代中的普列汉諾夫的著作中，令人感到巨大的兴趣的是对于反科学的种族“理論”的尖銳批判和对于馬克思主义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学說的保衛。

偉大的俄国思想家車尔尼雪夫斯基曾作出这样的結論，就是談論“种族的特性”、“种族之間的生物学上的区别”即是意味着談論使奴役和压迫永存的反动的胡言謔語，普列汉諾夫追随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后，坚决地反对了关于种族特点对人类發展史的影响的反动观点。

在“論唯物主义历史觀”一書中，尖銳地批判了拉勃里奧拉关于种族特点对民族气質的影响、以及通过气質对于人的精神和美学發展史的影响的錯誤論断。

普列汉諾夫在关于梅契尼柯夫的書的評論中，支持了这个俄国学者的意見，这个俄国学者批判了这样的一些所謂的“学者”，这些所謂的“学者”断定說，仿佛“某些民族之所以發展得緩慢，是因为他們的种族特性使他們發展得緩慢；而另一些民族則很迅速地文明起来，正因为他們的种族的主要特性就在于他們能够迅速地發展起来”<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狠狠地嘲笑了那些用种族特性去解釋文明的高漲和衰落、各族人民的全部历史特点的种族主义“学者”。普列汉諾夫写道：“在有本事的人的手中，‘种族’是解决一切社会科学問題的鎖鑰。”<sup>②</sup>

他着重地指出了种族主义的反科学性，他說，对社会过程的这种解釋只有在莫里哀笔下的医生的嘴里才是合适的。用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7頁。

② 同上。

种族特殊性的某种神秘的特性决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一些民族发展得令人惊奇地缓慢，而同时另一些民族则迅速地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

普列汉诺夫讽刺道：“引证种族特性是不方便的，因为它们所终止研究的地方，正是研究所应当开始的地方。为什么法国的诗歌的历史和德国的诗歌的历史不相同呢？原因非常简单：法国民族气质就是如此，它既不能有莱辛和席勒，也不能有歌德。噢，谢谢这个解释；现在我们一切都明白了”<sup>①</sup>。

他说，只有斥责了“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中对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都推在种族身上”的恶劣习惯，社会科学才会获得胜利。

在他的著作中，适应着当时的进步科学，指出了种族起源的历史性质。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揭露了断定说人类的文化进步仿佛是依赖于种族的纯粹性的反动分子戈比诺，普列汉诺夫写道，决不能说什么是纯粹的种族，“种族”一词一般说来是不能够、也不应当运用于现代的民族。“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历史上的民族能够称得上是纯种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各种不同的人种的很长时期的和强烈的互相交配和混合的产物。

请在这以后再去确定‘种族’对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史的影响吧！”<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的一切原理都是直接地反对现代英美种族主义者的论断的，这些英美种族主义者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保持“自己种族的纯粹性”，似乎丧失了这种纯粹性就会引向智力上的和生理上的衰退。现代的种族主义者要求“高等种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5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54页。



族”要防止自己同“低等”种族混合，他們为在美国实行的对黑人、中国人等等的种族歧视辩护。

仿佛普列汉諾夫預見到現今的帝国主义者将根据这样的論断去建立自己統治世界的計劃，这論断就是說似乎只有一个白色的亚里安种族才能进步，普列汉諾夫写道，文化的創造者并不仅仅是白种的各民族：

“例如，很难說，究竟哪一个种族，黑种、黄种还是白种才对古代埃及的文明作了最大的貢獻。亚述的历史甚至表明，在文明事業中，黑色的‘喀西特’种还超过了其他一切种族。因此，那个时候的黑皮膚的学者們也能認为自己的种族是最能够进步的，并且惋惜地看着当时还正处于停滞和愚昧無知状态中的白种的和黄皮膚的各部族。”<sup>①</sup>

虽然普列汉諾夫巧妙地揭穿了种族理論的反动性和不科学性，但是，他并没有徹底地揭示这些理論的阶级根源和政治目的。所以，他反对社会种族論的言論，缺乏必要的政治尖銳性。

但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普列汉諾夫对于种族主义者把社会发展說成是争取“高等”种族統治“低等”种族的种族斗争的反科学企圖的批判，仍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批判在現代的条件下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現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正实行着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政策、种族歧视的政策，并且正在宣傳着用来辯护这种仇視人类的政策的各种种族主义观念。

普列汉諾夫在反对各种自然主义的、生物学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論”时証明說，只有馬克思所發現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物質生产和阶级斗争的規律才提供了去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18頁。

理解历史事变原因的可能性。

他对许多最重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作了卓越的阐述。他解释了和注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著名的序言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地考察了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和关于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影响问题。

普列汉诺夫写道，从一切方面来说——无论从哲学方面或是从文学理论方面来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的进化都会引向同一个问题，即要去阐明社会意识的起源。而马克思解决了这个问题。

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对公开的唯心主义者的斗争中，并且也在对宣传所谓“因素论”的折衷主义者的斗争中，保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因素论”是直接反对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意义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的作用的基本思想的。普列汉诺夫在揭露“因素论”之毫无根据时说道，这种理论的拥护者是从抽象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去看社会生活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同等的程度上影响其他的一切方面，并且也受到其他一切方面的影响。根据庸俗社会学家们的意见，承认各个不同的、具有同等意义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就能消除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他们认为，只有这个观点才不愧为“有思想的社会学家”的观点，而那些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去追求某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发展原因的人，则似乎简直是沒有看到社会生活是复杂到何等的程度。

普列汉诺夫坚决驳斥了指责马克思主义具有“片面性”的这种虚伪的非难。马克思主义者“一点也不否认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只是说，相互作用本

身是根本什么也不能解釋的……因为在一定的力量之間的任何的相互作用，是以这些力量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的，而說它們互相發生作用决不是意味着解釋它們的起源”<sup>①</sup>。普列汉諾夫証明說，“因素論”的意义是在于它掩飾了社会科学中的折衷主义和唯心主义。它不能科学地解釋社会發展，因为从这个理論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担沉重的行李，在历史的路途上各种“力量”——道德、法权、經濟等等——都各自从自己的方向拖着它。相反地，从唯物主义历史觀的观点看来，則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开始弄清楚：历史“因素”乃是社会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的简单的抽象，人們不是創造一些互相独立的历史，如法权史、道德史、哲学史等等，而是只創造一个自己本身的社会关系史，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中，他們的社会关系总是受着生产力状况的制約的。

主观主义者沒有客观的标准，因此不能找到社会現象的基本原因和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只有随着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有可能去科学地解釋历史發展。“从‘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出現后，特别是在著名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出版以来，只有在理論上落后的人才能反駁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相对意义”<sup>②</sup>。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物質基础。普列汉諾夫写道：“按新理論，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生产力的發展决定的，而生产力則引向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業都不得不从研究某一国家的生产力和經濟关系的状态开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03頁。

②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42頁。应当指出，因为普列汉諾夫犯了地理主义的傾向，所以他不能徹底地批判因素論。

始。不容說，研究不应再停留在这上面；研究應該指明：經濟的枯燥的骸骨怎样为社会經濟形态的生动的血肉包裹着，然后——这是任务的最有趣和誘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圖和理想的血肉包裹着。”<sup>①</sup> 因此，根据馬克思的理論，全部社会政治制度要用人們的經濟关系来解釋。但是，这种关系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普列汉諾夫解釋道：为了要活下去和滿足自己的需求，人們必須进行生产。为了要进行生产，他們必須建立相互之間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在馬克思那里就被称为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的經濟結構，而在社会經濟結構的基础上則成长着人們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物質財富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生产力的發展，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历史的基础。

劳动工具在生产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諾夫用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工具在社会發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見解去反对唯心主义的“發明論”。普列汉諾夫反对了唯心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和卡列也夫，这两个人断定說，“理智的努力”在劳动工具的創造和使用的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指出，制造工具的能力本身是在作用于自然界的过程中、在获取生活資料的过程中發展起来的。在作用于自然界时，人也同时改变了自己的本性。“他發展着全部自己的能力，其中也發展了‘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是为生产力的發展所已經达到的程度决定的”<sup>②</sup>。

人得到劳动工具正如得到新的、人造的器官一样，它們在

---

①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參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4頁。

② 普列汉諾夫：“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5頁。

他的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人們借助于人造的器官、即劳动工具去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与其說劳动工具是个人的器官，倒毋宁說是社会人的器官。普列汉諾夫強調指出劳动工具在人們的全部生活資料的生产中的头等意义。社会物質財富和人作用于自然界的程度，是依賴于生产力的历史發展水平的，是依賴于生产工具的完善程度和人的劳动技能的。

但是，劳动工具仅仅是生产所必需的資料的一个部分。

地理环境、自然界是人类历史的自然的和最重要的前提。普列汉諾夫写道，为了要生存，人必須維持自己的机体，并且为了它而从他周圍的自然界借用必需的物質。如果沒有人对于自然界的作用，这种借用就是不可能的。自然界乃是社会的一般的、自然的基础。

生产是發生于人和自然界之間的这种自然的物質交換之中的。人之所以从自然界中区分出来，是因为他高出了其余的整个自然界——开始制造生产資料。劳动是人的生活的基础，借助于劳动建立起人們之間的联系以及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

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是怎样的呢？普列汉諾夫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直到他的最后的著作之一“俄国社会思想史”曾屡次提出了和考察了这个問題。普列汉諾夫尚在他的初期著作中对这个問題所給予的答复，是以过度地夸大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为特征的<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指出，最初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完全屈从于他周圍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而自然环境則尚未受到他的作用。但是，这个关于地理环境的影响的正确的原理，当

<sup>①</sup> 參看“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唯物論史論丛”、“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等書。

它不仅被推广于人类發展的初級阶段，而且还被推广于人类發展的以后的、更高的阶段时，就变成不正确和不确切的了，因为由于这而得出結論說，地理环境对国家的前途起着决定的影响。

誠然，普列汉諾夫也說过，决不能使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完全依赖于地理环境，因为“地理远不能解釋历史上的一切”，由于地理环境和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变易不定相比起来是不变的。他同梅契尼柯夫、孟德斯鳩和其他“地理唯物主义者”的觀點划清了界綫。在“唯物論史論丛”一書和書評“論梅契尼柯夫的書”中說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是社会發展的原因，社会發展有着自己的邏輯和不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規律，而且这种內部邏輯“甚至还能与环境的要求相矛盾”。

但是，普列汉諾夫不仅在生产發展的內部規律性中去尋找生产發展的原因，而且也到地理环境的条件中去寻找生产發展的原因。地理环境为人們保証或大或小的發展他們的生產力的可能性，因此，从普列汉諾夫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状况依赖于地理环境的特性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發展的各阶段的。此外，甚至經濟發展的速度也仿佛是依赖于地理环境的。

断定生产力是在外部环境的直接影响下發展起来的，把地理环境看作是社会生活的物質条件的同等的因素，就会引向对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推动者的積極作用的不理解，引向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脱离。

对待生产力發展的动力問題的这种态度，是意味着滾向所謂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立場。

人口也是社会物質生活条件的一个組成部分。在“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一書和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刊載的論專

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些論文中，普列汉諾夫也順便地談到过这个问题。他考察人口增长是联系着对关于經濟“因素”的作用問題时闡明的，他指出，“其他‘因素’的影响的可能性和范围”是由經濟“因素”决定的。普列汉諾夫指出，人口增长不是社会發展的根本原因，虽然它也是社会發展的必要因素。他引証馬克思的原理說，只有对动物和植物來說才存在着抽象的繁殖規律，而人类社会中的人口增长（或减少）則是由它的經濟結構决定的。普列汉諾夫作出結論說，那些把人口的增长看作是社会發展的根本原因的社会学家和經濟学家是大大地犯了錯誤。

这样，在他的著作中曾正确地指出，人口的增长不是社会發展的主要力量，而物質財富的生产方式才是这种力量。

在說到物質財富的生产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基本原因时，普列汉諾夫这样地划分了生产：生产力和作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經濟基础。

他解釋道，馬克思在說明生产关系时的基本思想是在于，生产关系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在他們的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而生产关系則是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

必須指出普列汉諾夫对于生产关系的解釋中的正确思想，就是生产关系是作为生产力發展的形式而出現的。

但是，普列汉諾夫毫無根据地把經濟关系分为两种——技术上的和财产上的。第一种是普列汉諾夫所称的“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关系”，即劳动組織、技术上的关系。根据他的意見，这种生产关系并不帶有階級性，因为这是技术的、而不是階級的劳动組織，这种劳动組織是作为人們在技术过程中的配置而出現的。它們在各种經濟結構中都可能相同。另一类型的生产关系則是财产关系。在階級社会中，它

們是帶有階級性的。

這樣地划分生產關係是錯誤的，因為生產關係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的社会形式，在這些關係中，技術方面和經濟方面是溶合在一起的。例如，在階級社會中，勞動組織同時也是在生產中間資本家相對立的工人的階級勞動組織。

生產過程會引向生產力的進一步的發展，由於這一點就產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不相適應。普列漢諾夫在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時說道，這些關係落后於生產力的發展，就阻礙生產力的增長，與生產力發生矛盾。由此就產生激烈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普列漢諾夫這樣地闡明馬克思的這個原理：如果起初是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那末隨後生產關係就開始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內容發展得超過了形式，並且與形式發生矛盾。產生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制約着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社會發展的革命時代宣告開始，這個革命時代遲早總要以摧毀陳舊的生產關係而告結束。

普列漢諾夫宣傳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思想，就是社會變革乃是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之間的不可避免的衝突和不相適應的後果，他指出，在生產力的發展中和在進步階級反對落后的“社會生產條件”的鬥爭中，有着“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的偉大原則”<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闡明了、特別是以原始公社所有制的瓦解為例闡明了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和舊的生產方式的滅亡的事實。社會的公社所有制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它對於原始社會是必需的。但是，當生產力發展到有可能獲取剩餘生產物的

---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44頁。



那种程度时，社会所有制便开始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讓位給私有制了。

但是，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評述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时，并没有专门地談到社会經济結構的概念，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正是借助于这个概念而粉碎了关于“一般的”社会的資產階級教条主义理論。

普列汉諾夫在宣傳馬克思主义时，將重要的地位給予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在社会中的作用、关于階級斗争在意識形态中的反映的原理。在他的活动中的馬克思主义时期內的著作中，有不少篇頁是关于階級斗争的<sup>①</sup>。他指出，只有在原始社会中才沒有階級，社会之划分为階級是由它的經济發展所引起的。普列汉諾夫分析了階級与生产关系的联系、階級与为了社会財富的分配而作的斗争的联系，他揭示了統治階級与被压迫階級的階級利益的对立。在考察無产階級与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对立的对立时，曾广泛地論証了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論題：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前，無产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階級斗争是不能够消灭的、也不能够鈍化的。

但是，普列汉諾夫在宣傳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时，却使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同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学說接近起来。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貫徹了这一原理，就是自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而現在則这个斗争已經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

<sup>①</sup> 例如，参看“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論一元論历史观之發展”（1895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900年），及反对司徒卢威的一些論文（1901—1902年）。

上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不同時把整個社會永遠地從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下解放出來，就不能從剝削它的那個階級底下獲得解放；並且指出，“這一基本思想完全是屬於馬克思一個人的”。但普列漢諾夫不去宣傳這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卻認為恩格斯在這裡是並不完全正確的。根據他的意見，遠在更早的社會主義文獻中就能看得到這一思想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他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與聖西門、梯葉里、基佐、米涅和其他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家的學說之間的區別，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那些關於在社會中存在着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鬥爭的一般性的初步原理，這些原理是早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由資產階級學者們所表述過的。對普列漢諾夫來說，以下這一點是不關重要的，就是雖然梯葉里、基佐和米涅也寫到階級鬥爭的作用，但他們卻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並且是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去評價階級鬥爭的。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與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對階級鬥爭的觀點的區別僅在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關於階級鬥爭的概念乃是嚴整的歷史理論的一個組成部份，而在基佐、梯葉里、米涅和他們同時代的其他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的歷史理論中，則不能首尾相符”<sup>①</sup>。可見，對普列漢諾夫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同他們的先驅們的學說的區別是在於，他們“能夠”使這學說“首尾相符”。他沒有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貫徹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他沒有指出馬克思所帶進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中的新的和決定性

---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03頁。

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也談到了关于人民群众、特别是無产階級在革命的階級斗争中的作用問題，他指出，人民群众走向自由和幸福的运动是比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們所描繪的征服者的进军更为偉大的場面。

在第二章中已經指出过，普列汉诺夫怎样地發展了和論証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說、并且解决了無产階級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問題。在这里只应当提醒大家，普列汉诺夫在对民粹派的斗争中曾捍衛了馬克思的这一原理，就是革命不是一群知識份子的陰謀，而是群众自己的运动。他宣傳了这一思想，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运动才能既引向对专制制度的胜利，又引向社会主义的凱旋。普列汉诺夫在說到人民解放运动的力量和威力时写道，人民中的广大的解放运动将摧毁“专制制度的建筑物，如同地震摧毁鷄籠一样”。

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中，我們能够看到一些关于革命和革命暴力的光輝的篇頁。在自己活动中的馬克思主义时期內，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写了許多关于社会發展中的革命时期和关于行将来临的俄国革命的文章。

在宣傳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时，他把主要的注意力用于駁斥民粹派关于在推翻专制制度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空想的观念。与把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談的民粹派相反，普列汉诺夫則解釋了馬克思主义对資产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科学观点，并且指明了資产階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各自有着自己特殊的任务和动力。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看待資产階級革命的呢？他是怎样确

定它的目的和动力的呢？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和在国内确立政治自由。普列汉诺夫在沙皇俄国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当时的沙皇制度窒息了一切自由思想和一切自由言论，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是作为一个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而出現的。但是，他并不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乃是土地革命。他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的观点是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观念作为基础的，而这种观念是根据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經驗而形成的。他没有具体地分析俄国各阶级的状况和它們之間的矛盾，并且认为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必须解决的任务的不正确观念，也造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力的不正确观念。既然对普列汉诺夫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要旨是在于宪法和资产阶级自由，所以他就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次要的事。他忽略了像农民那样重大的革命力量，他是从这一点出發的，即农民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宪法。农民对宪法缺乏兴趣就成为普列汉诺夫責难农民具有“反动性”和“消极性”的根据。普列汉诺夫指出了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对立，他早在八十年代里就已預見到，自由派将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但他却無意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而有意用放弃根本的土地改革作为代价求得同资产阶级妥协。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書中，普列汉诺夫号召大家不要用土地改革的“赤色怪影”去吓退资产阶级，而将自己的綱領局限于“一般的”民主要求。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观点就是他未来的孟什維克观点的萌芽。按照列宁的說法，在将资产阶级民主绝对化中有着孟什維克普列汉诺夫的議會痴呆病的萌芽，这阻碍了他去投入人民

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作的真正的群众斗争中去。

如果说普列汉诺夫曾经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初谈到资产阶级革命，那末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写的却很微少，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是某种遥遥无期的事，并且只援引了一般的、虽然也是正确的公式，即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它同时代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这一方面与生产关系这另一方面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是现代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是基本的和唯一的动力，无产阶级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同盟者的。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来说，对任何别的居民阶级的这种影响是否可能的呢，并且这种影响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否必需的呢？”于是他又这样回答道：“为了要从任何一个了解现代的工人阶级状况的人那里听到一个坚决的‘不’字，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够了。无产阶级不可能去影响下层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一个时候已经影响了它，这是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比无产阶级更低的阶级；无产阶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最后的经济层。而且无产阶级也不需要求得这种影响，因为它同时也就是这个社会中最多的阶层……。”①

这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典型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看来，完全不应顾及到农民和所有的中间阶层，而只有当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有可能。从这个观点出发，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62页。

革命乃是遙远的将来的事。

但同时也必須指出，革命家普列汉諾夫在八十年代里决沒有坚持第二国际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革命之間設立一道万里长城的这一教条。相反地，他希望俄国無产階級最迅速地获得胜利，他写到了在俄国使資產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革命接近起来的可能性，他說，現代的条件“使人有权希望，在推翻专制制度后，俄国工人階級会很快地获得社会解放”<sup>①</sup>。但在普列汉諾夫那里，这个宝貴的思想只是閃現了一下，并沒有留下痕迹。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就認為长期的資產階級宪政發展时期对俄国是必需的了。

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特征的是普列汉諾夫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中对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所作的孟什維克的解釋，这种解釋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列宁关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

普列汉諾夫在国家問題上也犯了最严重的錯誤。在他反对民粹派的論文中沒有充分地闡明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質的学說。此外，在这些論文中还表现了关于国家的超階級性的民粹主义幻想的殘余。

普列汉諾夫在談到国家是階級統治机关和階級不平等的产物时，把这看作是次要的特征。在他那里，国家失去了自己的階級特征。我們引証他在九十年代中和意大利的馬克思主义者拉勃里奧拉所进行的論战来証实这一点。拉勃里奧拉所提出的国家定义是一个社会階級对另一个社会階級或另一些社会階級的統治組織，普列汉諾夫則把这个定义称之为未必是表达“全部真理”的觀點。普列汉諾夫这样地說明了自己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86頁。

的思想：“在像中国或古代埃及那样的国家里，在那里如果没有在调节巨大的河流的流水和泛滥方面和组织灌溉方面的非常复杂和繁多的工作，文明的生活就会是不可能的，在极大的程度上，国家的产生能够用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的直接影响去解释。”<sup>①</sup>

因此，他没有把阶级矛盾和对抗对国家的产生的意义提到首位，而把各阶级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的一定的共同性提到了首位。

虽然有着这一正确的原理，即国家同时也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对或多或少地遭受奴役的多数人的统治组织”，但他却认为，只要估计到抽象地取出的社会生产过程的“需要”，就能正确地去说明国家，就能避免“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不正确的和片面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认为：国家的特征就是它的阶级性，国家是在它的特殊形式下集中起来的阶级暴力，它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一种特殊力量；但普列汉诺夫却甚至在他的最好的年代里也很少宣传这些原理。

后来，在他的政治演化和理论演化的进程中，他竟开始保卫国家超阶级性和阶级合作的资产阶级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呢？在对民粹派的斗争中，他曾经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去反对知识份子阴谋家们专政的民粹派思想。在对修正主义者作斗争时，他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使之免受伯恩斯坦的攻击，伯恩斯坦声称似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已经陈旧了，而且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52页。

去“重复关于無产階級专政的詞句”已毫無任何意义了。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序言中，他駁斥伯恩施坦而写道，社会民主党人的議會活动和任何其他的合法的政治活动并不取消無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而是为無产階級专政作准备。

但是，普列汉諾夫却将無产階級国家的本質主要地归結为立法。因此他沒有把無产階級专政看作是手中拿着武器的無产階級对資产階級的統治，看作是用暴力去鎮压資产階級的机关。例如，他写道：“……一个階級的专政是一会事，而这个階級为了建立专政而采取的暴力行动則是另一会事”。因此，無产階級专政的概念就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內容。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中忘記提到無产階級专政也决不是偶然的。

他也沒有具体地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消灭資产階級国家的学說，也避不說明国家与革命的关系問題。

只有在普列汉諾夫的早期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才多少仔細地考察了这个問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表明，在当时普列汉諾夫沒有站在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上，他并不認为無产階級在議會中获得大多数后就能够简单地夺取和利用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無产階級应当建立自己的专政。無产階級专政是社会革命的第一幕，是社会革命的标志。無产階級专政的任务不仅是去摧毀資产階級的政治統治，而且也是去組織社会政治生活。但是，在这个問題上，普列汉諾夫並沒有站在徹底的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教导說，必須粉碎和消灭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他的立場是中間派的、动摇的。他說：“無产階級并不把自己的政治綱領局限于夺取現代的国家机器”。但是，照普列汉諾夫說来，不是去摧毀資产階級国家，而是去改造它。



普列汉諾夫在“夏波夫”一文中写道：“工人階級不应当去摧毀它曾化費了昂貴的代價的國家機器，而應當為了自己的目的去改變國家機器的形式和去利用它。”<sup>①</sup>

照普列汉諾夫說來，無產階級去改造資產階級國家，正像資產階級自己所做過的那樣，使封建的國家去適應于保衛自己的利益。從他的觀點看來，資產階級國家的改造，應當歸結為“用直接的人民立法”去代替“代表制度”。這樣，全部“改造”就成為一句空話，而普列汉諾夫既把空泛的直接人民立法的拉薩爾主義的要求認以為真，就對機會主義作了重大的讓步。

他在對改良主義者伯恩施坦的論戰中捍衛了使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他認為，社會民主黨“在原則上不能拒絕暴力的行動方式”，但他同時也對伯恩施坦作了讓步而說道，在伯恩施坦關於現代社會制度“不經痙攣性的動蕩”而過渡到更高的社會制度的話中，也有真理的部分：“實際上社會民主黨所關心的是不經動蕩而實現向更高的社會制度的過渡。”

普列汉諾夫正確地認為，社會民主黨的合法的政治活動形式、特別是在議會中的活動形式，創造着無產階級專政在精神上的“可能條件”，但他卻過份地夸大了和平的、議會的鬥爭方法的作用。

而當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條件已告成熟，當已經具備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可能性的時候，普列汉諾夫卻處於敵人的營壘中，用第二國際的教條精神去解釋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條件”。他“警告”無產階級不要過早地奪取政權。這樣，在這些問題上也暴露了普列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9頁。

汉諾夫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背弃和理論之深深脱离实践。

\* \* \*

普列汉諾夫把唯物主义地解釋政治和意識形态上層建筑的产生，列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普列汉諾夫写道：“以我們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釋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意識形态的發展，就是意味着在将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时又一次有力地証实了唯物主义。然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說明意識形态的起源和意識形态的發展史时，首先闡明了馬克思主义的創始者的这一思想，就是在經濟基础上必須聳立着从經濟基础中成长起来的、与經濟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态的上層建筑，这些上層建筑中首先便是政治制度，随后則是法权、哲学以及其他等等，而意識形态乃是人們的客观存在的反映。

他批判了意識形态自我發展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历史科学中占着統治地位，同时也捍衛了关于存在和意識之間、基础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联系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性影响的唯物主义原則。

普列汉諾夫十分肯定地強調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經濟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生活观和世界观”。社会意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識的基础是在社会存在之中。他用法权概念作为例子指出，上層建筑不是自然而然地發展起来的，而是在生产者們在經濟必然性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那些相互关系的影  
响下發展起来的。普列汉諾夫批判了意大利馬克思主义者拉勃里奥拉对意識形态的形成过程所采取的簡單化观点。拉勃

---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俄文版，第3集，第90頁。

里奧拉从人們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意識到自己的經濟关系这一事实出發，而把愚昧和迷信当作是产生許多公共生活方式和許多風俗習慣的历史原因。

普列汉諾夫指出，这种解釋沒有提供历史觀的科学基础。愚昧本身也同样需要解釋。普列汉諾夫說道，在历史上，意識的模糊、“不成熟的思想的失策”、“愚昧”——往往只意味着：那必須要被理解的对象还發展得很不够。因此，事情并不是在于愚昧和無知，而是在于“产生了它，并且赋予它这种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这一种性質、而不是另一种性質的社会原因”<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时着重指出，当社会关系还没有發生变化之前，社会意識也不会發生变化。人們习惯于一定的信仰、一定的观念、一定的思想方式、一定的滿足美的需求的方法。“但是，如果生产力的發展引起社会經濟結構中的多少重大的改变，而由于这又引向社会各階級的相互关系的多少重大的改变，那么这些階級的心理也就会發生变化，而‘时代精神’和‘国民性’也会随之而發生变化”<sup>②</sup>。同时，反对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也迫使人們不仅去批判地对待旧的社会制度，而且也去批判地对待那些理想和观点、那些感情，并且一般地去批判地对待那在旧制度基础上生长的“心理”。限制着和阻碍着生产力發展的社会上层建筑，是应当被消灭的。

在社会生活的历史上，正像在自然界一样，是沒有任何凝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思想和政治制度等等也会發生变化，即是說整个上层建筑都会發生变化。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63頁。

<sup>②</sup> 同上書，第251頁。

因此，政治制度、思想和理論并不是永恒的不變的，而相反地，乃是人們的現實活動的歷史產物。

任何一個民族的法權、國家制度和道德，都是直接地和逕直地由它所固有的經濟關係制約着的。這種經濟關係也“制約着——但却是間接地和通過中介地——全部思想和想像力的創作：藝術、科學以及其他等等”。

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和“唯物論史論叢”這兩部著作中，普列漢諾夫說道，社會發展中的出發點就是自然環境。生產力是在地理因素的影響下發展的，而經濟、隨后是政治、國家制度、心理和各種意識形態則在生產力的影響下發展着。

人們生產着物質財富，創造着經濟，而他們的心理則在經濟的基礎上成長着。普列漢諾夫把社會心理了解為人們的自發的意識、在一定的時期內占着統治地位的“人們的習慣、道德、觀點、意圖和理想”。

他寫道：“……既然有了社會的結構，就不難了解，它的性質將一般地反映於人們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於他們的一切習慣、道德、感覺、觀點、意圖和理想之上。習慣、道德、觀點、意圖和理想必然地應該適應於人們的生活式樣，適應於他們的獲得食料的方式……”<sup>①</sup>。

照普列漢諾夫說來，社會心理或“社會的心理”乃是社會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環節。

關於處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有人們的心情和觀念這特殊領域的這一思想，貫徹在他以後的一切著作中，特別是在“論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這些著作中。他寫道，沒有社會心理，“就決不能在文學史、藝術史、哲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0頁。

学史等方面前进一步”<sup>①</sup>。

那末，照普列汉诺夫说来，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

普列汉诺夫企图确定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心理是意识形态的前提，仿佛是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基础，而意识形态则在它自身中反映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心理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心理经过改造后的产物。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并不是直接地同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着的。在它们之间还有着社会心理。

普列汉诺夫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意识形态——特定的阶级思想体系，阶级的世界观——仅仅看作是人的心理的反映，而不把它们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心理不是别的，而只是人们的心理气质。社会心理是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所固有的，即是说并不具有阶级性，而具有着民族性。由于这一点，心理就不能解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在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著作中，包含着一些关于阶级斗争对于意识形态的发展的影响的重要原理。

在那些著作中正确地指出：在划分为各个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世界观并不具有同一性；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按照它们的地位、它们的需要、它们的意图和它们相互之间的斗争进程而变形的。只有注意到各阶级的斗争和研究了它的多种多样的变迁，才能多少令人满意地解释社会的“精神”史：“它的思想进程”反映着各阶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同时，在划分为各个阶级的社会中，在每一个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51页。

时期內都有着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态。

在他的著作中还陈述了这样的意見，就是迴避社会关系的發展，而仅仅用科学的發展去解釋哲学的發展是不够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和階級斗争对于意識形态的發展、其中也包括哲学的發展發生着影响。但它們的影响是間接的，通过中介的。

但是，認為在階級社会里意識形态——哲学、艺术、宗教——是階級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它們的利益服务这一馬克思主义原理，对普列汉諾夫說来却并不是評判和研究社会現象的战斗的、具有党性方法。而且在他的活动中的馬克思主义时期內，他也經常运用“特定时代”的意識形态之类的抽象概念。因此，普列汉諾夫想指明意識形态的階級制約性的很多次企圖，並沒有构成徹底一貫的觀點。脫离社会生活和階級斗争的各具体阶段的抽象性表现在他退到了資產階級客观主义和超党性立場这一点上。

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意識形态的上層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学說，也談到上層建筑对于社会基础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發源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事实。

普列汉諾夫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写到了上層建筑的相对的独立性。从仅仅为階級社会所特有的物質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的时候起，意識形态就仿佛独树一帜地成为一个相对地独立的領域。意識形态是由社会的經濟基础所决定的，但同时也依賴于作为遗产而获得的前一个时代的思想材料。

意識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的独立意义，导致經常地失去对于意識形态关系对經濟关系的联系和依賴性的認識。

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的产生过程，是以人們所不易觉察到的方式而實現的。因此人們把这个上層建筑看作是某种自然的东西。普列汉諾夫解釋道，个别的个人因为按照着傳統或由于受了一定观点的教育，会觉得它們是他的行为的动机和出發点。

他尖銳地批判了唯心主义者泰恩、巴尔托、勃侖爱梯尔等人，这些人赋予意識形態以絕對的意义。唯心主义者泰恩断定說，“智慧和風習的状况”不仅創造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各种形式，而且甚至还創造……一个民族的工業，而普列汉諾夫則用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反对泰恩的論断，这个馬克思主义的原理說，任何上層建筑都是由基础决定的，而且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也反对了那些維護着相反的观点、并且把意識形態降为自發的經濟發展的附屬物的人。

普列汉諾夫追隨在恩格斯之后，在他的著作“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論唯物主义历史觀”、“关于历史的某些問題”，特别是在“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中，駁斥了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的观点，在这些人的观点中，把这样的思想妄加在馬克思主义的头上，就是仿佛經濟条件全部地和完全地（而不是归根到底地）决定着精神生活，仿佛任何一种理論都能直接地从特定的經濟状况中引伸出来。特别是普列汉諾夫反对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派主观主义者所傳播的把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說成为“經濟唯物主义”<sup>①</sup>的庸俗的解釋。

---

① 应当指出，普列汉諾夫曾認為“經濟唯物主义”这一說法是不正确的（見“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25頁）。他指出，馬克思从来也沒有將自己称为經濟唯物主义者。但普列汉諾夫却往往跟隨着米海洛夫斯基还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經濟唯物主义。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企圖把歷史唯物主義說成是“偏頗的”、“片面的”學說，似乎它特別着重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而否認思想的作用等等。米海洛夫斯基責備馬克思主義者說，當馬克思主義者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時候，似乎就因而鼓勵了個人的私利、貪財、貪欲以及諸如此類的惡習。普列漢諾夫揭露了民粹派的一些論斷的虛偽性，他們認為似乎馬克思主義者輕視人們的理想目的和動機，似乎馬克思根本沒有賦予人們的道德、哲學觀點或美學觀點以任何意義，而處處只看到一個經濟基礎。

普列漢諾夫尖銳地斥責了米海洛夫斯基想歪曲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企圖。

他寫道，民粹派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某種對於人類的齷齪的嘲諷。在烏斯賓斯基筆下……有一個官僚夫人老太太甚至在垂死前的掙扎中還頑固地重複自己畢生的卑污的生活規則：‘有機會便放進荷包里去，放進荷包里去！’。俄國的知識分子天真地以為，馬克思把這個卑污的規律加之於整个人類；以為馬克思斷言：人類的子孫不管他干什么，他永遠地、絕對地、自覺地‘找機會放進荷包中去’”<sup>①</sup>。

這樣，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就揭露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庸俗觀念，按照這種觀念，馬克思主義者似乎沒有賦予理想以任何的意義。普列漢諾夫說道，在“理想”的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是在人類歷史上所曾經存在過的最“富於理想主義”的理論。

他在對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中，也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思想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學說。他對伯恩施坦進行了戰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參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頁。



斗，伯恩施坦認為，恩格斯在他給布洛赫和斯泰根堡的著名的信中似乎离开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中所敘述的观点，并且在有利于其他非經濟因素的情況下限制了經濟因素的作用。普列汉諾夫指出，恩格斯的观点同馬克思的观点毫無区别，馬克思主义决沒有像伯恩施坦所断定的那样發生了“进化”。問題是在于，馬克思在序言中想要着重指出，社会关系是既不能用它自己的本性来解釋，也不能用所謂人类精神的总的發展来解釋的。因此，他主要是強調了社会关系的發展的經濟基础。而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則是向这样的一个人解釋問題的，这个人認為政治的、法权的和精神的“因素”的作用在馬克思主义理論中是沒有地位的，因此恩格斯便指出說，这些“因素”在經濟基础上成长起来后，也反过来对經濟基础發生作用。普列汉諾夫于是作出結論說，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序言中所敘述的历史观点，正如在“反杜林論”和恩格斯于九十年代所写的書信中所包含的学說一样，为“次等的、三等的等等原因”的作用留下了完全相同的地位。

他在指明包括俄国主观主义者在内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們所妄加在馬克思头上的概念的狹隘性和片面性时，不止一次地說明，馬克思从来也沒有在一个国家的經濟运动和社会力量的联系之外去考察这种运动，而这些社会力量則是在經濟运动的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又影响着經濟运动的进一步的方向。

普列汉諾夫說道，在馬克思那里，經濟的骨骼是由社会政治形态、人的思想、感情、意圖和理想的活生生的血肉所包裹着的。馬克思并沒有否認政治和意識形态在人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意义，他只是闡明了它們的形成过程，并在社会的經濟

关系中发现了这种意义。

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我們能看到他关于政治的和意識形态的上層建筑的說明。他写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領域的政治，是由作为基础的經濟所制約的。社会的經濟制度以政治观点的形式反映在人們的意識之中，而一定的政治制度則适应着这种政治观点。同时，政治虽一般地說和整个地說是跟随在經濟运动之后的，但却有着它自己的运动，正由于这一点，所以它也影响着經濟發展的进程。

普列汉诺夫說道，人类历史运动“从来也不是仅仅在經濟的範圍內實現的……每一次都必需提高到‘上層建筑’……經濟几乎从来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获得胜利的，关于它永远也不能說：farà da se（自然而然地完成——福米娜）。不，从来也不是 da se（自然而然的——福米娜），而永远只是借助于上層基础，永远只是借助于一定的政治制度的”<sup>①</sup>。

政治制度影响着經濟生活。它們或者是促进生产力的發展，或者是阻碍生产力的發展。而随后則又創造一定的政治体制，以便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的發展。如果这个政治体制轉变为对生产力發展的障碍，那么它就会被消灭。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很好的通俗化。

但是，早在这个时期內，也已使人感觉到普列汉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主要缺陷、即抽象性和公式主义。这表现在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証明这一原理，即存在决定意識，經濟决定政治。而对政治的積極的作用則估計不足。

在闡明政治的上層建筑的作用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还指

---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13頁。

明了思想在社会發展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深信，只有当社会进步力量的斗争用先进的和最革命的理論、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来闡明的时候，这斗争才能获得成功。普列汉諾夫写道：“須知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真正的革命运动。”<sup>①</sup>他号召大家把进步思想带到群众中去，并且把这看作是最偉大的进步因素。

他指出，任何一个力图获得自己解放的階級、任何一个力求获得統治的政党之所以是革命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最进步的社会潮流，并因而是自己时代中的最进步的思想的体现者。普列汉諾夫說道：“在自己的內在內容上是革命的那种思想，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爆炸物所不能代替的某种炸藥。”<sup>②</sup>而相反地，錯誤的社会理想、旧的和理論則妨碍着和阻滯着社会的發展和社会的向前推进。只有那种符合着經濟现实的理想才是正确的。普列汉諾夫在“內部的观察”一文中写道：“不，先生們，思想是偉大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它能够起自己的偉大作用，它必須是合理的思想，它必須要能理解和表达现实的历史进程。在这条件下，思想是不可抵抗的力量。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則它又是軟弱、失望、精神墮落和道德墮落的根源……。”<sup>③</sup>

同时，普列汉諾夫也嘲笑了民粹派关于思想和理論对社会經濟生活的独立性的唯心主义論断。他說，当思想不符合作为該时代的历史进步的体现者的那个社会階層的现实經濟利益的时候，每一次总是“丢了丑”。

普列汉諾夫在說明社会意識的反影响和思想、以及一般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71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第3卷，第264頁。

的上層建筑对基础的作用时所提出的正确的原理，后来却被他遺忘了。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显然过高地估計了客观因素——經濟——的作用，維護了臭名昭彰的生产力論，在分析革命时仅限于客观条件，而降低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即降低了党的作用、政治斗争的作用和进步理論的作用。

他終于滾向了对政治斗争的修正主义的理解，閹割了政治斗争的階級实質，并把政治斗争归結为議会斗争。1917年，普列汉諾夫曾反对無产階級夺取政权，因为俄国似乎在經濟上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像其他孟什維主义領袖一样，否認無产階級夺取政权乃是为了發展生产力和消灭俄国在經濟方面的落后的决定性条件。

在当时，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曾屢次宣称，普列汉諾夫在历史唯物主义領域內沒有犯过錯誤，他們談論了普列汉諾夫的正統思想。但却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領域內，普列汉諾夫有着特別多的背弃和严重的錯誤。同时，普列汉諾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弃也决不能脫离他在辯証唯物主义和政治路綫上的錯誤。在这里有着直接的联系。

例如，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說到辯証法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觀的意义，說到辯証方法运用于社会現象时产生了整个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我們对于人类历史是一个合乎規律的过程的理解，应当归功于辯証方法”<sup>①</sup>。

但是，普列汉諾夫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觀要以辯証方法的运用作为前提的說法，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态度，乃是普列汉諾夫对許多历史唯物主义問題的教条主义闡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29頁。

在解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时，早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表現着抽象的学究式的态度。他沒有充分地強調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战斗的、階級的、党性的理論。他有时还無批判地使用資產階級社会学的抽象定义和不科学的概念。

普列汉諾夫未能充分地指明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中所造成的革命变革的意义，因为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依据的思想材料的历史准备上了。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馬克思使社会学轉变为科学的發現的意义，他指出，将唯物主义辯証法运用于历史和政治，就有可能在历史現象的似是而非的迷宫和混乱状态中發現社会發展的規律性。列宁写道：“先前人們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是極其混乱和随便武断的，而現在却已有一个極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論，指出由于生产力發达的結果，一个社会生活制度便發展为另一个較高的制度……”<sup>①</sup>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發現消除了过去历史理論上的两个主要的缺点。第一，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考察了人們的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沒有研究这些动机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沒有把捉住社会关系体系的發展中的客观規律性，沒有看出这些关系在物質生产發展程度中的根源；第二，过去的理論恰好沒有包括居民群众的行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則第一次提供了用自然的历史的准确性去研究群众的社会生活条件和这些条件的变化的可能性。

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社会發展的物質基础，指明了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而劳动群众則是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頁。

財富的創造者，它科學地證明了，階級鬥爭的發展將引向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指出，歷史唯物主義是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密切地聯繫着的，它是唯一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深深地具有黨性的科學。列寧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與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根本區別是在於階級鬥爭理論，是在於：馬克思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不同，他首先要闡明什麼階級決定歷史過程的發展，並且坦直地和公開地站在進步的社會階級、即無產階級的观点上。

普列漢諾夫的錯誤和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背棄，並沒有取消列寧對普列漢諾夫所作的总的很高的評價，列寧把普列漢諾夫評為在俄國和在西方的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普及者之一。列寧在斥責普列漢諾夫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中的孟什維克立場時，也同時指出：“在過去，他的個人功績是巨大的。從1883—1903年的二十年內，他給予了群眾卓越的著作，特別是反對機會主義者、馬赫主義者和民粹派的著作。”<sup>①</sup>

後來，列寧又在著名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再一次強調指出，在1903年以前，普列漢諾夫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

列寧的戰友和學生加里寧在1918年關於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傑出的作用寫道：“在暗無天日的反動時期內，當普通的工人不得不用巨大的勞動和驚人的努力去獲得甚至最初步的閱讀能力時，在工人圈子內就早已流傳着出於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之筆的地下刊物。

這些著作向工人階級開辟了一個新的世界，它們號召工

---

<sup>①</sup>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333頁。

人階級為美好的將來而鬥爭，它們用對於工人階級理想的最終勝利的不可摧毀的信心在鮮明的、簡單的、對一切都易懂的形式下教導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它們教導了這樣的信念，就是在走向這些理想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和困難都將為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所輕易地掃除掉。

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之對於我們這一代的工人階級，也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對於六十年代的俄國平民知識分子。

他並不是一個以新的思想方法見稱的學者，他走的是一條已經開辟出來的道路……但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優秀的解釋者和普及者……

讓大地使他的骨灰得到安息，他為工人階級做了許多工作，他把深刻的、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注入了我們這一代工人階級的覺悟的群眾中。”<sup>①</sup>

---

<sup>①</sup> “彼得堡市社會局公報”，第40期，1918年6月12日（5月30日）。

## 第六章

### 列宁对普列汉諾夫在思想和政治上的 孟什維克立場的批判

俄国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的轉变关头創建的，当时資本主义已进入了自己最高的和最后的帝国主义的發展阶段，开始变为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义，当时無产階級革命也已成为直接的实践問題。在十九世紀与二十世紀之交，俄国已进入了自己發展中的新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

九十年代初的工業高漲对俄国大資本主义工業的發展發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工業方面，股份公司的資本額在十年內（1889—1899年）增加了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在1890—1900年这一时期內，煤的产量由三亿六千七百万普特提高到九亿九千五百二十万普特；石油的产量由二亿四千一百万普特提高到六亿三千二百万普特，鉄矿石的产量則由一亿零六百三十万普特提高到三亿六千七百万普特。俄業經歷了資本主义周期中的那个工業“繁荣”的时期。鉄路建筑就是俄国的蓬勃的工業高漲的証明。例如，在1875年鉄路路基仅略多于一万九千俄里，而到1901年則已超过五万六千俄里。

鉄路建筑需要大量的金屬、煤炭和石油。这就造成了冶金業和燃料工業的發展。俄国的生鉄塔鑄量在十年內（1886—



1896年)增加了两倍,而生鉄熔鑄量的这种增长在法国却化了二十八年(1852—1880年),在美国化了二十三年(1845—1868年),在英国化了二十二年(1824—1846年),在德国则化了十二年(1859—1871年)。同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工业生产的高度和集中和资本的积聚。在生产的集中程度上,俄国占了全世界的首位。例如,到二十世紀初期,有着一千个工人以上的企业已占全国企业的11%,工人数则占全俄国工人的49.8%。

劳动力的低廉、国内市場上的工业产品的高价和大量的政府补助金也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虽然俄国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但是,它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上仍大大地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小工业中、在铁路运输业中、在建筑业等等中就业的人数只占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整个地说来,小所有者的、生产量很低的个体农民经济仍在国内占着优势,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农奴制的残余。农奴制的残余仍很强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有着巨大的困难。“十九世紀末期,在俄国已经出现了全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农奴制度之间的極端尖锐的矛盾了,这种地主贵族大地产形式,工役制度形式的农奴制度,乃是经济发展的阻碍,乃是俄国生活中压迫、野蛮、無穷無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态的泉源。”<sup>①</sup>地主的独断专行、旧的农奴制度的残余、压迫和奴役,使农民反对农奴主的斗争趋于尖锐。农民运动在国内发展起来了。

沙皇俄国处于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它是一切压迫,資本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74頁。

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沙皇制度是由农奴制关系的密密層層的网包纏着的，这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此帝国主义所特有的矛盾在俄国是以特别的力量而出現的。资本主义剝削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同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存在而产生的矛盾結合在一起的。沙皇制度集中了帝国主义的最坏的方面，它是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由于九十年代末期的工业危机而尖锐化起来的劳动和资本之間的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在人数上日益增加的工人阶級的状况恶化了，工人阶級的斗争越来越采取坚决的、革命的性質。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而發展起来了。

在大工厂、运输業和采矿业中的雇工人数在九十年代末达到了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人。“这已是現代的工业無产阶級，因其集中于巨大资本主义企业而具有战斗革命品質，根本与农奴制时代的工厂工人、小手工業工人及其他一切工业工人不同。”<sup>①</sup>

俄国工人阶級已成为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已成为能够解决资产阶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真正的力量。如果在从1881—1886年的五年內，参加罢工的工人数为八万名，那么在1895年至1899年內，根据不完全的統計，就有二十二万一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

1894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的参加下，写了第一个鼓动傳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的宣言。1895年秋，列宁写了給托尔通工厂罢工工人的傳单。在同年內，列宁把彼得堡的一切馬克思主义小組联合成为一个“工人阶級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斗争协会”第一

<sup>①</sup>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3年中文版，第15頁。

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广泛结合，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

1896年在彼得堡的“斗争协会”的领导下举行的三万名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的规模特别宏大。工人们更多地从经济性罢工转为政治性罢工和示威游行，提出了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了“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在1901年，奥布哈夫工厂中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与军队间的流血冲突。1903年3月，巴士姆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政治性示威游行，这些行动激动了南高加索的工人和农民。在1902年，罗斯托夫城的大规模罢工也转为出色的示威游行。列宁在“第一次教训”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第一次把自己作为一个阶级而同其他的一切阶级和沙皇政府对立起来。”<sup>①</sup>俄国的罢工运动采取了在俄国历史和西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对农民群众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仅在1900年至1904年内，就发生了六百七十次农民发动。

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来了。俄国在这个时期内，正像从前德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一样，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了。摆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是：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先进战士，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

半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有着国际宪兵的臭名，因为专制制度曾经为了在欧洲支持反动派和镇压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情况。“沙皇制度在本国内的增长着的革命的打击下动摇得越是厉害，那末它作为欧洲的自由之敌的力量也就越软弱。但是，到这时为止，资产阶级政府的国际反动派还在欧洲完全地执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8卷，第119页。

政……”<sup>①</sup>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一个能够在思想上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去武装工人階級、能够領導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直到夺取政权的團結一致的、集中的党，乃是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正是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誕生地，在俄国發生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領導这革命的則是世界上最革命的無产階級。偉大的列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的忠实信徒和事業的繼承者，領導了俄国無产階級。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列宁开始在俄国創建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展开了爭取在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組織和團結無产階級力量的偉大的斗争。列宁創辦了全俄政治報紙“火星”报，它把分散的革命小組和团体联成一气，并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为了要克服涣散状态、战胜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作准备，需要列宁和他所組織的“火星”报化費数年緊張的工作，需要对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和隱蔽的敌人、对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改良主义的表現进行無情的斗争。

列宁的計劃在爭取新型的党的斗争中的胜利，具有偉大的历史意义。

列宁認為，創辦全俄報紙必須吸收“劳动解放社”社員們，特別是必須吸收普列汉諾夫参加。列宁說道：“我們并不認為，不要像普列汉諾夫和‘劳动解放社’那樣的力量而进行工作是可能的，但誰也無权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會失去我們獨立性的那怕一小部分。”<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的“劳动解放社”参加了“火星”报，但是“劳动解放社”的社員們却并不理解“火星”报作为一个在它的周圍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425頁。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24頁。

联合起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中心所应当具有的那种意义。克魯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关于“劳动解放社”写道：“他們……都沒有特別重視‘火星’报，完全沒有估計到‘火星’报能够起的和已經起的組織作用……”<sup>①</sup>

創辦報紙时的环境和編輯部內部的关系是極其复杂的。刚开始时，列宁就在“‘火星’怎么差一点熄灭了？”一文中写道：“格·弗·\*想进行無限統治的願望表現得很明显。”<sup>②</sup>这种願望既表現在身上带着“普列汉諾夫主义的挽軛”的“劳动解放社”社員們公然企圖把“火星”报的編輯工作交付給普列汉諾夫这件事上，也表現在普列汉諾夫对待关于在他所提出的候选人之外提拔編輯的問題的不能令人容忍的态度上。

列宁时常克服来自“劳动解放社”社員方面的抗拒，創辦了徹底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列宁在对俄国的馬克思“批評派”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中，坚忍不拔地执行了独立的路綫、唯一正确和革命的路綫。在列宁和普列汉諾夫共同在“火星”报(第五十二期以前)和“曙光”杂志<sup>③</sup>上进行活动的时期內，列宁对普列汉諾夫發生了重大的革命的影响。

根据列宁的發起，普列汉諾夫写了許多論文。对“經濟派”——工人事業派所作的論战，揭露社会革命党及其分支如拿捷施金的“自由”社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思想体系，尖銳地批

① 克魯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

\* 即普列汉諾夫。——譯者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312頁。

③ 从第二期(1901年2月)起普列汉諾夫开始在“火星”报上撰稿。普列汉諾夫在列宁的“火星”报上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在“曙光”杂志上發表了十九篇論文。列宁曾把普列汉諾夫的全別的政治論文，例如：“連环保的廢除”、“沙皇制度的最后一張牌”等文作为社論而刊載在“火星”报上。

判反对列宁所著“从何着手？”一文的“經濟派”，捍衛这一論文的基本原理，反对司徒卢威的論文——普列汉諾夫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上的这些言論，在当时帮助了用馬克思主义精神去对群众进行教育。

毫無疑問，普列汉諾夫在“火星”报时期內所写的論文中表現了列宁的影响。大家知道，由于列宁的指点和批評，普列汉諾夫改變了自己論文中的許多措詞。普列汉諾夫把自己反对司徒卢威的論文送給列宁时，在自己的信中开头这样写道：“我把自己反对司徒卢威的第二篇論文送給您，并且預先不寒而栗”。普列汉諾夫在給列宁的另一封信中則写道：“非常感謝您对于我反对伯恩施坦的論文的批評。”<sup>①</sup>在普列汉諾夫給列宁的其他許多信件中，也說到了普列汉諾夫由于列宁的批評而对自己的論文所作的修改。

正是列宁才决定了报纸的路綫和它的政治面目，正是列宁才是报纸的編輯人。

列宁在出版“火星”报和使它的影响扩及俄国工人階級的广大群众时，曾进行了巨大的、積極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而普列汉諾夫則曾对这些工作袖手旁觀。

在編輯部內部，在列宁和普列汉諾夫之間也有过意見分歧和“摩擦”，普列汉諾夫曾屢次坚持列宁反对自由派的論文的語調要放緩和。

列宁認為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最坚决地反对了那些否定工人階級不需要理論的“經濟派”。在工人运动特別需要严整的和經過深思熟慮的綱領的时代里，工人事業派否認理論的意义的企圖乃是極其有害的。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的女学遺產”，俄文版，第5集，第302頁。

既然社会民主党才刚刚成立，因此拟定明晰的理论原则就曾經是特別必要的。列宁写道，我們的党应当成为先进的战士，而“只有受先进理論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在“火星”报时期是把綱領問題置于实践的基础上的。列宁早已考虑到了这个綱領所应当滿足的那些要求<sup>①</sup>。列宁屢次向其他編輯們提出綱領問題。例如，他在1901年7月9日給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在从俄国給我們的来信中写道，关于代表大会的謠傳加强了。这一次又一次地迫使我們去考虑綱領問題。公布綱領草案是極其必要的，而且會具有巨大的意义。”<sup>②</sup>

由于列宁忙于巨大的組織活动、忙于写作“做什么？”一書和为“火星”报写作論文，也由于“火星”报編輯部的內部关系的緊張，使列宁放弃了写作綱領草案的工作。他建議普列汉諾夫担負起这个工作，并且把恩格斯的論文“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寄給了普列汉諾夫。普列汉諾夫却没有特別的热忱，他在列宁的压力下才接受了写作綱領的工作。

1902年1月21日，根据列宁的提議，在慕尼黑举行了对普列汉諾夫所拟制的綱領草案的第一次集体討論，列宁和普列汉諾夫都参加了这次討論。列宁尖銳地批評了普列汉諾夫所提出的这个綱領草案，因为它帶有抽象性并且脫离俄国的特殊發展条件，由于列宁的批評，普列汉諾夫就取消了这个草案。分歧点主要是在于無产階級专政問題和对自由資产階級和农民的关系問題。

---

① 早在1895年，列宁就写成了“綱領草案”。1896年，列宁在獄中写成了“綱領的說明”。1899年，他在流放中写成了“我們的綱領”一文和第二个“我党綱領草案”。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8卷，第238頁。

列宁駁斥了普列汉諾夫关于資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是由無产者組成的論断。列宁要求在綱領中指出俄国資本主义發展的特点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残余在俄国的存在。列宁提出了关于像工人階級一样地遭到剝削的小生产者的問題，并要求把关于工人階級和小生产者的状况問題同反对专制制度的最近的斗争任务相联系起来。普列汉諾夫提出了这样的原理，即“資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厉害地压榨着工人階級”，而列宁則建議要补充道：“……和压榨着小生产者（一般地說，应当特別地提到农民）。”<sup>①</sup> 这些批評意見表明，列宁認為在綱領中反映俄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关于無产階級同非無产階級的劳动者階層的联盟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普列汉諾夫說：“無产階級应当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权将使無产階級成为局势的主人，并使它能够無情地摧毀它在走向它的偉大的目标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列宁对这一段話增补了一些注解，从这些注解中可以看出，普列汉諾夫还远沒有考虑到关于無产階級夺取政权和关于無产階級专政的重要的表述。

在列宁提出了批評意見之后，普列汉諾夫修改了綱領草案并且提出了新的方案。但是，普列汉諾夫的第二个綱領草案也有很严重的缺点。

列宁在批評这个草案时首先指出：第一，許多措詞的極端抽象性，仿佛它們不是供一个战斗的党来使用的，而是供講授課程用的；第二，拋开了和模糊了專門的俄国資本主义問題，这是一个特別重要的缺点，因为正如列宁所曾指出的那样，綱領应当成为反对俄国資本主义的鼓动工作的指南。列宁說，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6卷，第4頁。



党应当在自己的綱領中最明确地闡明它对俄国資本主义的控訴和它对俄国資本主义的宣战。

列宁也指出了普列汉諾夫的草案中的这样的重大缺点，如完全片面地和不正确地描写了無产階級对小生产者的态度。列宁曾經坚持并且一定坚持必須把关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公式列入綱領，以代替普列汉諾夫关于大企业的意义增加、小企业的作用降低的模糊的原理。列宁要求更确定地指出农奴制度殘余的影响，指出它們的那些特別沉重地压在工人階級和小生产者身上的社会后果。

普列汉諾夫沒有把农民从一般的小資产階級群众中划分出来，同时还把無产階級的不满情緒与小生产者的不满情緒混为一談。他沒有提出关于無产階級作为革命的領導者的作用問題，也沒有指明無产階級的革命性和其他階級的革命性的区别。

列宁指出，“起初必須使自己同一切东西划清界綫，仅仅唯一地和专门地把無产階級划分出来，而以后才声明說，無产階級将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請一切人。”<sup>①</sup>

其次，列宁还专门地講到馬克思主义的主要問題、即無产階級专政問題。在普列汉諾夫的第二个綱領草案中沒有列入关于無产階級专政的原理。正如列宁指出，“無产階級在其他遭受資本主义剝削之苦的居民階層的支持下所面临着要去实现的革命”，占住了無产階級专政的位置。列宁力求将关于無产階級专政和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权的公式列入綱領草案。

列宁在关于党的階級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重要的批評意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6卷，第59頁。

見。普列汉諾夫是这样写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站在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解放运动的首列……”这种說法就冲淡了党的無产階級性質。列宁坚持要用“工人階級”一詞去代替“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一詞，即提出了关于党的階級性質的确切的說法。

列宁認為普列汉諾夫所起草的新的綱領草案是不能採納的，他力求徹底地修改这个草案。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草案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土地問題的。在任何一个第二国际政党的綱領中都沒有提出过关于土地問題的要求。也同样沒有列入过关于無产階級专政的条文，这就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民主党綱領。綱領中整个关于土地的部分是出于列宁之笔的。列宁不得不坚持了战斗，因为普列汉諾夫和其他人是反对他的土地綱領中的許多原理的。

在土地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在于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不同的評价，并且在實質上預示了布尔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之間在 1905—1907 年革命中的土地問題上的分歧。

爭論主要地是在关于割地和土地国有化的問題上展开的。列宁建議修改綱領草案第四条，取消容許“贖买割地”的要求。列宁認為，在無代价地把地主由于 1861 年的改革而从农民手中割去的土地归还給农民时，無償地沒收为农奴制剥削服务的财产是完全正当的。

普列汉諾夫則容許农民去贖买土地，虽然他也建議用在特別稅的形式下向大地主貴族征收的款項去进行贖买。

在討論土地国有化問題时，意見分歧达到了特別尖銳的程度。在討論綱領的一般理論部分的过程中所出現的对于無产階級与資产階級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差別，也表現在对于

作为民主革命口号的土地国有化要求的不同评价上。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他认为土地国有化只有在革命获得胜利时，只有在推翻沙皇制度后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国有化就便于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结成联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无代价地把“割地”归还给农民的要求，只有在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上才是充分的。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个要求乃是通向土地要求的进一步扩大、即通向土地国有化的“门户”。

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归还割地的纲领已完全地和充分地表达了社会民主党在土地问题上的要求，而把土地国有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口号是反革命的，因为它只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才有可能实现。普列汉诺夫在土地问题上的纲领不能动员农民去参加革命斗争。列宁看出了这一点。他发言反对普列汉诺夫和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保卫了国有化。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捍卫了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篇论文是对土地纲领草案的长篇评论。

在“火星”报编辑部中讨论这篇论文时，普列汉诺夫要求用他对国有化问题的不正确理解的精神去进行修改。列宁拒绝作这些修正。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通信就表明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和他批评列宁这篇论文的方式，表明普列汉诺夫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的顽固的企图，表明他想使自己在决定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拥有决定权的意图。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列宁仍保卫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的革命内容。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纲领问题上的争论，部分地决定了后来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列宁保卫了新型的党的革命纲领。

这样，列宁主义原则就在“火星”报时期内取得了胜利，而为把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联合成一个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部

队——共产党——准备了基本条件。

而普列汉诺夫则加深了他在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问题上所有的错误，又在土地问题上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犯了错误。在“火星”报内部，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差一点引向了决裂。这些意见分歧表明了：普列汉诺夫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自己的错误而准备了走向孟什维主义立场的过渡。

这个决裂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在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是同列宁在一起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革命运动史上，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火星”报所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这纲领中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提出了。代表大会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列入纲领，乃是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列宁的拥护者们的胜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表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最初任务（最低纲领），也表明了旨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最高纲领）。这个纲领直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召开时始终是我党指导性的战斗文件。”<sup>①</sup>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党章问题、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有两个关于党章第一项规定的条文：一个是普列汉诺夫所支持的列宁的条文，另一个是代表大会上所有一切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所支持的马尔托夫的条文。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主张建立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定形的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五十年（1903—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页

妥協的政黨，他們對保衛集中的、有紀律的和戰鬥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列寧及其同志們進行了鬥爭。

列寧在對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孟什維克思想方針和組織方針進行鬥爭時，用全力強調指出了黨作為用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團結的和一致的工人階級的先進的、覺悟的、有組織的部隊的作用。列寧教導說，遵守鐵的無產階級紀律和黨章所規定的黨的生活的嚴格準則，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對於黨成功地領導無產階級為奪取政權而鬥爭具有重大的意義。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第一次闡明了和指出了黨作為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作為無產階級手中的最強大的武器的意義，沒有這個武器就不可能取得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偉大的文獻。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寫道，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奪取用以鎮壓剝削者的任何反抗的那種政治權力，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完成自己的偉大的歷史使命，國際社會民主黨必須把它組織成一個與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相對立的獨立政黨……”<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在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在閉幕詞中他提醒代表們說，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所有一切黨員所必須遵守的。

但是，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不久，普列漢諾夫就表明了他究竟認為自己應當遵守代表大會決議到什麼程度。

在“火星”報編輯部內有大多數人是普列漢諾夫的同伙，他們在發生任何的意見分歧時總是支持普列漢諾夫的。為了黨的利益必須改變“火星”報編輯部的成員。列寧在黨的第二

<sup>①</sup> ‘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彙編’，俄文 1953 年版，第 1 部，第 39 頁。

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大家知道，这就成为引起“火星派”分裂的理由。在“火星”报原先的六个编辑中，只有三人被选入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即：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没有当选为编辑的孟什维克们就诱走了马尔托夫，并且组成了反对派，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旅外同盟代表大会。

普列汉诺夫被孟什维克派用实行分裂的要挟所吓倒了，因而给了孟什维克派很大的帮助。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同孟什维克派和解，并完成了倒向孟什维克主义的政治转变。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旅外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声明说，他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去进行射击”，“被枪弹打死也比分裂要好些”，应当“为了避免大祸害而作出最大限度的个人的让步”。在这一点上表明了所谓第二国际“正统派”的政策的影响、对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政策的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过去那些机会主义错误的货色，也把他拉向了孟什维克派方面。

除了这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斯大林在库泰依斯来信中就曾写到过这些原因：在普列汉诺夫周围的社会民主党人圈子中所形成起来的一团和气作风、“对事实了解很差、戴着外国眼镜看问题等等”。

普列汉诺夫本人很快就由一个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派调和的人变成孟什维克了。普列汉诺夫开始证明说，对孟什维克作完全的让步是必要的。列宁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意见分歧就越来越发展起来了，而最后则终于弄到普列汉诺夫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敌人。当时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可耻地害怕分裂和斗争，而背叛了我们。

大家知道，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

行为和他对孟什维克派的让步，比作倍倍尔和考茨基（当时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等人——所作的让步。普列汉诺夫也正是希望用让步、“温和”的办法去消灭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的。

普列汉诺夫要求把所有被代表大会所否决了的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都加进“火星”报编辑部。列宁当然不能同意这一点，于是就在1903年10月19日（公历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从“火星”报第五十二期起，孟什维克派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并通过“火星”报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列宁极其确切地和正确地说明了“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的原则区别：“旧‘火星报’曾教导人们领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导人们领会处世妙诀：让步与和谈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性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在变成孟什维克以后，就对列宁和多数派、对他本人在不久前曾经捍卫过的那些政治思想和组织思想进行了斗争。他开始把列宁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捍卫说成是分裂活动，企图用这些拙劣的手段去为自己的动摇性和无原则性辩护，去为自己倒向机会主义辩护。

普列汉诺夫不愿意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带原则性的意义。他认为这是偶然的事，并且顽固地再三反复地说：分裂对党是有害的，分裂会削弱党；这样，他就像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为了片刻的利益而牺牲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35年版，第554页。

党内的分裂是由两个思潮——机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潮——之间的尖锐斗争所引起的。

列宁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两个派别的产生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产生联系起来。列宁在“論俄国过去的工人报刊”一文中写道：“俄国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1895—1896年)刚刚发生，就立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的分歧，这种分歧改换着形式、外貌等等，但从1894年至1914年间在本质上却总是同样的。显然，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这一种、而不是任何另一种的分歧和内部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sup>①</sup>

在斗争的进程中，革命力量同妥协的机会主义分子划清了界限。因为在国内酝酿着革命事变，必须正确地估计各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党的路线，所以这一点就更为重要了。

普列汉诺夫没有看到俄国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他也没有看到那些由于俄国局势的改变和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新的政治任务和理论任务的明确提出而出现的新现象。普列汉诺夫是属于害怕革命的第二国际领袖之列的，他归附了工人阶级中的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像当时俄国那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主要地在无产阶级的最落后的阶层和半无产阶级中间为自己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在议会政治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是不能解决这些新任务的。

第二国际的各党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内成长起来的，它们容忍了公开的机会主义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226页。



并且讓他們在第二国际中取得了統治，因此它們不能去領導無产階級为了夺取政权而作的階級搏战。

如果不去建立一个用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紀律的基础上的新型的党，那末推翻帝国主义和取得無产階級专政就都是不可想像的。

建立一个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与机会主义坚决断絕关系的、战斗的和革命的無产階級政党，曾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普列汉諾夫反对建立这样的一个党。他把西欧的第二国际内的各政党看作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榜样，而在那些政党中，則調和主义和所謂各种不同思潮之間的“互相信任”都是合法存在的。他以为，应当在俄国按照西欧工人政党的式样、特别是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式样去建立一个政党。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派“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例如好像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他們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維克，就是因为他們感觉到布尔什維克是个新的、非寻常的、异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sup>①</sup>。普列汉諾夫从来也不理解列宁关于新型的党的思想，而共产党則就是这种思想的实现。

由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西欧形式，普列汉諾夫就沒有估計到，我国的無产階級政党是在不同于西方的条件的特殊的、具体的發展条件下形成的。

結果他就在組織問題上站到了孟什維克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而且开始宣傳組織上的無紀律，容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各个集团和不同的思潮。他沒有理解党的先鋒队的作用。对普列汉諾夫說来，社会民主党是“工人群众的党”，

<sup>①</sup>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3 年中文版，第 175 頁。

是达到社会主义思想方式的無产者的广大的党。这样就抹煞了党员和任何一个觉悟工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普列汉諾夫还得出了一不正确的結論，就是工人的觉悟越高，那么党也就越不需要，党就会融解在工人群众之中。

在与孟什維克派在組織上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时，列宁奠定了布尔什維克党的組織基础。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書乃是馬克思主义政党在組織上的准备。

在反对“經濟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克服了在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崇拜自發性的危險，而制定了党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一个独立政党的建立及其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就都是不可想像的。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論是在自發的工人运动之外产生的。它是由工人階級的領袖們所創立的，并且是由党灌輸到工人階級的群众中去的。党的任务是在于，把工人階級提高到理解自己根本的階級利益、提高到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水准。与社会主义沒有联系的、不是用社会主义来加以闡明的工人階級的斗争，只包含着觉悟性的因素及其萌芽，并且这种斗争与其說是具有目的性的斗争，倒还不如說是复仇和絕望的表現。列宁对机会主义的自發論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并且指明了革命理論和政党对工人階級的最偉大的意义。列宁特別着重地指出了党在形成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意識和組織工人階級斗争中的作用。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論是不依赖于自發的工人运动而产生、并且应当由工人階級政党从外面把这种理論灌輸进自發的工人运动中去的原理，引起了来自孟什維克派和其他自發論代表人物方面的攻訐和反对。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諾夫和

列宁团结在一起，保卫了列宁关于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进工人运动的思想。他反对了“经济派”，因为“经济派”否认社会主义觉悟性的意义和党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并且说必需等待工人阶级自己不靠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达到这一点。他甚至还责备了“经济主义者”马尔丁诺夫，说马尔丁诺夫没有注意地阅读列宁的“做什么？”一书。

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月，普列汉诺夫就表现了自己完全没有原则性，竟然反对他曾经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过的列宁的思想，并且对列宁宣布了“理论战”。

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内的许多论文，清楚地表明他已脱离列宁的旧“火星”报的路线。普列汉诺夫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文(1904年)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篇论文中，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和觉悟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反对了列宁。

现在普列汉诺夫已不再赞同列宁关于科学共产主义是不依赖于工人运动而产生的这一原理。他开始反对这个原理，并且谈到了他以前曾经斥责过的“经济主义”思想。

普列汉诺夫不正确地解决了关于自发性和觉悟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关于社会存在对社会思维、精神对物质的关系的抽象的议论。

斯大林在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库泰依斯来信中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进行的论战表明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彻头彻尾的糊涂观念。

斯大林写道：“假如普列汉诺夫把问题提得很明确，譬如这样说：‘究竟是谁制定纲领，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又如：‘究竟是谁把谁提高到了解纲领的水平，是领导者提高被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提高领导者？’或者说：‘也许不需要领导者

把群众提高到了解綱領、策略和組織原則的水平吧？’假如普列汉諾夫如此明确地給自己提出这些問題，提出这些性質單純、內容重复因而本身就包含着答案的問題，那末他也許会对自己的意圖大吃一惊，不会这样大吹大擂地来反对列宁了。可是由于普列汉諾夫沒有这样做，就是說，由于他用‘英雄和群众’的詞句混淆了問題，所以他在策略上就走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混淆問題乃是机会主义者的特色。”<sup>①</sup>

这样，普列汉諾夫在轉向孟什維克派后，就混淆了关于自發性和覺悟性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問題。他对資產階級思想体系对工人階級的影响的危險性估計不足，而滾向了过份夸大工人运动中的自發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意味着否認党和革命理論在組織群众中的領導作用。自發論、降低覺悟性因素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論，乃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乃是一切机会主义在邏輯上的基础。

列宁在“做什么？”一書中所拟定的思想原則的胜利，对我党和革命的發展、对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样，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的普列汉諾夫和列宁的分歧，終于以决裂而告終結。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在今后的时期內对机会主义、对孟什維克派的思想方針和組織方針所作的坚决的、不調和的斗争，对俄国以及西方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列宁有力地打击了整个国际机会主义，捍衛了和發展了馬克思主义。

\* \* \*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頁。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年)的年代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两条路綫:革命的——布尔什維克的——路綫与机会主义的——孟什維克的——路綫的斗争又得到了扩大和加深。

除了在組織問題和思想体系問題上的旧的意見分歧以外,又产生了在策略問題上的新的意見分歧。

布尔什維克派坚持了开展人民革命,争取革命胜利、争取把劳动者从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使资产阶級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針。

相反地,包括普列汉諾夫在內的孟什維克派則把1905—1907年的革命看作是应当在自由资产阶級领导下进行的那种资产阶級革命。普列汉諾夫把在前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發生的西方资产阶級革命当作是当前的俄国革命的榜样。为了要真正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精神、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評价俄国革命,必須把俄国革命評价为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在普列汉諾夫那里是缺乏这种分析的。他在革命以前时期和革命年代里对俄国發展中的一般政治問題的提法,也表现了背熟的公式和公式主义。

普列汉諾夫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里所采取的立場,对革命事業带来了危害,而且他的立場也是很危險的。列宁决不是偶然地着重指出,布尔什維克派在革命中对議會痴呆病和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所作的斗争是最多的。

普列汉諾夫忽視了俄国經濟發展的特点。因此,他沒有看到在比西方资产阶級革命时代里所曾有过的更为發展的阶級斗争条件下展开的俄国资产阶級革命的全部独特性,沒有看到资产阶級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普列汉諾夫像所有的孟什維克一样,是从关于1905—

1907年革命的“一般”性質的一般性詞句出發的。

他从关于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一般真理出發，解决了俄国革命的动力問題。他不去具体地分析当前的革命和它的动力，不去估計革命中的各个階級的利益和地位，而去引証“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說到資產階級在那个时期內的进步作用，当时整个資產階級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的，而無产階級則还没有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同資產階級利益的对立。

他忽視了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那个深刻的特点，由于那个特点，土地問題就曾是革命运动的軸心。他沒有看到，农村中的丑恶的、無可忍受的农奴制度殘余的存在，把农民推向了革命的怀抱。

列宁批判了普列汉諾夫对俄国革命所抱的这种抽象的、不具体的态度。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連一句也沒有談到具体的俄国条件……这是駭人听聞的，但却的确如此。”<sup>①</sup>

列宁在揭露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派的教条主义时指出，决不能用与另一个历史时代、即“共产党宣言”的創作时代相比拟的办法去理解俄国革命时代的任务。

列宁揭示了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派的策略路綫的錯誤的根源。他們完全不理解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与农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相互关系，不能够理解当前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正是农民的資產階級革命。

普列汉諾夫由于自己的孟什維主义，所以就沒有能确定哪些階級会真正地將革命进行到底，就沒有能确定無产階級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8卷，第357頁。

和农民应当在革命中起的那种作用。

普列汉诺夫反对使自由资产阶级陷于孤立的政策，并且维护了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孟什维克的政策。按照他的意见，俄国无产阶级比起西欧工人阶级来是很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贯彻“欧洲主义”的精神，加之“它的前进运动可能被农民在政治上的惰性所阻碍”，而俄国资产阶级则已经充分“欧化”了，因此它应当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认为主要点是在于使无产阶级不要吓走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因为如果自由资产阶级离弃革命的话，那么似乎革命就会遭到削弱。他甚至还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互相接近，彼此之间进行商榷”。这是一条自由主义的路线、使无产阶级运动屈从于和适应于资产阶级任务的路线。他在革命时期内发表的言论中，露骨地反映出对人民的创造力缺乏信心。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曾经写过许多正确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却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活动去与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工人阶级——相比拟。

与孟什维克派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则认为，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在像过去的俄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因为尽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这不是一个上层的革命，而是一个使全体人民、全体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都动作起来的人民革命。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通过了关于革命的发展、关于武装起义的长篇革命纲领。在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中说道：“革命已经燃起起来了，并且正在愈益广泛地燃烧着……无产阶级站在战斗的革命力量

的首列。它为了自由事業已經蒙受了最巨大的牺牲，而現在則准备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决战。”<sup>①</sup>列宁在把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決議同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決議作对照时，卓越地揭露了对待必須發動革命的問題的两种态度的根本区别。“代表大会的決議号召一定的階級去为明白确定的最近目的而斗争。而代表會議的決議則談論着什么各种势力的相互斗争。一个決議表示着積極斗争的心理，而另一个決議則表示着消極观望的心理；一个決議充滿着从事活潑行动的号召，而另一个決議則充滿着死气沉沉的学究習气。”<sup>②</sup>

当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派認為，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剝削階級，只有斗争才向被剝削階級显示它的力量的大小、扩大它的眼界和鍛炼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志向的时候，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派却在革命中采取了另一种在根本上相反的立場，他們說，無产階級有着自己特殊的、純粹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关心的正是这些利益，而不应当企圖去充当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孟什維克派号召無产階級要为了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超越历史的进程，这在强大的革命高漲的条件下乃是对于革命事業的背叛。

孟什維克派想縮小資產階級革命对無产階級的意义、降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这种企圖，是对無产階級利益的背叛行为。

馬克思主义教导說，無产階級必須最坚决地参加資產階級革命，必須最坚决地为了徹底的民主主义、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斗争。只有当無产階級能够充当革命的領袖和領導者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決議彙編”，俄文版，第1部，第72頁。

② “列宁文选”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8頁。



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獲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

這就是為什麼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曾經是1905—1907年革命的根本問題。

雖然普列漢諾夫也曾要求大家承認他是無產階級在俄國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的思想的發起人，但他所說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并不是指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他僅僅把無產階級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執行力量”。正如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說的那樣，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曾經向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獻過媚眼。他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領導權，但事實上卻反對這個思想的實質。列寧提出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新方針。列寧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表述的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初步思想，發展成為一個關於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以及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的完整的和嚴密的學說。

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完全是同普列漢諾夫的革命觀念不相容的。第一，他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觀念事實上是意味著資產階級領導權的教條為基礎的。第二，正確地去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就是意味著去解決農民作為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問題。而普列漢諾夫作為一個孟什維主義思想家，則在關於農民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上深深地誤入了迷途。

列寧早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就已提出了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為了對沙皇制度和地主作鬥爭應當結成革命聯盟的思想。列寧指出，俄國的農民對消滅農奴制度是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因此農民在對

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是一支革命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结成联盟的政策。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仿佛农民的土地革命能够阻滞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照他的完全不正确的信念说来，农民是“保守的、或者甚至是反动的”。否认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革命性及其在俄国经济制度中的作用，使普列汉诺夫无法理解俄国农民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作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最重要的同盟者的作用。

列宁把关于农民的反动性的思想称为骇人听闻的、愚昧的和叛徒的思想。他指出，只有在农民群众以积极的革命行动与无产阶级一起出动的情況下，才可能达到俄国革命的当前的规模。

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派对农民问题的这种态度，曾经是所有的第二国际各政党的特征，这些党忽视了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问题。斯大林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关于对待农民态度的观点的基本原理在孟什维克的市有化纲领中得到了自己的反映，这纲领表明普列汉诺夫完全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土地革命”的经济内容。列宁说道：“对资本主义来说，农民的‘清洗’土地，这就是土地国有化。”

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及其集团所完全没有理解的，也正是由工人和农民所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国有化的这种经济实质。”<sup>②</sup>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5卷，第142页。

按照市有化綱領，地主的土地并不归农民支配，甚至还不归农民使用，而归市政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支配，而农民则应当向它们租佃土地。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之间的田界仍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孟什维克派在提出地主土地的这种“讓渡办法”时，事实上是主張对它们进行贖买的。市有化綱領也是从这一点出發的，就是不用武装起义土地問題也能得到解决；甚至讓反动政权、专制制度仍繼續在中央执政，而在各地方上則由市政委员会来剝夺地主的土地，并且将由它们来自行处理这些土地。市有化綱領只是提出了一个反动的空想。列宁指出，如果市政委员会触动到地主的土地，它们将立即被中央反动政权所解散。

相反地，土地国有化綱領則是从指望武装起义获得胜利的方針出發的。国有化綱領要求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無償地剝夺（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

普列汉諾夫頑固地对土地国有化綱領进行了斗争。普列汉諾夫反对国有化的“著名的”論据就是指出“复辟的可能性”。仿佛国有化沒有提供防止复辟、即防止革命前的旧制度的恢复的保証。

列宁最坚决地駁斥了普列汉諾夫。他指出，普列汉諾夫的“理由”归結于純粹的詭辯論，因为普列汉諾夫断定說，仿佛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在十七世紀就曾經存在过国有化，而国有化似乎能使国家又恢复到早已过去了的历史阶段去。列宁說：决不能把以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去同以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混为一談。至于談到事情的本質，那么最坚决地实现资产阶級民主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便是防止复辟的最好的保証。列宁說，如果不經政治革命、不經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那末土地革命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

当在1905—1907年革命的进程中革命运动已导向了武装起义的必然性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起来反对了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的方针。他关于无产阶级觉悟的发展、关于胜利的心理条件作了长篇的谈话。他用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的日常任务去对抗列宁关于必需组织起义的号召，他赞成孟什维克的“火星”报所提出的口号：“用进攻专制制度的迫切需要”武装起来，“并且定将为了这而武装起来”。当在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提出了关于组织武装起义和实行武装起义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口号乃是尾巴主义的口号。

列宁在“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一文中写道：“是的，是的，这真是问题的深刻的提法……在看到这种力图把我们的运动拉向后退的庸人式的鄙俗见解的样子时，你会为社会民主党感到怎样热辣辣的羞辱感呢！把人民用武装的迫切需要武装起来乃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一般的、无论何时何地的任务……”<sup>①</sup>列宁着重地指出，俄国在1905年的局势是革命的局势，它是同平时的工作条件不同的。正因为如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提出了拿起武器的口号！而最后当已提出了这个口号的时候，‘火星’报却吐露道：重心不在于武装，而在于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难道这不是死气沉沉的知识分子的学究习气，难道这不是不可救药的软弱无能么？难道这些人不是在把党拖向倒退，使党离开革命先锋队的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去观望无产阶级的‘后背’么？”<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派当了事变的“尾巴”，他们对革命无产阶级活动的规模和对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的信心表示轻视，并且用关于工人的自动精神的议论去掩饰了这一切。他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8卷，第148—149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們叫嚷着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派的“唯意志論”，而不願意去理解，作为人民的政治領導者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的意志，在新的革命的条件已获得了影响社会历史事变的發展的絕無仅有的力量。

在列宁及其同志們的領導下的布尔什維克派竭尽了一切努力去發展群众的历史首創精神，使他們在革命中的行动积极起来。布尔什維克的策略使大家产生了对俄国無产阶级的历史威力的信任。在武装起义遭到失敗以后，布尔什維克派沒有感到惊惶失措，也沒有被增长的困难所吓倒。相反地，孟什維克派則暴露了恐慌地惊惶失措。

“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本来是不需要燃起起义的燎火的”——这就是普列汉諾夫对工人阶级的英雄的發动的批評。列宁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指出了这种关于十二月起义的臭名昭彰的批評。他写道，馬克思在1871年并不以迂儒态度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如按照自由主义精神大叫“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臭名昭彰的俄国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諾夫那样。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里，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曾經是重要的理論问题和策略问题。任务是在于：要去“确定究竟哪些阶级应当去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并且究竟应当怎样去建立”。党从历史局势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出发，按照無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的精神解决了这个任务。

列宁說，在人民的胜利起义以后，沙皇政府应当被临时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所代替，临时革命政府应当担负起把革命进行到底，制裁反动派和武装人民等等的工作。而为了所有这一切，必須使無产阶级和农民在临时政府中有自己利益的捍衛者，他們既然在街垒上占有优势，也就应当在临时政府中

占有优势。临时革命政府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孟什维克派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大家都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言论。他把俄国革命的任务限于争得西欧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派”在一起颂扬了国家杜马，认为它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认为它是解决革命问题的最好的手段。他反对一般地对杜马实行抵制，并且保卫了和维护了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合法国家论，附和了立宪民主党的“全权杜马”的口号。在实际上则杜马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低能的议会。这是一个人民之敌的议会。甚至当布尔什维克派在革命衰退后也进入了杜马的时候，他们也并不打算在那里进行有机的、“立法的”工作。他们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杜马作为讲坛的。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对孟什维克的杜马策略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的经验表明，孟什维克派用自己的支持杜马并把杜马一般地看作“人民的”代表机构的要求对俄国工人阶级和自由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毫不奇怪，普列汉诺夫在杜马活动问题上所采取的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策略方针，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司徒卢威、米留科夫、依兹高也夫、枯斯科娃和普罗科波维奇的欢迎。普列汉诺夫鼓吹“共同政纲”和公开地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在1906—1907年的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普列汉诺夫曾发表了十三篇论文，他写到了选举协定与“全权杜马和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协议”的口号。普列汉诺夫对公开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的共同政纲是否可能的問題回答说共同政纲是必要的<sup>①</sup>。

那时列宁写道：“你们去看看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面的言论吧。普罗科波维奇先生与枯斯科娃女士曾如何欢天喜地的来迎接这种言论，他们两人就正是在1900年因为企图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败坏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把他们从社会民主党内赶出去的。现在普列汉诺夫却接受了普罗科波维奇与枯斯科娃之有名的‘Credo’\* 的策略……”<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反对了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工人。但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它反对与立宪民主党人订立任何的协定，它是跟着号召一切革命者和民主分子结成反对黑色百人团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革命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派走的。

列宁把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看作是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前提。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孟什维克派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方针，普列汉诺夫是抱着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广为流行的否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的。这是两种在原则上绝不相同的主张：一种是发展革命的主张，另一种则是熄灭革命的主张。

列宁决不以为革命运动将停滞在民主阶段上并将限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相反地，列宁认为，紧接在完成民主任务之后，将应当开始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社会

① 司徒卢威曾在彼得堡的一个集会中声称：“许多人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立宪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在现在所说的话中有许多是立宪民主党人所能表示欢迎的，可惜的只是，当立宪民主党人过去处于孤立时他没有说出这些话”（1906年12月28日“同志”报）。

\* 意即信条，纲领，世界观。可参看“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92—97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1卷，第191页。

主义改造的斗争。列宁把向革命发展中的新阶段的过渡同资产阶级革命末期在无产阶级周围的力量重新配置联系起来。列宁卓越地揭示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密切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现今革命的完全胜利就会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sup>①</sup>

列宁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内所采取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动摇的”方针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按照这种“方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就会有一个介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长久的间隔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将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可作为例证的是，普列汉诺夫如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其他“正统派”一样，也是从这个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的前提出发的。他断定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发生。这两个时机必须用一个很长的间隔时期来彼此分开。”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俄国，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还没有成熟，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观点看来，仿佛在俄国还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他得出了骇人听闻的结论，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不停顿革命的原理是错误的，并且能用这一点来解释、即他们觉得资本主义是一个“比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更为过时的和老朽的生产方式”。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推翻了普列汉诺夫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腐朽方针，推翻了

---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70页。



对無产階級及其政党的積極作用的过低估計。

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列宁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莫大功劳，就是他徹底揭破了孟什維克所用历史比拟方法的空虛性，以及孟什維克想把工人事業交給資產階級去随便支配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險性。”<sup>①</sup>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書中提出了战斗的革命發展綱領，并且对孟什維主义作了毀灭性的批判，这本書乃是新型的党在政治上的准备。

这样，在1905—1907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期内，普列汉諾夫在事实上已成为資產階級政策和資產階級对無产階級的影响的傳导者。他成为孟什維主义的政治領導者和理論家之一。在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上——在关于对农民的关系的問題、关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問題上——，他都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場。

列宁把普列汉諾夫看作是一个孟什維克，但他也指出了普列汉諾夫采取使自己有別于孟什維克派的特殊立場的一切場合。列宁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一文中指出，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曾許多次离开了孟什維主义。

在1909—1911年間，在斯托雷平反动的黑暗年代里就曾經如此。在黑色百人团的恐怖、沙皇的迫害和追究的条件下，普列汉諾夫起来反对了取消主义，揭露了取消派的观点、他們的合法主义的說教和对于地下工作和不合法的党的否認。

这曾經是一个“不相信党”的时期，当时一切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其中包括与馬克思主义原則断絕了关系的某一部分布尔什維克（召回派），都竭力想使無产階級离开革命的道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頁。

路，并且进行了取消革命的、不合法的無产階級政党的活动。孟什維克派已成为党的公开的取消派。召回派則是“变相的取消派”。他們把党推上了使党变为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組織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內，只有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始終忠实于馬克思主义，忠实于在党綱上提出的原則。列宁对工人运动內部的所有一切反党的派別展开了斗争。他高举着党性的旗帜，集合了党內的零星力量，捍衛了党性。团结在列宁周圍的党的基本核心击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捍衛了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保全了馬克思主义的党。

相反地，在这个时期內，涣散状态和張惶失措却在孟什維克中間籠罩着。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維克派中开始發生了意見分歧。普列汉諾夫退出了孟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之声”报編輯部，因为在这个編輯部里取消派占了上風，他还与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决裂，与八月联盟划清了界綫。普列汉諾夫向列宁建議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諾夫的建議，与普列汉諾夫和孟什維克护党分子商定了協議的条件。这个協議是建立在为了党和党性、反对取消派的基础上的，是沒有作任何的思想上的妥協、沒有採煞任何的策略上的意見分歧和其他意見分歧的協議。这个联盟得到了列宁的战友們和学生們与工人階級群众的完全支持。

党的这个策略获得了重大的肯定的結果，因为列宁—普列汉諾夫的联盟給予了孟什維克取消派以沉重的打击。同普列汉諾夫护党集团成立統一战綫的这种特殊的策略，使布尔什維克派夺得了許多工人孟什維克組織（如在彼得堡城維堡区、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城等地）。

普列汉諾夫的保衛不合法組織和保衛党的言論，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了对于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动力的孟什維克的解釋。列宁和普列汉諾夫在工人階級的政策和策略的根本問題上仍然存在着意見分歧，因为普列汉諾夫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一个孟什維克。不久，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派的徹底的不調和的立場和把取消派驅逐出党的要求引起了普列汉諾夫的異議。他举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例，在这些党内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能进行活动的。普列汉諾夫說，难道由于这一点，在所有的这些党内就应该开始分裂嗎？并没有分裂。西方馬克思主义者是不喜欢分裂的。普列汉諾夫問道，为什么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不以他們作为例子呢？他是像一个典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地發表議論的。

普列汉諾夫害怕一切使人想起“分裂”的东西，带着同一切人“和解”和“联合”一切人的想法，反对了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全俄党代表會議。在1912年中期，他与取消派进行了关于与他們求得和解的可能性的談判。他再一次轉向了孟什維克派，成为一个和取消派“統一”的拥护者。这种立場使普列汉諾夫离开了过去跟着他走的工人中間的孟什維克护党分子。他成为一个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的孤独的人，而由于企圖为各派別进行調解、在它們之間随机应变和动摇不定而被弄糊涂了。

在1914年二月，普列汉諾夫創立了一个“統一”集团。列宁光輝地揭露了普列汉諾夫动摇的社会根源和这个集团的毫無基础。他指出，在两个互相战斗着的派別——从自由資產階級的同情中取得自己的社会力量的取消派与在工人运动中取得自己的力量的革命派——之間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动摇不定的知識分子集团，没有任何的社会力量会跟随它們，它們

对工人也没有普遍的影响。普列汉诺夫的集团正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

列宁在“无所适从的普列汉诺夫”这篇论文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集团、资产阶级民主的瓦砾场——这就是可怜的普列汉诺夫在无意中所堕入的地方……”

我们惋惜普列汉诺夫——他曾经以自己对机会主义者、民粹派、马赫主义者和取消派所作的斗争而建立功绩。”<sup>①</sup>

在1912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逐出孟什维克取消派，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派最终地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就巩固了它的队伍的统一，并且对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列宁和团结在列宁主义领导核心周围的布尔什维克们为了建立共产党而进行的不倦斗争，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普列汉诺夫彻底地与马克思主义断绝了关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发展逻辑，把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的第二国际“正统派”一起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普列汉诺夫由一个社会主义者变为一个站在社会护国主义立场上的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了。

在这些年代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名副其实的忠于国际主义原则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在长时期内在国际舞台上为了把具体的革命口号带进群众中去而坚决地进行了斗争，曾经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严整的理论、反对第二国际政党的机会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287、288页。

主义的政策和实践、反对第二国际的传统和教条而进行了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作的这种不调和的、残酷的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連拿惨案发生后，在俄国开始了革命运动的新的强有力高涨。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群众罢工带有政治性，它们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在战斗中久经锻炼的共产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表明了工人阶级并不是为了争取改革而进行斗争，而是为了使人民从沙皇制度下获得解放而进行斗争。全国面临了新的革命。但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这些前哨战斗却被帝国主义战争所打断了，沙皇政府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逃脱革命的出路。

在其他国家中也能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增长。在这些国家中，群众在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增长，阶级搏斗也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却展开了阶级合作政策的公开宣传，仿佛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的危险就论证了这种政策的必要性。在所有的西欧工人政党内，都公开实行了阶级合作的政策、迁就资产阶级和使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帝国主义而牺牲的政策。

在战前的条件下，当时越来越尖锐地表现了群众的革命意向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领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完全决裂，所以与机会主义者宣告分裂的必要性是已经成熟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一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南，要求实现与机会主义者的坚决的分裂。但在西欧的党内，则由于左派分子的软弱而未能把机会主义者从党的队伍中驱逐出去。早在1903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就曾是能够在自己的组织经验和思想准备上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

会主义分子实行公开的决裂和分裂的唯一的集团。

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談到第二国际上層分子的叛变行为，而在爆發了战争的条件下这种叛变行为就表现为对無产階級的公开背叛。当响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炮声的时候，当本来应当实行第二国际的斯圖加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決議的时候（在这些決議中規定社会主义者必須在議會中投票反对軍事預算，并且在这些決議中載明，各国工人認為为了增加資本家的利潤而相互射击是犯罪行为，也着重地指出了用革命手段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必要性），第二国际的領袖們却背叛了無产階級，站在本国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的方面。他們投票贊成軍事預算，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第二国际中只有很少数人仍站在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立場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蜕化过程宣告完成。第二国际停止存在了。它已分解成为互相撕杀的各个社会沙文主义政党了。

“这是第二国际在資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連普列汉諾夫、考茨基和盖得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擋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的“統一”集团是完全地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上的。

在那时，列宁和他的同志們曾經是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展开了坚决斗争的唯一的人，曾經是揭露了和斥責了第二国际的領袖們的背叛行为的唯一的人。

包括普列汉諾夫、考茨基等人在內的第二国际領導人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綫，也影响了他們的理論立場。普列汉諾夫和第二国际的其他領袖們在瀆向了社会沙文主义后，就在實質上抛弃了馬克思主义，抛弃了它的革命精神，抛弃了馬克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頁。

思主义辯証法。但是，他們在口头上是沒有同馬克思主义断絕关系的。左的姿态掩飾了机会主义的实践。机会主义者赌咒“在理論上”忠于馬克思主义，并且企圖用对馬克思的無数引証去掩飾自己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背叛。

所有的这些企圖都是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肆無忌憚的歪曲，都是用詭辯論去替代辯証法。列宁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理論”詭計，并且斥責了“普列汉諾夫、考茨基及其集团最無耻地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使社会主义丢丑”<sup>①</sup>的無数次事件。

包括普列汉諾夫在內的第二国际理論家們对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質的解釋，乃是拿馬克思主义作“卖淫勾当”的公开表現。

像考茨基一样，普列汉諾夫認為帝国主义是工業資本的政策。而如列宁所指出，帝国主义乃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溶合是这个阶段的特征。普列汉諾夫完全接受了和支持了主張帝国主义是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旨在征服落后的农業国家而采取的政策考茨基的定义<sup>②</sup>。普列汉諾夫沒有去研究資本主义發展的新現象与帝国主义的特征和特点。

認為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时又是資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分析，在它的科学的准确性上是無与倫比的，在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列宁在他的天才著作“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分析的，在这部著作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321頁。

② 在1915年于巴黎出版的“战争”文集中，刊載了題为“再論战争”的給孟什維克努西諾夫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諾夫引証考茨基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的定义，并且把这定义称为馬克思主义的定义。

中，他指出了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規律性，揭露了它的潰瘍，並且闡明了它的不可避免的滅亡的條件。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為人類帶來空前的貧困和痛苦的資本主義。他確定說，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由此而引起的爭奪銷售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和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使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國主義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事。由於這種不平衡性而產生的矛盾的尖銳化、衝突和帝國主義戰爭削弱着帝國主義的力量，並造成在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綫上最薄弱的地方衝破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綫的可能。

列寧所發現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中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的規律，變成了階級鬥爭和革命行動的武器。正是在不平衡規律的基礎上，列寧完成了偉大的科學發現，即作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幾個、或甚至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天才的結論。

列寧的這個新的社會主義革命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成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的行動綱領。列寧的革命理論指明了革命的前途，並且發動了各國無產者在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的主動性。蘇聯共產黨實現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這是全世界歷史範圍內的勝利。

列寧對 1914-1918 年的戰爭作了深刻的、具體的和唯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把它看成是帝國主義戰爭。“爭奪市場的鬥爭和對他國的掠奪，消滅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主制度的意圖，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唆使一個民族的僱傭奴隸去反對另一個民族的僱傭奴隸以愚弄、分化和屠殺各國無產者的意圖——這就是戰爭的唯一真實的內容和意義。”<sup>①</sup>

<sup>①</sup> “列寧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1 卷，第 1 頁。



在这几年内的党的文件与列宁的許多論文和書信中曾經指明，所有的战争参加国都追求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党号召大家去对帝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作無情的斗争，去揭露他們的抹煞了战争的真正原因的“社会主义”走狗們的詭辯論。

在战前，普列汉諾夫曾解釋过关于战争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的馬克思主义的論題。他指出，只要資本主义存在一天，战争也就将一直存在，因为战争的根源是在于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使爭夺市場的斗争尖銳化，并且增加軍事冲突的危險。他同时也指出了爭取和平的斗争的意义，并且号召大家去反对各国的沙文主义者。在1913年，普列汉諾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些論文。但是，他在一般政治上的孟什維克立場使他不可能去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爭取和平的积极的、真正革命的斗争。

当宣布了战争的时候，普列汉諾夫却放弃了自己的反軍国主义的立場，而倒向了俄国沙皇制度的方面。在1914年，他發表了一本小册子“論战争”。在这本小册子中，普列汉諾夫竟墮落到这等的地步，宣称从沙皇制度这方面來說战争是正义的；他号召俄国的劳动群众支持沙皇政府所进行的战争，把这战争看作是“神聖的”、“衛国的”战争。他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护国派分子了。他完全不願意去看到，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來說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非正义的战争，这个战争是由各个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者所准备起来的。

列宁痛斥了被資产階級“爱国主义”报刊所抓住的并且被广泛利用的普列汉諾夫的沙文主义言論。他指出，普列汉諾夫在“保衛祖国”的借口下保衛了俄国資本家和地主們的利益。

列宁写道：“社会沙文主义是对于当前战争中的‘保卫祖国’思想的保卫。其次，从这个思想中还能得出：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等等。在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实行着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在实际上他们所保卫的不是在同异民族压迫作斗争的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个或那个‘大’国去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人民的‘权利’。”<sup>①</sup>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保卫祖国”、即参加民主的战争。但是，列宁写道：“把‘保卫祖国’这概念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去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即把它冒充为民主的战争，却是意味着欺骗工人、倒向反动资产阶级的方面。”<sup>②</sup>

列宁还极无情地揭露了英法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所散布过的“祸首论”，这种理论是用来抹煞“自己的”政府在战争中的罪过的。

同时，可作为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忘却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即战争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的一定的政府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

他抽象地、唯心主义地考察了战争，在自己的议论中运用了永恒的道德、法权等范畴。

党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出发，拟定了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路线，党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地……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用武器……去反对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必要性……”<sup>③</sup>

党和它的领袖列宁并不是孤立地去考察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的，而是联系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278页。

② 同上书，第23卷，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21卷，第4页。

国内战争的口号去考察的，并且把前一个口号看作是加速这种转变的手段。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曾经提出了用革命去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任务。

在对战争的态度上的这条革命路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1914年11月）中得到了光辉的阐述。

在宣言中说道：“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口号是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明的、由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拟定的、并且是从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条件中所得出的。一旦战争成为事实，那就不管在这时刻或那时刻上的这种转变有着多么大的困难，社会主义者也永远不能拒绝按照这个方向去进行有系统的、坚忍不拔的、一往直前的准备工作。

只有在这一条道路上，无产阶级才能从对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依赖状态中挣脱出来，并且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或快或慢地沿着走向人民的真正自由的道路、沿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前进。”<sup>①</sup>

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关于从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革命出路的号召，遇到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恶毒的狂吠。

普列汉诺夫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否认了从战争中寻找革命出路，他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具有失败主义。他不愿意懂得，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在保卫使沙皇制度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的同时，也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取得胜利。他把列宁关于革命与当前战争的联系的思想称为“梦魇”。他把对专制制度所作的革命斗争说成是“革命的猝发症”，仿佛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議決議彙編”，俄文版，第1部，第324頁。

这是对外国敌人的效劳。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地把工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利益置之脑后的。

他反驳了列宁的革命策略。他同资产阶级汇合在一起嘲笑关于革命的任何思想和走向直接的革命斗争的任何步骤，他放弃了对沙皇制度所作的革命斗争，并且支持了在战时维持“国内和平”的背叛的口号。

列宁在战争时期内的许多著作中用全部力量和革命热情揭露了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在他的生平中曾有一些不是“在一天内”准备了他向社会沙文主义的转变的行为和事件。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是由他以前多年来的机会主义活动所准备起来的。

在普列汉诺夫的生平中，他和“俄国自由”报的合作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这家报纸是沙皇政府国防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所创办的反动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在这报上曾经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文。后来，他尽了一切办法想迴避关于他参加“俄国自由”报的问题。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地把普列汉诺夫引入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的阵营。

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普列汉诺夫于1917年3月31日回到了俄国彼得堡。普列汉诺夫是应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古契可夫、米留可夫——的召请而回俄国的。在1917年2月，他收到了十月党人的首脑古契可夫的电报，在电报中古契可夫表示愿意给普列汉诺夫的回国以便利。西欧的资产阶级政府没有阻挠普列汉诺夫从瑞士通过英国和其他交战国的自由过境<sup>24</sup>。

在这时，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在俄国取得了胜利。起

义的無产階級領導了穿着軍裝的千百萬农民群众的运动，創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維埃。但当布尔什維克派在街头上領導直接的群众斗争的时候，妥协党——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苏維埃中夺取了代表席位。工人和士兵希望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維埃会实现革命人民的一切要求，消灭战争和締結和約，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却根本没有想到結束战争，根本没有想到要和平。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領袖們暗中商定后成立了資產階級的临时政府，以“民主派”代表的身份参加的則有社会革命党人克倫斯基。

过去的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倒向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的方面。他完全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結束”的政策。普列汉諾夫的“統一”集团<sup>②</sup>曾不惜用任何手段去保衛临时政府，号召大家团結在临时政府的周圍。

由于列宁的著名的四月提綱和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決議的公布，普列汉諾夫展开了特別积极的活動。在第七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中曾清楚地反映了在四月提綱中所表达的列宁的思想。

四月提綱是列宁在到达彼得堡以后的下一天，即4月17日（公历4日）在布尔什維克的會議上所宣布的。

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到来的新的斗争条件下，当时人民需要新的方針，列宁的四月提綱提供了明确的革命斗争路綫，提供了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計劃。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根据列宁关于目前时局的报

①. 在彼得堡迎接普列汉諾夫的“社会主义者”有：策烈铁里、齐赫澤、斯科別列夫和切爾諾夫。

②. 1917年4月，普列汉諾夫恢复了“統一”报的出版。从1917年11月起“統一”报用“我們的統一”的報名出版。

告通过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方针。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明了俄国革命发展的具体道路。在经济方面，过渡的措施是在于：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把所有的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并且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来对它实行监督、对社会生产和生产物分配实行监督。在政治方面，则指出了从议会制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必要性。

这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天才的发现，这个发现对保证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在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政治形式。而列宁则得出了用苏维埃共和国来代替议会制共和国的结论，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好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计划。与旨在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方针相反，他保卫了孟什维克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归结为：由于推翻了专制制度的结果，俄国应当按照欧洲的榜样经过漫长的和平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像第二国际的其他“正统派”一样，普列汉诺夫也认为，作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二月革命应当是漫长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开始，而欧洲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则是从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形式。按照他的思想，通常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大家知道，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同意之下，临时政府发出了向7月3日（公历16日）的和平的示威游行开枪射

击的命令，搗毀了“真理报”編輯处和“劳动”印刷局，封閉了“真理报”、“兵士真理报”和其他許多布尔什維克报纸。临时政府开始剝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普列汉諾夫却并没有起来反对临时政府的罪恶行动。他甚至还責备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克倫斯基，为了“克倫斯基过份地相信言論的力量”，而似乎在对布尔什維克派的斗争中还不够剛毅和坚决。

这个事实又一次地着重指出普列汉諾夫已处在革命人民的敌人的营垒中了。普列汉諾夫的墮落的全部深度是駭人听聞的。俄国工人階級于是就抛弃了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础和工人階級的普列汉諾夫。

当临时政府开始公开地进行自己的反革命活动，而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領導的苏維埃又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屬物的时候，布尔什維克党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在原則上極為重要的历史性結論，即革命的和平發展的可能性已告消失，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無产階級用強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說道：“在目前，和平發展和毫無痛苦地使政权归于苏維埃已成为不可能，因为在事实上政权已經轉入了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手。

在現時，正确的口号只能是完全消灭反革命資產階級的专政。只有革命的無产階級在最貧苦的农民支持它的条件下，才能去完成这个任务……”<sup>①</sup>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托洛茨基派的工人階級叛徒給予了回击，这些叛徒曾經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理論进行了斗争。代表大会所發表的宣言号召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決議彙編”，俄文版，第1部，第376頁。

劳动者准备力量去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在这个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号召大家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顽固地对已告迫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

1917年8月15日，他在莫斯科的反动的国事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这次会议是临时政府为了动员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力量去反对革命而召集的。在这篇演说中，普列汉诺夫号召“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且引证了资本家梁布申斯基的论据。

在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发动后，当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普列汉诺夫却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扩大自己的政权的社会基础吧；把工商阶级的真正的代表吸收到自己中间来吧。这样就会胜利！”

普列汉诺夫从第二国际的教条出发，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他维护了考茨基所提出的反动的“生产力论”，这种理论为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成熟”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他断定说，在俄国，资本主义“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自己灭亡”。因此，如果无产阶级想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国的经济本身就将使它必遭最残酷的失败——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根据第二国际的教条而作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在引证俄国在经济上的落后时，在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中反复地说，社会主义是某种遥远的将来的事，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合乎逻辑的权利去轻视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只能危害进步事业的完全过时的社会阶级”。

这些关于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议论表明，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到成为机会主义的台柱、堕落到公开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的地步。

第二国际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逐渐“成熟”的教条



意味着对自發性的崇拜，与这种教条相反，用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論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則教导說，沒有工人階級的積極活動，在無产階級革命中不用暴力去消灭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为了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客观的先决条件，并且也需要有主观的先决条件，需要無产階級理解到用革命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必要性，需要有能够領導工人階級去向資本主义冲击的政党。

普列汉諾夫也完全支持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其他“無可爭議的”教条。因为在我国的人口，無产階級在当时所占的不是多数、而是少数，所以普列汉諾夫就断定說，無产階級是不能建立自己的专政的。

在他發表在“統一”报上的論文中說，俄国無产階級在建設社会主义的事業中似乎是很难指望得到农民方面的支持的，而农民則构成俄国人口的絕大部分。在这些論文中所举的借口还有說無产階級缺乏受过訓練的領導干部，說社会主义革命要以在工人階級内部进行长期的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作为前提等等。他甚至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能够先夺取政权，像共产党所作的那样，从而再去为無产階級的發展、为它的覺悟的增长和群众文化水平的高漲創造有利的条件。

孟什維克苏汉諾夫的“札記”重复了普列汉諾夫的这些机会主义的議論。列宁在給苏汉諾夫的答复中、在“論我国革命”一文中嘲笑了第二国际理論家們的空洞的迂腐習气和他們那种奴僕式地模仿已往的态度。天才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列宁写道：“如果說建設社会主义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虽然誰也不能說，这个相当的‘文化水准’究竟怎样），那我們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爭得造成这个相当水准的必要前提，然后就在工农政权和苏維埃制度的基础上，走向前去追上

其他各民族呢。”<sup>①</sup>

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最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的俄国无产阶级实现了从资产阶级地主制度到苏维埃的伟大的飞跃。普列汉诺夫对我们祖国人民生活中的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他把这看作是“破坏所有的历史规律”。但是，在继续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时，他同时也拒绝去反对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权。

在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的斗争进程中，在对孟什维克派、对卑鄙的托洛茨基派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派分子和其他革命工贼的残酷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的党单独地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

在1917年形成了这样的历史形势，当时无产阶级虽然在国内外只占少数，但在党的领导下却能把大量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把争取和平的斗争、争取土地转归农民的农民民主运动、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革命洪流，并且胜利地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完全地推翻了第二国际的陈旧的教条。

共产党的领袖、最伟大的理论家、革命家和战士列宁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它的词句，他是那种不怕打击旧的、过时的东西的科学活动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中说道：“在科学发展史中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打破旧说，创立新说。如加利略和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勇士，是尽人皆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3页。

知的。我想來說說這樣一位科學健將，這位科學健將同時又是現代最偉大的人物。我所指的，就是我們的導師，我們的教養者列寧。請你們回憶 1917 年吧。列寧當時根據他對俄國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根據他對國際狀況的科學分析而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在俄國勝利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這是遠非當時科學界許多人物意料所及的結論。科學界的一位出色人物普列漢諾夫，當時以鄙視態度評論列寧，硬說列寧是‘在講夢話’。而其他名不虛傳的科學界人物，硬說列寧‘發瘋了’，要把他關到瘋人院裏去。當時科學界所有各種各色人物都咆哮起來反對列寧，說他是一個破壞科學的人。可是，列寧卻不怕反對潮流，不怕反對守舊習氣而邁步前進。結果是列寧勝利了的。”<sup>①</sup>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的最偉大的勝利，是發動了和領導了俄羅斯帝國人民群眾的解放運動的我們的光榮的共產黨的勝利。

---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60 頁。

## 第七章

###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哲学问题上 所犯的孟什维克错误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主义的蜕化决定了他重新考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sup>①</sup>。在他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诸问题的解释上清楚地表现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他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论证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企图在理论上去为自己的动摇和转变辩护，去为孟什维主义的策略路线辩护。由此就产生了学理主义、诡辩主义的理论和概念游戏。

普列汉诺夫的应声虫——孟什维克们、而后来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们——力图掩饰普列汉诺夫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同政治观点分开。他们不愿意看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

<sup>①</sup> 在孟什维克时期内，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年）和“给波格丹诺夫的信”（1908年）两部著作以外，还写了以下这一些著作：“马克思的哲学进化”（190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1910年）、“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1917年）、“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1914年）、“德波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言’一营序言”（1916年）以及其他等等。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杂志“现代世界”和“同时代人”上，曾经刊载过普列汉诺夫以哲学和社会学的题目写成的数十篇书评和短文。

是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有着亲密关系的。他們恢复了第二国际关于哲学的绝对独立性的最有害的教条，似乎哲学是按它自己所特有的特殊的道路而发展起来的，他們也恢复了第二国际关于哲学上的正统的革命主义“可能”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相结合的最有害的教条。

实际上，普列汉诺夫轉上孟什維主义立場的結果是：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开始放弃了把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方法和唯物主义理論运用于分析現象，放弃了在馬克思主义理論方面进行深入的工作。他在孟什維克时期內的哲学著作中，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重复了自己的旧著中的基本原理，越来越厉害地背弃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直接地歪曲了馬克思主义哲学。

在1905—1907年的革命失敗以后，开始了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动时期，这种反动对于各种反动思潮和观点的傳布乃是一个肥沃的基地。这是一个“領悟”革命教訓的时期，当时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中包括哲学問題被提到了首位，当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間对世界觀的最深刻的基础、对宗教和哲学問題、对整个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原則發生了兴趣。展开了各个社会政治派別之間的尖銳斗争。資產階級思想家、黑暗势力派的神秘主义者梅列日柯夫斯基、明斯基等人企圖用神秘主义和寻神主义的說教去毒害群众的意識。資產階級立宪民主党哲学家們宣傳了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理論<sup>①</sup>。

<sup>①</sup> 新康德主义(李盖尔特、文德尔班、柯亨·那托尔下的观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的观点和舒佩的内在論学派的观点，在自由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圈子里得到了响应。特别是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第一个和最大的俄国經驗批判主义者”(列宁語)萊賓維奇的馬赫主义观点得到了頌揚。

在那时，对于馬克思主义的修正采取了对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加以唯心主义的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歪曲的形式，并且这种修正不仅来自資产階級思想家方面，而且也来自个别的孟什維克集团和某些归附布尔什維克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方面。

在这个时期內，馬克思主义者和馬赫主义者的斗争在科学和哲学的領域內被提到了首位。早在1905—1907年的革命以前，波格丹諾夫就已經是俄国馬赫主义的代表者。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则致力于崇神說或造神說。舒里雅齐柯夫则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归附于布尔什維克派的波格丹諾夫、巴扎罗夫等人以及孟什維克尤什凱維奇和瓦連廷諾夫在“保衛”馬克思主义基本立場的旗帜下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隱晦的、伪善的批判。

列宁認為对所有的哲学思潮和派別作一番哲学上的“考察”和重新审查是極为重要的，并且指出，这不仅有着俄国的意义，而且还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尙在革命以前，列宁就曾与普列汉諾夫等人不止一次地談起过波格丹諾夫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指出在波格丹諾夫的观点中，“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最胡乱地混雜在一起”。在讀了波格丹諾夫的书（“經驗一元論”第一分册）以后，列宁在1908年給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他用自己的著作使我特别不相信他的观点的正确性，而特别相信普列汉諾夫的观点的正确性。”

列宁是对理論方面的一切蜕化分子給以应有的駁斥的一个人。1906年夏，当出版了波格丹諾夫的“經驗一元論”的第三分册的时候，列宁在閱讀了这本书后就写給波格丹諾夫一封“关于哲学的长达三本筆記簿的信”。列宁看出了在哲学問題上同波格丹諾夫和一切傾向于馬赫主义的人进行爭論是

不可避免的。

1908年初出版了馬赫主義者的文集“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sup>①</sup>，該書的作者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實際上却是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者，當時列寧識破了這種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同反動派反對革命的總的進軍相聯合着的。

列寧在他的貫徹着黨性和為馬克思主義而堅決鬥爭的精神的名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用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全部熱情去猛烈地攻擊了馬赫主義，並且摧毀了馬赫主義。列寧指出，俄國修正主義者：巴扎羅夫、波格丹諾夫和尤什凱維奇等人在客觀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而作為唯心主義的一個變種的馬赫主義則是反動派的武器，因此對馬赫主義作鬥爭是特別必要的。列寧的這部天才的著作乃是共產黨在理論上的準備。

雖然在西歐增長着和傳布着反動的唯心主義的思潮，特別是同物理學的危機有關的唯心主義思潮，但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却忽視了哲學領域內的這些反動現象，而沒有給予它們以回擊。在恩格斯逝世以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堅持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考茨基公開地維護馬赫主義，他認為把馬克思主義同馬赫主義聯合起來是可能的（在他對班迪亞尼則的答复中），正如當時他談論馬克思主義同康德主義相結合的可能性一樣。

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有一個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著名領導

---

① 該文集有以下這幾篇論文：巴扎羅夫的“現時的神秘主義和實在論”、伯爾曼的“論辯證法”、盧那察爾斯基的“無神論”、尤什凱維奇的“從經驗符號論觀點來看現代唯能論”、波格丹諾夫的“偶像的國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格申庫得的“狄慈根哲學與現代實證論”、蘇渥羅夫的“社會哲學的基礎”。

人能够把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研究推向前进。馬克思主义学說在列宁及其战友們的著作中才获得了进一步的發展。俄国工人階級及其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在馬克思主义的發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第二国际的理論家中間，只有普列汉諾夫反对了馬赫主义。但是，普列汉諾夫在注意到波格丹諾夫的观点的錯誤时，却没有在其中看出修正主义的路綫。他認為这种偏向“决沒有达到不可救藥的严重程度”。其次，他仍把波格丹諾夫看作是一个同盟者，認為波格丹諾夫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为他追随奥斯特瓦尔德、而后米又追随馬赫。普列汉諾夫同意和經驗批判主义者一起参加为紀念馬克思而出版的孟什維克派的文集并不是偶然的，这甚至还引起了孟什維克派的女活动家阿克雪里罗得的惊奇，而阿克雪里罗得则是以她对普列汉諾夫的盲目崇拜而聞名的。她在給普列汉諾夫的信中写道：“很难相信，您会和經驗批判主义者在一起去参加馬克思紀念文集。”<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迟延了很长时候才对俄国馬赫主义者进行批判。早在二十世紀初，列宁就坚請他和要求他反对俄国馬赫主义者。

因此，普列汉諾夫并没有看出对于馬克思的辯証唯物主义基础的修正的全部危險，也没有看出馬赫主义思想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危險。普列汉諾夫用这一点来为自己不愿意反对波格丹諾夫等人作辯护，就是俄国無产階級的代表們自己会“评价”波格丹諾夫的“哲学智慧”的。直到波格丹諾夫在“生活杂志”月刊（1907年）上發表的“給普列汉諾夫同志的公

① 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档案，書信集。



开信”中提出了公开的挑战，才促使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展开论战。

1908年，在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之声”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反对波格丹诺夫的第一篇论文（信）——“战斗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militans）。随后又接着发表了两篇反对波格丹诺夫的论文。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求”和对西欧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译本的评论文章。普列汉诺夫在这些论文中机智地批判了马赫的俄国信徒——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并且嘲笑了奥斯特瓦尔德、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的唯心主义。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本质。他指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老师——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是站在贝克莱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上的。但因为马赫主义者混淆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断定说他们已超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普列汉诺夫把马赫主义叫作“无意识的和胆小的”唯心主义。他指出，如果马赫主义者在自己的结论上是彻底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像主观唯心主义者那样地走向唯我论。

普列汉诺夫有着一个辩论家的卓越的才能，他揭露了主观唯心主义关于物质、意识、空间与时间的观念在逻辑上的荒谬绝伦。因为波格丹诺夫声明说经验一元论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对于马赫主义的批判则似乎是触犯不到它的，所以普列汉诺夫在给波格丹诺夫的最后的一封信中就考察了和粉碎了他的“独创的”观点。

在这封信中指出，波格丹诺夫是受马赫支配的。在这封信中嘲笑了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理论”和普遍有效性“理论”，而对波格丹诺夫来说，普遍有效性乃是

知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普列漢諾夫力圖指明這些“理論”之毫無根據，他機智地證明了，否認客觀真理的普遍有效性“理論”會引向如同說“人在地球出現之前就已存在”或說“有過一個時期，妖魔也曾具有着客觀存在”之類的荒誕絕倫的話。普列漢諾夫寫道：“讀者可能以為，如果人的存在先于地球的存在的話，那末人在某個時期內仿佛是懸掛在空氣中的。但是，我們和您、波格丹諾夫先生都懂得這是一種‘錯想’，而這種‘錯想’則是對於邏輯要求的某種忽視的結果。須知空氣也同樣是屬於自然界的。因此，在我們所談到的那個時期內也沒有空氣。總的說來，在客觀的、物理的意義上，任何東西都不存在，而只存在人，這些人在互相‘傾訴’自己的體驗和使自己的經驗協調一致時，便創造了自然界。這是非常簡單的和明顯的。”<sup>①</sup>

波格丹諾夫對時間和空間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就是這樣地遭到了嘲笑。

但是，整個地說來，普列漢諾夫反對馬赫主義者的論文不如說更帶有雜文的性質，而沒有對馬赫主義進行全面的和深刻的批判，沒有揭示出唯心主義的社會根源和認識論根源。

在這些論文中，沒有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同馬赫主義認識論全綫對立起來，把它們在一切認識論問題上對立起來。普列漢諾夫的著作的形式本身就妨礙了這一點。普列漢諾夫在抱定擊退波格丹諾夫的攻訐的任務時，有時也考察了認識論問題，但卻沒有充分地分析這些問題。

因此，列寧在談到普列漢諾夫對於馬赫主義的批判時寫道：“在本質上，普列漢諾夫反對他們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他不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70頁。

善于、或不願意、或懶于具体地、充分地、簡單地說出這一點，而不用哲學的奧妙去多餘地吓唬公眾。”<sup>①</sup>在普列漢諾夫反對俄國經驗批判主義者的論文中，特別可以看出抽象性和教條主義成份。他主要是揭穿了馬赫主義哲學結構在邏輯上的毫無根據、馬赫和波格丹諾夫的观点的自相矛盾和不徹底性。他嘲弄了自己的敵人，粉碎了他們的抗辯，但卻沒有具体地和充分地去分析認識論問題。

此外，普列漢諾夫在闡述辯證唯物主義時還犯了許多錯誤。普列漢諾夫在他對於波格丹諾夫的批判中，沒有對馬赫—波格丹諾夫的不可知論予以足夠的反擊。在這一點上表現了他的象形文字論的影響。在給波格丹諾夫的第一封信中，他與其說是去考察波格丹諾夫的認識論觀點，毋寧說是去保衛自己的象形文字論使之免受波格丹諾夫的攻击。

大家知道，巴扎羅夫和其他俄國馬赫主義者為了玷辱辯證唯物主義的聲望，抓住了普列漢諾夫的这个錯誤的理論如同抓住了一張“大王牌”一樣。馬赫主義者把普列漢諾夫的錯誤理論冒充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利用了普列漢諾夫的這一類不可知論的論斷來進行投機，就是說物除了對我們所起的作用之外沒有任何的“外觀”，說它們的“外觀”只存在於那些受到它們的作用的主體的意識之中。他們在攻击唯物主義時，還利用了普列漢諾夫的其他不正確的原理。

“廢倒”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馬赫主義者是方便的和有利的，他們利用了普列漢諾夫的不徹底性和錯誤，來指明馬克思主義的“不合乎邏輯”。

列寧在自己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严厉地

<sup>①</sup>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338頁。

批評了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論。列寧在批評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論的同時，還進一步地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反映論，探討了這樣的一些問題，如：物質和感覺的關係，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的統一，關於客觀真理、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

普列漢諾夫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上也犯了同樣嚴重的錯誤。他認為，如果在每一步上都用經驗的概念武裝起來的馬赫主義者把經驗叫作研究的對象，而不叫作認識的手段，那麼他們便是唯物主義者了。但是，在馬赫主義者那里，“研究的對象”却意味着一切“人的言表”，而不管這些言表是與實在的東西或是與幽靈有關係。他沒有看出，即使唯心主義者——馬赫主義者認為經驗是研究的對象，他們也決不因之而變成唯物主義者，他沒有估計到：唯物主義對經驗的理解乃是以承認不依賴於認識的認識的客體作為先決條件的。列寧把普列漢諾夫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東西稱為“一大串的糊塗觀念”。列寧着重地指出，在“經驗”這個字眼下，可以隱藏着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路綫和唯心主義路綫，同樣也可以隱藏着休謨主義的路綫和康德主義的路綫。列寧堅決地駁斥了巴扎羅夫硬說恩格斯“在與不可知主義者的論爭中使用這個荒謬和愚蠢的說法：我們的感性知覺由‘經驗’來確証。恩格斯在這裡沒有使用過並且也不能使用這個名詞，因為恩格斯知道：唯心主義者貝克萊、不可知主義者休謨和唯物主義者狄德羅，都是援用經驗的”<sup>①</sup>。普列漢諾夫對經驗所下的抽象的定義表明他沒有在馬赫主義對於經驗概念的解釋與馬克思主義對於經驗概念的解釋之間劃清界綫，表明他對馬赫主義作了讓步。

①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3 頁。

普列汉诺夫在对波格丹诺夫的論战中是站在錯誤的观点上的，就是認為其实同唯心主义进行爭論是無益的。他的批判是站在門檻外简单地、干脆地否認馬赫主义的一切原理。在實質上，他把批判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馬赫主义者的任务归结为証明馬赫主义会引向胡說八道和荒謬絕論，証明唯心主义是“胡說”，是“不学無术的藏身之地”。

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康德主义和不可知論时是从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出發更甚于从辯証唯物主义观点出發的。

唯心主义不仅仅是胡說，而且它具有認識論根源，这些根源在于把認識的某一个特征和某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大为脫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对。普列汉诺夫沒有注意到事情的这个方面。他完全沒有指明在馬赫主义与它同时代的某一个自然科学学派之間所存在的联系，沒有分析自然科学的發展。他仅仅用政治反动的事实去解釋馬赫主义的产生和傳布，而排除了自然科学的發現和理論的任何影响。他写道：“这点与自然科学完全無关……力量不在于自然科学。”<sup>①</sup>他使哲学脫离了自然科学，使对于哲学唯心主义的批判脫离了对于在物理学中所發生的事件的考察。但是，对待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的态度却必須研究在自然科学中所發生的过程，必須揭示唯心主义哲学学派同自然科学中的反动派別的联系。列宁写道：“分析馬赫主义而同时忽視这个联系——如普列汉诺夫所作的那样——这就是嘲弄辯証唯物主义的精神……”<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沒有提出为什么馬赫主义者要在最新的物理学中寻找駁斥唯物主义的論据的問題。他在自然科学中只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21頁。

②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5頁。

看到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趋向。对他来说，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趋向的发展是不显著的。他断定说，在现时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在现代自然科学的空气中马赫主义是决不可能呼吸的。同时，他还回避了这一事实，就是在物理学中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二十世纪中的最伟大的发现所制约着的，并且在物理学中还出现了新的思潮——唯心主义者物理学家。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不提这个‘新思潮’，不知道它。”<sup>①</sup>普列汉诺夫没有揭露马赫主义的理論根源，他没有看到，某些自然科学家在这些年代的偉大发现所造成的旧理論的破坏的压力之下、在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之下滚向了唯心主义。普列汉诺夫回避了在评述马赫主义中的这些最重要的問題，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而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孟什維克，普列汉诺夫没有能揭露俄国马赫主义的社会根源，他离开了马赫主义从其中产生的历史条件。普列汉诺夫仅仅说，马赫主义是能为“进步人士”带来危害和失败的反动学說。他把马赫主义的出现看作是“反复無常的和神經質的太太——知識分子”的当前的迷恋。

普列汉诺夫没有充分地指明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反动的形式之一的马赫主义的真正危害。他认为马赫主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尚未定形的哲学思潮，而马赫主义者则是一批“蹩脚的哲学家”，对这些人不需要进行批判，而只需将他们安置在疯人院里。

除了这些严重的錯誤以外，普列汉诺夫也没有忘記利用对马赫主义所作的斗争去达到自己的宗派的目的。照列宁的

<sup>①</sup>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版，第452页。

話來說，“普列漢諾夫在他對馬赫主義的批判中，與其說是關心於駁斥馬赫，毋寧說是關心於給布爾什維克主義以黨內派別的損害。”<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批判了歸附於布爾什維克派的馬赫主義者，揭露了波格丹諾夫的唯心主義，指出了盧那察爾斯基所宣揚的沒有上帝的宗教和將馬克思主義宣布為宗教等等的全部危害，但他卻故意避開了馬赫主義者——孟什維克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其次，他甚至斷定說，彷彿在馬赫主義與布爾什維克派的策略觀點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他企圖把馬赫主義說成是“布爾什維克的哲學”。

列寧指出，在普列漢諾夫那裏有着“對根本的理論分歧加以渺小和可憐的利用……”<sup>②</sup>。普列漢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帶來了損害，他把對馬赫主義的批判同黨內派別鬥爭聯繫在一起。

由於宗派的目的，普列漢諾夫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在粉碎俄國土壤上的馬赫主義的事業中所具有的絕無僅有的意義。

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派想把馬赫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聯結在一起的意圖是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哲學基礎的駭人聽聞的歪曲。列寧揭露了普列漢諾夫在批判俄國馬赫主義時所犯的全部錯誤。

由於這些錯誤和缺點，普列漢諾夫未能完成粉碎俄國馬赫主義的任務。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完成了這個任務，在這本書中他不僅保衛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使之免受它的無數敵人的攻擊，並且還概括了恩

①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6頁。

② 同上。

格斯逝世后的时期内的自然科学的成就，而發展了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普列汉諾夫除了反对唯心主义和僧侶主义以外，还注意到了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企圖。1909年，他对舒里雅齐柯夫的“西欧哲学中对于資本主义的辯护”一書發表了書評，指出了舒里雅齐柯夫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舒里雅齐柯夫在漫画式的歪曲的形式下叙述了哲学的階級性。在舒里雅齐柯夫看来，所有的哲学名詞如：“概念”、“理念”、“絕對”、“現象”、“主体”、“客体”等等都表明着各社会階級和它們的相互关系。

普列汉諾夫嘲笑了舒里雅齐柯夫的这一議論，就是哲学名詞是用来直接地表明各社会階級和集团的，他把这些議論称为“苏士达里式”<sup>\*</sup>的单純的标本。

普列汉諾夫正确地認為，舒里雅齐柯夫的著作是“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画”，并且指出舒里雅齐柯夫剽窃了波格丹諾夫的理论。但整个地說来，普列汉諾夫对舒里雅齐柯夫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批判是不深刻的，这种批判主要地是在于指出舒里雅齐柯夫的不学無术。

列宁对舒里雅齐柯夫的这本书的評語全面地評述了和分析了舒里雅齐柯夫的观点。列宁着重地指出，舒里雅齐柯夫使哲学史庸俗化；把馬克思主义理論歪曲成一幅諷刺画。列宁看出了舒里雅齐柯夫用反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哲学，他指出，舒里雅齐柯夫沒有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引出哲学观点。列宁在以下的摘要中对这本书作了总的評价：“全書是把唯物主义無限地庸俗化的一个例

• 苏士达里是苏联的一个地名，在这里的意义不明。——譯者



子。代替对各个时期、结构、思想体系的具体分析的是关于‘組織者’的空洞的詞句，并且牵强做作的比拟达到可笑的地步，不正确的比拟則达到了荒謬的地步。

这是对历史上的唯物主义的一幅諷刺画。

而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有着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意图。”<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反对馬赫主义、保衛辯証唯物主义的言論和他对于使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的批判，是他的富有成果的理論活动的最后一頁。

整个地說来，普列汉諾夫在孟什維克时期内的哲学观点的發展是走下坡路的。在这方面特別具有这个特征的是他的論文：“馬克思的哲学进化”、“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德波林著‘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导論’一書序言”，甚至在許多地方很有价值的著作“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也具有这种特征。

例如，我們来看一下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产生的問題。大家知道，普列汉諾夫即使在自己的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沒有充分地着重指出在旧的資产階級哲学与馬克思主义哲学之間的原則区别、在資产階級世界观与無产階級世界观之間的原則区别。普列汉諾夫在孟什維克时期内的著作表明，这个錯誤已發展为把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地溶解在資产階級世界观之中，表明他已滾向了考茨基主义把馬克思主义与資产階級科学混为一談的做法。

普列汉諾夫把馬克思主义的产生描写成进步学說向馬克思主义不穩地、进化地發展的結果。他重复了第二国际的“理論家們”所特有的观念，就是認為馬克思主义是作为这些学說

<sup>①</sup> “列宁对舒里雅齐柯夫一語的評語”，載“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7年第6期，第13頁。

的簡單的繼承者而產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他們對於科學知識的批判的改造、對於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克服和否定——這一切都被普列漢諾夫置之腦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過程被他說成爲某種思想繼承關係，說成爲跟新的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活動沒有聯繫的思想的純粹合乎邏輯的運動。

在“馬克思的哲學進化”和“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這兩篇論文中，普列漢諾夫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的解釋的這個基本的缺陷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在這兩篇論文中沒有指明馬克思主義哲學跟一切過去的哲學體系的根本的質的區別，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解作改變世界的武器，而抹煞了不同於馬克思以前的直觀的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戰鬥的、實踐的性質。普列漢諾夫還不正確地估計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就是說他們的發現意味着舊哲學的終結。普列漢諾夫歪曲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即認爲那些妄圖在最後階段上認識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都已遭到了崩潰，而黑格爾體系在這個意義上乃是最後的體系。他卻把事情說成爲似乎馬克思和恩格斯駁斥了哲學獨立存在的權利，說恩格斯談論哲學就像談論“死去的”科學一樣。

實際上恩格斯在談到舊哲學的終結時，指的就是資產階級哲學。舊的資產階級哲學的滅亡、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的庇護之下獲得解放，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解放代表着一個進步的過程。

普列漢諾夫未能估計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思想的全部重要性，就是他們的哲學和以前的哲學體系不同，它並不是在其他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工具和貫徹在一切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科學中并用這些科學的材料豐富起來

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对过去的一切哲学的最完全和最坚决的否定。而普列汉诺夫则着重注意了继承性，不是把继承性理解作批判的改造，而是把它理解作简单的综合。他的抽象的、对一切哲学体系和时代都适用的哲学定义，即把哲学看作是联合着在一定时代中所达到的精神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的人类经验总和的综合思想体系的定义，就直接地指明着这一点。

引向把资产阶级哲学跟辩证唯物主义混为一谈的对于“一般”哲学的抽象的考察，使普列汉诺夫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联合哲学思想的最卓越的尝试之一”。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抽象的理解、对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遗忘，都反映在对马克思的哲学进化的说明上，他把马克思的哲学进化解释成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过渡、而随后又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联合在一起。

普列汉诺夫公式主义地把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抽象的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第二个阶段是费尔巴哈的具体而又抽象的人，第三个阶段和最后的阶段则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现实的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的人。”<sup>①</sup>

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于指明从过去的哲学体系中什么东西永久地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他在孟什维克时期内所写的这些著作是与他在1903年以前所写的著作有所不同的，在1903年以前所写的著作中毕竟还是提出了去考察马克思的观点同他的前辈们的观点的区别的任务。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333页。

在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等著作中，都抹煞了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間的原則区别。

普列汉諾夫坚决地反駁了認為过分夸大了費尔巴哈对馬克思的影响的正确观点，他認為这种观点是錯誤的。

由于夸大了費尔巴哈对馬克思的影响的意义，普列汉諾夫就得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結論，說馬克思是从費尔巴哈的立場去同黑格尔哲学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諾夫断定說，对于思辨哲学的批判早已由費尔巴哈完成，而馬克思在这个問題上只是简单地追随着費尔巴哈而已。但是，大家知道，費尔巴哈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决裂和費尔巴哈所宣布的唯物主义，还并没有克服黑格尔。費尔巴哈开始了对于黑格尔学說的批判（他的历史功績正在于此），但没有能克服它，因为他“上半身”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下半身”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上，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全面地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任务。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書中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改造了他的辯証法，并且为自己的唯物主义辯証方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克服了費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因此，与普列汉諾夫的意見相反，克服黑格尔哲学的荣誉是屬於馬克思的，而且也仅仅屬於馬克思，而不是屬於費尔巴哈的。

普列汉諾夫对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辯証性質估計不足，而把它同費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認識論混为一談。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問題”一書（1908年）中，普列汉諾夫錯誤地断定說，馬克思的認識論“其实也就是費尔巴哈的認識論，但只是用馬克思对它所作的天才的修正加以深化

了”<sup>①</sup>。普列汉諾夫所說的“天才的修正”指的是馬克思关于作用于周圍现实界的認識主体的積極性的指示。但是，他在本質上却把馬克思对于实践革命活动的理解与費尔巴哈对于实践的觀點混为一談。在“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1917年)中，他甚至对馬克思的这个天才的“修正”表示怀疑，而断定說，似乎馬克思在責备費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批判的活动”时是不正确的。原来，甚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觀點也是忠实于“費尔巴哈哲学精神”的。

因此，在这些年代里，普列汉諾夫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产生的觀點的特征就是：邏輯上的公式主义和简单化、純粹机械地从过去的哲学中去引出馬克思的世界觀的哲学基础。

普列汉諾夫在历史唯物主义問題上的錯誤也被大大地加深了。我們且来看一下在他的五点論公式中对于基础和上層建筑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解决方法。

在馬克思看来，适应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組成着社会的經濟結構、它的现实基础。在經濟基础上树立着社会政治制度、一定的思想的整个上層建筑和与这些思想相适应的制度。

普列汉諾夫則制定了以下的公式：

- (一) 生产力状况；
- (二) 由生产力状况所制約的經濟关系；
- (三) 在这个經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 (四) 一部分直接由經濟所决定、而另一部分由在經濟上成长起来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190—191頁。

的社会人的心理；

(五) 本身反映着这种心理的特性的各种意识形态。”<sup>①</sup>

因此，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有着这样的一种生产力状况，即生产，在它的上面树立着生产关系，然后树立着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在它们的上面则竖立着社会人的心理和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把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作用的全部辩证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在他的社会发展论中，抽象的公式主义占着优势。首先，普列汉诺夫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了。由于这，就抹煞了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积极性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也仍未得到阐明。结果是说，生产力是自行地、自动地、在它们的生产方式之外地、不依赖于生产关系地发展着，并且成为其他一切“因素”的发展的某种抽象的前提。由此也就得出了这一机会主义的原理，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应当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而应当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高度联系在一起。普列汉诺夫对于生产力的作用和状况的这种解释，把他导向宣扬第二国际的臭名昭彰的生产力“论”，这种理论得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孟什维克派的支持。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政治上层建筑时，没有指明政治制度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没有揭示出它们的相互作用。他一点也没有说到国家是阶级剥削的工具。

普列汉诺夫认为，第四点——社会人的心理——一部分是由经济所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没有说明这是怎样的一个部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231页。

分)，而一部分是由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漏掉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通过心理的联系糊涂的唯心主义的见解。心理反映存在，而意识形态则反映心理，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公式。

普列汉诺夫用“社会心理”的术语去代替“社会意识”的术语。在这一点上表明了资产阶级哲学对他的影响。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唯心主义理论（柏格森等人）中，关于人们的心理的议论、特别是关于心理中的“下意识”的议论，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地位。由于夸大了心理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就开辟了通向唯心主义的道路。这同样也意味着把社会意识及其“永恒的人性的心理规律”加以生物学化，意味着把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特征的对社会问题的生物学的解释带进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夸大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也大大地扩大起来了。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即社会发展的关键应当到生产方式中去寻找，而开始断定说，地理环境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鲜明地显现出这种用外部条件——地理环境——去偷换社会生产发展的内部泉源的倾向。在这部著作中说道，“归根结蒂地决定着全部社会关系的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由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sup>①</sup>

在孟什维克时期内的著作中，由于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就遗漏了阶级斗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正确地解决了关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相互关系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206页。

的問題。

忘却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轉向資產階級自由派觀點，乃是“俄國社會思想史”和普列漢諾夫在1914—1918年間所寫的論文的特徵，它們表明，普列漢諾夫已徹底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

1917年，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機會主義者割裂了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东西，他指的也有普列漢諾夫在內。列寧在捍衛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最重要的原理時寫道：

“……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所創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以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割裂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东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sup>①</sup>

在這個時期內的哲學著作中，普列漢諾夫還論及了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在認識客觀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普列漢諾夫在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一書第二版序言中最完全地闡述了關於形式邏輯的思想。

普列漢諾夫正確地捍衛了形式邏輯作為初等邏輯的職

---

<sup>①</sup>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9頁。



能，形式邏輯是對象的初級研究階段。他說，辯證邏輯並不拋棄形式邏輯，而只是指明在生活中運用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運用形式邏輯的局限性是由于形式邏輯主要是反映着存在的穩定的方面。它的對象是所謂絕對的、不變的東西。形式邏輯的領域包括處於靜止狀態的一切對象、事物和一切現象。因此，形式邏輯應當按照“非是即否”的公式去思考。

普列漢諾夫認為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最主要的區別是在於：辯證法應當按照“是—否”和“否—是”的公式去思考，而這是“與形式邏輯所規定的思維規律尖銳地相矛盾的”。

但是，決不可以把這個抽象的規則：“是—否”和“否—是”看作是辯證邏輯的特徵。辯證邏輯決不絕對地否棄“非是即否”的公式。必須依賴於地點和時間的條件而使用和運用這一公式或那一公式。但是，普列漢諾夫在變成孟什維克以後，卻利用了“是—否”、“否—是”的公式去論證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含糊的邏輯。

大家知道，列寧正確地在這一點上看出了孟什維克派和各種各樣的机会主義者的政治無原則性和妥協主義在理論上的論證，以及對明確的口號和直接的答復的規避。

列寧在批判孟什維克派時說道，“戰鬥的階級的黨在所有這些爭論中應當不要忽略過有必要對我們的政治行為的具體問題作完全明確的、不容許有兩種解釋的答復：是或否？我們是否應當在現在、在一定的時刻去做，或者還是不去做？”<sup>①</sup>

列寧着重地指出，從來不應當把辯證法跟為投入機會主義陣營的政治活動家們的轉折辯護的庸俗方法混為一談，也

<sup>①</sup>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9卷，第237頁。

不应当把辯証法跟把統一過程中的各不同階段的個別的發展契機混淆起來的庸俗手法混為一談。

斯大林也揭露了那些在關於革命的發展的問題上找尋中間路綫，并用引証“辯証法”來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孟什維克。斯大林說道，“或者是革命走向高潮，那我們就應當把它進行到底；或者是革命走向低潮，那我們就不能也不應當提出這樣的任務。”孟什維克派認為這樣提問題不是辯証的。孟什維克想說，“革命又在高漲，又不在高漲；又應當把它進行到底，又不應當把它進行到底。因為在他看來，辯証法正是要求這樣提問題的！我們却不是這樣了解馬克思的辯証法……”<sup>①</sup>

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在任何方面都引証辯証法。但在實際上當普列漢諾夫變成孟什維克以後，却已不再保衛辯証法了。普列漢諾夫在以前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法和唯物主義的捍衛，留下的只是冒牌辯証法的詞句。在普列漢諾夫那裏，辯証法越來越被庸俗化了，並且被邏輯斯提\*和折衷主義所代替了，變成了詭辯論這個“機會主義的辯証法”，列寧會許多次地在這一點上揭穿了他。

普列漢諾夫在轉向孟什維主義以後所寫的第一篇論文“沒有做的是什麼”中，開始歪曲辯証法。他企圖引証辯証法去論証自己同孟什維克派和解的機會主義策略。他說，真理是具體的，決不能永遠地敵視修正主義者，不應當採取直綫式的、不適當地尖銳的和不適當地不讓步的政策，而必須為了避免分裂而對修正主義者讓步。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9頁。

\* 邏輯斯提，即資產階級哲學中對數理邏輯的一種唯心主義的歪曲。——譯者

列宁把这种普列汉諾夫的“辯証法”称为“对辯証法的嘲弄”。列宁写道，普列汉諾夫“破坏了他如此不能令人滿意地忆念起来的辯証法的基本原理……”<sup>①</sup>

在1905—1907年的革命时期內，普列汉諾夫把辯証法变成了詭辯論，企圖利用引証辯証法来为孟什維克的策略路綫辯护。他关于把辯証法运用于解决策略問題的必要性，关于辯証法要求有灵活的策略写了許多东西。灵活的策略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手段，并且也不拒絕妥协，但普列汉諾夫却用关于灵活的策略的談論去作出支持自由資產階級的結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普列汉諾夫特別肆無忌憚地歪曲了辯証法，把辯証法变成了詭辯論。

普列汉諾夫詭辯地把帝国主义战争冒充为沙皇俄国方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企圖把馬克思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意見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里，資本主义崩潰的客观条件已告成熟而且也具备着革命的無产階級群众，而普列汉諾夫却把帝国主义时代同早期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民族运动时代混为一談。詭辯論者普列汉諾夫引用了一些显然是屬于在原則上不相似的、不同的情况的例子，而抹煞了民族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之間的区别。

普列汉諾夫企圖用口头上的“急进主义”和在辯証法名义下的贗造品来掩飾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孟什維克的实践，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实践。因此，列宁說道，“在用詭辯論偷換辯証法的事情上，普列汉諾夫已打破了记录。”普列汉諾夫在1914—1918年的战争时代和革命时期中的立場，就完全証实列宁的这个评价。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7卷，第341頁。

\* \* \*

普列汉諾夫在孟什維克时期內关于俄国哲学史与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在坏的方面也是有别于他在1903年以前所写的著作的。

普列汉諾夫在九十年代里对待研究俄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态度的不正确的原則,往后由于普列汉諾夫向孟什維主义的政治蜕化,而發展成对俄国社会思想史与俄国哲学思想史的观点的反馬克思主义观念<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对俄国社会思想史与俄国哲学思想史的观点,能够和他对于俄国历史过程的說明联系起来加以正确的理解。

“俄国社会思想史”有一篇專門的“导言”,在“导言”中以最完全和系統化的形式闡述了普列汉諾夫的历史观点,这部著作表明普列汉諾夫已滾向了资产阶級自由派对于俄国历史过程的理解。

普列汉諾夫早在1903年以前所写的著作中就在解釋关于俄国专制制度的本質和关于俄国村社和农奴制的起源的問題上犯了严重的錯誤。在普列汉諾夫轉上了孟什維主义的立場以后,这种錯誤的数量就开始增加了。例如,1906年列宁在关于党的第四次(联合的)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演說中指出,“普列汉諾夫的历史观点是在于夸大自由主义民粹派对莫斯科罗斯的观点。”<sup>②</sup>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錯誤越来越被加深了,而

---

① 普列汉諾夫对俄国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观点在他的未完成的巨著“俄国社会思想史”中被綜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1909年到1917年普列汉諾夫一直在写作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包括从基輔罗斯到十八世紀末的俄国历史时期。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0卷,第302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普列汉諾夫那里已形成了一个恶劣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俄国史公式。

普列汉諾夫对俄国历史發展性質及其特点作了客观主义的解釋。他在划分俄国史时期时，沒有以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經濟結構的發展和更替的学說作为指南，而重复了資产階級历史学家的反科学的公式，这些資产階級历史学家是根据俄国同西方或东方的类似点而将全部俄国史划分为各个时期的。

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对在俄国占有統治地位的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观念进行了斗争。而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則忽視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必須严格科学地闡明那些調节着一个社会机构的产生、發展和死亡的特殊历史規律的最重要的指示。馬克思主义教导說，每一个独立的机构都是以它独自所特有的專門的發展規律和特殊的生产关系型式为特征的，是作为一个生动的“社会生产”机构而出現的。

在这部著作中談到了俄国發展的“相对的独特性”<sup>①</sup>。但这种独特性是什么呢？在普列汉諾夫看来，这不是俄国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是俄国社会制度和东方专制制度（古埃及和亚述等国的专制制度）的类似点。研究一个社会的經濟基础是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要求，但普列汉諾夫却用对俄国發展的外部条件、地理条件和某些历史条件（与邻国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去暗中偷換了这种研究。

对“地理”的引証是普列汉諾夫的历史公式的出發点。过高地估計地理环境的作用也是普列汉諾夫的早期著作的特

<sup>①</sup> 由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契切林所提出的、而后来又由立宪民主党領袖米留可夫所宣揚的俄国历史过程独特性的思想，是普列汉諾夫的俄国历史發展的“相对的独特性”論的基础。

征，这种过高估計又發展成对俄国历史發展的直接的地理上的解釋。在普列汉諾夫看来，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俄国历史的特点。仿佛自然条件的單調造成了風俗和習慣的單調，造成了經濟生活的划一性，造成了經濟發展的緩慢，决定了国民經濟的“惰性”。

普列汉諾夫認為，俄国的历史环境也“长期地加强了这些由地理环境所制約的特点”，即生产力增长的比較緩慢。仿佛外部的因素、外部条件的湊合如：征服者的侵犯、“自然条件的單調”，不仅阻滯了俄国的經濟發展，并且也决定了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

普列汉諾夫曾經正确地強調指出，对畢切涅格人、波罗維茨人、阿瓦尔人<sup>\*</sup>、德国騎士、韃靼人和蒙古人的长期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俄国，阻碍了俄国的历史發展。但是，馬克思主义教导說，侵入和征服在社会的內部制度的变化上、在俄国社会关系形态的創造上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斯拉夫族农民在生产方式和自己的一般的文化上来說，是处于比游牧民族征服者更高的社会發展阶段（早期封建主义阶段）上的。因此，在那个时代中在罗斯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由征服所决定的。虽然游牧民族的毀灭性的侵入阻滯了基輔罗斯的历史發展的速度，但基輔罗斯的內部發展还是循着自己的道路而进行的。

普列汉諾夫也过份地夸大像殖民那样的因素的意义，他把殖民放在社会經濟关系的整个体系之上。普列汉諾夫用殖民論暗中偷換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發展的決定力量的學說，这就阻碍了他去正确地解釋十三——十七世紀間俄国封建关系的真正的發展过程。

- \* 畢切涅格人、波罗維茨人和阿瓦尔人都是土耳其族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在九世紀后屢次侵入黑海地区。——譯者

按照普列汉諾夫的历史公式，俄国的地理条件造成了沙皇俄国的社会制度和东方专制制度的类似点。普列汉諾夫沒有深刻地研究过所謂“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关系，但甚至就是不提这一点，这种比拟对科学地分析俄国历史也是毫無用处的。

普列汉諾夫認為，“人民的一切階級之完全成为国家的农奴”乃是使沙皇俄国的制度与东方专制制度相近的主要特征。这是普列汉諾夫的全部历史观念的根本缺陷。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他和契切林的国家先于經濟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一致的。按照普列汉諾夫的思想，国家管理了罗斯的征募，創造了階級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使經濟發展服从于己。

普列汉諾夫完全曲解了农奴制度的本質。他把农奴制度仅仅归結为国家与納稅居民之間的关系。早在1902年对普列汉諾夫的第二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草案的意見中，列宁就已指出了普列汉諾夫把农奴制度不正确地解釋为国家对諸階層的关系的特殊法律形式。列宁着重地指出，农奴制度不仅是农奴在法律上对地主的依賴：“……当然，‘农奴制度’是法律上的制度，但它是和地主經濟（以及农民經濟）的特殊制度相适应的，它在群众中間也表现为不是用‘法律’来固定起来的生活关系。”<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認為，农民成为农奴的原因是在于：当俄国政治生活的重心移向了伏尔加河上游之后，新的地理条件使农業劳动的生产率比以前降低了；于是俄国的农民就被迫用自己的劳动去維持非常复杂的和費錢的国家机器。普列汉諾夫完全离开了經濟条件去这样地解釋农民之成为农奴；为了數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6卷，第38頁。

管理国家的开支和抵御外来的进攻，国家不得不向农民提出越来越沉重的要求。結果，为了保証履行这些要求，国家必須扩大自己对农村居民的直接权力，使他們成为农奴。普列汉諾夫認為，国家不仅使农民成为农奴，并且也使包括貴族在內的其他居民階級成为农奴。普列汉諾夫把貴族(軍人階級)“成为农奴”看作是使俄国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这特点也指明俄国与东方专制制度的类似点。普列汉諾夫用这种論断粗暴地歪曲了历史事实。他像自由派历史家一样談論貴族地主的某种“政治上的無权地位”，而抹煞了地主作为一个支配俄国的、压迫农民的統治階級的真正的政治作用，他沒有揭破专制制度作为地主的階級統治机关的作用。

普列汉諾夫过份夸大了国家的作用，避开了关于俄国专制制度的階級性質和貴族性質的問題，因此就重复了貴族自由派历史学家关于俄罗斯国家的超階級本質的有害的、反科学的思想。他不联系罗斯的封建主义化过程来揭示各階級的形成过程，而成了認為国家产生在階級之前、階級乃是国家活动的产物这样的“理論”的拥护者。

普列汉諾夫企圖証明，俄国的集中的政权首先是为了抵御外来进攻，而在防御任务的基础上产生的。

当然，国防任务乃是国家的最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职能。俄国的坚强的集中的政权的建立，保証了抵御鞑靼人、蒙古人及其他侵略者的侵犯的国防任务的解决。但是，国防的必要性并沒有創造，而只是加速了十五至十六世紀俄国集中的国家政权的形成。

普列汉諾夫还完全錯誤地認為，国防的需要俄国削弱了階級斗争，或者無論如何总是把階級斗争推到了次要的地位。他断定說，公开的階級斗争不是俄国历史的特征。普列



汉諾夫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他声称道，“我們的階級斗争多半是处于隱蔽状态的这一事实，乃是俄国历史过程的特点”<sup>①</sup>之一，仿佛它就巩固了已經存在的政治制度。

普列汉諾夫在實質上放弃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的学說，他企圖証明，与西方不同，俄国历史的特征与其說是階級斗争，毋宁說是各階級在保衛国家免受外来进攻的事業中的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而俄国专制制度則是超階級的組織，是为了对外部敌人进行斗争所必需的組織。

为了証明这些論断，他引証了殖民作为口实，似乎殖民阻碍了階級矛盾的加深，并且由于殖民，“俄国历史就不能够以各社会階級的激烈的相互斗争作为特征”。

普列汉諾夫也重复了和“論証了”保皇派关于俄国人民对沙皇的“忠忱”的無稽之談。俄国人民被他描写成盲目地效忠于沙皇的、惰性的、生来就是消極的、落后的群众。

普列汉諾夫抹煞了农民对地主和沙皇的斗争，他写道，俄国历史上的所有戏剧性的插曲都是由貴族为了特权而对沙皇和沙皇政权进行斗争而引起的。他忽視了主要的被剝削群众——劳动农民。他完全用孟什維主义的精神去把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發动評定为“騷动”、“無政府状态”和“騷乱”。他毫無批判地重复了資產階級历史学家柯斯托馬罗夫和索洛維也夫的观点，他們把农民运动仅仅归結为哥薩克人的斗争。

普列汉諾夫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反对地主和沙皇制度的發动，甚至把像普加乔夫的起义那样的最偉大的农民起义都評价为在历史上毫無成果的和反动的。他說，因为农民运动不能够創造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在农民运动中似乎只有很少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111—112頁。

革命的东西。普列汉諾夫仅仅把农民运动看作是回复到过去，而没有看到它们的革命作用。其实，农民起义却破坏了农奴制，为资本主义扫清了基地。

普列汉諾夫还歪曲了十九世紀的农民运动史。农民發動的增长是这个世紀的特征。而照普列汉諾夫說来，則在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以后，反对地主的农民斗争的爆發已远为减少了。这一切孟什維克—立宪民主党人式的議論都是同历史真理相矛盾的。

普列汉諾夫断然地推翻了殘酷的階級斗争、大規模的农民战争和城市貧民的發動的事实<sup>①</sup>。

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对鮑洛特尼科夫、拉辛、布拉文和普加乔夫所領導的十七至十八世紀中的农民战争，城市貧民在諾夫哥罗得的風潮（十五世紀），在莫斯科和普斯科夫的風潮（十七世紀），以及俄国人民对統治階級所作的奋不顾身的斗争的其他無数事实，仍然是估計不足的。

普列汉諾夫在考察俄国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發展时，已按照新的公式了，即把俄国去同西方相比拟，而不是同东方相比拟了。自由派使俄国囑望于西欧如同囑望于社会进步的頂峰一样，普列汉諾夫則同自由派很少有所区别，他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导言”中和在“向西方的轉变”那一章中断定說，西方的影响乃是从此以后开始决定俄国發展的力量。

这样，普列汉諾夫从無批判地接受的自由資產階級历史編纂学公式出發，就用关于外部因素——地理环境与东方和西方对俄国發展的影响——的議論去暗中偷換了对于俄国历

① 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首先是在洛列科夫院士的著作“基輔罗斯”、“从远古时期到十七世紀的罗斯的农民”等書中，認真地分析了关于俄国社会中的階級斗争問題的大量事实材料。

史發展的真正的特点的說明。

对俄国史的抽象的考察、对于历史上一定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俄国的階級斗争的忽視，也不良地影响到普列汉諾夫对俄国哲学思想史和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 \* \*

1905—1907年革命的失敗和紧随在革命之后的反动，加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思想家們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前驅們的偉大傳統、反对民主主义的俄国文化和文学的进军。出現了一批自由派伪造家——格尔兴遜、鮑果察尔斯基和阿雪夫斯基之流——，企圖按照自由主义的精神去評价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資產階級自由派——路标派阿雪夫斯基、格尔兴遜和鮑果察尔斯基等人——，把別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称为“知識分子的領袖”，而且把他們的观点称为“知識分子情緒的古典式的表現”，这些人努力于驅除“知識分子習气”，而在事实上則是驅除民主主义和俄国文化。俄国民主派的思想基础——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評——被这些反动分子所唾弃了，并且被說成为在俄国人民中、在自己国家中是沒有基础的。自由派執行了有意識地歪曲俄国的进步社会思想史、降低俄国文化的路綫，他們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用索洛維也夫、契切林等人之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去对抗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們对劳动群众的真正人民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进行了斗争，而維護了带着“民族”文化的假面具的統治階級文化。

列宁对自由派——路标派想污辱进步的俄国文化的企圖給

予了回击。列宁很高地评价了俄国馬克思主义前驅們的革命观点和科学哲学观点。他特別着重指出了俄国解放思想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重大作用。

列宁的偉大功績是在于他指出了进步的俄国哲学的發展不仅是同俄国人民群众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相联系着的，而且也是由这种斗争所决定的。他揭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思想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的内容，指明了它为了俄国的进步而作的斗争。他斥責了那些企圖把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同农民群众的斗争隔离开的自由派一路标派分子。列宁說道，我們的政論史是依賴于人民群众对农奴制压迫殘余的激憤的。俄国革命民主派曾經是群众性民主运动的表达者，它表明了自己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参加者。

当时已成为孟什維克党人，但也反对取消派的普列汉諾夫，虽然在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一路标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取消派的斗争中支持了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派，并且也起来反对了自由派斯卡皮切夫斯基、格尔兴逊、布尔加柯夫、阿雪夫斯基和鮑果察尔斯基等人，但由于自己的孟什維主义，而没有能够揭示和揭穿俄国自由主义的背叛的本質。

普列汉諾夫在1909—1912年間关于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所写的許多著作<sup>①</sup>中，以及在不仅收集了关于俄国史的大量事实材料，而且也收集了关于俄国文化史和啓蒙史的大量事实材料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一書中，亲切地写到了对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的落后和黑暗作斗争的第一批俄国政論家，写到了赫伏洛斯底宁·柯托希兴和奥尔金——拿蕭金，写到了十八世紀上半期的啓蒙者、所謂“学术义勇队”——普罗柯波維奇、塔蒂謝夫、康德米尔——，考察了罗蒙諾索夫和拉吉舍夫的观点。普列汉諾夫也写到了馮維津、諾維柯夫和恰达也

夫。他特別注意于研究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觀點。

在他關於俄國哲學史的著作中指明，以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為代表的俄國勞動群眾的民主主義文化，怎樣在沙皇政府的最殘酷的專橫暴戾和鎮壓的條件下，用巨大的努力為自己开辟了道路。他普及了俄國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成份，而這種成份是在俄國、以及在西方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和地主僧侶的文化的代表們所輕視的。在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社會思想史的著作中所有的大量事實材料，本身是極有意義和極有價值的，但由於他的重大錯誤和他的有毛病的研究方法，這些材料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價值。

列寧認為，首先必需研究階級鬥爭，把它作為理論和學說的基礎。列寧在分析俄國的進步社會思想史時，是從各個不同的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出發的。1914年列寧在“論俄國過去的工人報刊”一文中寫道：“俄國的解放運動已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這三個階段是與在運動身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的俄國社會的三個主要的階級相適應的：（一）貴族的時

① 論文有：“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別林斯基”（1909年）、“論別林斯基”（1910年）、“別林斯基誕生一百周年”（1911年）、“維薩里昂·別林斯基和華列里安·馬依可夫”（1911年）、“論阿雪夫斯基著‘同時代人評價中的別林斯基’一書”（1911年）、“流亡者赫爾岑”（1909年）、“赫爾岑與農奴制變”（1911年）、“亞歷山大·赫爾岑誕生一百周年”（1911年）、“赫爾岑的哲學觀點”（1912年）、“在尼茲的赫爾岑墓前的演說”（1912年）、“論鮑果察爾斯基著‘赫爾岑’一書”（1912年）、演講詞“赫爾岑與托爾斯泰”（1912年）、“論格爾興遜著‘歷史札記’一書”、“現時小市民的思想體系”（1908年）、“車爾尼雪夫斯基”（1909年，逝世二十周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亞”一書（1913年）和“杜勃羅留波夫與奧斯特羅夫斯基”（1911年）。

期，大約從 1825 年至 1861 年；（二）平民知識分子的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期，約從 1861 年至 1895 年；（三）無產階級的時期，從 1895 年至現今。”<sup>①</sup>

列寧所引用的關於在十九世紀解放運動中進行活動的三個階級的原理，是研究十九世紀俄國解放思想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原則，它對理解俄國解放思想的特點和特殊性有着決定性的意義。列寧對待研究俄國社會思想的這種態度不僅是與普列漢諾夫的俄國哲學史觀念相對立的，而且還直接地旨在反對這種觀念，因為這種觀念把進步思想的發展過程歸結為西歐思想家們的思想影響。

對俄國歷史過程的不正確的观点是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社會思想史的孟什維克觀念體系的基础。用各階級的團結去暗中檢換階級鬥爭、重彈保皇黨關於人民對沙皇的“忠忱”的無稽之談的老調、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這一切都直接地反映在他關於進步的俄國哲學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

普列漢諾夫的反科學的觀念的基本缺陷是在哪里呢？首先是在於使思想史脫離俄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史、脫離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而忽視了俄國解放思想發展中的貴族時期和民主主義時期的階級基础。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在實質上是倒向了認為把西歐哲學學說借用到和帶到俄國的基地上的資產階級理論。

大家知道，在俄國占有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地主和資本家——是奴才般崇拜外國的，他們不相信俄國能用本身的力量去擺脫落后狀態，力圖用關於俄國人是外國人的“學生”的觀念來教導俄國人民。

① “列寧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20 卷，第 223 頁。

这些世界主义的贵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普列汉诺夫没有揭露这些理论。他常常不把俄国思想史看作是俄国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把它看作是在俄国条件下对西方的理论的臆断<sup>①</sup>。

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是片面地、就西方对俄国精神生活的优势的影响的观点去考察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道路的。在这部著作的纲要草稿中有以下的这几章：“向西方的转变”、“俄国的欧化”、“十八世纪的西欧社会思想及其对俄国的影响”、“西欧的新思潮对尼古拉朝代的俄国的精神生活的影响”、“关于十八世纪下半期俄国对西方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等等。

普列汉诺夫主要是从西方影响俄国的观点去研究了俄国的进步思想史、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俄国进步思想史。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序言中公开地说道，俄国思想家从西方作家那里剽窃了社会理论。在这篇序言中说道，甚至“俄国思想家们所经常表现的不合逻辑，也归根结蒂地能用西欧社会发展的逻辑来解释”<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重弹了斯拉夫主义派的反动思想的老调，他说，彼得大帝的改革时代仅仅使高等阶层同西方接近。他使俄国进步社会思想史离开了人民的历史，他认为，由于人民对教育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进步的思想家就缺乏与人民的联系。因此，仿佛力图帮助人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是起了“聪明的不必需者”、孤独者、“多余的人”的可怜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没有把他们看成人民的思想领袖和进步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种论断拥护了那些力图把进步的俄国思想家说成“知识分子”的

① 在列别捷夫、波良斯基和基尔泡金等人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错误。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6页。

自由派的立場。

当然，把进步的解放思想和理論傳播到人民群众中去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的。进步的俄国人士曾經是远离人民的，但他們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的力量是在于他們喚醒了和發动了人民。他們的思想探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情緒、利益和渴望。列宁在評述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时指出了这一点，但站在虛构出来的进步的民主思想在俄国無根据論的立場上的普列汉諾夫，却没有看出这一点。

普列汉諾夫把俄国哲学思想的發展看作是某种在西欧汲取的“思想繼承关系”，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脱离俄国的历史發展、脱离民族的基地、脱离俄国社会中的階級斗争的。这种不正确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表現在对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的評价上，而且也表現在对罗蒙諾索夫、拉吉舍夫和其他杰出的俄国社会活动家的观点的評价上。对普列汉諾夫來說，罗蒙諾索夫、拉吉舍夫、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乃是西欧思想影响俄国思想的例子。按照普列汉諾夫的意见，似乎罗蒙諾索夫在社会政治問題上是一个保守分子，因为他“精通烏尔夫的保守主义的世界观”。普列汉諾夫关于拉吉舍夫說道，法国啓蒙运动者的思想鼓舞了和指导了他的全部活动，普列汉諾夫把拉吉舍夫和他的信徒們称为“法国解放哲学的俄国信徒們”。

普列汉諾夫对別林斯基的哲学观点的进化所用的形式邏輯的公式，把別林斯基的整个思想發展解釋成他对德国思想家們的观点的逐漸的領会。这个公式在我国的著作中获得了一定的傳播<sup>①</sup>，它把事情說成这样：別林斯基在自己的思想發

① 在列別捷夫、波良斯基等人的著作中。



展中，“在探求抽象的正义社会的理想时”，从一个德国哲学体系轉向了另一个德国哲学体系。仿佛別林斯基在三十年代中曾經是一个謝林派和費希特派，从三十年代的开始是一个黑格尔派，而在臨終时則是一个費尔巴哈派。按照普列汉諾夫的意見，与此相应，別林斯基在自己發展中的第一个阶段上为了理想而牺牲了现实，在第二个阶段上则为了现实而牺牲了理想（在黑格尔哲学的“絕对的”反动結論的影响下与现实的“和解”），在第三个阶段上起来反对了现实并且轉向了黑格尔的辯証法，而在最后的阶段上、在“戏剧的第四幕”中，則与唯心主义决裂了，并且在抛弃了辯証法后轉上了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立場。这样，普列汉諾夫就把別林斯基的整个思想發展說成是脱离生活需求的東西。他没有表明別林斯基是一位把斗争看成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的战士。这就是普列汉諾夫关于別林斯基的著作中的最主要的缺陷。

普列汉諾夫在分析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觀點时正像他研究別林斯基的觀點时一样，使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遗产及其哲学观点、社会学观点和經济学观点的研究服从于把它們与西方理論相比拟的任务。普列汉諾夫把車尔尼雪夫斯基評为費尔巴哈的学生和信徒，并且一直“忠实于他至死为止”。他在1910年写作“車尔尼雪夫斯基”专题論文时也是从这个論断开始的。普列汉諾夫引証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关于費尔巴哈是他的导师之一的陈述，但却抹煞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另一一些陈述，在那些陈述中車尔尼雪夫斯基曾把自己說成是赫尔岑和別林斯基的信徒。

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同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量齐观，就抹煞了車尔尼雪夫斯基观点的独立性和創造性，并因而降低了他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意义。

普列汉諾夫認為，赫尔岑的世界觀也是按着从黑格尔到費尔巴哈的方向發展的。普列汉諾夫关于赫尔岑所写的著作比关于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著作要少得多。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中有一小节是論述赫尔岑的，在这以后，普列汉諾夫直到反动的年代里，在 1911 年才重新回头来研究赫尔岑，写了几篇論述赫尔岑的論文。在这些年代里，盘据在“合法”报刊中的自由派卑鄙地和下賤地詆毀了赫尔岑，他們誹謗地断言，赫尔岑在临終前放弃了革命，說他是唯物主义的敌人。

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派才說明了在俄国革命的思想准备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赫尔岑的真正历史地位。列宁的“紀念赫尔岑”一文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維克派的代表人物中，只有普列汉諾夫一人是起来捍衛了赫尔岑的。整个地說来，普列汉諾夫把赫尔岑評为俄国哲学思想的一个卓越的代表和一个杰出的政論家，但同时对于赫尔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却估計不足。按照普列汉諾夫的意見，直至五十年代起赫尔岑才开始贊揚唯物主义。

普列汉諾夫为自己的确信寻找証据时說，似乎赫尔岑的“自然研究通信”完全是由黑格尔辯証法所口授的。他企圖把赫尔岑說成是黑格尔的摹仿者，而迴避了赫尔岑关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批判的陈述。

普列汉諾夫仅仅指明了黑格尔对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而对以下这一点却一字不提，就是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曾經宣布有必要去改造黑格尔辯証法，而力圖在自己的唯物主义的範圍內創造出擺脫唯心主义局限性的新的辯証法，他們曾經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

唯心主义。

因此，片面地研究別林斯基、赫尔岑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就使普列汉諾夫对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哲学領域內与馬克思以前的西欧唯物主义的代表們的区别估計不足。

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克机会主义还更加清楚地表現在他对俄国哲学的經典作家們的政治活动的評价上。

普列汉諾夫沒有重視到这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形成起来的偉大的革命民主派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和专横、人民在政治上的無权状态以及与此同时的群众反对沙皇制度的尖銳斗争——，乃是別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意向和观点所借以成长起来的那个基础。

他把革命民主派看作是啓蒙运动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沒有指明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傳与用革命来改造社会的口号的結合。他断定說，革命民主派像十八世紀的法国啓蒙运动者一样，是用“理性”和“常識”作为武器来战斗的，是依据完全抽象的見解的。普列汉諾夫沒有指明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区别。他把赫尔岑看成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認为他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且仅仅如此而已。他迴避了代表平民知識分子的新的一代的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为了赫尔岑离开民主主义、倒向自由主义而对赫尔岑所作的責备。普列汉諾夫歪曲了事实，隱瞞了赫尔岑的自由主义傾向，同时也沒有像列宁所作的那样去着重指出，虽然赫尔岑向自由主义动摇不定，但他畢竟多半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普列汉諾夫沒有注意到，在俄国哲学的經典作家那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結合成为一个密切的、不可分离的整体的”。他把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啓蒙运动的主張”和空想社会主义同他們的战斗的民主主义分开，因而就閹割了他們的活動中的階級的、政治的和革命的內容。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閱讀普列汉諾夫的“車尔尼雪夫斯基”一書（1910年）时关于普列汉諾夫的以下这些话：“車尔尼雪夫斯基像自己的导师一样，也几乎专门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理論’活动上，由于这，精神發展就在他的眼里成为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原因……”指出：“这就是普列汉諾夫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的缺点”<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俄国革命民主派的理論活动上，而沒有看到在車尔尼雪夫斯基那里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一般的政治对經濟的关系的问题，而是关于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关系和自由主义政治与民主主义政治的区别的问题。普列汉諾夫主要地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的区别，追溯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在邏輯上的毫無根据。列宁在指出普列汉諾夫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的这个缺点时说：“普列汉諾夫由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点在理論上的区别，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实际政治区别和階級区别。”<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不願意看到自由派与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之間的尖銳斗争，沒有指出这两个派别的区别和不可調和性。他認為，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俄国社会思想中的分水岭，不是按照以革命民主派为一方、以农奴制拥护者和自由

① “列宁文存”，俄文版，第25卷，第221頁。

② 同上書，第231頁。

派为另一方、并且反映了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的两个阵营之间的界限而划分的，而是按照西欧主义者与斯拉夫主义者的斗争而划分的；从而他就走上了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家的道路。

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论文中，认为两个互相交战的社会集团——西欧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是各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首的。他把赫尔岑说成斯拉夫主义的拥护者，而把别林斯基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说成不可调和的西欧主义者。因此，他就沒有能粉碎关于偉大的革命民主派的“西欧主义”的流行理論，沒有能指明他們是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的經驗，但决不崇拜西方。他也沒有揭示出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的阶级根源，沒有指出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都是自由派农奴制拥护者阵营中的派別。

在这个意义上，“維薩里昂·别林斯基与瓦列里安·馬依柯夫”这篇論文是可以作为标志的。这篇論文旨在反对自由派想証明那个时代中的中心人物是馬依柯夫的而不是别林斯基的企图，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普列汉诺夫在把别林斯基的观点与馬依柯夫的观点相比时确定說，表述了基本的美学原則的正是别林斯基而不是馬依柯夫。他指出，别林斯基走向了唯物主义，而倒向唯心主义的馬依柯夫則为主观社会学者准备了基础。但是，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在别林斯基的观点与馬依柯夫的观点的区别中，看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农民群众的思想体系与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他在完全抽象的形式下写道，馬依柯夫的方向“是同起初由别林斯基的思想所按照的、随后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所按照的、而最后由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

想所按照的那个方向迥然相左的”。

列宁在研究普列汉诺夫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1910年)时所写的材料,具有特别的意义。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所写的这部书<sup>①</sup>是与他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里所写的論文和該書在1894年出版的德文版迥然不同的。列宁揭露了普列汉诺夫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抱的觀點的新的方面,这些新的方面是直接地發源于他的孟什维克政治觀點的。列宁用最精密地和仔細地把1910年写的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与1894年写的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發表的論文)作对照和比較的方法,去探溯了普列汉诺夫的蜕化。他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每一个具有重要意义而未作修改的或被他根本地修改了的說法。除了指明普列汉诺夫觀點的蜕化的存在的意見以外,列宁还关于在普列汉诺夫的解釋中基本上沒有作修改的那些問題作了札記。列宁对从新写成的第一部中的几章和第二部第一篇中的几章,作了特別多的札記和評語。

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10年所写的著作中所走的是对車尔尼雪夫斯基作孟什维克的解釋的路綫,是使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尖銳批判和他的革命观点模糊起来的路綫。

列宁在閱讀这部傳記的“导言”时就已注意到了以下这个修改:代替“車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我們的新型的‘新人’——革命家——的誕生……在每一个杰出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

① 这本书在基本上是重新写成的。普列汉诺夫为它写了一篇專門的序言和导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一篇也是重新写成的,而第二部分的第二篇则是普列汉诺夫在九十年代里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第二、三、四篇論文。但这一篇也經過了修改。

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很大的拉赫梅托夫性格的成份”这几句话，在1910年的版本中说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我们的新型的‘新人’的诞生。他在拉赫梅托夫身上引出了这一种人……几乎在每一个杰出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身上都有不小的拉赫梅托夫性格的成份。”

在1910年的版本中，普列汉诺夫完全删去了这一重要的原理，即“现在‘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家已几乎完全起尽了自己的作用……来代替他的应当是……工人中间的革命家、这些真正的‘人民之子’”。

主要的是，他抹煞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有专门的第七节是论及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态度，但这一节却被他删去了，而只有这一节的个别的、完全不关重要的断片才包括在1910年所写的书中。例如，除去了论文的这一节在开头时所说的这几句话：“如果我们的作者虽然有着对人民的全部热爱而仍善于用冷静目光去注视人民的缺点，那么可以想像得到，他会怎样地去对待贵族和当时叫得够凶的自由派政党了。在这儿他是完全毫不留情的。”

在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中没有载入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派的仇恨和鄙视的鲜明的评述。普列汉诺夫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写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对自由主义所抱的鄙视态度并不是由于对自由的热爱不足所引起的……他热烈地同情任何解放运动，而不论它们在何处开始：在法国或是意大利，在美国或是在匈牙利。他仅仅认为，自由派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通常地是很不漂亮的。自由派自己做得很少，甚至还经常阻挠别人的努力，并对那些比他们更为勇敢和坚决的人进行攻击。而后来当由于这些坚决的人的努

力，斗争将近结束并且胜利看来已毫无疑问的时候，自由派则又力求挤上首要地位，享受借‘狂信者’之手从火中取得的柴子。誰不知道，自由派不論何时何地都是这样做的呢？誰不知道，这些人在政治上也像在經濟領域內一样都是剝削者，而且他們通常地都是屬於商人和企業主階級的呢？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是为了这些剝削者的癖性而仇視他們的。而这种对剝削者的仇視也表露在他的政治評論的每一頁上。”<sup>①</sup>

从这書中还刪去了在刊载于“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論文中所有的以下这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們从来也沒有讀到过对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如此恶毒而同时又准确到如此程度的評述。在我們这里有不少人自称为革命者，但却把自己全部的指望都放在自由派的‘团体’上，并且不擇手段地力圖使我們的革命党变成可靠的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政党，車尔尼雪夫斯基会对这些人說些什么呢？要知道俄国自由主义者自从‘同时代人’杂志对他們大加諷嘲的时候以来是很少有所改变的。”<sup>②</sup>

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抹煞了和迴避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1861年的改革的批評。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解决农民問題时的伪善态度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偉大功績，被普列汉諾夫仅仅說成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心和“空幻的希望”的幻灭。

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在1910年的書中比起1894年来既改变了声調，又改变了精神，他迴避了并緩和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的革命性質。要知道普列汉諾夫在八十年代里曾經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称为“青年的偉大导师”，并且写道：“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向青年暗示采取革命的行動方式的必要性的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86—87頁。

② 同上書，第85—86頁。



同时，也向青年說明，一个革命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往往不得不处于一个追求純粹个人目的的正直的人所永远不能允許自己陷入的那种境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夫斯基大街的人行道……誰怕蒙受塵土和油污靴子，那他就不要去从事社会活动……’。”<sup>①</sup>在1910年所写的書中，这个地方被修改了，革命的热情被閹割了。

因此，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在向机会主义蜕化时，改变了自己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在九十年代的著作中，普列汉諾夫虽然沒有以全力指出，但总还是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观点的革命性質。而在1910年的著作中，他已主要地把注意力放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上了。在他的笔下，車尔尼雪夫斯基仅仅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的人。

普列汉諾夫在俄国哲学史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害处。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俄国的許多反动思想家和資产階級的俄国哲学史家不仅利用了斯拉夫主义派、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俄国思想發展的“理論”，而且也抓住了普列汉諾夫的錯誤的結論，并且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在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文化的斗争中利用了这些結論。

在苏維埃制度的条件下，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和机械論者接受了这一条抹煞和降低俄国革命唯物主义思想的卓越意义，否認它的独立性和独创性的路綫。

党揭穿了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和机械論者的有害的观点。党指示了哲学干部去进行反对資产階級客觀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斗争，去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和进步的俄国哲学史。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106頁。

因此，整个地說来，对普列汉諾夫在这个时期內在俄国唯物主义史与俄国社会思想史問題上所作的研究，需要从列宁主义——馬克思主义哲学發展中的最高阶段——的立場去进行重新审查和作本質上的修正。

\*                     \*                     \*

列宁主义——現代最进步的世界观——是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坚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基础是由偉大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業和学說的繼承者、杰出的革命战略家列宁在对馬克思主义的俄国敌人、以及对敌視無产階級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和政策所作的斗争中創造的。

在列宁的学說中，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提出的新任务。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的“理論”时总是強調指出，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抽象公式的堆砌，而是不停留，而且也不能停留在一点上的科学。

普列汉諾夫是在資本主义發展的相对和平时期內开始活动的，当时关于無产階級准备从事革命战斗的問題和关于取得無产階級专政的道路的問題似乎还没有被提出来。

但是，他作为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和最优秀的理論家，却没有超出第二国际的界限。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不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他們像書蛀虫和書呆子那样地引証了馬克思的話，但却閹割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質。

第二国际的領袖們的基本缺陷——理論脱离实际、哲学脱离政治、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是普列汉諾夫的主要缺陷。甚至在他的活动中的革命时期內，他在理論上也不是一个徹头徹尾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如

列宁指出，要在理論上做一个徹底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这就意味着要遵循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是遵循馬克思主义的詞句，要去使一般的公式变成现实。在普列汉諾夫那里，一般理論上的馬克思主义公式是与它們在实际中的运用相脫离的。普列汉諾夫关于革命理論所說的話实际上並沒有得到运用，对他說来，馬克思主义不是行动的指南。

普列汉諾夫是屬於这一类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他們不注意到馬克思主义的实际方面，而因此只限于“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义，堂皇宣布馬克思主义。”<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沒有理解資本主义發展中的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動蕩和战斗的时代，这时代要求修正旧的工作方法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中实行急遽的变革。在这些新的条件下，当要求第二国际的領導提出新的方針的时候，第二国际各政党却遭到了破产，因此就必须創立一个与机会主义坚决断絕关系的新型的党。列宁提出了这些新的革命的方針，但它們却沒有被普列汉諾夫所接受。普列汉諾夫之所以沒有接受这些方針，主要地是因为他害怕群众，不信任人民的革命創造和工人階級的創造力量，而这是由于他脫离了俄国的革命工人运动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組織者和領袖”一文中，把普列汉諾夫列入“和平时期”的領袖这一类，这种領袖在理論上是頗有力量的，但在組織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軟弱無力。随着革命时代的来到，这一类的領袖就不可避免地要退出舞台。

作为第二国际的政治領導者之一，普列汉諾夫也同享了

<sup>①</sup>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頁。

它的命运，而在 1914 年轉入了馬克思主义敌人的陣营。在理論上，普列汉諾夫在 1903 年以后就已有在理論上去为自己向机会主义的动摇和轉变辯护的企圖。由此便产生了学理主义、詭辯論的謬論和概念游戏。

普列汉諾夫不是站在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的。他抓住了背熟的公式和个别的馬克思主义原理的詞句，由于压在他身上的第二国际的根本缺陷，所以沒有能按照新的階級斗争經驗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的成果去进一步發展馬克思主义理論、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諾夫沒有能力去完成在帝国主义和無产階級革命的时代中放在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的新任务。

为爭取在俄国傳播馬克思主义而作的斗争，是普列汉諾夫在他的活动中的最好的年代里的历史功績。他在这个时期內所写的理論著作，虽然有着許多錯誤，但仍是第二国际时代中的馬克思主义的巩固的成績。

苏联共产党、它的創始人和領袖列宁及其战友們和学生們在探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的一切方面后，就用帝国主义和無产階級革命的时代の經驗和在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并且把馬克思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 第八章

###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和艺术观点

格奥尔基·瓦连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在爭取全面發展进步的俄国文化的斗争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他保衛了进步的俄国文化的偉大傳統，他是它的优秀的代表們的繼承者和后繼者。但是，普列汉諾夫并不限于保衛文化遗产。他进一步地探討了美学問題，而且是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去探討的。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諾夫在研究俄国民族文化时，揭示了它的階級性，并且明确地区分了俄国民族文化中的两个对立的派別——反动派別和进步派別。同时，他是从以下这一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理出發的，就是在階級社会中，文化和思想体系是不能不具有階級性的，而統治階級的文化 and 思想体系則永远占有統治地位。普列汉諾夫說，在十九世紀中叶以前，俄国文化帶有極明显的貴族的痕迹，而現今則文化力量主要地分布在两个極端上：一方面，是無产階級；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

他写了整批的文学著作去反对黑帮派的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去反对那些在俄国专制制度面前屈膝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論家。

他認為，随着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天才的自由發展，俄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發展将能特別广闊地展开。从这一点出發，他坚忍不拔地証明了，爭取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爭

取劳动群众的無阻碍的文化發展的斗争，不仅应当在专制制度所允許的範圍內在培植文化的合法的、和平的活动的形式下进行，而且首先应当主要地在革命斗争的形式下进行。

普列汉諾夫批判了那些頌揚脫离社会生活的“文化工作”的人，批判了那些力圖用和平的文化工作去代替革命斗争的人。普列汉諾夫說，旨在改造政治制度的先进階級的革命活动，是最偉大的文化工作和进步的工作。他認為，俄国社会的真正的文化水平，应当用进步的革命思想和理論在人民中間傳播的程度，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的傳播的程度和無产階級的階級覺悟的增长程度来衡量。

在他的著作中，強調了俄国民族文化的解放的性質，他指出，俄国民族文化的进步是違反着专制制度而进行的。他說：“我們的文学由于自己‘違反’专制制度而發展，曾付出了前所未聞的昂貴的代价。”<sup>①</sup>早在1888年給民粹主义者、七十年代作家斯杰普涅克—克拉夫欽斯基的信中，普列汉諾夫就曾建議合写“俄国的政府和文学”一書。

普列汉諾夫写道：“我們〔将〕在这本書中闡明从諾維科夫和拉吉舍夫(預先用几句话提一下……波沙希科夫)开始的俄国文学的殉教者列傳。我們〔将〕叙述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虛伪的自由主义，叙述保尔皇帝的書报檢查机关的暴戾，叙述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流放，叙述屠格涅夫为了一篇贊揚果戈理的文章而遭逮捕，叙述格利波也多夫的流放，叙述波列扎也夫的被罰去当兵，叙述柯斯托馬罗夫、舍夫琴柯、杜斯妥也夫斯基、米海依洛夫、車尔尼雪夫斯基所遭到的迫害，叙述別林斯基只因为死亡才免于关进‘杜別尔特的住宅’，最后，还要叙述，几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63頁。

乎現在所有的有才能的作家都曾經被流放過、或仍在流放中。目前贊揚着俄國小說的歐洲，並沒有關於我們的文學正處於何等駭人聽聞的條件下的概念。我們應當指出，專制主義永遠是我們文學的最凶暴的死敵。”<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和政論的遺產中，包含着大量的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有價值的材料。他關於藝術的起源、關於各個時代和民族的文學和藝術、關於美學和文學批評問題，寫了許多東西<sup>②</sup>，他是一個有才能的俄國政論家和文學批評家。他有大量著作論述俄國的文學和藝術。

普列漢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指明了俄國社會思想和俄國文學的發展史，指出了它的最優秀的進步的代表人物：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赫爾岑、托爾斯泰、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創作的意義。普列漢諾夫也是一個卓越的世界文藝和藝術的專家，他關於古代的、中世紀的文化史，關於西歐文學史（法國的、意大利的、英國的、德國的和波蘭的文學史等等）也寫了許多東西。他深刻地分析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

①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第6集，第388—389頁。

② 必須列為最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有：“對工人讀者們說兩句話”（1885年）、“反動的艺术祭司們與斯特恩先生”（1888年）、“民粹派小說家”（1897年）、“別林斯基的文學觀點”（1897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理論”（1897年）、“俄國批評家的命運”（1898年）、“從唯物主義地解釋歷史的觀點去看藝術”（1903年舉行的共有六講的講座）、“論藝術”（1904年所作的兩次演講）、“無產階級運動和資產階級藝術”（1905年）、“社會學觀點下的十八世紀法國戲劇文學和法國繪畫”（1905年）、“亨利克·易卜生”（1906年）、“對朗遜關於法國文學史的書的兩篇書評”（1897年）、“再論托爾斯泰”（1911年）、“托爾斯泰和赫爾岑”（未發表的演講詞）、“論工人運動的心理”（高爾基著“仇敵”）（1907年）、“藝術與社會生活”（1912—1913年）、“沒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以及其他等等。

的資產階級藝術。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批評和政論的活動，是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在民粹主義思想體系壓倒一切的年代里展開的，這種活動一開始就獲得了很大的社會反響。他的活動的目的是在於保衛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義美學的唯物主義基礎，反對在俄國專制制度面前屈膝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政論，反對伏林斯基之流的資產階級唯美派唯心主義者的反動的謬論，這個伏林斯基曾經在自己的兩卷集的著作“俄國批評家”中，“嚴厲申斥”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美學觀點。普列漢諾夫還尖銳地批評了民粹派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特別是批評了米海洛夫斯基及其追隨者斯卡皮切夫斯基所傳播的主觀主義美學。

日丹諾夫指出：“普列漢諾夫寫作了許多東西來揭露那種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唯心主義的和反科學的觀念並保衛我們俄國偉大革命民主派的基本原理，這些偉大革命民主派曾教導我們把文學當作為人民服務的強有力的手段。”<sup>①</sup>普列漢諾夫繼承了和發展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批評的優秀傳統。

在反對民粹派和頹廢派的鬥爭中，他保衛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美學和文學批評。民粹主義學說的代表們在美學方面也散布了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他們是從主觀主義方法的觀點，即傾向於申斥或諷刺現實脫離理想的觀點，去考察文藝問題的。民粹派不是把藝術中的現實主義原則、而是把主觀主義的原則和生活符合所謂“理想”的原則，當作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礎。這是與偉大的革命民主派的觀點、與他們

<sup>①</sup> 日丹諾夫：“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俄文1952年版，第19頁。



爭取現實主義的鬥爭、與他們的著作中的尖銳的政治傾向性決不相符的。普列漢諾夫指出，雖然民粹派也相信他們自己是俄國革命民主派包括美學領域在內的遺產的保存者，但民粹派對偉大的民主派作家的“遺囑”的忠誠，只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普列漢諾夫關於民粹派寫道，他們“僅僅是自以為是進步的台柱的頹廢派罷了”<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在揭露美學領域內的民粹主義觀點時，是求助於別林斯基及其在六十年代里的繼承者們的著作的。他仔細地研究了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並且用關於必須尋找“批評藝術作品時的客觀根據”的唯物主義原理去反對民粹派唯心主義者。

他廣泛地利用了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遺產，特別是利用了他們關於人民性、思想性和現實主義是唯物主義美學的最重要原則的學說。

大家知道，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是把為人民服務看作文學的使命的，他們是為了人民的藝術的喉舌。普列漢諾夫宣傳了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文學與生活的密切聯系的思想和關於文學的高度的思想任務和社會任務的思想，他強調指出，這一切對民粹派都是格格不入的。

普列漢諾夫指出，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唯物主義美學的創始人，正是他們才對藝術的對象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並且首先開始將唯物主義原理運用於文學研究。

普列漢諾夫關於“藝術和現實在美學上的關係”一書寫道，這本書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其他許多著作中占著首位，并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15頁。

且明显地表明車尔尼雪夫斯基立意要在美学中打倒唯心主义。他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学位论文,是別林斯基在自己文学活动的晚年所达到的那些艺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普列汉諾夫認為,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評著作的巨大的优点是在于他們从历史观点去考察艺术。對他們來說,艺术史乃是艺术理論的基礎。對他們來說,艺术不是某种絕对的、不变的、和生活沒有联系的东西,相反地,他們認為,艺术是由人民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所决定的。普列汉諾夫很高地評價了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为艺术而艺术”論的拥护者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些“为艺术而艺术”論的拥护者看来,艺术乃是与现实和现实的迫切利益毫無联系的一个“永恒的”范畴。

普列汉諾夫着重指出,別林斯基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早已給予了关于艺术对象的唯物主义的理解,他追溯了在俄国美学中怎样創立了“为生活而艺术”的新原則;把艺术看作是使生活在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积极地再現的手段的新原則。

在反对资产階級艺术、反对资产階級艺术的反现实主义傾向的斗争中,普列汉諾夫跟随在別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后,論証了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方法。他特別強調指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的任务是充分地再現生活的真理,而现实主义则是文学和艺术中的主导的方法。他說,在我看来,艺术是社会現象,这就是說,它是以人們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的一切方面作为自己的对象的。普列汉諾夫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的美学原則的重大意义,这原則断定說:“艺术的内容就是生活”,“美就是生活”。普列汉諾夫說道:“这的确确实是一个天才的發現。”車尔尼雪夫斯基用这个原理把人們的美学观念与他們的日常生活、与他們的生

存条件、与他们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但是，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个发现，只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那个正确的艺术观点的萌芽。

在美学和文学批判领域内的主观主义和恣意妄为乃是现代主义者的特征，而普列汉诺夫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的科学方法来与之相对立。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文艺学和艺术学著作和政论文章中，无论是处理整个艺术、或是处理个别的艺术作品，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考察了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以及艺术中的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系问题。

他说，唯心主义把艺术仅仅看作是不依赖于客观世界、并且也没有现实内容和社会意义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而唯物主义则与唯心主义相反，唯物主义认为，艺术所反映的不是精神的发展，而是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艺术的人间的意义。

首先他阐明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对社会生活的依赖性。“我们说，艺术是意识形态之一，因之我把它和其他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法权及其他等等相提并论，这些意识形态之中的每一个也都是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sup>①</sup>

随后他又揭示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的特点，揭示了艺术与科学、哲学的区别。普列汉诺夫说道，科学和艺术有着同一个认识客体，只是它们掌握世界的手段是不同的，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不同的。科学是在抽象的概念中表达思想的，而艺术则是在活生生的形象中表达思想的。当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俄文版，第3集，第154页。

人賦予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以一定的形象化的表現時，藝術也就開始了。同時，普列漢諾夫也指出了哲學和美學的密切聯繫。“哲學並不消滅美學，而相反地，為美學开辟了道路，哲學力圖為美學找尋巩固的基礎。關於唯物主義的文學批評也應當這樣說。”<sup>①</sup>普列漢諾夫證明，只有依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美學和文學批評才能成功地發展起來。“我深深地相信，今後只有依據唯物主義歷史觀，文學批評（更正確地說是科學的美學理論）才能向前推進。”<sup>②</sup>

在普列漢諾夫看來，藝術和藝術觀點乃是人們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唯心主義者伏林斯基斷定說，似乎“詩的思想，在人類精神的秘密深處產生後，才透過作者的生活觀念和觀點的五光十色的材料而鑽將出來”，普列漢諾夫在駁斥伏林斯基時寫道：“但要知道，似乎詩的思想透過了它而‘鑽將出來’的那個材料，也是由藝術家周圍的社會環境所給予的呢……”<sup>③</sup>他宣傳了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出發去考察文學和藝術的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運用於藝術現象，運用於藝術和文學的研究。他用許多例子指明了：社會存在是如何反映在藝術中的，在藝術和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着怎樣的聯繫。

普列漢諾夫在指出藝術的社會性時，也反對將藝術生物學化。在“沒有地址的信”中，他正確地指出，生物學不能解釋美的鑒賞力的起源。但是，普列漢諾夫在孟什維克時期內放棄了這個正確的观点。在1912年，他在“藝術和社會生活”一文中說，美感不僅是由社會條件所決定，而且也是由人的生理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89頁。

② 同上書，第30頁。

③ 同上書，第10卷，第177頁。

机构所决定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里或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里占着统治地位的美的理想，一部分是根源于人类发展的生理条件……而另一部分是根源于这个社会或这个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sup>①</sup>

他说，人和许多动物一样，具有着美的感觉，即他们在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影响下能够感到特种的（美的）满足。这样，普列汉诺夫就把人的美感的起源生物学化了，就将天赋的感受美的能力硬加在人的本性头上。他正确地批判了艺术中的庸俗的、幼稚的、功利主义的理解，反对了主张艺术的无利害关系性、美的享受的无私性的康德主义理论，即反对了形式主义的基础，但是，他有时也对康德主义关于艺术鉴赏力是无私的、直观的和直接的这一定义作了让步。普列汉诺夫仍为唯心主义留了一条逃身的后路，他写道：“鉴赏力的判断无疑地要以没有个人的任何功利主义的想法，没有个人的意见为前提。”<sup>②</sup>

把功利的艺术同无私的艺术对立起来，就使普列汉诺夫走向抹煞艺术中的主要的东西，就是艺术应当成为改变世界的手段。普列汉诺夫并不总是善于指出阶级利害关系和进步思想在艺术中的作用，但缺少了它们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在“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指出了艺术和文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的依赖性。在这一作品中引用了原始艺术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和例子，它们驳斥了对艺术起源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证明了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是依赖于它的生活方式的，证明了在所谓原始民族的生产力状况和他们的艺术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证明了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物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19页。

實需要和社會需要所決定的。

普列漢諾夫認為，關於藝術對勞動的關係的問題對解決藝術的起源問題是極其重要的。他批判了畢赫爾的唯心主義觀點，畢赫爾認為藝術是早於有用物的生產的。普列漢諾夫在揭露和指出對藝術起源的唯心主義觀點時指明，原始獵人的藝術活動的性質完全確定地証明了，有用物的生產和一般的經濟活動是先於藝術的產生的，並且在藝術身上烙上了最鮮明的痕迹。“丘庫旗人的繪畫描述些什麼東西呢？描述的是狩獵生活中的各種情景。顯然，丘庫旗人起初先從事狩獵，而然後才在繪畫中再現自己的狩獵情形……起初是人類與動物發生了一定的關係（開始獵取它們），而然後——正因為他與它們發生了這樣的關係——他才產生了想描繪這些動物的意圖。那末，誰先於誰呢：是勞動先於藝術，還是藝術先於勞動？”<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令人信服地指出原始藝術的社會性，指出它和物質生產的直接聯繫。普列漢諾夫的一些“信徒”，如羅什科夫、弗利契等人，把藝術與經濟的這種聯繫庸俗化了，他們徑直地和直接地把藝術從物質生產中引伸出來。普列漢諾夫曾不止一次地用最堅決的方式反對了對藝術的這種庸俗社會學的理解，他指出，文學史只是間接地與生產力的發展相聯繫着。他強調說，只有在原始社會中，才能看到藝術對物質生產的直接依賴，而在其他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則這種依賴是間接的、是外表上不易看出的、是更遠為複雜的。在這裡，“中間的”因素——政治、心理、道德、哲學——在舞台上出現了，經濟生活是通過這些因素而對藝術發生影響的。藝術活動是“離開經濟最遠的東西之一”。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53頁。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在对抗的社会结构中,文学史和艺术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阶级斗争而与经济关系和生产力状况发生联系的。他说,“当然,阶级斗争是由经济进化所决定的,但是,经济结构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间接的。”<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在他成为孟什维克以前的时期内的著作中,企图在考察艺术现象时去探溯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对艺术现象发生怎样的影响。他援引了法国写生画家达维德的艺术活动作为例子,而达维德的艺术活动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十八世纪法国贵族艺术的风雅和虚饰。达维德用严格的纯朴代替了矫揉做作和虚饰。普列汉诺夫说,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状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他把达维德在写生画中所完成的变革看作是第三等级的解放斗争的艺术表现。同时,他指出,统治阶级和统治的思想意识对艺术发生最强有力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写道,“在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中占着统治的那个阶级,在文学和艺术中也同样占着统治地位。它把自己的观点和概念带进了文学和艺术。但是在发展着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时期内占着统治。同时,任何一个阶级都有着自已的历史:它发展着,达到了繁荣和统治地位,而最后则归于衰落。它的文学观点和它的美学概念也与此适应着而发生变化。”<sup>②</sup>

文学和艺术有着社会意义和阶级倾向性。普列汉诺夫揭穿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那些人断定说仿佛革命时期是对艺术的发展不利的。普列汉诺夫公正地批判了说什么“当大炮在轰鸣的时候,诗神们是沉默无言的”的断言,他指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决没有消灭人民的美的需

①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俄文版,第3集,第17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319页。

求。相反地，这个偉大的社会运动給予了艺术的發展以空前未有的有力的推动。“‘共和党人’把艺术引上了上層階級的艺术所不会走的那条道路：艺术成为全民的事業。”<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指出了工人階級創造自己本身的艺术的必要性。他說，革命階級的艺术，是这个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解放而作的斗争中的重要手段，是进步的工具。無产階級是现代进步思想的真正的体现者。这是历史上的真正的英雄，它应当有自己的艺术。

1885年，普列汉諾夫为詩集“劳动之歌”所写的序言“对工人讀者們說两句話”中說道，每一个社会階級都有自己的詩，它在詩中投入了自己特殊的内容，因为每一个社会階級都有它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都有它对自己周圍的事物秩序的特殊观点。

普列汉諾夫把海涅的某些詩篇（在这些詩篇中，著名的詩人歌頌了人們建立地上的天堂）同号召从事杀戮的封建主义的鼓吹者勃尔特兰·德·波恩的軍歌中的片断作了比較，他作出結論說：“一个人受到了关于人們的教育、平等和幸福的思想的鼓舞。而对另一个人則任何东西也沒有像‘被武器戳穿了的’尸体的样子更使他喜欢。这两种詩是否相似呢？它們之中哪一个更好和更崇高呢？

……只有工人階級才給予詩篇以最高尚的内容，因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成为劳动和理性的思想的真正代表者。”<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作出結論說，最进步的階級、即無产階級的解放思想，是艺术發展的生气蓬勃的泉源。

普列汉諾夫关于美学的著作中的这些重要的原理，在我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17頁。

②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俄文版，第6集，第284頁。



們今天反对現代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爭取勞動群眾的先進的和進步的藝術的鬥爭中，也仍然保持了它們的意義。

普列漢諾夫為爭取現實主義的進步藝術而進行鬥爭時，揭穿了反動的資產階級藝術的瓦解和腐化，反對了藝術中的資產階級頹廢主義思潮，反對了反人民的“為藝術而藝術”論，反對了形式主義。他的早期論文之一“反動的藝術祭司們和斯特恩先生”(1888年)的目的就在於反對反動的唯心主義美學的擁護者。

正如普列漢諾夫所正確地指出的，藝術對生活的關係問題乃是藝術理論中最重要問題之一。最通行的是兩個直接相反的解決方法。“其中之一說，藝術不應當追求任何一種社會目的。藝術作品，它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這就是為藝術而藝術論。”<sup>①</sup>而相反的理論則說道，藝術是為了解釋和再現生活。普列漢諾夫說，為藝術而藝術論最適合於對社會利益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它除了個性、利己主義和個人的情欲之外，否認其他的一切。

普列漢諾夫用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別林斯基的藝術觀點去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虛偽觀念和“純”藝術論。普列漢諾夫着重指出，別林斯基曾公正地斷定說，“純粹的”、獨立的、無條件的、或如哲學家所說的“絕對的”藝術，是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過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他們的信徒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了別林斯基對“純”藝術論的鬥爭。普列漢諾夫認為，對“為藝術而藝術”論的激烈的否定態度，是使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同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文學批評聯結起來的那些環節中的最大的和最堅固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3集，第223頁。

的一个环节。

普列汉诺夫跟随在車尔尼雪夫斯基之后說，“‘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思想在我們的时代里正像为财富而财富、为科学而科学等等一样妄誕。”艺术是人們之間的精神往来的手段之一，所以它不能不对人們有着一定的关系。艺术的任务——不是艺术自身，而是再現生活，为了改造生活而积极地干預生活和为人民服务。

他向艺术家和作家們提到了必須用生活的真理和思想性去貫徹在自己的創作中，必須用他們所意識到的社会思想去描写现实。艺术、文学只是在这样的程度內才获得社会意义，就是它們在怎样的程度內表現了生活、表达了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行动、感情和事变。

普列汉诺夫問道：“艺术所表現的思想深度是依賴于什么的呢？是依賴于它对人类的价值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艺术就成为人們之間的精神交往的手段之一，就成为改造生活的强有力的武器。普列汉诺夫指出：“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学生杜勃罗留波夫的眼里，艺术的主要意义是在于再現生活，是在于对生活現象發布判決詞。”<sup>①</sup>

他追随着車尔尼雪夫斯基而認為，思想性和现实主义构成艺术創作的基础，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由它的思想内容决定的。

而頹廢派則对艺术的使命有不同的看法。普列汉诺夫很好地揭穿了資产階級頹廢主义的反动本質及其同資产階級反动政治、同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联系。

普列汉诺夫写道：“……当在一个社会的艺术中露出傾向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21頁。

于象征主义的意图时，那么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思想——或是那个把自己的印痕烙在艺术身上的社会阶级的思想——不能洞察在它面前所实现的社会发展的意义的可靠标志。”<sup>①</sup>

对易卜生的著作所作的批判分析使普列汉诺夫有可能指出易卜生的形象的不够确实，并指出在易卜生的创作中的抽象性和主观主义的因素。普列汉诺夫说道，易卜生在抽象性的荒漠上的徘徊和他的个人主义，是由于易卜生没有完成“彻底的思想”，而没有内容，没有思想，则艺术是不能生存的。普列汉诺夫的主要结论是在于：易卜生如像其他资产阶级艺术家一样，在他周围的现实中没有找到改造现实的手段，而且也不能够提高到对“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的理解。

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现实和生活中发生的过程的正确和深刻的理解，使艺术作品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并防止艺术家为了任何偏颇的原则而歪曲现实。他写道：“但是当艺术家们对自己时代中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采取盲目态度时，那么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本质在它们的内在价值上也会大为降低。而他们的作品也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追随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创始者们之后，阐明了艺术中的真实思想的意义和虚伪思想的危害，这就更好地着重指出了他关于艺术的思想性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错误的和虚伪的思想，即保守的思想是不能鼓励艺术家去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当有才能的艺术家受到了错误思想的感召，那他就会损害自己的作品，因为虚伪的思想是对艺术作品有害的，它会把谎言带进当事人的心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98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理。

因而普列汉諾夫也写到了民粹派小說家們。他在“烏斯賓斯基”(1888年)、“卡洛宁”(1889年)和“拿烏莫夫”(1897年)等文中，指出了他們的著作中的積極的一面，即对于俄国农村中所發生的新过程、农民村社“基础”的瓦解所作的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在他們的著作中是有思想內容的。但是，他們却当了关于村社、关于俄国的独特發展的錯誤学說的俘虏。这是虛伪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把格列勃·烏斯賓斯基、拿烏莫夫和卡洛宁引向了無法解决的矛盾。普列汉諾夫写道：“拚命想向前进，而同时却又保衛早已过时的往昔！希望人民得到幸福，而同时却又捍衛只能使人民的奴役永存的制度！把死的当作是活的，而把活的却当作是死的！除了瞎子以外，誰不看到这种矛盾的無底的深渊呢？”<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在揭露艺术不問政治的宣揚者时指出，無思想性完全不是說艺术家缺乏思想，而是証明了艺术家的保守主义立場和为反动派所作的辯解。普列汉諾夫在揭露資產階級关于文学对社会的“独立性”的口号的虛伪性和伪善态度时写道：“但是，能否認真地談論那立意要捍衛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艺术的自治权呢？当然不能。”大家知道，克奴特·汉姆逊是以鼓吹無思想性开始的，但却以鼓吹反动思想而告終。普列汉諾夫在分析克奴特·汉姆逊的剧本“在王国的門口”时，指出了这个剧本的思想的反动性，即关于“最偉大的恐怖主义者”的出現的幻想。普列汉諾夫說道，鼓吹敌視工人階級的思想的作家，乃是資產階級思想家，乃是資產階級的精神保衛者。他以特別的深刻性和洞察力揭露了这些“純艺术”的祭司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09頁。

們的蛻化。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從起來反對藝術中的思想性開始，他們叫囂說，他們避免生活中的騷動和鬥爭，但結果則是把思想帶進了自己的著作，並力圖進行鬥爭。帶進了什麼思想呢？保守的思想。從事什麼鬥爭呢？從事的是反對力求自己解放的無產階級的鬥爭。”<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對明斯基、梅列日柯夫斯基、索洛古勃和其他俄國頹廢派神秘主義者所鼓吹的“藝術絕對自治”論的批判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出，在俄國，“為藝術而藝術”論的擁護者也是以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有意識的保衛者。普列漢諾夫在1912年寫道：“因此，現今在我們這裡為了‘藝術的絕對自治’說了不少的社會反動胡言。”<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地堅決批判了那一切把無思想性宣布為自己的旗幟的人，那一切侮辱了俄國社會中的優秀的先進人士所為之而鬥爭的崇高思想的人。

普列漢諾夫還揭露了藝術的無思想性的社會原因。他認為已經耗盡力量的資產階級制度對藝術家們已封閉了一切思想上的靈感的泉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使藝術家們對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不聞不問，使他們注定要陷於完全毫無內容的個人感受和病態的虛幻臆造的毫無結果的喧囂中去。由此也就產生了对頹廢主義的迷戀和神秘主義傾向。

普列漢諾夫指出，無思想性的藝術是過時了的資本主義的產物。內容的貧乏是企圖違反生活真理而保衛反動資產階級利益的最新的資產階級藝術的腐朽的標志。

普列漢諾夫嚴厲地批判了時髦的資產階級藝術派別之一——象徵主義。他揭露了象徵主義者力圖逃出現實範圍、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3集，第198頁。

<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49頁。

逃脫社會鬥爭的原因。他說：“象征主義，這是貧乏的某種證明。當思想用對於現實的理解武裝起來的時候，它沒有必要走到象征主義的荒漠中去。”<sup>①</sup>因此，正確的、科學的世界觀對藝術家有着決定性的意義。

普列漢諾夫說道，貫徹着對於人及其理性的不信任的腐化的資產階級藝術，“表徵着整個社會關係體系的衰落，所以很恰當地被稱為頹廢主義的藝術”<sup>②</sup>。使資產階級文化退化的資產階級的墮落產生了現代主義和頹廢主義。頹廢主義是從西方帶給我們的。“它在我們這裡，也像在它自己的老家一樣，乃是伴隨着現時在西歐占着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衰落的‘萎黃病’的產物。”<sup>③</sup>

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地揭穿了藝術中的頹廢派的社会意義。

普列漢諾夫指出，頹廢派的“新”美学的理論基礎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就是關於在“自我”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實在的東西的論斷。這就是為什麼對個人主義的歌頌在頹廢派作家們的“創作”中占了中心地位。頹廢派的主觀唯心主義不可避免地把它們引向某個超越人間和超越一切世俗問題的虛幻的、“彼岸的”世界。頹廢派保衛了那種對重大的內容漠不關心的藝術，那種追求“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追求同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關係“無關”的東西的藝術，並且歌頌了神秘主義和色情作品。

普列漢諾夫引用了頹廢主義者吉皮烏斯的文學作品作為例子，吉皮烏斯是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動階層的代表

①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98頁。

② 同上書，第163頁。

③ 同上書，第164頁。

人物之一，她的文學著作浸透着神秘主義、色情和個人主義，普列漢諾夫把色情看作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極端的，但却是自然的表現。

在普列漢諾夫的筆記本中，有不少反對繪畫中的印象主義、立體主義和其他反現實主義派別的評語，這些評語是由于參觀了美術展覽會而寫成的。

普列漢諾夫注意到了一幅印象主義的畫“鄉村的葬禮”。他寫道：“要知道這是整個的悲劇。但在这里，它又在哪儿呢？並沒有它。作者是从作畫的角度去看的。行列的確是有畫意的。但卻仅限于此。看来，人的面貌只是从 *effet de lumière*（光綫效果——福米娜）的觀點才使作者感到興趣……（与涅克拉索夫和彼洛夫筆下的葬禮相比）。”<sup>①</sup>

在談到這種比較時，普列漢諾夫着重地指出俄國古典繪畫藝術的深刻的現實主義，並且把它與印象派的外表的畫意相對比。

他關於意大利的印象派畫家喬利·路易治的畫“趕集”這樣地寫道：“在周圍種植着樹木的廣場上有一個牲畜市集。事實上，那里的光綫效果很好。公牛背上的光綫的斑點是如此地美麗。但是當問題涉及人的時候，我們就要求更多的東西。試與利奧那多·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比一下。”<sup>②</sup>

同時，對光綫效果的偏愛也說明資產階級印象派畫家對自己作品的思想內容的完全漠不關心。普列漢諾夫寫道：“當畫家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光綫效果時，當這種效果成

①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3集，第266頁。普列漢諾夫在这里指的是涅克拉索夫的著作“嚴寒——通紅的鼻子”和彼洛夫的名畫“農民的葬禮”。

② 同上書，第276頁。

为他的創作的全部时，那么就很难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流的艺术作品，他的艺术必然地会停留在表面現象上。而当他屈从于用效果的新奇去感动观众这种诱惑时，那就必須要承認，他走的是一条直接通向畸形和可笑的道路。”<sup>①</sup> 在普列汉諾夫看来，正是印象主义的無思想性才构成了它的根本的、無法补救的缺陷，由于这个缺陷，印象主义作品就成为畸形的和可笑的东西。

正是由于所謂立体派暴露了对于艺术的思想內容的完全漠不关心，所以他們就把繪画艺术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他在見到立体派的“艺术”習作时叫喊道：“立体中的荒唐！”普列汉諾夫关于“穿着藍色衣服的女人”这幅画指出：“又是一幅画，立体化的荒謬，而色調則是可怕的。”<sup>②</sup>

普列汉諾夫在 1912 年參觀巴黎的“秋季沙龙”后，写下了关于所謂“革新派”的下列結論：“真是怪事！他們談論着美，但在他們的作品中却沒有美。La crise de la laideur（形象丑惡的危机——福米娜）。物体是不美的，色調是可怕的。而这主要地是在“chercheurs”（新奇事物的探求者——福米娜）那里看到的。其余的也一律都是 mediocrités（庸碌之作——福米娜）。”<sup>③</sup> 普列汉諾夫写道，畢卡皮的画“泉边之舞”是一个“可笑的和奇怪的謎語”。而其次又关于印象派和立体派指出：“他們（立体派及其他）想要新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事。旧的一套是不够的。如果他們不避开生活的話，那么是会有新东西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有着許多新东西。达維德就是例子。但一旦避开了生活，那就必然会不得已地找到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 14 卷，第 78—79 頁。

② “普列汉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 3 集，第 284 頁。

③ 同上書，第 283 頁。



他的失敗……”<sup>①</sup>普列漢諾夫嘲笑了資產階級“革新派”時而對於坡里內西亞人的雕刻、時而對於黑人雕刻以及其他等等的“異國風味”的迷戀，他指出，他們在探求不平凡的東西時找到的卻只是畸形的東西。

當畫家密切地和生活相聯系，看出了和表現了那種在生活本身中所發生的新東西的時候，普列漢諾夫是歡迎藝術中的這種革新的。他指出，如果藝術的思想內容真正是新的和進步的，那麼它就會制定出與自己相適應的和相當的藝術形式，達維德的繪畫的例子就証實了這一點。普列漢諾夫堅決地斥責了如像立體派的革新那樣的“革新”，因為立體派輕視藝術的思想內容，避開現實的生活，並且用標新立異和追求粗野的、荒謬的和畸形的東西的方法去在“純粹形式”的領域內尋找新東西。

普列漢諾夫着重地指出，藝術中的內容具有決定的意義。形式沒有內容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對於內容的輕視很快地會招致美的喪失。形式主義、形式對於內容的優越地位會造成畸形的現象，因為美是形式對於內容的適應。

在普列漢諾夫看來，形式對於內容的適應乃是藝術性的標準。普列漢諾夫寫道：“藝術作品的形式越和它的思想相適應，它也就越成功。對你們說來這就是客觀的標準。”<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反對現代主義和頹廢主義、反對資產階級頹廢藝術，爭取現實主義和思想性的著作，是對於反對帝國主義時代中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藝術的鬥爭事業的有價值的貢獻。他對西方資產階級藝術的真實的評價在現今也仍有巨大的意

①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俄文版，第3集，第283頁。

②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4卷，第180頁。

义，它們有助于揭露現代的頹廢派和艺术無思想性的宣揚者。

我們的时代中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于根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态对于苏联人民的任何影响，而不管它在那一种形式下表現出来——在唯美主义的形式下或是在赤裸裸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形式下——，并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去發展苏联的文学和艺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关于劇場上演节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偉大的友誼”等历史性的決議中，在对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都指导了苏联作家和苏联艺术活动家去进行反对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腐朽的和堕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其他表现的斗争，去創造对得起偉大的苏联人民的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必須繼承和發展俄国古典艺术的傳統及其所固有的思想性、现实主义和人民性。

党中央委员会在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賀电中，很高地評價了苏联文学在对新的人的教育上、在加强苏維埃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团结上、在爭取共产主义建設的斗争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党中央委员会号召苏联作家們要能胜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務，要具有关于人們的真實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的深奧的知識，要在全部的复杂性中看出全部的生活真理。賀电中說道：“苏联人民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家是積極深入生活、帮助人民建設新社会的滿腔热情的战士，在这个社会里，有着产生社会財富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不断产生着新的人物——他們的心理將擺脫資本主义的思想殘余。”<sup>①</sup>

卓越的文学批評家和政論家普列汉諾夫对古典文学和艺术

术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用古典艺术和文学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去反对腐朽的形式主义艺术和证明着资产阶级艺术家脱离现实主义原则的资产阶级现代主义。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在分析俄国进步作家们的创作和美学观点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在研究普希金的诗和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文章时，普列汉诺夫着重地指出了别林斯基在1841年所表述的这一重要原理，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诗总是和它的历史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的”，他指出，别林斯基用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正确地解释了普希金的诗。普列汉诺夫在争取正确地理解普希金的文学遗产的斗争中强调指出，普希金是处于自己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的，普希金的全部创作都说明这一点。普希金是沙皇专制制度和他周围的“上流社会的庶民”的敌人。

普列汉诺夫揭穿了颓废派所维护的一种错误的说法、即这个伟大的俄国诗人仿佛是“纯艺术”论的拥护者，这是他在研究普希金的创作中的一个不小的功绩。普列汉诺夫指出，所谓普希金之转上“纯艺术”的立场，实际上却是诗人想向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庶民”求独立的意图。

普列汉诺夫给予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俄国文学中的重大地位，不仅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地位，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强调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深刻的思想性，他指出，在俄国文学中几乎没有一部著作在它对于国家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发展的影响上能够与“怎么办？”这部小说比美。普列汉诺夫激动地写道：“谁没有读过和反复读过这部有名的著作呢？谁没有迷恋过它，在它

① “新华月报”，1955年2月号，第252页。

的良好的影响下誰不变得更純潔、更好、更有朝气和更勇敢呢？誰沒有被主角們的道德上的純潔所打動呢？誰在閱讀了這部小說后不思考自己的生活、不对自己的意圖和嗜好加以严格的檢查呢？我們全都从這部小說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和对美好将来的信心。”

普列汉諾夫也写到了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間的其他进步作家和詩人。例如，普列汉諾夫把舍夫琴珂列为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見的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之一。关于涅克拉索夫，普列汉諾夫也写了論文和發表了演講。他指出，涅克拉索夫的創作标志着文学發展上的一个新阶段，标志着受过教育的平民知識分子之走上历史舞台。涅克拉索夫是这个俄国社会發展中的偉大时代的詩的表現者，在涅克拉索夫出現之前的全部俄国文学曾主要地是“高等貴族階層”的詩。

在“涅克拉索夫”这篇論文中強調指出，涅克拉索夫的所有最著名的作品都是用于描写人民的悲哀的，人民是他的作品中的主角。普列汉諾夫指出，在有些地方涅克拉索夫的詩已成为革命的詩，而他的著作中的这些断片“直到目前也仍未絲毫丧失自己的意义，并且在进步人类仍不得不用武力为自己打开通向自己理想的道路以前也将不会丧失这种意义”<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說，如果涅克拉索夫能活到無产階級走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那么他的詩神——“复仇与悲哀的詩神”——就会改变性質，他会写出新的詩歌，在这些新的詩歌中仍将照旧能听到“复仇”的声音，但同时“悲哀”的声音却将由对胜利的欢乐的信心的声音所代替。普列汉諾夫表示了这样的信心，就是在文学舞台上将会出現新的詩人、無产者的詩人来接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85頁。

替涅克拉索夫。

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捍衛了剛出世的無产階級艺术和文学，他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我們时代中的艺术發展的真正的泉源乃是新的階級、即無产階級的解放思想和为了把劳动者从資本主义底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他对高尔基的評價很高，他指出了高尔基的著作中的丰富的內容，称頌了高尔基善于掌握偉大的、丰富的和有力的俄罗斯語言。他把“馬特威·柯席米亚金的一生”与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著作相比，他強調指出，不讀高尔基的这部著作是不能認識俄国的。但是，并不是普列汉諾夫对于高尔基的文学著作的全部評價都是正确的。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主义、他之脫离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場造成了普列汉諾夫对偉大的無产階級作家的創作的 incorrect 的总評價。他用否定的态度批評了高尔基的卓越的著作“母亲”。对于高尔基的剧本“仇敌”的評述也在許多地方原来是憑借着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主义的。例如，普列汉諾夫离开了文学的党性原則，要求高尔基放弃馬克思主义的宣傳，因为宣傳家的角色似乎是对艺术家不合适的。

对待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在美学方面的其他缺陷，也表現在他对列·托尔斯泰的創作的評價中。

1908年，由于列·托尔斯泰的紀念日，立宪民主党作家們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米留可夫、伏杜伏佐夫、阿姆費梯阿特洛夫等人）广泛地召开了托尔斯泰“庆祝会”。他們竭尽全力企圖利用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去抗恶”的学說去反对解放运动。他們宣布托尔斯泰是“俄国的良心”，并且大声疾呼地宣称广泛地傳播托尔斯泰的思想乃是对他的最好的庆賀。

普列汉諾夫在那些年代里是一个孟什維克党人，但他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了反动派的奴僕們把托尔斯泰的世界觀的反动方面理想化，特别是反对召回派巴扎罗夫和取消派波特列索夫。

普列汉諾夫在許多論文<sup>①</sup>中分析了托尔斯泰——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观点。在这些論文中，普列汉諾夫闡明了对于劳动者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去抗恶”的社会政治学說的意义。他嘲笑了取消派想使托尔斯泰成为生活导师的企圖，并且坚决地駁斥了巴扎罗夫关于向托尔斯泰学习“社会主义”的滑稽可笑的号召。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論文中捍衛了馬克思主义，反对“取消派”想用托尔斯泰主义去“补充”馬克思主义的企圖。但是，在普列汉諾夫那里有着把思想家托尔斯泰和艺术家托尔斯泰分开来的傾向，如同資产階級文艺批評家所作的那样。普列汉諾夫沒有充分地指明，托尔斯泰的錯誤的、反动的观点也是表現在他的艺术作品之中的。

整个地說来，列宁对普列汉諾夫的言論是表示同意的。他在給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諾夫也同样被謊話和在托尔斯泰面前的奴顏婢膝所激怒了，于是我們在这里就一致了。他在中央机关报上为了这一点而責罵了‘我們的曙光’报……而我則在‘思想’杂志上責罵了它……在‘明星’报第一期（12月16日在聖彼得堡出版）上也有一篇普列汉諾夫的很好的杂文，但附注却很庸俗，为了这附注我們已經責罵了編輯部。”<sup>②</sup>

① “从此与到此”（1910年）、“概念的混乱”（1910—1911年）、“卡尔·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1911年）、“再論托尔斯泰”（1911年）、“托尔斯泰和赫尔岑”（未發表的演講詞）以及其他等等。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383頁。

列宁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看到了改革后时代的基本特点的深刻的和真实的反映，农民革命的力量和弱点的反映，而普列汉诺夫则与列宁不同，普列汉诺夫没有能作出深刻的、阶级的分析和揭示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的全部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没有解决这个伟大的作家在俄国社会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普列汉诺夫把托尔斯泰称为贵族作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托尔斯泰，而且也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都当作是“贵族之家”的“社会小说作家”。普列汉诺夫避开了在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们的著作中对于专制农奴制度的缺陷的深刻批判，他写道：“不管我们的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是如何的善良和仁慈，但这一点终究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他们那里贵族生活并不是从它的否定的方面得到描写的，即不是从那个会暴露贵族利益和农民利益的矛盾的方面、而是从使这个矛盾完全不显著的那个方面得到描写的……”<sup>①</sup>

他认为，托尔斯泰是贵族出身的，所以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出本阶级的思想，而不能反映出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的愤慨和农民对于农奴制度的抗议。由此他抽象地、合乎逻辑地推断说，仿佛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人民’只是顺便地偶然出现的”。

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而普列汉诺夫却认为它只是艺术家托尔斯泰与思想家托尔斯泰之间的矛盾。他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托尔斯泰对1905年革命的态度。此外，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托尔斯泰是完全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而“只对自我感到兴趣，只分析了自己的心理生活”。他甚至还责备托尔斯泰脱离现代生活。仿佛托尔斯泰

<sup>①</sup>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380页。

脱离现代生活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連談論他与现代生活的‘生动的联系’都是可笑的”。

这是对托尔斯泰的創作的错误的、极为错误的观点。他使托尔斯泰的著作的偉大的社会意义为之减色。

列宁与普列汉諾夫不同，他对托尔斯泰的艺术創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指出，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并不是他个人思想中的矛盾，而是改革后的时代中的复杂的、矛盾的俄国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他把托尔斯泰的創作称为“俄国革命的鏡子”。被压迫的农民的抗議、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摆脱地主奴役的意图都在托尔斯泰的創作中得到了自己的反映。列宁指出：“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正是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农民群众运动的威力和局限性。”<sup>①</sup>

列宁指出，自由派利用了偉大的俄国作家的有声望的名字，以便为自己赢得政治資本。他們避不評論托尔斯泰对国家、对教会、对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他們把托尔斯泰称为“偉大的良心”，但却一字不提托尔斯泰提出了哪一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問題。列宁在揭露自由派帮闲文人的伪善态度时指明，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不仅有着反动的方面，而且也有着进步的方面，也有那属于将来的东西和革命無产階級作为遗产而接受的东西。

普列汉諾夫則虽然有着反击自由派报刊的正确的意图，却过低地估計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的抗議力量，并且迴避了如托尔斯泰对資本主义、教会和国家的观点那样的問題。他在實質上是把托尔斯泰交給了自由派，他断定說：“托尔斯泰伯爵的道德宗教說教只不过是……把米留可夫先生的‘现实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6卷，第294頁。



主义的'政策翻譯成神秘的語言而已。”普列汉諾夫在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上所犯的錯誤，乃是普列汉諾夫的孟什維主义的直接后果。

普列汉諾夫在他对艺术作品和文学批評著作的評價中还有客觀主义的成份。在資產階級的艺术史家——聖·別夫，泰恩，勃侖爱梯尔——的著作中都在这样的或那样的程度上研討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問題，但普列汉諾夫在考察他們的观点时却对这些研究著作采取了無批判的态度。

他甚至还接受了勃侖爱梯尔的抽象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或是由摹仿能力决定的，或是由与之对立、与之矛盾的意圖(反命題規律)所决定的。例如，普列汉諾夫不仅用社会条件、而且也用“反命題規律”的作用去解釋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法国文学中的資產階級趋向之代替貴族趋向，而这就違背了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党性的原則。

在“論別林斯基”一文(1910年)中有着反对美学中的党性的說法。例如，在这篇論文中說，艺术是不能够起“服务作用”的，它只应当平靜地、公正地反映生活，这样就迴避了艺术的社会职能問題和艺术在改造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問題。这一切都証明在普列汉諾夫对待艺术現象和文学現象的态度中是存在着客觀主义的成份的。

\* \* \*

普列汉諾夫力圖把唯物主义历史觀运用于文学批評問題，运用于确定文学批評的原則和任务。普列汉諾夫認為，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偉大功績是在于：他們开始把某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文学研究，运用于艺术批評。

他特別指出了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論証文學學問題上的唯物主義原理。他推崇了別林斯基想把文學批評從批評家的主觀愛好和同情下解放出來，并把文學批評放在客觀的和科學的基礎上的意圖。他仔細地指出了別林斯基在其中表達了唯物主義觀點的那些原理，例如，他指出了這一事實，就是別林斯基在自己生活的最後幾年內，已不再把絕對理念看作是批評的最高法庭，而是把社會階級和階級關係的歷史發展看作是批評的最高法庭了。

杜勃羅留波夫所表述的原理說，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是去闡明那些喚出一定的藝術作品的現實的現象，普列漢諾夫認為這個原理是極其重要的。

普列漢諾夫在自己活動中的最初的、革命的時期內的著作中，對民粹派否認文學批評的政治性進行了鬥爭，他強調了文學批評的“政論性”，力圖揭示出文學批評的政治傾向。例如，在“伏林斯基著：‘俄國批評家。文學概論’”（1897年）這篇論文中，普列漢諾夫指出，在一定的時代中科學的批評會成為政論性的批評，而“真正的哲學的批評同時也就是真正的政論性的批評”<sup>①</sup>。普列漢諾夫說道，像伏林斯基所做的那樣去教導文學批評說：你不應當成為政論，是徒勞無益的，正如去高談闊論藝術的“永恆”規律一樣。他要求人們追隨着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使文學批評的注意力放在藝術在改造社會關係的事業中的積極作用上，放在文學藝術與社會政治鬥爭的聯繫上。他着重地指出，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為藝術中的一定的傾向而進行了鬥爭。

但是，普列漢諾夫在變成孟什維克之後，卻屢次對車爾尼

---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91頁。

雪夫斯基作了錯誤的評述，這些評述降低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一個獨立的思想家的意義。我們在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的評價中也同樣能看到這一點。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與其說是企圖發現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美學領域內的有價值的思想和指明他對果戈理關於美的學說的批評的意義，毋寧說是指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的历史局限性，並且企圖根據“他所沒有提供的東西”去判斷車爾尼雪夫斯基。例如，普列漢諾夫斷定說，似乎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和現實在美學上的關係”一書中，“我們所看到的關於藝術史的真正唯物主義的見解，要比例如在‘絕對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美學’一書中所看到的少得多。”<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錯誤地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乃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美學的唯物主義的解釋。他避開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所作的深刻的和勇敢的批判。

普列漢諾夫還不正確地介紹了別林斯基的美學觀點。被貴族自由派文學家們所採斂的別林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觀念，並沒有得到普列漢諾夫應有的評價。他沒有對別林斯基對於自然主義學派，首先是對於果戈理的評價予以應有的注意，這是由於他過低地估計了別林斯基觀點中的革命民主主義內容。普列漢諾夫恣意地選了別林斯基在他的思想發展的早期中所敘述的某些基本原理，於1897年在“別林斯基的文學觀點”一文中表述了別林斯基的五個基本的美學規律，仿佛這些規律構成了他的“不變的美學法典”<sup>②</sup>。

普列漢諾夫在評述別林斯基的“美學法典”時表現了墨守陳規和公式主義的傾向。普列漢諾夫表白了這一正確的思

<sup>①</sup> “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60頁。

想，即美学法典应当奠定在广泛的历史的基础上，但他却非历史地介绍了别林斯基的全部美学法典，没有估计到别林斯基本人的哲学世界观中的变化，而因此也没有估计到他的美学观点中发生的那些变化<sup>②</sup>。

根据普列汉诺夫所表述的别林斯基的“美学法典”，对于艺术的第一个要求是：去如实地描写生活，去指明而不是去证明，用形象和景象去思想而不是用三段论法和双关论法去思想；第二个要求是：去正确地描写生活，不装饰生活和不歪曲生活；第三个要求是：艺术作品的思想应当是在自身的统一中把握整个对象的具体思想；第四个要求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应当与它的内容相适应；而最后的一个要求是：思想的统一应当与形式的统一相适应，即艺术作品中的所有部分应当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普列汉诺夫认为，别林斯基在“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所有的时期内都一直以同样的毅力”捍卫了这些要求。

但是，认为别林斯基的美学评价在他的哲学发展的所有的时期内没有发生变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说别林斯基在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时向德国唯心主义者借得了自己的文学观点的论断也同样是错误的。在别林斯基的美学中努力搜寻形式上的契机，就使普列汉诺夫降低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中的

② 不能不指出，在罗森塔爾的內容丰富的論文中，关于这个問題却只有一句話：“普列汉諾夫很高地評價了別林斯基的‘美学法典’”。在这篇論文中一点沒有談到普列汉諾夫是关于別林斯基的不变的“美学法典”的錯誤說法的創始人，也沒有談到普列汉諾夫在分析这“法典”的規律时犯了严重的錯誤。参看罗森塔爾为普列汉諾夫的文集“艺术与文学”所写的序言，1948年版，第27-28頁。

③ 普列汉諾夫在1909年又重复了关于別林斯基的“美学法典”的論断。（参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23卷，第156-157頁）

高度思想內容。

普列汉諾夫关于对任何艺术作品的批評的一般基础的思想也是令人感到兴趣的。他認為，批評的任务在于：第一，把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語言翻譯成社会学的語言，以便找出那个能够称之为該作品在社会学上的等价物的东西来；第二，要对被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上的和艺术上的优点作出評价。

但是，应当指出，普列汉諾夫在孟什維克时期內越来越离开了他所表述的批評的任务。普列汉諾夫違背自己过去的声明、即主張批評是表現着一定的階級的利益的并且有着自己的“爱好和偏好”的，而断定說，批評不应当写到艺术应当是怎样的，也不应当指出艺术的某种發展方向。似乎这样做就将是“啓蒙活动”和“唯心主义”。

普列汉諾夫在孟什維克时期內的論文中，抹煞了批評的革命內容，放弃了批評在爭取艺术中的一些的傾向而作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放弃了認為批評应当評价一部作品并且对它作出判决的論断。同时，他还在作为科学的美学与批評之間划下了一条界綫，而忘記了無論是批評，或者是美学在階級社会中都具有着政治性和階級性。这样，他在馬克思主义年代里所捍衛过的最重要的原理，即艺术不能沒有傾向性，艺术是階級斗争的工具和影响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手段的原理，却被他在孟什維克时期內所遺忘了。

在考察文学批評問題时，他放弃了批評应当是尖銳的、战斗的和具有政治傾向的原理。他把对艺术作品进行馬克思主义分析的任务仅仅归結为：主要地去考察那些喚出某一作品的条件，去指明社会存在如何决定社会意識。

这就降低了批評在艺术發展中的积极作用，忽視了当一个批評家在評价艺术現象时应当站在革命階級的观点上。

不容爭辯的是，在文學批評領域內的這種錯誤是由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所固有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所引起的。

現今，藝術批評的消極性的觀點也仍存在，並且帶來了巨大的害處。蘇聯的藝術批評應當為爭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反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有害的影響，反對在文學和藝術中的不問政治和無思想性傾向而展開積極的鬥爭。

普列漢諾夫的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和意義，由於他的理論錯誤和政治錯誤而減色。普列漢諾夫的美學觀點和哲學觀點的發展在1903年以後不是走上坡路，而是走下坡路的。這是由他向孟什維主義和自由主義方面的總的政治蛻化所制約的。但是，普列漢諾夫的缺點和錯誤不應當遮掩住這一點，即普列漢諾夫是藝術中的思想性和現實主義的熱烈的擁護者，也不應當遮掩住在他的著作中所有的那些有益的和必需的東西。

普列漢諾夫的意義深遠的語言和輝煌的文體有着很大的力量。

在他的著作的篇頁上經常能看到從普希金、托爾斯泰、果戈理、烏斯賓斯基、莎士比亞、席勒、車爾尼雪夫斯基、巴爾扎克、歌德、雨果、格利波也多夫、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和其他許多偉大作家的著作中借用得來的藝術形象和比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了普希金、萊蒙托夫、克雷洛夫、涅克拉索夫和阿·托爾斯泰的詩。

普列漢諾夫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民粹派、修正主義者——所作的鬥爭中，在揭露反動的資產階級文化時，善於利用偉大的俄國作家和西歐作家所創造的諷刺性的形象。

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5月30日逝世於芬蘭的畢得克雅

尔維疗养院。葬于列宁格勒，埋在別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墓旁。

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杰出地位的俄国文学和艺术、俄国科学和文化，在许多地方应当归功于普列汉諾夫。

普列汉諾夫用自己的馬克思主义著作捍衛了和繼承了进步的俄国文化和俄国文学批評的优秀傳統。他的文学批評遗产中有着許多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現今也仍保持着自己的意义。